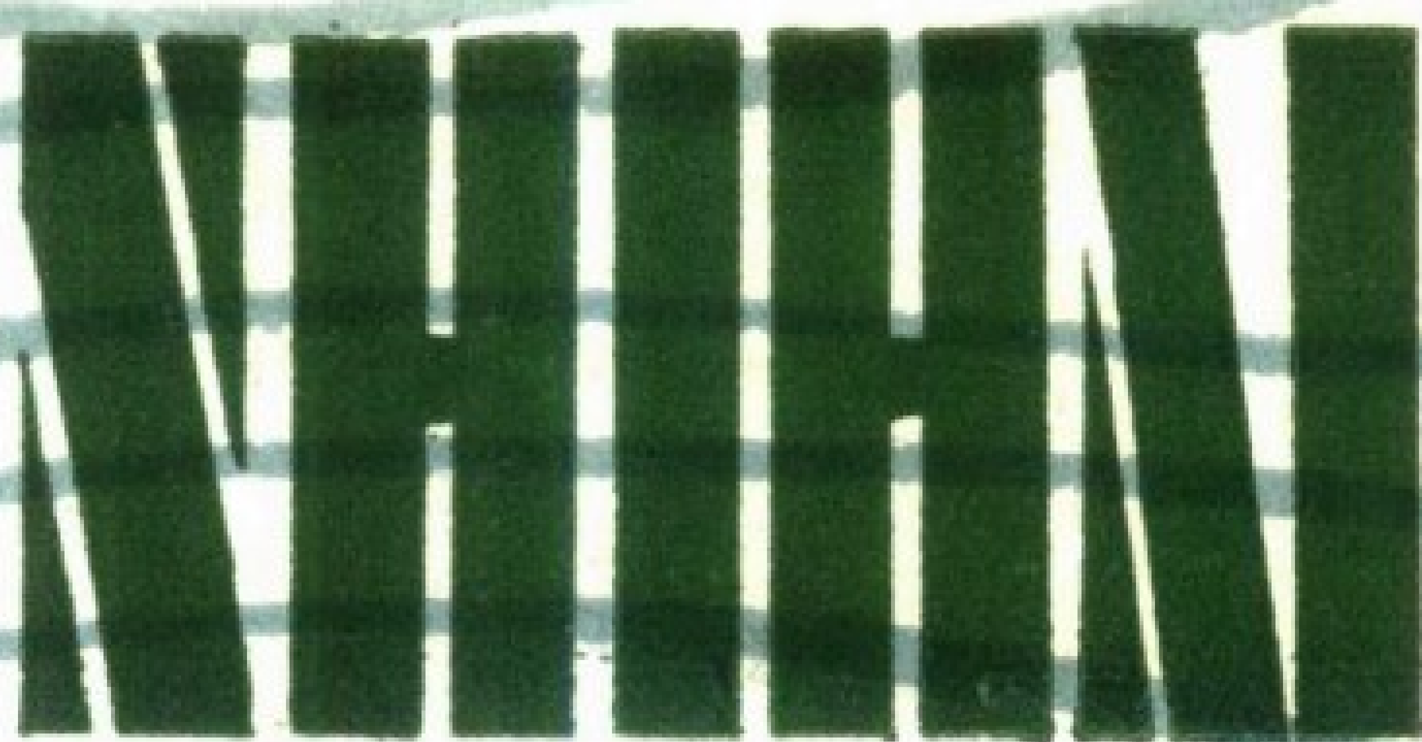
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

[巴西] 若热·亚马多 著

范维信 译



死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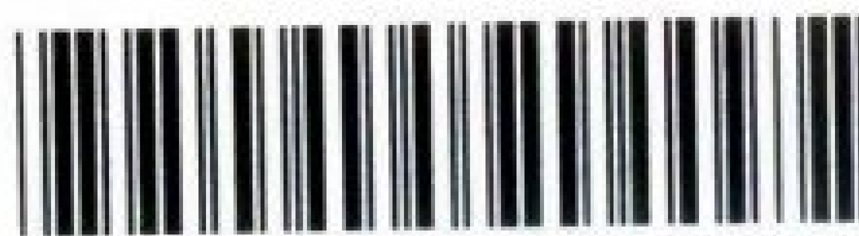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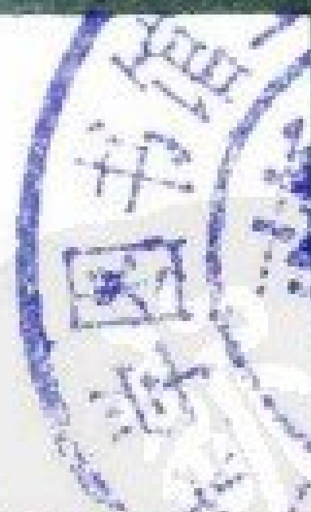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0093·752
定 价： 1.80元

〔巴西〕若热·亚马多 著

范 维 信 译

死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Jorge Amado

MAR MORTO

本书根据巴西“记录”出版社1980年第五十版译出

责任编辑：袁殿池

封面设计
插　　图：姜　录

死　海

Si hai

〔巴西〕若热·亚马多　著

范维信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 86/16 插页 2 字数 188,000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illegible].870

统一书号：10093·752　定价：1.80元

序

《死海》是当代遐迩闻名的巴西小说家若热·亚马多的早期作品。1952年，他曾随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访问过中国，与中国文学界有过频繁的交往。此后，他著名的三部曲：《无边的土地》(1943年)、《黄金果的土地》（1944年）和《饥饿的道路》（1946年）以及描写巴西共产党的领袖普列斯特斯的传奇性作品《希望的骑士》（1942年）等在我国陆续出版，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

亚马多1912年生于巴西巴伊亚州的伊列乌斯市。1924年，巴西共产党领导的圣·保罗起义遭到镇压，起义部队不得不作战略转移。队伍曾经路过亚马多的家乡，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1930年，他只身来到当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在那里接触到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民族解放同盟，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

自1933年至1937年，巴西经历了动荡的年代。共产党曾举行了起义，成立了短暂的地方人民政权。起义被镇压后，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亚马多经历了革命的风风雨雨，思想上开始成熟，几乎每年都要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力图真实地反映巴西社会现实，其中有反映种植园工人生活的《可可》(1933年)，反映城市贫民生活的《汗珠》(1934年），以贫民窟中黑种人悲惨生活为题材的《儒比亚巴》(1935年），写渔民生活的《死海》（1936年），以及描写巴伊亚流浪儿童的《沙滩上的船长们》（1937年）。从这一阶段的作品来

看，作者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有着亲身的体验。因此，亚马多开始跻身于巴西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的行列。

1937年独裁者伐加斯发动政变，建立了法西斯政权，镇压一切进步势力。亚马多的著作大都被列为禁书，大量被焚毁。亚马多在几次被投入监狱之后，不得不于1938年流亡国外。在流亡期间，他抓紧一切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一方面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一方面歌颂人民的革命力量。他的著名的三部曲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第一部《无边的土地》描绘了可可大地主在巴西的兴起。第二部《黄金果的土地》，作者的笔锋从地主阶级转向以外国为靠山的资本家，把他们操纵市场，巧取豪夺，最后成为庄园主人的经历揭露无遗。第三部《饥饿的道路》反映了塞阿拉州的资本家在侵吞庄园主的可可园的同时，把大批贫困农民赶出庄园，迫使他们扶老携幼向南方逃荒的惨景。

1950年，亚马多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1年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1952年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到巴西，定居在里约热内卢，继续从事小说的创作。1958年，获六种巴西重要文学奖金。1956年，亚马多以巴西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苏共"二十大"，之后他对国际共运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许多思考并退出了巴西共产党。政治上的苦闷与徬徨影响到文学创作。在这之后他发表的作品主要有《加布里埃拉，丁香与肉桂》(1958年)、《弗洛尔太太和她的两个丈夫》(1966年)、《奇迹的店铺》(1969年)、《厌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莎·巴蒂斯塔》(1973年)和《乡姑蒂埃塔》(1977年)等。这些作品从题材到内容比以前都有了变化。作者虽然对受压迫、受凌辱的人们仍寄予深厚的同情，但主人公再不是那些农民和工人，而是妓女和流浪汉等城市中下层社会的人物。

若热·亚马多一直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坚持作品的通俗性。与此同时，他并不排除借鉴外国文学。最初他模仿过俄国的

高尔基，后来又推崇过英国的狄更斯。直到他在1966年发表的《弗洛尔太太和她的两个丈夫》，人们才发现他竟接受了超现实主义的影响。

亚马多在巴西文学界的声誉是无可比拟的，也是最富有的作家。他的作品目前仅在巴西的发行量就突破了五百万册的大关，因此，有些杂志称他为"百万书翁"。他的六部小说已被拍成电影，被译成三十九种文字在全世界流传。

《死海》发表于1936年。当时，亚马多刚刚二十四岁，虽然创作经验不足，但才华横溢，在严密构思之后，信笔急书，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写出了这部十几万字的作品。

《死海》奠定了亚马多一生的创作基调：写实，写下层劳苦大众，语言方面追求诗韵，突出当地的风土人情。

创作《死海》时，正是亚马多开始参加巴西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斗争。他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描述了巴西渔民的日常生活。由于反动当局的查禁，他对书中的正面人物的塑造则只有运用曲笔和神秘、不完整的笔调，例如罗德里格医生和杜尔赛小姐。书中虽然交代了杜尔赛一直盼望着奇迹——革命的出现，但她本身到底是个什么人，书中并未交代，以致使读者感到这个人物不够真实。

与许多其他的拉美作家一样，亚马多非常重视在作品中对民族风格和传统思想意识的表现。不仅真实地反映巴西海边人民的生活环境和人物性格，而且把他们的传统信仰和神话传说都贯穿在作品之中，例如有关叶芒娅的传说。她是大海和渔民生命的主宰。每当海上船沉人亡时，当地人们都认为是叶芒娅的威力，她把船夫们接到她的"无边的土地"上去过快活的日子去了。这种信仰正好符合了当地船夫们的精神需要。作者正是抓住了船夫们这种心理状态来加以描述和发挥，使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有了明

显的提高。

作品中最感人的人物要算莉薇娅了。她年轻时就崇敬库玛，认为他是一位海上的英雄，在风暴中能救出整条轮船上的乘客生命。她嫁给了库玛之后，看到了大海的凶恶，时常给船老大们带来家破人亡的灾难，她为库玛担心，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她想，有朝一日，她为了生活所迫也会去当妓女。这样一位从城市里来到海边的弱女子，经受了大海和生活的种种磨难。当库玛真的被大海吞噬了之后，莉薇娅在极为悲痛的情况下，竟下决心继承库玛的事业，毅然驾起库玛遗留的帆船。这是她勇敢的选择，表达了她对库玛的坚贞不渝的爱情。从莉薇娅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巴西妇女的坚强勇敢，也看到了她们可悲又可怜的生活境遇。

关于性的描写，在本书上多处可见，译时译者做了淡化处理，即便如此，还可能不符合我国读者的欣赏习惯。然而当代拉丁美洲小说当中，很少有不涉及性的问题的。这是因为拉丁美洲文学界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与我们不同，他们认为写实即是现实主义。性生活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要写进作品的。这一点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拉丁美洲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与我们也很不同，他们把性生活看得没有我们那么神秘，把赤身露体也看得没有我们那么可怕，这一点也希望读者们能以理解。

我们应当感谢译者，他把本书描写大海的诗情画意表达出来了，同时用他那生花的妙笔冲淡了我们忌讳的段落，使这部作品不仅没有失掉它的艺术光彩，而且更适合我们读者的欣赏水平。

陈光孚

1986年元月2日于北京

译者的话

作为译者，最急于知道的莫过于读者掩卷之后对本书有何想法。

“这是部好作品！”我完全相信，正如完全相信本书作者、巴西文学大师若热·亚马多的创作才能一样。

“生活真的是这样吗？”我完全理解，因为在几年以前，我刚刚读完本书的葡萄牙文版的时候，也曾产生过同样的疑问。

据说，假设在中国的上海打一口深井，穿透地球，那么另一端出口将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距离如此之遥远，习俗自然迥异。

不久前，经过三十多小时的航行，我飞抵了巴西，并在那里生活了近半年的时间，与当地人朝夕相处。这时候，我的疑问才涣然冰释。

“他们的生活、爱情确实如此！”现在我这样想。

可能因为是冀中人的缘故吧，我从小就喜欢孙犁的作品。打开他的《风云初记》，闻到的不是油墨的气味，而是河北平原上泥土的芳香。

试想，如果把《风云初记》译成葡萄牙文，巴西读者是不是会提出同样的疑问：“生活真的是这样吗？”

若热·亚马多的《死海》带来了异国的雷吟雨啸，带着巴西海边汹涌的波涛和咸涩气息。

我总觉得，巴西的亚马多象中国的孙犁，或者说，中国的孙犁象巴西的亚马多。

范维信

1985年12月于北京甘家口

敬告读者

……现在，我想向诸位讲讲巴伊亚码头边的故事。这类故事和民歌，缀补风帆的老水手、平底单桅船船老大、纹身的黑人以及无所事事的流浪汉们都了如指掌，而我只不过是在麦尔卡多的码头边、集市上和雷孔卡沃的小港里，在停泊于伊列乌斯一带的瑞典巨轮附近听来的。海神叶芒娅的臣民们故事多得很呢。

请诸位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和民歌吧！来听听库玛和莉薇娅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吧！倘若诸位认为故事并不精采，那绝不是粗犷的讲述者们的过错，只因是从一个陆地上的人嘴里听来的，而陆地上的人难以了解水手们的心绪。即令此人真心喜爱这些故事和民歌，即令此人常常有幸参加雅纳依娜的节日庆祝，他也不会知道大海的全部秘密。是啊，大海的奥妙，连老水手们也并不了解。

内容提要

这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爱情故事，被誉为巴西文学史上五大爱情小说之一。

一艘客轮遇上了风暴，在港口外鸣笛求救。年轻的水手库玛毅然驾小船出海领航，救回轮船，成了海上的英雄。

轮船上有个城里的姑娘，叫莉薇娅，爱上了勇敢的库玛，但遭到家庭的阻拦。库玛在水手朋友们的帮助下"偷"走了莉薇娅。暴风雨的夜晚，两个人在一叶小舟上成了亲。

为了挣足一笔钱，满足莉薇娅搬到陆地上去生活的愿望，库玛舍死忘生，替走私轮船运货，惨遭海难。

生活把莉薇娅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她爱上了大海，没有离开平底单桅船。

本书故事生动感人，优美的神话传说与奇特的异国风情穿插其间，读来令人爱不释手。

目　录

叶芒娅——大海与平底单桅船的女主人



风　暴

夜，提前降临了。它出乎人们所料，带着浓重的云团压到城市上空。码头的灯火还没有亮，"星星灯塔"酒馆半明半暗的灯光还没有照到酒杯上，条条平底单桅船还在大海破浪而行，风已把乌黑的夜送来了。

人们面面相觑，象是在互相询问，继而死死盯住蓝色的大海，迷惑不解：提前降临的夜究竟来自何方？时间还没有到，它却象骇人的奇迹一样，以傍晚的寒风开路，携云驾雾匆匆而至，让太阳顿时混沌无光。

这天，黑夜不等奏起欢迎曲就径自来了。傍晚清脆的钟声还没有在城市上空响过，沙滩上不见一个带着六弦琴的黑人露面，没有谁站在平底单桅船船头拉起手风琴，甚至连坎东伯莱教①和玛贡巴教②信徒们单调的跺脚击掌声也还没有沿着街道的缓坡滚下来。夜，不等乐曲响起，不等钟声通报，不等悠扬的琴声，不等神器玄妙莫测的碰击声，便匆匆赶来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它为什么要冒冒失失地提前到来呢？

这个夜晚与往日大不相同，它令人心焦。男人们露出惶惶不安的神色；在"星星灯塔"酒馆独自啜饮的水手们奔回轮船，象是赶去平息一场行将发生的灾祸；一个女子站在麦尔卡多小码头上，

---

① 坎东伯莱教：巴西巴伊亚州的黑人宗教。

② 玛贡巴教：坎东伯莱教吸取了印第安人宗教和天主教的某些成分而派生出的另一种巴西黑人宗教。玛贡巴教和坎东伯莱教都信奉主神"奥里撒"。

等待着亲人的平底单桅船归来。她浑身颤抖，倒不是由于风冷雨凉，而是因为黑夜突然散开，那多情的心充满了不祥的预兆，寒冷难禁。

这是因为他们——水手和褐色皮肤的女人们——熟悉大海，清楚地知道，如果夜晚提前降临，很多人要葬身海底，轮船不能结束航程，新寡们会伏在孩子们的头上痛哭。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并非是真正的夜晚，并非是明月当空或繁星满天的夜晚，并非是音乐和爱情的夜晚。夜，应当在钟声响起，黑人伴着琴声高唱怀念曲的时刻才会到来。大风送来的浓云是一场风暴，是船毁人亡的虚幻的夜晚。

疾雨冲刷码头，翻搅沙滩，摇撼抛锚的轮船，激怒了大自然。等待远洋轮进港的人们四处奔逃。一个装卸工对伙伴说，风暴即将到来。起重机吊着货物穿风破雨，象个奇形怪状的恶魔。雨，无情地抽打着码头上的黑人；风，吹着尖利的哨音横扫万物，吓得女人们个个心惊胆战。雨，铺天盖地，打得男人们睁不开眼睛，使整个世界混沌一片。只有黑糊糊的起重机还在移动。海上，一只平底单桅船翻了，两个人掉进水里，其中一个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许嘟囔了句什么。但是，绝不会是咒骂，因为声音在风暴里听起来是那么甜润。

风扯下船上的布帆，抛上码头，仿佛向人们报告了这场悲剧。涌急浪高，猛烈地拍击着码头的石岸。停泊在莱尼亚港口内的小船上下起伏，船主们决定当晚不再返回小城雷孔卡沃。遇难的平底单桅船的布帆落到防波堤上，所有平底单桅船上的灯光都熄灭了。女人们为死者祈祷，男人们的目光投向大海。

面对着酒杯，黑人卢菲诺没有微笑。风骤雨狂，看样子埃斯梅拉达不会来了。

灯亮了，可它摇曳不定。等待远洋轮的人们躲进店铺里朝外

张望，隐隐约约看到起重机以及弓着身子在雨中穿行的码头工人模糊的身影，却不见载着他们的父母、朋友、兄弟或许还有未婚妻的轮船，更不见三等舱里有个男人在哭泣。这艘船已经在二十几个港口停泊。三等舱里的男人脸上的泪水和雨水流在一起，对故土油灯的回忆和对暴风雨里的城市的灯光的思念交织在一起。

船老大曼努埃尔——他是对这一带海域最熟悉不过的水手——决定当晚不驾船离港。在风雨交加的夜晚，交欢也蛮不错，玛丽娅·克腊拉的肉体带有大海的滋味。

古城堡上的灯光熄灭了，平底单桅船的灯光熄灭了。偏偏在这时候城市停电了，起重机不再转动，码头上的人们钻进了店铺。平底单桅船"勇士号"向一边倾斜，库玛手握舵柄，看到灯光突然消失，心里一阵恐惧。等待远洋轮的人们早已乘汽车到繁华的街区去了，只有一个人独自留在原地，他握了握从远洋轮上下来的另一个人的手问道：

"一切都好？"

"都好！"对方微微一笑。

在岸上接人的那一位，叫来一辆汽车，谁也没有再说一句话就离开了。大概伙伴们在等待他们吧。

坐三等舱来的男子，久久望着这座语言不同、习俗迥异的城市。他把几乎空无一文的钱包搂在胸前，拎起旅行袋走下台阶，离开了空空荡荡的码头。

只有瘦削的莉薇娅还站在单桅船码头前边，雨水打湿的细细的头发贴到脸上。她失神地望着大海，听着玛丽娅·克腊拉交媾时发出的欢快的呻吟。莉薇娅的目光和思绪一齐飞向大海。风，吹得她象一根纤细的小树摇曳不止；雨，抽打在她的脸上、腿上、手上。她没有动，身体微微前倾，两只眼睛盯着漆黑的远方，指望着看到"勇士号"红色桅灯穿过暴风骤雨，照亮没有星辰的黑夜，

告诉她库玛就要到来。

码头歌声

风暴匆匆而来，突然又匆匆赶往别处海面，颠翻别的船只去了。现在，莉薇娅又听到玛丽娅·克腊拉哼哼唧唧的声音，已经不再是带有快感和疼痛的尖叫，不再象受伤的野兽在风暴中嚎叫那样咄咄逼人。真正的夜晚，性爱和音乐的夜晚，星星和月亮的夜晚降临在城市、码头和大海。曼努埃尔在平底单桅船上的交欢也变得平静、甜蜜。玛丽娅·克腊拉的声音仿佛是心满意足的抽噎，近乎于低声的吟唱。莉薇娅从平静的海面收回目光，静静倾听女友欢快的呻吟。用不了多久，"勇士号"就要穿过海湾，库玛就会回来，莉薇娅也能把男人搂在怀里，欢快地呻吟。风住雨歇，她不再害怕。很快就能看到平底单桅船上的红灯在夜色紧锁的海面上闪耀。细浪抚摸着码头上的石岸，一条条平底单桅船轻轻摇荡。远处，路灯照着城里湿漉漉的柏油马路。人们不再慌慌张张，担惊受怕，而是成群结伙地朝缆车走去。莉薇娅又转身眺望海面。她整整八天没有看见库玛了。这一次，她留在码头边破旧的小屋里，没有和他一起到海湾和平静的江河去进行千变万化的冒险。假若暴风雨降临的时候她也在平底单桅船上该有多好！库玛会为妻子的性命提心吊胆，而莉薇娅呢，却全然不怕，因为丈夫就在身边。他熟悉大海的条条航道。他的眼睛就象航灯。他的手牢牢握住舵柄。丈夫马上就要回来了。他肌肉突起的臂上纹着莉薇娅的名字和一支箭，满脸笑容，栉风沐雨，叙说着有趣的故事回来了。莉薇娅笑了。她修长的褐色身体转向玛丽娅·克腊拉呻吟的地

方。码头一片漆黑，平底单桅船上稀稀落落亮着几盏桅灯。她一眼就能认出曼努埃尔那条船，呻吟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船就拴在码头上，随着波浪轻轻摇荡。上边，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交欢，快活的声音直传到莉薇娅耳边。过了一会儿，也许不用多久，该是她在平底单桅船头紧紧搂着库玛强壮的身体，亲吻他褐色的头发，感受着他身上大海的气息——那是刚刚从风暴中归来的那双眼睛里特有的死神的气息。她交欢时发出的呻吟会比玛丽娅·克腊拉甜蜜得多，因为这其中掺杂着她望眼欲穿的等待和难以忍受的惊骇。库玛用大海沾湿的双臂把她紧紧搂住的时候，玛丽娅·克腊拉也会停下来倾听从她的双唇间发出的快活的呻吟和咯咯的欢笑。

一个船老大从莉薇娅身边走过，祝她晚安。远处，一伙人在察看遇难的平底单桅船的船帆。船帆就在码头边，撕得七零八落。几个男人已经驾一条船去寻找罹难者的遗体。莉薇娅还在思念就要归来的库玛，期待着近在眼前的欢快。莉薇娅一定比玛丽娅·克腊拉更幸福，因为后者既没有等待，也没有担惊受怕。

“你知道谁死了吗，莉薇娅？”

她吃了一惊。不过，那张帆肯定不是“勇士号”的。“勇士号”的帆要大得多，并且也不那么破旧。莉薇娅转过脸问卢菲诺：

“是谁？”

“拉依蒙多和他的儿子。船就在离城不远的海面翻的，风暴来得太猛了。”

莉薇娅心里暗想，今天晚上，茹迪丝不能在她小小的家里或者在丈夫的船上欢乐一番了。拉依蒙多的儿子雅克斯也死了。过一会儿到那儿去看看，不过要等库玛回来，等两人互诉相思之情、心满意足以后。卢菲诺抬头看了看刚露面的月亮：

“已经有人去寻找尸体了。”

“茹迪丝知道了吗？”

“我这就去告诉……”

莉薇娅看了黑人一眼。膀大腰圆的黑人满身酒气，肯定是在“星星灯塔”酒馆喝了个够。为什么他要朝冉冉升上海空、给世间万物撒上一层银光的圆月张望呢？玛丽娅·克腊拉还在欢快地呻吟。今天晚上茹迪丝不会欢快了。而她，莉薇娅，等到被暴风雨淋湿的库玛带着大海的气息回来，就能倒凤颠鸾，尽情欢乐了。月光照得万物雪白，大海多么美丽！卢菲诺还呆呆地站在那儿。古城堡里传来乐曲声，有人拉起手风琴，伴着歌儿：

“夜晚，人人欢快……”

是黑人苍劲的歌喉。卢菲诺还在望着月亮。也许他也在想，今夜茹迪丝不能交媾了。永远不能了……丈夫在海里丧生了。

“来海上交欢吧，月儿亮又圆……”

莉薇娅问卢菲诺：

“茹迪丝还和她母亲住在一起吗？”

“不，老人到卡乔埃拉去了。”

他说得漫不经心，还在望着月亮。古城堡里，一个黑人在唱，但他的歌儿安慰不了茹迪丝。卢菲诺招招手：

“我去了。”

“一会儿我也去。”

卢菲诺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这事让人难过……难以张口……说人死了。”

说着，他挠了挠头。莉薇娅心里也很难过。茹迪丝再也没有

欢乐了，永远不能在海上，在明月高照的时刻尽情快活了。从今以后，夜晚不再是交欢，而是泪水。卢菲诺把手一甩：

“和我一起去吧，莉薇娅。你口舌好。”

可是，醉人的交欢在等待着她。库玛的“勇士号”马上就要回来，红色的桅灯不久就要闪现，两个躯体很快就要贴在一起。月光照亮了大海，他就要来到身边。欢乐在等待着她。莉薇娅不能走。在这样的时刻，刚刚忍受过惊吓，刚刚还想到过库玛会坠海而死，她急于得到男人给予的欢快，发出被他引发的呻吟。茹迪丝再也没有这种快活了。莉薇娅不该去陪她哭泣。

“卢菲诺，我在等库玛。”

莫非卢菲诺会以为她心眼儿不好？可库玛就要回来呀。

“我一会儿就去。”

卢菲诺又把手一招：

“好吧，祝你晚安。”

“再见。”

黑人懒洋洋地走了几步，望望月亮，听听远处传来的歌声：

“来海上交欢吧，月儿亮又圆……”

他转身对莉薇娅说：

“你知道她怀孕了吗？”

“茹迪丝？”

“对。”

他一面走，还一面朝月亮张望，古城堡里又传出歌声：

“夜晚，人人欢快……”

玛丽娅·克腊拉在丈夫怀里哼唧着，笑着。莉薇娅抬脚朝卢菲诺跑过去，冲着他远远的身影喊了一声：

“我和你一起去……”

两个人朝前走着，她还不时回过头来朝大海张望。谁知道远处闪现的灯光是不是“勇士号”呢？

黑白混血的女人茹迪丝腆着大肚子，胀得印花布连衣裙也走了样。大家都沉默不语。卢菲诺惊慌失措地看着别人，两只手不知道放在哪儿才好。莉薇娅托着茹迪丝的头，柔声细气地安慰着。又有一些人赶来，表示悼念之后便站在一边，等出海寻找的人们抬回尸体。茹迪丝的呜咽声断断续续。莉薇娅亲切地抚摸着伤心的女人。过了一会儿，曼努埃尔和玛丽娅·克腊拉也来了，她的黑眼圈特别明显。

风暴已经过去，没有留下一点儿痕迹。连玛丽娅·克腊拉也不在性交的欢快中哼哼唧唧。既然如此，为什么茹迪丝还在哭泣，成了寡妇？为什么人们在等待两具尸体？黑人卢菲诺很想赶紧逃离此地，去找埃斯梅拉达，享受女人怀里的欢乐。在这间屋子里，他手足无措，不得不分担茹迪丝的痛苦和悲伤，并且知道，当人们抬进死尸，茹迪丝和爱过她、抚爱过她的身体、让她怀上儿子的丈夫见最后一面的时刻，他会更加悲痛。

莉薇娅倒是个勇敢的女人，显得分外漂亮。有谁不想和莉薇娅结婚，有谁不想在海里丧生之后让她抱尸痛哭呢？此时此刻，她简直和茹迪丝形同姊妹。

诚然，她也想逃离这里，到码头边等库玛归来，在满天星斗下度过夜晚。茹迪丝的悲伤刺痛了每一个人的心。玛丽娅·克腊拉甚至想到，也许有一天曼努埃尔会在暴风雨的夜里留在大海上，莉薇娅不等库玛回来便跑去向她报告不幸的消息。她用力搂

了攥曼努埃尔的胳膊。船老大吃了一惊，问道：

"怎么啦？"

见她泪流满面，曼努埃尔没有说话。有人拿来一瓶烧酒。莉薇娅把茹迪丝搀到里屋。玛丽娅·克腊拉也跟着走进屋里，替莉薇娅陪新寡流泪，也为自己悲伤。

莉薇娅返回客厅。现在，男人们正低声谈论着风暴，谈论着当天晚上死去的父子二人。一个黑人说：

"父亲可真是条好汉……胆量大得能抵三个……"

另一个人说：

"你们记得六月那场暴风雨吗？是啊，那次拉依蒙多……"

有人打开了酒瓶。莉薇娅穿过人群，来到门口……她听见了大海深沉的浪涛声。日复一日，大海总是这样节奏分明。库玛不会耽搁很久，一定会到茹迪丝家来找她。即使在漆黑的码头上，她也能分辨出平底单桅船的白帆。突然，玛丽娅·克腊拉的担忧也刺痛了她的心。假若某一天夜里人们告诉她，库玛留在海底，"勇士号"失去舵手，正随风漂荡，那该如何是好？这时候，莉薇娅才感受到茹迪丝的全部痛苦，才觉得茹迪丝是她的骨肉姊妹，是玛丽娅·克腊拉以及所有以海为生的妇女的骨肉姊妹。她们的命运完全相同：在暴风雨的夜里等待男人的死讯。

屋里传出茹迪丝的哭泣。她肚子里怀着儿子。或许有一天她还要啼哭，下一次将是为儿子在海上丧生。

客厅里有人接着说：

"救了五个……那天晚上可真算得上世界末日了……好多人都看见了海神，拉依蒙多……"

茹迪丝还在屋里抽噎。这是所有女人的命运。码头旁边的男人们只有一条路——大海之路。从这条路走入生活，寻找归宿。大海是他们的主人。一切欢乐与悲伤都来自大海。大海的奥秘连

最老的水手也无法解开，连早已不驾船航行、现在仅织补船帆、讲述故事的阅历最深的船老大们也懵懵懂懂。谁能解得开大海之谜呢？音乐自海上来，爱情自海上来，死神也自海上来。难道说海上的月亮不格外美吗？大海反复无常，平底单桅船上的生活瞬息万变。他们当中有谁能象陆地上的人们一样爱抚孙男弟女，让全家人聚集在午饭和晚餐桌边呢？没有一个人的步子象陆地上的人们那样坚实。每个人都有失落于海底的东西：儿子、兄弟，或者一只胳膊，倾覆了的平底单桅船，被风暴撕成碎片的船帆。然而，码头上的夜晚，他们之中有谁不会唱这些情歌呢？有谁不懂性爱，而且爱得激烈、爱得甜蜜呢？因为每逢他们唱、他们爱的时候，极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告别妻子，他们从不象陆地上出门谋生的人们那样飞快地一吻了事。他们总是长时间地恋恋不舍，依依惜别，分别之后还频频招手，仿佛呼唤亲人早些归来。

莉薇娅看到，两群人沿着缓缓的斜坡走上来。明灭不定的桅灯给送葬队增添了阴森、虚幻的色彩。茹迪丝好象预感到人们的到来，抽泣得更厉害了。只要看看他们都没有戴帽子便能知道，尸体抬回来了。父亲和儿子一起死在风暴之中。毫无疑问，当时一个人落水，另一个下海营救，结果双双丧生。一首劝慰的歌曲伴着两具尸体，伴着送葬队伍。歌声来自古城堡，来自码头，来自平底单桅船，来自某个遥远而飘浮不定的地方：

"死在海里，心也甜蜜……"

莉薇娅抽泣着，把茹迪丝搂在胸前。她知道，她也会有这一天，玛丽娅·克腊拉也会有这一天，每个女人都有这一天。歌声穿越码头，飞到人们耳边：

"死在海里，心也甜蜜"

这时刻，就连头一个发现两具尸体、随人们来到眼前的库玛，也不能安慰莉薇娅的心。

歌声来自某个飘浮不定的地方（也许真的来自古城堡），提醒人们死在海里心中也甜蜜。只有这歌声提醒人们，茹迪丝的丈夫已经离开人间。两具尸体直挺挺地躺在客厅，茹迪丝跪在丈夫身旁不停地痛哭。男人们站在四周，玛丽娅·克腊拉生怕曼努埃尔有一天也会淹死。

既然交欢在等待着她，何苦想这些，想死神，想悲伤呢！两个人都在"勇士号"船头，布帆卷起来了，莉薇娅躺在下面的船板上，看着男人不声不响地抽着烟斗。男人安然逃脱了风暴，近在眼前，烟斗象大海最美的星星一样闪闪烁烁，何苦想死神，想在波浪中搏斗的人们呢！可是，莉薇娅还是在想。她心里难过，因为丈夫没有用刺有花纹的胳膊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她等待着，头枕着两只手等待着。柔和的夜风轻轻撩动被乳房微微撑起的衣服。平底单桅船摇荡得让人不饮而醉。

莉薇娅等待着，显得更加美丽。她是码头附近和所有平底单桅船上最漂亮的女人。没有哪个船老大的女人能和库玛迷人的妻子相比。男人们都这么说，都朝她微笑，都想用走南闯北的粗壮手臂把她搂在怀里。可是，她只属于库玛。他们是在蒙特·塞拉蒂教堂结婚的，那是渔夫、独木舟水手和平底单桅船船老大们举行婚礼的地方。甚至穿洋过海的巨型邮船的海员们也去蒙特·塞拉蒂教堂结婚。那座教堂是他们的，高居于小山顶上，鸟瞰着大海。她就是在那儿和库玛结婚的。从那一天起，每逢夜幕降临平底单桅船码头，在"星星灯塔"酒馆附近的一所房子里，他们同席共枕；在沙滩上，两个人的肉体合而为一，大海作床，月光当被。

今天，她曾在风暴中苦苦等待；今天，担惊受怕之后多么急

于想享受男人的爱，而男人竟然不理会她，只是默默地吸烟。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茹迪丝。茹迪丝再也享受不到爱了。在未来的日子里，夜晚她永远是哭泣。莉薇娅明白了：跟丈夫相比，她太性急了。她看了看丈夫。那张风吹浪打的脸一动不动，毫无笑容，那双眼睛已经见到过海神叶芒娅。

想到叶芒娅，莉薇娅满腔怒火。她是水的母亲，大海的女主人。在波浪上生活的男人们，既怕她又爱她。她惩罚人们而又从不肯在男人眼前显形，除非他们在海里丧生。风暴中死去的都是她宠爱的人。为救别人而死的则象轮船一样跟着她飘洋过海，遍访世界各地的港口码头。这些人的尸体跟随叶芒娅远走高飞，谁也无法打捞。为了见海神一面，很多男人面带微笑投身大海，再也不回来。莫非她和所有这些男人在水底享受衾枕之欢吗？想到她，莉薇娅满腔怒火。此时此刻，她身边有暴风雨里死去的父子二人，也许生前相亲相爱的父子在为争夺她而搏斗呢。死到临头，老子还想营救儿子。库玛找到两具尸体的时候发现父亲的手紧紧拽着儿子的汗衫。他们亲密无间地死去，而现在，谁知道呢，或许为了只有死人才能看到的大海女神叶芒娅而大动干戈吧。人们打捞起拉依蒙多的尸体时，没有找到他腰间的短刀。他带走了。他们也许为决定谁跟她飘洋过海，去看看地球另一面城镇的风光而在海底搏斗。茹迪丝在哭，茹迪丝腹内有个儿子，茹迪丝注定要劳累一生，茹迪丝再也没有男人可爱了。她被遗忘了，因为大海女神皮肤洁白，一头长长的金发，赤身在波浪下行走。月亮照到海上，人们在水面看到的便是她借以遮体的头发。

陆地上的人们（陆地上的人们懂得什么？）说那是照在海上的月光。可是，海员们，平底单桅船的船老大们和独木舟的水手们讥笑说，陆地上的人一窍不通。他们清楚地知道，那是海神来看圆月，露出了头发，是叶芒娅来赏月。所以人们爱在月夜里久

久凝视银光闪闪的海面，海神就在里边。黑人们弹起六弦琴，拉起手风琴，跳起非洲舞，唱起歌。这是带给大海女主人的礼物。还有人抽起烟斗，照亮道路，让叶芒娅看得更清楚。人人都爱她。大海女神的头发在水面飘散开来的时候，男人们会把妻子也忘到脑后。

现在，库玛就这样望着水面银白色的波纹，倾听黑人邀请人们会见死神的歌声。他说，死在海里心也甜蜜，因为能找到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大海女神。看，库玛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头发。他忘了莉薇娅就躺在跟前，两个微微隆起的乳房供他抚摩；他忘了莉薇娅多么焦急地等待这欢快的时刻；他忘了莉薇娅曾目睹暴风雨掀翻平底单桅船，虐杀水手，荡平一切；他忘了莉薇娅为他担了多少惊怕。莉薇娅只想把他搂在怀里，只想亲吻他的嘴，从中发现灯火熄灭的瞬间他是否胆怯过；只想紧紧搂住他的身体，看看是否曾被海水浸湿。然而，他把莉薇娅忘得一干二净，一心思念着大海女神叶芒娅。或许他在羡慕风暴中丧生的父子二人能象巨型轮船上的水手们一样周游世界呢。莉薇娅胸中憋着一股仇恨，恨不得大哭一场，恨不得离开大海，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一条平底单桅船驶过，莉薇娅支起胳膊抬头一看，水手们冲着库玛喊：

"晚安，库玛。"

库玛招招手：

"一路顺风。"

莉薇娅看了看丈夫。一片云彩遮住了月亮，叶芒娅突然不见了。库玛熄灭烟斗，微微一笑。莉薇娅快活得蜷缩起身子——她分明感到丈夫的两只胳膊。库玛说：

"黑人在哪儿唱歌呢？"

“谁知道呢？……好象在城堡。”

“多好听的歌。”

“茹迪丝真可怜。”

库玛望望海面：

“是啊……她可要受苦了。况且肚子里还有个儿子。”

库玛把脸一沉，瞥了莉薇娅一眼，她在等待男人，显得更加漂亮。她的两只手干不了重活。假若他留在海里，莉薇娅只得靠别的男人。想到这里，库玛胸中顿时燃起一股无名怒火。莉薇娅的乳房在连衣裙下微微隆起。码头上的男人们都喜欢她，都想得到这个最标致的女人。那么，一旦他也随叶芒娅而去呢？他恨不得在这里就杀死她，让她永不被别人占有。

“要是有一天我翻了船，喂了鱼呢？”他笑得很勉强。

黑人的歌声重又穿过茫茫的黑夜：

“死在海里，心也甜蜜……”

“你也能干重活吗？还是跟上别的男人？”

莉薇娅哭了，她心里害怕。她也担心有一天丈夫留在海底，永不回来，跟大海女神叶芒娅去周游别的海洋，别的土地。她站起来，搂住库玛的脖子：

“今天我吓坏了，在码头上等着，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

他回来了。他知道莉薇娅等得多么急切，多么担心。现在，回到了她的怀里，来和她云雨交欢。有人在远处唱着：

“死在海里，心也甜蜜……”

月光下，大海女神叶芒娅的头发不再闪闪烁烁。为什么黑人

也沉默下来，停止歌唱？原来是莉薇娅在交欢中发出了快活的呻吟——莉薇娅，码头上人人垂涎的女人，正在“勇士号”船头和她的男人尽情交媾。为了他，莉薇娅曾提心吊胆，现在依然放心不下。

风暴已经过去。虚假夜晚正把浓云中的雨水往别的港口倾泻。叶芒娅带着另一些尸体到其他地方游荡。现在，大海宁静、甜柔。大海是平底单桅船水手们的朋友。难道大海不是他们的道路、他们的家吗？莫非他们不正是在海上、在船头搂着妻子，让她们怀上儿女吗？

一点儿不错，库玛热爱大海，莉薇娅也热爱大海。夜晚的海是美丽的。它那么蔚蓝，蓝得无边无涯。它是星斗的镜子，映出平底单桅船的灯火、烟斗里的火花。它充满情爱的声响。

大海是朋友，是所有在海上生活的人甜蜜的朋友。莉薇娅感到库玛肉体上的大海的味道。“勇士号”象吊床一样轻轻摇动。

无边的土地

古城堡传出一阵歌声。这声音圆润、响亮，在大海和城市上空飞扬，顿时万物寂然。这并非它有什么神奇的法力，而是曲调亲切、忧伤，足以把一切高声交谈变成窃窃私语。这首古老的民歌唱道：

“水手的女人，
重重灾难。
好运与她无缘，

归宿注定悲惨。
她将不停地哭泣，
不停地朝海上顾盼。
为等一叶白帆，
把双眼望穿。”

黑人的歌声覆盖了整个夜空。

弗朗西斯科老人对这首歌曲了如指掌，对映在海面的群星一清二楚。不然，岂不枉在平底单桅船上度过了四十个春秋。他不仅对天上的星辰道来如数家珍，而且熟悉海湾和巴拉瓜苏河上每个浅滩、弯道、航线，以及这一带每个港口、每首民歌。附近居民都是他的朋友。有人说，老人营救了一只渔船上全体船员的那天晚上，叶芒娅特地向他显形以示奖赏。每当人们谈到这件事（所有的年轻船老大们都问过弗朗西斯科老人是否确有此事），他总是微微一笑说：

“孩子，这个世界上说什么的都有……”

这样，谁也弄不清故事的真伪。很可能确有其事。叶芒娅我行我素，喜怒无常。假如世界上仅一个人有资格见到她，与她交欢，此人必定是谁也不知道从何时就在码头上生活的弗朗西斯科老人。他熟悉个个浅滩、条条水道，更了解海上以及有关叶芒娅节日的种种传说，更了解以往发生的风暴和船毁人亡事件。难道还会有什么弗朗西斯科老人不知道的事情吗？

夜幕降临，他离开自己的小屋来到码头，蹚过泥浆，走进水里，跳上一只平底单桅船的船头。这时候人们就要请他讲故事，说笑话。他的故事无穷无尽，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

现在，老人靠修理船帆和侄子库玛的接济维持生活。他曾有过三条平底单桅船，可都被风暴卷走了，而每次他都安然返回港

口。老人右臂上纹着三条船和在风暴中丧生的弟弟的名字。如果有一天叶芒娅心血来潮，要和他的侄子交欢，也许还要纹上库玛的名字。对这一切，弗朗西斯科老人都一笑置之。他们的归宿只有一个：船翻人亡。他没有葬身海底，那是因为叶芒娅不想要他，愿意让他活着看见大海女神显形，让他留下来和小伙子们谈天说地，教他们救护，给他们讲数不清的故事。可是，整日里修船帆，看着侄子忙碌，手失去气力，眼穿不透黑暗，再不能驾船航行，成了一堆废物。这样活着又有什么用处？还不如在圣约翰节夜里"晨星号"——他最快的一只平底单桅船——翻覆的时候和它一起留在海底呢！现在，眼巴巴地看着别人起程，却不能和他们一起出海。他看着莉薇娅长大成人，现在象别的女人一样在风暴中颤抖，帮助埋葬死者。老人最后一次手握船舵，眼睛透过黑暗，脸上感到风儿吹来，在远方的音乐声中驾着平底单桅船穿过海湾，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今天，也有一个黑人在唱歌，说什么水手的女人命运最为悲惨。弗朗西斯科老人笑了。他的妻子就是他亲手埋葬的，医生说是死于心脏病。那天晚上他刚闯过一场风暴回到家里，妻子突然死去。记得刚一进门，妻子就扑到他怀里，他低头一看，女人纹丝不动，原来已经死了。是看到他回来高兴死的，医生说是什么心脏病。那天晚上，库玛的父亲弗列德里科留在海里，尸体没有找到，是为营救弗朗西斯科死的，跟叶芒娅到别的更美丽的地方去了。就这样，一个晚上他失去了弟弟和妻子。他在平底单桅船里，在海上养大了库玛，为的是让侄子不懂得害怕。有一天，库玛的母亲——谁也不知道她是个什么人——突然来要孩子：

"您是弗朗西斯科先生吗？"

"是我，太太，听您吩咐。"

"先生不认识我。"

“我认不出来了，”老人手扶额头，极力回忆着老熟人们，“不认识，请原谅。”

“弗列德里科和我很熟。”

“这很可能，他随巴伊亚纳公司的邮船跑过很多地方。他在哪儿认识您的？”

“在阿拉卡茹，弗朗西斯科先生。有一天，他到了那儿，船身裂了个老大的口子。竟然还能开到那里，简直是奇迹。”

“我想起来了，是‘玛拉乌号’……那一趟太危险了，弗列德里科对我说过。他是在那里认识您的？”

“船停了一个月，他有意接近我。”

“那是个专门沾花惹草的家伙，比猴子还精灵。”

她咧嘴一笑，露出残缺不齐的牙齿：

“他说得可好听啦，说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为我买房子，给我吃的、穿的。先生了解他。”

弗朗西斯科指了指身旁的木箱，两个人坐下来。女人接着说：

“更可恶的是，他对我说不再跟轮船走了。谁想到铁家伙肚皮上的窟窿刚刚补好，他一句话也听不进去了，立刻上了船，说了声‘再见’，走了。”

“我没有说他做得对，太太。他是我的骨肉兄弟。可是……”

女人打断了弗朗西斯科老人的话：

“我不是说他心眼坏。这是我命里注定的。就是明明知道忘恩负义，我也会跟他走。我真的被他迷住了。”

说完，她眼睛盯着弗朗西斯科。老人想，事情已经过去多年，她来这里欲所何为呢？也许是来要钱，而现在他手头拮据，拿不出钱来。弗列德里科到处寻花问柳……

“他说要打发人去接我。他让您去接我了吗？”女人微微一笑，“他就这么对待我。后来肚子渐渐大了，我不得不吐露真情。母亲

立刻火了。父亲是个要脸面的人，一气之下抓起砍刀冲着我来了，追问是谁干的，要去结果他的性命。一刀砍偏了，在我膝盖上面留下了这道口子。”

为什么她要亮出大腿呢？弗朗西斯科不肯和弟弟的女人睡觉，这种事伤天害理，会招致惩罚的。

“就这样，我离开家，流落到世界上。我的教父收留我，在他家当佣人。有一天，我正端饭，突然肚子痛起来。”

听到这里，弗朗西斯科先生明白了：

“库玛？”

“对，正是小库玛。名字是我教父给起的。我攒了点钱，带着孩子来找弗列德里科。没想到他又有了女人，把孩子留下了，理也不愿意理我。”

两个人都沉默下来。弗朗西斯科暗暗窥探女人的心思。钱，他没有。和弟弟的女人睡觉，这种事他不干。

“我没有脸回去，就在这里留下来。我们人穷，可羞耻还是知道的，您说对吗？不想在自己家乡为娼……我父亲在当地是个体面人物，把我哥哥培养成了医学博士。后来我到处流浪。时间很久了。”

她伸出手，望着一条条平底单桅船。从后边，市场那边，传来七嘴八舌的说话声、争论声和笑声。

“我从累西腓来，到这里三天了。我正要来看孩子，碰上了个熟人，他告诉我说弗列德里科两年前就死了。现在我来接孩子……把他养大成人。”

弗朗西斯科再也听不见市场传来的嘈杂声，耳边只响着女人的话语。她自称是库玛的母亲，要把他接走。老人从不爱和女人争吵，因为吵起来没完没了，而这一次他只得奉陪。库玛虽说是个孩子，但已经成了平底单桅船上很好的舵手，有力气把一袋

面粉举到空中。弗朗西斯科习惯于和码头上粗鲁的男人们、身强力壮的船老大们争吵。他们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即使冒出几句脏话也无关紧要。现在，眼前是个女人，是库玛的母亲，身上散发着香气，穿的是绸子衣裙，腋下夹着一把阳伞，嘴里镶着一颗金牙。对她，弗朗西斯科无能为力。如果嘴边滑出个把脏字，她很可能要哭，而弗朗西斯科是不喜欢看到女人哭的。况且，弟弟干的事也确实对不起她。可是，能指望水手们怀念抛弃在港口的女人吗？结婚后留下孤儿寡母，或者女人看到他们从风暴中安全归来而突然死于心脏病，难道这不更糟糕吗？千真万确，要糟糕得多。库玛不会结婚，他要永远在平底单桅船上自由自在地生活。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愿意，便跟叶芒娅远走高飞，没有锚把他拴在陆地上。生活在海上的人应当自由自在。可是，要是让这个女人带走，孩子要成个什么样的人呢？说不定会当个木匠或者石匠，也许成个医生或者衣着不男不女的神父！弗朗西斯科为侄子的结局满脸羞愧。要是果真如此，他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在夜色笼罩的大海中去找叶芒娅。不，无论如何不让女人带走库玛。

女人已经对眼前的寂静感到莫名其妙。市场那边传来叽叽喳喳的声音：

“贵得吓人。”

远处有人在交谈：

“乒乓两声枪响，我看见那家伙跑过来了。可是，男子汉就是男子汉，我把心一横，扑了过去。”

弗朗西斯科老人笑了：

“太太，您知道吗，您带不走孩子，带不走。您打算把他培养成什么人？”

老人盯着眼前的女人，等待回答，不过脸上的表情告诉人们，无论什么力量休想迫使他交出库玛。女人把手一摊，茫然地说：

"我自己也不知道……想把孩子带走，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又没有父亲……妓女过的什么日子，您知道……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如果他留在这里，会象他父亲一样，有一天要淹死的……"

"要是和您一起走，又会怎么样呢，太太？"

"我把他送到学校，学会读书写字，也许象他的舅舅、我的哥哥那样，成个医生……不至于淹死……"

"太太，命运由上天注定。如果该是雅纳依娜的人，谁也救不了。留在这里，他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要是跟太太走，到头来要沦落成象酒馆里的人一样的可怜虫……"

"照您这么说……"

"您从哪儿弄钱供他上学呢？妓女的日子我非常了解：头一天有，第二天没有……您自己也说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并且，妓女的儿子还不如条狗，这您也知道。"

女人低下头，她明白，事实正是如此。带走儿子无异于把最大的污辱加到他的头上，让人们都知道他是婊子养的。不论走到那里——大街上、学校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他只能闭口缄言，忍屈受辱，因为最恶毒的咒骂和他形影不离。市场那边又传来绘声绘色的声音：

"我看见刀光闪闪，简直象是切鱼斩鳖。我把胳膊肘往上一抬，接着脚下使了个绊。太危险了。"

（让他留下来要好得多。学会驾平底单桅船来往于海港之间，与陌生的姑娘生儿育女，争斗中从别人手中夺下砍刀，在酒馆里饮酒作乐，在手臂上纹上一颗颗心，穿风过雨，到时候随雅纳依娜而去。这里，谁也不会问起他的母亲是谁。）

"可是，我可以偶尔来看看他吗？"

"只要您的心想见他……"弗朗西斯科心软了。世界上没有哪

个母亲不爱儿子，不论是多么下贱的母亲。即便是鲸鱼这种不会思考的动物，也舍生忘死地保护它的孩子们不受渔夫之害。

“您今天就能见他。晚上他的平底单桅船就从伊塔巴利卡返回来。我们俩一块儿去。”

女人脸上掠过一阵惊恐：

“他能单独驾船了？”

“只是从伊塔巴利卡往回开。往那儿开还正学着。真的象个男子汉了。”

女人的脸上充满自豪。儿子才十一岁就象成年人一样驾着平底单桅船破浪航行了。她用孩子才有的发自心底的声音问：

“他长得象我吗？”

弗朗西斯科老人看了女人一眼。虽说牙齿蛀得参差不齐，但她长得还算漂亮，况且那颗金牙也稍稍弥补了牙齿上的缺陷。她身上散发出一种和码头边的鱼腥味极不协调的奇特的香气，滚圆的胳膊沿着身体垂下来。虽然生活道路坎坷，她还很年轻，年轻得不象是库玛的母亲。她沦落到烟花巷里已经十一个年头，认识了很多男人，向他们贡献肉体，遭到不少人的拳打脚踢。尽管如此，还想找到一个……假如她没有和弗列德里科睡过的话。

“象，很象，眼睛和您一模一样，鼻子也是……”

她笑了。这确实是她最幸福的时刻。待到男人们把她耗尽榨干，她人老珠黄的时候，晚年总算有了保障。那时节，她会来投靠儿子，为他做饭，等他从风暴中归来。用不着求他原谅，儿子知道应该原谅不期而至的年迈的母亲。女人陶醉于幸福之中，嘴在笑，眼也在笑，动作也那么轻快，甚至身上使人联想起游乐场的奇特的香气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大海和咸鱼的气味。

九点钟左右，库玛驾着“男士号”平底单桅船回来了。他站在

小码头上，把手举到嘴边，喊了一声：

“伯伯，喂，伯伯。”

“马上就去。”

说话声越来越近。有人和伯伯一起来了。库玛从远处就能听得出来，是个陌生人。曼努埃尔站在平底单桅船上喊：

“你的客人，小伙子！”

和伯伯一起来的究竟是谁呢？听声音象个女人。莫非伯伯真的带来了一个跟他睡觉的女人？好久以前，弗朗西斯科和码头上别的男人们就旁敲侧击地提过女人的事，伯伯还扬言要带到“勇士号”上，让他俩单独到海里……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傻东西怎么干。”

男人们挤眉弄眼哈哈大笑。

“库玛长成大人了。”这句话“相信上帝号”船老大安东尼科一连重复了好几次。

“该尝尝味道了，”拉依蒙多拍着手笑个不停，“我的雅克斯已经吃过一个水果了……”

库玛心里明白，他指的是和女人睡觉，是满足常常在梦里搅得他浑身不自在、而后又象挨过一顿痛打一样疲乏的欲望。在小城镇逗留，他曾多次在妓女们的街道上经过，却总是缺少迈一步进去的勇气。他仅仅十一岁，但谁也不会以为他在十五岁以下。不知道他出于什么担心不肯进妓院。要是女人发现他是头一次，他肯定会羞愧而死的。他怕女人不喜欢他，怕女人把他当成孩子，当成没有父亲、流落街头的孩子。她们猜不透，库玛已经能驾平底单桅船，举起一袋面粉了。也许会遭到嘲笑。总之，他从来没进去过。现在，伯伯真的把女人带来了。站在女人跟前，他一定会难为情。大概弗朗西斯科已经告诉她，傻小子虽然腰挂短刀，但还没见识过女人，胆小得很。见到女人，他大概会手足失措。要是伯伯

非留下来亲眼看着他干那种事不可，存心以看侄子的窘态为乐，那么他就一走了事，带着羞辱逃离码头，永不在这一带水域露面。库玛听着越来越近的交谈声，恐惧万分，浑身颤抖，却又盼着他们快点来到跟前，因为他想尽早成为男子汉，独自驾着“勇士号”穿过所有江河，所有港口，所有航道。

声音越来越近了。不错，是个女人。伯伯没有食言。毫无疑问，他为有个还不够个男子汉，没有见识过女人的侄子而羞惭。既然库玛没有胆量找上门去，弗朗西斯科只好象给盲人送饭，为残废人端水一样把女人带给侄子。对库玛来说，这无异于奇耻大辱，不过现在他没有心思考虑这些，只想到身旁马上就有个女人的肉体，这个女人了解一切秘密。他要请伯伯离开这里，让他和女人单独留在平底单桅船上，把船开进海湾。古城堡或者别的船上会传来歌声。他将头一次和女人亲热，头一次领略其中的奥妙。自此以后，他便有资格单独驾平底单桅船到雷孔卡沃去。只要日子一到，就能看到叶芒娅的花容月貌，和她同床共枕而不会吃惊害怕，因为他已经学会了男人们屡屡谈到的那些秘密。虽说夜晚不凉，温暖的风轻得连平底单桅船也几乎纹丝不动，他还是浑身寒冷难禁。真的，他心里害怕。声音越来越近，他已经听得清他们的谈话了：

“还是个孩子，可是长得完全象个大人。”

这是伯伯的声音。自然，是女人在询问他是个什么样子。库玛想知道女人怎样看待他。不过，他肯定能显示出身强力壮的男子汉的气魄，紧紧搂住她，直到搂得她哭出声，直到搂得她承认库玛不亚于她以往见识过的任何男人。

“希望他是个英俊、勇敢的男子汉。”

幸福的情感溢出了库玛的心。现在，他已经爱上了伯伯送到他身边的陌生女人，并且盘算着带上她走遍雷孔卡沃一带所有港

口、所有的河流，不让她重去过妓女生活。这个女人将永远属于库玛。她大概长得挺标致。挑选女人，伯伯是行家里手，码头上的男人们总是这样说。他带到平底单桅船上过夜的女人个个俊俏。在那些夜晚，库玛常常听到两个身体发出的响动，听到快活的呻吟，听到接吻声和笑声。要是不有意躲开，他总是侧耳细听。这种时候，他总是急不可耐地想看个究竟，却又内心害怕，不敢动弹。一天晚上，突然听到疼痛的尖叫，他以为弗朗西斯科打了女人，赶紧跑过去劝解，不料被两个人赶了回来。过了很久他才明白，留在平底单桅船船板上的一块血迹意味着什么。那个黑白混血姑娘后来又来过多次，再也没有从她嘴里听到喊叫。她的呻吟变得和别的女人同样快活。现在来的这个女人不会是头一次，绝不会喊叫。总有一天，他也要象伯伯一样让一个混血姑娘在平底单桅船上喊叫。弗朗西斯科的声音：

"库玛！"

"我在这儿。"

平底单桅船紧靠着码头，蹚过一片淤泥便碰到抛到岸上的铁锚。伯伯和女人挨得很近。他跳到船上，伸出手去拉女人。女人往上一跳，裙子下边露出两条大腿。库玛看在眼里，一股强烈的欲火从心头涌起，传遍全身。女人长得很漂亮。但愿弗朗西斯科现在就走，不要插手，让他单独和女人在一起。库玛会表明他自己也能干。女人看了看库玛，似乎很喜欢他。千真万确，他虽然才十一岁，但完全象个男子汉。库玛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弗朗西斯科不知所措，摆了摆手。女人笑了。库玛看了看眼前的两个人，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气。女人问：

"你认得出我是谁吗？"

他认识，这是他很久以来所盼望的女人。在烟花巷里寻找过她，在码头旁边寻找过她，在所有朝他投来目光的女人当中寻找

过她。现在，终于找到了。这就是他的女人。打从性欲浸入神经、闯入梦境的那一天就认识她。

弗朗西斯科说：

“她是你的母亲，库玛。”

欲火并没有熄灭。这个女人不可能是母亲，不可能是谁也没有提起过、他本人也从未想到过的母亲。肯定是伯伯在恶作剧。站在那儿的分明是来和他睡觉的女人，弗朗西斯科不该把她比作母亲。母亲善良、慈祥，与他现在心里想的女人有天壤之别。然而，女人走到他身旁，完全象母亲们吻儿子一样吻了吻他。与妓女们亲吻的方式大不相同。女人的声音纯真无邪：

“我丢下你很久了……再也不离开你。”

库玛哭了，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是因为找到了生身的母亲，还是因为失去了久已盼望的女人。

他打量着眼前的女人，不知道说什么好。当天晚上所盼望的女人与母亲风马牛不相及。女人满怀深情地看着库玛，话语里多次提到弗列德里科，并且不厌其烦地重复说：

“现在，我要和你在一起。”

他不明白这句话的动机。她为什么来这里？从哪里来？为什么这样拥抱他？在库玛眼里，她是个陌生人。库玛从未想到过母亲。在漫长的十一年里，人们也不曾提到过她。她的到来搀杂着欲望，带着另一个女人的挑逗，结果却使库玛的希冀落了空。她是库玛的母亲，然而更象他所期待的女人，因为她身上发出的正是妓女们的气味，并且不管她多么谨慎小心，每时每刻都说出库玛不想从母亲嘴里听到的词句。她的动作和库玛熟识的码头上的女人们大不相同。她是库玛的母亲，可是弗朗西斯科在目不转睛地瞧着她上衣开口处露出的那部分白白的乳房。每当风撩起衣

裙，他又全神贯注地盯住她的大腿。库玛只有一个愿望——大哭一场。哭，不是男人的事。这道理有谁不懂！水手们比任何人都更明白。女人们已经哭得够多了，水手们不应当哭。库玛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只希望她早点离开，这场梦快快结束。弗朗西斯科有意挑逗她了。他知道这女人和弟弟睡过，是库玛的母亲，不过看到女人的肉体，便情不自禁，嘴也变得灵巧了，说时间已晚，该走了：

"您还要穿过整个码头，天色越来越晚。"

女人和库玛告别：

"我会再来看你的，我的孩子。"

弗朗西斯科陪她走了。库玛站到平底单桅船的最高处。他一刻也没有感到那个女人就是母亲。现在，和她去睡的该是弗朗西斯科老人了。库玛孤孤单单留在船上，哭了。他头一次听见那首唱"死在海上，心里也甜"的民歌，头一次想到去找叶芒娅、雅纳依娜。她既是在海上生活的人的母亲，又是他们的女人。

弗朗西斯科老人象猛兽一样气急败坏地回来了。他脸色阴沉，眼睛显得更小，一声不响地跳上船，径自躺到船头，抽着烟斗眺望海面。库玛笑了：今天夜里他也没有弄到女人，弗列德里科的女人不想跟她男人的哥哥厮混。妓女们也有自己的章程和脸面。这时候，库玛总算对那个女人产生了一点好感。

月亮出来了，雅纳依娜的头发在海上伸展开来。从平底单桅船上，从古城堡里，从独木舟中传来歌声。他们在欢迎人人害怕、个个钟情的大海的女主人、水的母亲。只有她才既是母亲又是女人，只有她了解他们的心愿，只有她能安慰所有水手。女人们正在向叶芒娅祷告。每个人都向她乞求点什么。库玛要个美丽的女人，要个没有母亲胸前散发的那种奇怪的香气的好女人，请求叶

芒娅给他一个象他一样年轻，象海神一样美丽的处女。这样或许能忘却毁灭了的母亲，忘却委身于各种各样男人的母亲，忘却挑逗伯伯、挑逗亲生儿子的母亲。

叶芒娅，独木舟的水手称之为雅纳依娜。她才是海上人们的好女人。只有她能满足他们的欲望。

母亲没有再回来，一定是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妓女如同水手一样，不在一地长住，总是从这个港口到那个港口，哪里有钱往哪里去。可是，在很长时间里，她的形象，她身上奇特的香味，搅乱了库玛安静的梦境。他希望她回来——但是不作为母亲，不说那些慈祥的话，而是作为妓女，张开双唇为性爱的亲吻而来。库玛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在他心中，世人认为最纯洁的形象——母亲，已经与那些以性交为挣钱职业的女人们混为一体。他从来没有母亲。偶然相遇，却又立刻失去她，情不自禁地想得到她，又对她产生一种近乎仇恨的感情。只有一个母亲能同时又是妻子——叶芒娅。所以，码头上的男人们都那么爱她。谁要想和既是母亲又是妻子的叶芒娅交欢，只有死去。在风猛雨狂的日子里，库玛多次想从平底单桅船上跳进海里，为的是和雅纳依娜遨游，与既是母亲又是妻子的海上女神交欢。

一天晚上，弗朗西斯科乘他不在，把一个黑白混血女人留在平底单桅船上。库玛卷着裤脚，满腿泥浆回来，发现她正躺在船板上，一双淫荡的眼睛望着月亮。库玛懂了，从母亲来这里算起，两年的时间过去了。两年以前，到这里来的本应当是眼前的女人，而不该是母亲。要是果真那样，反而更好。

这时候，大块大块的乌云吞噬了月亮。他驾着平底单桅船驶进海湾当中。风伴随着他，歌声从古城堡传到耳边。库玛发出阵阵自豪的吼叫。让弗朗西斯科和别人在码头旁边嘲笑、评论吧，

全都无关紧要。现在，他是个堂堂的男子汉，能让一个女人服服贴贴地躺在下边。现在，他能象一个真正的船老大一样单独驾“勇士号”出海，跑遍所有港口。返回码头的路上突然风雨大作。他笑了，以为是叶芒娅醋意大发，把风雨雷电一齐倾泻到他的头上。

又是几年过去了，又有一些女人来过。一天，弗朗西斯科老人差一点儿让“勇士号”撞上险滩。要不是库玛及时伸手把住舵，必定落个船毁人亡的下场。老人低下头，一路上脸色阴沉。在马腊古日贝和卡乔埃拉的酒馆里既没有讲故事，也没有说笑话。回来的路上，他让库玛掌舵，自己躺在船板上，享受上午阳光的温暖。他对库玛说：

“我在这一带水路上航行了三十多年。”

库玛望了望水面。老人磕磕烟斗：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不想走南闯北。弗列德里科不是我这种性格。他不满足于在江河航行，觉得应该到远洋轮上当水手，走遍全世界……百人百姓百脾气嘛。”

太阳照着平静的水面，石滩上金光闪闪。库玛安慰老人说：

“您有过四条平底单桅船呢，伯伯。”

“弗列德里科是在一次航行里有了你的。已经十八年了……他总是当海员，东奔西走……先是在巴伊亚公司的一条老掉牙的船上，后来上了大轮船，走遍天涯。他回来以前，你一直跟着我。”

“我记得，伯伯，记得。一天夜里，他突然回来了。”

“我不想说他回来的原因，看来是为了女人的事。据说他宰了一个人。他性烈如火，容不得别人欺侮……”

库玛笑了。他还记得那天晚上，父亲闯进来抱住弗朗西斯科，黑色雨衣上水珠儿嘀嗒嘀嗒往地上掉。

“我回来了，哥哥。”

开始，库玛很害怕，东躲西藏，不让满脸胡须的父亲吻他。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场面，回想起在大轮船上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父亲为了一个黑白混血的姑娘杀了人，突然回到家里的场面，库玛惬意得心醉了。

弗朗西斯科老人接着说：

“打从那一天起，他就留在平底单桅船上。当时是‘晨星号’。”

“我记得……那条船太棒了！”

“一直到八月的那个暴风雨的夜里。临死的时候，他真的还在笑。真是条好汉。我的老伴也是在那天晚上走的。心脏病。医生也请来了，可无济于事，心脏病嘛。”

库玛心里纳闷，弗朗西斯科为什么回忆起这一切往事。他有讲不完的故事，为什么今天偏偏提起本人的这段经历？也许觉得对这一切束手无策，心中凄然。

“我本该从那天就离开平底单桅船。再也无事可干……幸好有你在身边，要教你驾船……眼下，你已经学会了。”

老人笑了。库玛也跟着笑了。他已经学会了驾船。弗朗西斯科把一切都教给了侄子，自己反而成了生手。

“我老了……不中用了……连鱼也不想吃我，只剩下一把老骨头……”

弗朗西斯科沉默了一分钟，仿佛在积蓄说话的气力。

“看到了吧？刚才我差一点把‘勇士号’甩到石头上。”

“哪里话，伯伯，离得远着呢。”

“那是因为你及时抓住了舵。眼力不行了。海上的光线糟蹋眼睛。”

老人盯着库玛，象是有什么非常重要的话要说。他一动不动，任凭太阳烘烤，象一头筋疲力尽的老牛。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手来说：

“我老了，不中用了，可是不想让码头上的黑人们耻笑，说闯

荡江河三十年的老弗朗西斯科把船开到石滩上，说鱼儿也不愿意吃他了。”

弗朗西斯科声音里饱含生命已到尽头的难言苦衷。库玛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老人接着说：

“这事不要对外人说……你不会愿意让我丢脸。”

一路上谁也没有再说一句话。这是弗朗西斯科老人最后一次航行。

现在，是他孤身一人驾着“勇士号”在蓝色的水上驰骋。弗朗西斯科老人只不过补补船帆，喝喝烧酒，讲讲故事。对这位胆量过人的汉子来说，大海不再要他，一切全都完了。当年，这条汉子无需魂归大海便亲眼看到了叶芒娅向他微笑。

库玛留在平底单桅船上，留在码头上，但是父亲的命运吸引着他。他爱停泊在港口的巨轮，出神地听金发海员们说的陌生的语言，听黑人司炉们讲述的动人故事。他暗自发誓，迟早要随这样一艘巨轮涉洋过海，看看异乡的月亮和星星，在异乡的港口上唱一支这里的民歌。当地的人们虽然不懂他的话，但也会默口缄言，侧耳细听。因为，他们会欣赏这优美的曲调，他们知道水手的歌儿尽管语言不同，但唱的都是大海，唱的都是不幸，唱的都是死亡。总会有一天他要踏上一艘这样的巨轮，眼前的一只只平底单桅船会变得很小很小，海湾和巴拉瓜苏河平静的水面被波涛汹涌的大洋和通往远方的没有尽头的水上之路取代。啊，乘上一艘黑色的轮船，亲身经历听来的故事，这才是他的梦想。有几个平底单桅船上的船老大已经走上了那条路。他们当中偶尔有人回来，用混杂着各种语言、不伦不类的口音讲述一些吓人的事情、爱情、冒险、风暴、沉船与地球另一面黄种人的搏斗。然而，回不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奇科·特里斯特萨（有谁不记得他呢！）

孩童时代便上了一艘德国货轮。那个脾气暴躁、脸上从不带笑容的黑人整日里望着波翻浪涌的大海，望着轮船，张口闭口都说要远走高飞，似乎他的家乡是大海对面的陌生土地。一天晚上，他所在的货轮返航回来，平底单桅船的船老大们争先恐后跑去迎接，连在市中心卖可可甜糕的他的母亲也去了。至于老太太如何听说了儿子回来的消息，无人知晓。人们都失望地回来了，奇科并没有随船返归故乡，而是转到另一艘船当上了司炉。据德国人说，后来他又转到第三条船上。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在世界上哪个大洲游荡。还有人说他已经死了，不过此话没有人肯相信。要死，水手也要死在自己的港口，和自己的平底单桅船、自己的海湾死在一起。即使死在海上，也要跟叶芒娅回来看看自己码头的月亮，听听故乡的民歌。奇科·特里斯特萨绝对没有死。

他离家出走的时节，库玛还是个孩子，对他并不熟悉。但库玛爱他，想成为他一样的人。一艘艘轮船拨动着心弦。在那些黑色的大船里，在它们的汽笛声中，在它们的铁锚、桅杆上，必定有什么奥秘。总有一天库玛将奔向无边的土地。只是弗朗西斯科老人象锚一样把他拴在码头。他现在不能走，还要供养教会他一切的伯伯。一旦老人厌倦了码头边的生活，去看叶芒娅，他便立刻起程。道路没有尽头，平底单桅船将变成黑色巨轮，他的故事也要在码头上流传。

从单独驾驶"勇士号"那一天起，他就认为少年时代已经结束。很久以前，甚至弗朗西斯科把黑白混血姑娘带上平底单桅船上以前，他已经是一个男子汉。见到母亲的时候，把"勇士号"开到伊塔巴利卡的时候，他的肉体就感受到男子汉的情欲。那一天，忍受了男人的巨大痛苦；那一天，罪恶侵入了心灵，离家出走的想法便不招自来，呼之不去。从那一天起，他成了男子汉。

童年生活并没有给他留下多少美好的回忆。大海之子的命运和父亲、伯父、伙伴们以及码头上所有人无异：归宿在大海，而大海是个威武雄壮的归宿。或许他从未意识到这一点，或许象所有那些白天粗声野气地叫骂，夜晚以甜美的嗓音唱起情歌的人们一样，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英雄，成为一个不论巴伊亚诸神的天空风和日丽还是大雨倾盆都无所畏惧、弄潮踏浪的英雄。他从未憧憬过多么可歌可泣的结局，从未幻想过多么美好的人生。童年并不轻松，他不得不过早地担起生活的重负，站到船头，让眼睛习惯于发现常人难以从水面察觉的石滩，让双手在鱼网和船舵上磨出厚厚的老茧。

不错，他也曾上过学。在码头后面一间简陋不堪的校舍里，女教师给学生们读十四行情诗（也许爱神来自大海神秘的夜里的某条轮船，也许永远不会来到，因为她神态沮丧，语调哀伤），而孩子们都七嘴八舌地讲述着捕鱼冒险的故事，模仿海员们的南腔北调，以划船比赛赌输赢。

他上学时间不长。平底单桅船和独木舟水手们的儿子不能为上学而浪费时光，学会磕磕巴巴念封信或便条就足够了，充其量能在签名的最后一个字母下面斜划上长长的一撇。家里和海上等他们做的事情太多了，只得匆匆离去。而当他们再次在女教师杜尔赛面前出现的时候，一个个判若他人，都成了面色黝黑、敞胸露怀的彪形大汉。见到杜尔赛，他们依然缩头缩脑，毕恭毕敬。这是因为女教师心地善良，看够了码头上的艰辛。杜尔赛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正当韶秀年华，来到这里教书为的是供养当年也曾富有的母亲和常在醉乡的哥哥。在哥哥身上，杜尔赛、母亲、还有在家道中落之前已经谢世的父亲——一位蓄着唇髭、声音洪亮的先生——一度寄予莫大的希望。来到码头接替一个常常手执教鞭、絮絮叨叨的老处女之后，杜尔赛本指望把这所学校办成码头上孩

子们的乐园。然而，海轮旁边，平底单桅船船头和渔民们简陋的家里，一切都惨不忍睹。她再没有勇气，失去了欢乐，头几天眺望大海的激情荡然无存。这位虔诚的教徒开始祈祷，慈善的上帝必须结束这人间悲剧，否则世界末日就要来临。年轻的女教师倚在学校窗前望着衣衫褴褛、浑身泥巴的孩子们。他们无鞋可穿，无书可念，离开学校便走进繁重的劳动，走进酒馆。这一切，她无法理解。人人都说她善良，她本人也明白。不过，只是在最初的日子里，向这群失去幻想的人说几句安慰的话，劝他们寄希望于上帝的时候，她曾感到过无愧于这个形容词。希望早在很多年前便灰飞烟灭，如今只剩下徒有其表的陈词滥调，没有一个字来自伤痕斑斑的内心。她本人的希望已经破灭，安慰的话语已经说完，再也找不到清新的词句。人们把孩子送来上六个月的学，而她却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无法帮助他们，甚至没有一句有意义的话可说。被人们称为"善良的人"，她问心有愧。除非奇迹象暴风雨一样突然降临，否则她会忧伤而死，为不能替海上的人们排忧解难而郁悒离开人间。

在学校里，库玛学会了认字，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杜尔赛真心想多教他点知识，他也真心想多学点文化，可是弗朗西斯科老人把他唤回平底单桅船上，那里才是他的归宿。码头边出不了博士。当然，有些人成了轮机手、司炉，甚至还有一个进步飞快，居然当上了客轮上的电报员。

离开学校，既不悲伤，也无欢乐。他喜欢女教师，学认字也并不困难。再说，他喜欢会用大头针尖和墨水在身上刺花纹而在功课上却一窍不通的黑人孩子卢菲诺，也喜欢乘船在海上行驶，那是他的归宿与命运。离开学校的那一天。杜尔赛送给他一枚奖章。

杜尔赛从窗口目送库玛离开学校。他只有十一岁，却象二十

三、四岁的年轻医生或律师一样有能力驾驭生活。他即将踏入人生，开始从事他的职业，但无须举行庄严的仪式或聚会，仅仅以摆脱必须经常洗衣服的麻烦作为庆祝，因为上学校去总要穿得稍微干净一点。他胸中没有任何希望，没有取得巨大成就或者重要发现的抱负，没有进行惊人的发明或者创作雄伟或甜蜜诗篇的壮志。她知道，库玛聪明颖慧，在她的师范学校的同学和高等学府的朋友们当中，天资可与库玛相比的屈指可数。然而，那些人雄心勃勃，热衷于勾画前程。从这所学校出去的孩子们，全然没有这类想法。他们的前程早已注定：平底单桅船头，独木舟的双桨，充其量是轮船的驾驶室——很少人胆敢抱有如此非分的宏图大愿。眼前的大海已经吞噬了她许多学生，也呆噬了她少女的美梦。大海既美丽又凶狠。都说大海自由自在，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也自由自在，但杜尔赛非常清楚，事实并非如此。那些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并不自由。他们被铁链锁在海上，象奴隶一样囚禁在海上，而杜尔赛不知道囚禁他们的牢笼究竟在哪里，锁住他们的镣铐又在何方。

库玛学会了认字，学得那么快，现在却走了。他本来能进技术学院，成为一名有作为的工程师，或许发明一种机器来改变生活在喜怒无常的大海上的水手们的命运。然而，码头上的孩子不会进高等学府，他们要走向平底单桅船，走向独木舟。夜里，他们朝着大海歌唱，有几个人的嗓音还很漂亮，只是曲调如同他们的生活，充满悲伤。对这一切，杜尔赛百思不得其解。

杜尔赛期待奇迹象风暴一样突然来到，一切都变得美好，象大海一样美好。假若有一天她掌握了创造奇迹的咒语，由她教给码头上的人们该有多好！那时候她才真正堪称："善良"，那时候再去看望他们，他们端出家里最好的饮食来招待，她才受之无愧。

每逢遇到杜尔赛或者海风吹动胸前的奖章，库玛就想到学校，回忆起短暂的童年。童年的一切走得轻快、匆忙。

一天，很久以前的一天。城里下着雨，平底单桅船都回到了码头，弗朗西斯科老人正给妻子和库玛讲海难的故事。门打开了，闯进一个裹着黑色油布雨衣的男人，满身淌着雨水。库玛只看见他浓密的唇髭，但永远忘不了他对弗朗西斯科说话的声音：

“哥哥，我回来了……”

库玛心里害怕，可那人偏偏走过去吻他，用密匝匝的胡子扎他的脸，然后冲着他心满意足地笑起来。那人和弗朗西斯科攀谈，似乎说漶了什么事，“把一个家伙打发到海底去了……”。父亲走遍陌生的土地和海洋以后，终于返航归来了，用锋利的匕首尖结果了一条人命以后归来了，再也不能离开家乡的河水和海水。父亲喜欢走南闯北，四海为家，不愿囿困家园。他没有在平底单桅船上停留多久，救活哥哥的那一天便和“晨星号”一起留在海底，与最喜欢勇敢的男子汉的叶芒娅相会，继续被迫中断的航行。

对于父亲，库玛只有个模糊的印象。不过，那个暴风雨的夜里，他披件淌水的黑油布雨衣闯进家里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身上还带着刚刚结果了一条性命的尖刀。每逢提起这件事，弗朗西斯科老人总是说，大概是中了女人的圈套，弗列德里科一向拈花惹草……

父亲死去的当天晚上，弗朗西斯科的妻子丽达也死了。风暴降临的时候，丽达拉着库玛奔到码头上。库玛蜷缩在伯母的披肩下面，两人等啊，等啊，杳无消息，直到晚餐时间将近才返回家里。她炸好鱼，等男人们回来吃饭。或许此时此刻他们成了另一些鱼的晚餐了。她等待着，不停地踱来踱去，向蒙特·塞拉蒂教堂的圣母祈祷，向叶芒娅许愿。半夜里，弗朗西斯科回来了，她扑到丈夫怀里，生命停止了——经受不住如此巨大的快乐。医生

也请来了，但为时已晚，她的心脏已经脱落。从此，库玛便和弗朗西斯科老人相依为命。

库玛常常参加雅纳依娜海神节仪式，认识了海堤男巫安塞尔摩（据说他和大海女神有同样的法力），认识了后来乘一条轮船出走的黑人奇科·特里斯特萨。奇科逃离家乡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库玛不只一次看到他站在码头上眺望万物的尽头，眺望天水相连的虚幻的蓝色线条。奇科向往的地方肯定非常遥远，无边无际，直到今天他还在寻找。他迟早会回来的，因为他是这个港口的水手，应当死在家乡。况且，他一定要回来看望教会他认字、经常说起他的杜尔赛。归来以后，他会有很多故事可讲。人们，包括码头上最年长的老人在内，都坐在他周围，听他讲述饶有风趣的见闻。毫无疑问，他会回来的。轮船把自己港口的名字漆在船尾，刻在推进器的叶片上。同样，水手把自己码头的名字牢记在心里。有的人把码头的名字和心上人的名字一起纹在前胸上。有时候轮船在远离自己港口的海上沉没。同样，海员可能在远离自己码头的地方丧生。但是，他立刻就和叶芒娅回来。叶芒娅对每个海员的来历了如指掌。在重新见到亲人、看到家乡的月亮以后，才肯到陌生的地方四处漂流。奇科会回来的，库玛要从他那里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也要离家出走。海上的大路在召唤他。

在童年生活的全部记忆当中，经常萦绕在心头的莫过于奇科·特里斯特萨乘轮船猝然出走。库玛迟早要走同一条路。

童年的夜晚，平底单桅船拴在小码头上，他曾多次躺在后船板上沉思。一边，巨大的城市万家灯火，顺着山势缓缓而上，教堂钟声阵阵，夹杂着欢快的音乐、人们的笑声和汽车的笛声。起重机上的灯光上上下下，象个硕大无朋的玩具。另一边，是大海、月亮和星星，闪闪烁烁。大海传来的乐曲凄婉悲怆，更能拨动人的心弦。平底单桅船和独木舟来去无声，鱼儿，在水下漫游。喧

闹的市区实际上要安静得多。那里有漂亮的女人、电影院、剧场和许多许多人，而这一切大海都一无所有。大海的乐曲唱的是死亡和毁灭的爱情。城市里，没有奥秘，万物都象灯光一样清晰可见。海上，一切都象星光一样虚幻缥缈，深不可测。城市里，街巷纵横交错，路面平坦。海上，只有一条道路，摇晃颠簸，凶险四伏。城市里的道路已经年深日久，而海上的道路每天都在开拓，每次起程都是探险。陆地上没有叶芒娅，没有海神雅纳依娜的节日，没有凄婉的乐曲。陆地上的乐曲，陆地上的生活，从没有吸引过库玛的心。在码头上，没有听说过水手的儿子向往城市里平静的生活的故事。倘若有谁把这类故事讲给缝补船帆的老人听，他们准会茫然不解，继而放声大笑。当然，有人向往通过海路到别的陆地上去，这类事会有，但要说丢弃平底单桅船到陆地上生活，那只能是酒后的笑谈。

库玛从来没有为陆地动过心，那里没有风险，没有令他神往的海路。宽阔而摇晃颠簸的海路将把他送往远方，让他找到所缺少的东西——爱情、死神。还有些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命运在大海。

就在这样一个夜晚，母亲来了。谁也不曾提到过她，而她又来自陆地。陆地上的人是与海上的女人截然不同的，与他也毫无共同之处，而是象个他所期待的妓女。她带给库玛的只有痛苦，幸好再没有回来。以后，陆地上别的女人曾到过他的平底单桅船上，先是些为挣钱而来的妓女，接着是住在码头附近的黑白混血或者黑人姑娘，她们看库玛身强力壮，知道与他交媾惬意得很。头一类女人象他的母亲，散发着她身上那种香味，说起话来也象她，只是不会象她那天夜里一样微笑。母亲笑起来象码头上的女人们对儿女微笑一样。她是一半母亲，一半妓女，让库玛心里越发难受。

她再也没有回来过，已流落到别的港口，找别的男人去了。夜里，最后一个男人离去，孤身一人的时候，谁知道她会不会想念平底单桅船上那个找不到一句话对她讲的儿子呢？谁知道她会不会爱失去的儿子爱得心碎呢？乐曲声从海上来，穿过古城堡，穿过独木舟和平底单桅船，述说着爱情。库玛忘记了一切，陶醉于甜美的曲调之中。

他短暂的童年几乎没有欢乐，不过，早在孩童时代便开始考验自身的气力。手上那道长长的伤痕就是十四岁那年一场殴斗留下的印记。对方是雅克斯、鲁道夫、威斯果和“小手”马内卡，而他这边只有卢菲诺。争吵的原因荒唐透顶，只因为“小手”马内卡偷看了卢菲诺的妹妹——一个刚过十岁的黑人小女孩——的大腿。他正和卢菲诺闲聊，玛丽科达哭着跑过来：

“他偷偷看我裙子下边。”

卢菲诺去找“小手”。库玛不是在这种时候丢下朋友不管的人，再说码头上的规矩也不允许那样行事。两个人碰见四个家伙时，他们还在笑。卢菲诺不善于争吵和咒骂，立刻动了手。太阳把沙滩烤得火一样烫，几个人拳打脚踢，滚成一团。卢菲诺当头一拳，把“小手”马内卡——他的一只手有残疾——打翻在地。即使这样，还是两个对三个。正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凶恨的鲁道夫抽出短刀。卢菲诺下颌挨了一刀。库玛赶过去助战，鲁道夫朝他脸上刺来，他不得不用手拨开刀刃。对方虽说是三个人，还有武器在手，却吓得狼狈逃窜。黑人卢菲诺擦了擦脸上的鲜血，发誓说：

“一定和鲁道夫这小子算清这笔账，迟早要教训他。”

库玛没有吱声。他尊重码头上的规矩，除非对方人数众多，绝不允许抽出短刀。在他眼里，不遵守码头规矩的人一文不值。

一个星期之后，人们发现鲁道夫直挺挺地躺在沙滩上，脸上开了花，身上没有短刀，裤子也不见了。卢菲诺实践了诺言。

他从上学的时候起就喜欢卢菲诺。这个黑人没有父亲，由母亲抚养，没有在学校呆多久，并且常常用笔尖和蓝墨水为同学们在身上纹船锚和心的图形。他所学的知识几乎等于零。杜尔赛小姐斥责他，而他眯着驯顺的眼睛微笑，露出两排宽宽的牙齿，逗得杜尔赛小姐也跟着笑起来。他中途辍学，为的是供养母亲和妹妹。那双巨人的臂膀几乎为所有独木舟船老大都效过力。他开船胆量过人，整个码头上没有谁比他更相信叶芒娅。有一天，他会有一条自己的独木舟，因为在海神节上曾乞求过埃奥卡公主（黑人们这样称呼叶芒娅），还送去一瓶香水，让她的头发永远飘香。埃奥卡公主会给他一条独木舟。因为他在海神节上热情最高，说不定有一天会成为坎东伯莱教的战神。黑人卢菲诺爱笑，也爱喝酒，唱起歌来声音低沉，却能使别的歌手屏息静听。

鲁道夫不象个当地的男子汉。早年他父亲来到这里，开了一爿铺子，很快倒闭了，不过没有离开码头，在市场上弄到一间小小的门脸，卖点杂货。后来，生下了鲁道夫。这个漂亮的白人孩子头发光滑，总是打着发蜡。长大以后，丢下了父亲给他购置的平底单桅船，离开了大海，行踪不定，神出鬼没。有时候回到家乡，钱包鼓鼓，请大家喝酒，在“星星灯塔”酒馆惹是生非。还有时一贫如洗，伸手借十枚镍币，靠别人付钱喝上几杯。码头上，人们对他存有戒心，说他“不是个好东西”。

雅克斯和库玛一样，是在平底单桅船上长大的。他结了婚，不久便和父亲一起死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丢下了怀孕的妻子。“小手”马内卡还在船上，虽说一只手残废，但有一身出类拔萃的驾船本领，甚至码头上年纪最大而又永远年轻的船老大曼努埃尔也敬他几分。

这些就是他儿时的朋友们。当年在码头玩耍的许多孩子，现在都在平底单桅船上。对于生活，他们不抱什么奢望，只求在风浪里闯荡，有一条自己的平底单桅船，在"星星灯塔"酒馆里喝上几杯，生个继承父业的儿子，最后跟叶芒娅远走高飞。正如最美好的夜晚码头上所唱的歌儿一样：

"死在海里，心也甜蜜……"

杜尔赛小姐一天天苍老了，已经戴上了眼镜。她听着这歌声，知道他们将无所畏惧地死去，心里感到痛楚。她为这些人担心、怜惜。弗朗西斯科老人不再航行，脱离了狂风恶浪，留在码头上等待寿终正寝。老人也知道，他们将无所畏惧地死去，但与杜尔赛小姐截然相反，他羡慕他们。是啊，都说海上遇难的人们和叶芒娅一起漂洋过海，到无边的土地旅行，比最快的轮船还要快。这比起码头上猪狗不如的生活来有意义得多。

罗莎·巴尔梅兰的深情

码头上，黑白混血女人罗莎·巴尔梅兰是个动听的名字。她的故事脍炙人口，弗朗西斯科老人能讲出的不计其数。罗莎·巴尔梅兰已经载入六行颂诗，连腹地的盲人歌手也颂扬她的壮举。码头上熟识的男人们喜爱她，对她有求必应。在罗莎·巴尔梅兰跟前，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撒野逞能。

在平底单桅船不出海的夜晚，弗朗西斯科打开了话匣子。当然，老人往往顺口添枝加叶，杜撰情节。任凭他如何随意编造，

也讲不完罗莎·巴尔梅兰的全部身世。世界上没有一个说书人(最好的说书人在巴伊亚的码头边)能讲全罗莎·巴尔梅兰的赫赫战功。请听，弗朗西斯科老人拨动琴弦，唱了起来：

“罗莎裙边有短刀一把，
罗莎·巴尔梅兰，匕首就在胸前，
罗莎·巴尔梅兰，不怕拳手的绝招，
她耳环摆动，体态优美、轻盈。”

啊，若非优美的身段，也许一事无成。她闻名遐迩，家喻户晓，所有水手都敬若神明。人人怕她裙边的短刀、胸前的匕首、紧攥的拳头。罗莎·巴尔梅兰的姿色更让他们胆战心惊。她虚虚实实，真情上蒙着假象，假象里掩着真情。水手跟在后面，沙滩松软，海上月亮正圆。码头上有人歌唱，美丽的夜晚，正好交欢。她扭动身子，仿佛是水手走向大海，走向等待他们的海滩。水手懵懵懂懂，跟在后边。要是她不喜欢你，要是她今夜无意交欢，可怜的水手要面临灾难——罗莎裙子上有短刀一把，匕首就在胸前。她曾狠揍过六名士兵、无数男人；她曾二十次被捕，豆蔻年华已去，而勇猛不减当年。

弗朗西斯科老人接着唱道：

“圣·约翰节的夜里，
罗莎痛打六名大兵。
他们向警察署长求救，
署长胆怯，不肯前行。

警察开来了，

她拔出匕首。

好一个死亡之夜，

直打得天昏地暗，鬼泣神惊。”

她揍过无数男人，打得警察抱头鼠窜，真不愧为浑身是胆的美人。弗朗西斯科老人歌唱罗莎·巴尔梅兰的英雄业绩，博得人们一片欢呼：

“传下命令：‘捉拿巴尔梅兰，

不管是死是活……’

她抽出短刀，

警察争相逃命……”

人们听着，欢呼着，其中库玛最为热心。他并不记得罗莎·巴尔梅兰。好多年前，她就离开这个港口，先是走遍了雷孔卡沃，接着去了本州南方，和一位上校相好了一段时间，后来狠狠揍了他一顿便消失在这无边的世界里。有一天她又路过巴伊亚，不过谁也没有发现。她乘一艘轮船而来，换乘另一艘轮船而去。都说她不显苍老，和原来一模一样。那朵花儿（一朵刺玫瑰）依然缀在上衣的前襟。她毕竟又走了，只留下夜晚歌唱的六行诗，只留下一个个故事让人们在麦尔卡多一带树荫下传颂。她身段优美，当年姿色丝毫不减。搂抱着男人的时候，她是首屈一指的女人、清香四溢的玫瑰花。男人一旦和她情投意合，一次交媾之后便欲罢不能——但愿罗莎只属于他一个人。弗朗西斯科老人这样唱道：

“白天，她顶天立地，

勇猛无比；

夜里，却完全不同，

对男人柔情蜜意……"

码头上的男人们都记得罗莎·巴尔梅兰的相貌，其中有几个，比如布里热多·隆达，曾经和她有过衾枕之欢。几乎人人都见过罗莎·巴尔梅兰殴斗的场面，理所当然地爱听赞颂她的六行诗，爱听她的传奇故事。罗莎·巴尔梅兰在哪里呢，她生在码头上，不爱在同一地点久留，总是到处闯荡。谁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哪里。她所到之处，波澜顿起，因为她裙子上有短刀，胸前有匕首因为她长得身段优美。

一天夜里，她从一艘来自里约热内卢的轮船的三等舱里走出来。侍者接过行李，免费把她送到"星星灯塔"酒馆的一个房间。罗莎·巴尔梅兰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五分钟以后，便传遍了整个码头：她还是原来的模样，没有苍老。罗莎·巴尔梅兰身段还那么漂亮，颂歌仍可以唱下去。当天晚上，没有一只平底单桅船出海，砖瓦、柑橘、菠萝和萨菩提果只能留待第二天上午装船。多年不见，罗莎·巴尔梅兰终于回来了。巴伊亚公司一条船上的海员们统统跑到"星星灯塔"酒馆，独木舟船老大们也赶来了，弗朗西斯科老人领来了库玛。

酒馆大厅里觥筹交错，热闹非凡。一盏红灯照着一张图画，上面一座灯塔放射出似有若无的光亮。罗莎·巴尔梅兰坐在柜台上，手中端着酒杯，张开双臂，放声大笑。看见弗朗西斯科走进来，她纵身跳下柜台，搂住他的脖子：

"弗朗西斯科，你这个老家伙……弗朗西斯科，老家伙……都说老瓦罐摔不碎。"

"所以说嘛，咱们俩都还活着。"

她一面摇晃着弗朗西斯科老人，一面笑着说：

“你没有留在海底吗，嗯，老倒霉鬼？谁说……”

她打量打量库玛：

“这个小家伙是谁？长得象你。”

“是我的侄子库麦尔辛多，人们都叫他库玛。你见他的时候还是个孩子。”

她沉思片刻，笑了：

“弗列德里科的儿子？孩子，过来搂搂这把老骨头……你爸爸是个英气逼人的男子汉。”

“那是我的弟弟，”弗朗西斯科笑着说。

“弟兄两个一点也不象。他可不象你，瞧你一张死鱼脸。”

人们都笑了。罗莎·巴尔梅兰名不虚传，妙趣横生，说起话来指手划脚，象个男人，酒量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弗朗西斯科拍拍手说：

“伙计们，喝吧，庆贺老妖婆回来……这轮酒钱由我付。”

“下一轮我来付”曼努埃尔大声说。这时候，他还没有和玛丽娅·克腊拉结婚。

人们坐下来，杯中酒一饮而尽。“星星灯塔”酒馆老板巴宝先生一边提着瓶子跑过来跑过去给顾客们斟苦艾混合酒，一边计算着喝下的杯数。罗莎·巴尔梅兰坐到屋子一角库玛的小桌子旁边。库玛看着她，她身材确实漂亮，隆起的臀部象平底单桅船头一样摇摇摆摆。她喝口酒，做了个鬼脸：

“我认识你爸爸，可是我还不算老。”

库玛望着她的眼睛笑了。六行颂诗里为什么不提她那双绿得象海底的石头一样深沉的眼睛呢？它们象大海一样深，一样绿，比匕首、短刀、漂亮的身段和平底单桅船似的屁股更令人震惊。谁知道，它们会不会和风平浪静的深夜的大海颜色一样，蓝色、绿色、铅色变幻不定呢？

“我也见过我父亲弗列德里科，我今年二十岁。”

“我当时也不是孩子了……可是不知道把弗列德里科的裤子尿湿过多少次。看见你就想起他。”

现在轮到曼努埃尔付酒钱了。他朝罗莎·巴尔梅兰贼：

“该我付钱了，鬼女人。”

她转过身来：

“我没有资格付吗？”

“你成了老太婆了，罗莎。”弗朗西斯科笑着说。

“住嘴，翻了的独木舟！这类事你不懂。”

“说得好，罗莎，你还能让男人们神魂颠倒呢！”塞维利亚诺马上表示赞成。

罗莎·巴尔梅兰对库玛说：

“我真的象你伯伯说的，是个老太婆吗？”

她笑了，死死盯着库玛的眼睛深处。她的眼睛里也有把匕首。

“哪里话……见了你，没有人不动心。”

罗莎·巴尔梅兰的眼睛笑了。既然码头上沙滩柔软，暖风阵阵，为什么要呆在酒馆呢？罗莎·巴尔梅兰的眼睛和大海的颜色一模一样。

可是，现在罗莎·巴尔梅兰不属于某一个男人，而是属于码头上所有的男人。他们急于知道，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她在外地到底干了些什么，到过哪些地方，和什么人殴斗过，蹲过哪些监狱。人们七嘴八舌地嚷起来，催她快点讲。

“我只对你们说一件事……靠上帝保佑，我走遍了世界，去的地方多得记不清，见过大城市，大得能容下十个巴伊亚。”

“你到过里约热内卢吗？”

“去过三次……我刚从那里来。”

“真的漂亮吗?”

“美极了……灯光和人群，多得吓人。”

“有许多大轮船吗?”

“条条都大得进不来这里。有几条船头在码头，船尾能到防波堤。”

“那不太大了吗?”

“你没见到过吧，我可是亲眼看见的。只消问问真正的水手就明白了。莫非你以为独木舟船老大也算得上水手?”

曼努埃尔插嘴说：

“我也听人讲过……还以为是胡说八道呢。”

“你没在那里咬过男人吗,罗莎?”弗朗西斯科问。

“那里的男人算不上男人，不值得咬。我住在山坡区，你们想不到我在那一带多么受人敬重。有一回在舞厅里有个小子想在我跟前穿过去。我把手一扬，象铁锚一样抓住他的脖颈。他翻船了，来了个倒栽葱,只听得一片笑声……”

现在，人们心满意足了。外边，在里约热内卢，在别的地方，她大显身手。罗莎看了库玛一眼：

“连他们都说：巴伊亚的女人尚且这样，男人们该多么厉害?”

“你扬名了，嗯，罗莎?”

“一个邻居,不知道中了什么邪，竟然要趴到我身上来。当时我正和一个跳桑巴舞的黑白混血儿打得火热，没有理会他。一天晚上，他钻到我房子里，盯着我的床，花言巧语说个不停，后来干脆扑到床上。我对他说：‘伙计，拔锚滚吧！他可好，象进了自己的港口一样，硬是赖着不肯离去，睁圆了眼睛盯着我。我告诉他，我的男人就要来了……他却说不怕男人。我问他，那么你怕不怕女人呢?他说只怕巫婆。说完,继续睁大眼睛盯着我。我说，

你最好走开，可是他横竖不肯，并且动手脱裤子了。这下子我可火了 你知道吗？"

大家都笑了，已经预感到结局了。

"结果怎么样？"

"我抓住他的脖子，扔到门外。他趴在地上，还傻乎乎地往里瞧呢。"

"干得好，黑女人。"

"你们还没有听完呢。我也以为事情到这儿就算了结了。可是，还早着呢！过了一会儿，我的男人来了。既然对那个家伙的火也发了，我就没有提这件事。谁想到，那家伙带着六、七个人闯进来。我的黑白混血男人干得不赖，好一场厮打……那些人呀，一群可怜虫，本想只把儒卡揍一顿，然后把我抓走。我看事情要糟，一个家伙的脸上早已经开了花。一不做二不休，我手拿短刀，东挡西杀，好一场血战，简直象用匕首捕鱼！我正想住手，警察已经到了门口。我们统统被带到区里去了。"

"这么说你蹲过里约热内卢的监狱了？"

"蹲个屁！到了区里，我把事情从头到尾对署长讲了一遍，说我罗莎·巴尔梅兰从不吃哑巴亏。警察博士是巴伊亚人，他笑了笑，说他认识我，要放我回去。我说，要放连儒卡一块儿放。他答应了，那些人统统给留下了。有一个浑身是伤，送到医院去抢救。"

"你运气好，碰上了巴伊亚警长！"

"可是，我再找儒卡的时候，哪还能找得到？吓跑了。"

水手们笑了，酒杯一下子全空了，曼努埃尔赶紧付钱。谁说罗莎是老太婆！库玛死死盯着她。她是六行颂诗里的英雄，打架斗殴的行家。可是，她身段漂亮，眼睛深不可测。

罗莎·巴尔梅兰对库玛说：

"我从来不跟我喜欢的男人打……你随便问问他们当中谁都

行。”

她没有在库玛的眼睛里看出恐惧。

人们陆续从酒馆出来，天色已经很晚。弗朗西斯科老人走了，连曼努埃尔也等得不耐烦了。巴宝先生问罗莎·巴尔梅兰：

“还不歇息吗？”

“我到外面看看。”

好久以来，她没有和男人在这一带沙滩上交媾过。很多人以为她只会打斗，以为她的生活就是惹是生非，刀光剑影。如果勇敢的男人变成天上的星星，她迟早也会在他们当中闪烁。对罗莎来说，生活并非仅仅是打架斗殴。与打斗、酗酒、谈天相比，她更爱躺在沙滩上，顺从地躺在库玛的双臂间，搂着他的头，娇媚地望着他，成为女人，成为真正的女人。她的眼睛象大海一样深邃，象海水一样变幻无穷。夜里，在沙滩上，她的眼睛是绿色的，是爱情的绿色。风平浪静的白天，它们变成蓝色。而平静预示着风暴即将降临的时候，它们会变成铅灰色。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她的手，那双弄匕首耍短刀的手，现在也柔软、甜蜜，轻轻托着库玛的头。她的嘴，那张吐惯污言秽语的嘴，现在温情脉脉地笑了。没有一个男人曾满足过她的性欲。人人都怕她，怕她的匕首，怕她的短刀，怕她标致的身段，以为她稍不满意就收起标致的身段，亮出匕首和短刀。从来没有哪个男人放心大胆地和她交欢过，她也从来没有见过象库玛那样清澈的眼睛。库玛爱她，而且不怕她。即使那些不顾短刀匕首、敢于看她漂亮身段的男人们也不曾看过她的眼睛，不曾发现这双大海一样的眼睛里的脉脉温情，不曾发现这双女人的眼睛里充满爱情的欲火。然而，库玛看见了，看明白了，所以罗莎·巴尔梅兰抚摩着他的头发，唇边露出微笑，浑身一阵颤抖。

第三天夜里。“勇士号”在巴拉瓜苏河面上滑行。船舱里散发出水果的香味。风吹着平底单桅船，河水平静得用不着掌舵。天空、海上，星星闪闪烁烁。叶芒娅来赏月了，把头发铺散在静静的水面。

罗莎·巴尔梅兰（裙子上有短刀，胸前有匕首）凑到库玛耳边：

“你会笑话我，说我傻……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想要什么？”

她望着河水，想笑一笑，却不好意思：

“真的，我想要个儿子，要个由我生养的儿子……你别笑话。”

她毫不害羞地任泪水流出眼眶，滴在胸前的匕首上，滴在裙边的短刀上。

规　矩

渔船都返回码头，有几只刚刚撒网，所获尚不够自家食用。卢菲诺驾着独木舟从海湾回来了。已经起锚升帆的平底单桅船又重新抛锚落帆。天是湛蓝的，海是平静的，阳光灿烂，灿烂得耀眼。虽然如此，渔船全都返航了。卢菲诺把独木舟开进莱尼亚港。海水的颜色在变，从蓝色变成了铅灰色。塞维利亚诺——一个坚强刚毅的独木舟船老大——朝平底单桅船码头走去。单桅船都没有出海，有几个人穿过市场，到城里去了，不过大部分人都留在原地，因为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阳光灿烂，大海沉静，表面看来，似乎太平无事了。

塞维利亚诺走过去，冲着曼努埃尔和库玛说：

“今天有热闹可瞧。”

“只有疯子才肯出海。”

各自抽起烟斗。“现代商场”里，人们进进出出。太阳照着路上的石子，光亮刺眼。一家窗户外面，女人在晾晒床单。海员高高地爬上船体，刷洗船壳。一阵风吹来，沙末飞舞。塞维利亚诺问：

“海上还有很多人吗？”

曼努埃尔环顾四周：一只只平底单桅船在细浪上轻轻摇荡。

“据我所知，没有……就是有人在海上，也早躲到伊塔巴利卡或者马尔格朗德去了。”

“这种时候，千万别有人留在海上。”

人越聚越多，弗朗西斯科也来了：

“小若奥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淹死的。”

谁都知道，小若奥是全码头区最熟练的平底单桅船船老大，闻名遐迩，连贝内多、卡拉维拉斯和阿拉卡茹一带的人谈起他都满怀敬意。他的船开得最远，并且不怕风狂浪恶。有一回被请去当领航员，在暴风雨的夜里把大轮船带进港口。都说不管风暴多么凶猛，他都敢驾船出海，在浪尖上跳跃嬉戏，找到轮船，带它躲过险滩，安全进港抛锚。

也是这样一个平静的夜晚，只是海水呈古铜色。他又冒险出海了。一艘轮船头一次来巴伊亚，航路不熟。小若奥再没有回来。政府曾给她的妻子发放抚恤救济金，但不久就借口经济原因停止了。今天，小若奥留在码头上的仅仅是名声。

弗朗西斯科认识小若奥。关于他的故事，老人已经讲过几百遍，然而，人们仍然满怀敬意屏息静听。据说小若奥常常在暴风雨的夜里显像，不少人亲眼见过他驾平底单桅船劈波斩浪，在大

海里寻找——直到今天还在寻找失踪的轮船，不把它带进港口不肯停歇，不把它带进港口不肯跟叶芒娅到无边的土地遨游。

今天夜里他该显像了。风声呼啸，房舍颤抖，夜色笼罩码头，他要来为失踪的轮船寻找进港的航道，在平底单桅船上飘忽而过，让在海上的人们毛骨悚然。

一艘平底单桅船靠近码头。风吹得太猛，帆张到最大限度，船行艰难。

“是沙韦埃尔来了。”

“对，正是‘甘蔗渣号’。”

平底单桅船越来越近，船体上的黑字“甘蔗渣”已经清晰可见。

“从来没有见过有谁给船起这么难听的名字，”曼努埃尔说。

“他有他的原因嘛，”弗朗西斯科打断他的话，“谁了解别人的生活呢？”

“我没别的意思，只是随便说说。”

风，越吹越猛；海，失去了平静。远处，传来无情的呼啸。码头上，人们渐渐离去。沙韦埃尔拴好船凑过来：

“事情要糟。”

“海上有很多人吗？”

“我只碰见了欧托尼尔，当时他离马腊古日贝很近。”

大海上巨浪翻腾，平底单桅船和独木舟上下晃动。曼努埃尔转过脸对沙韦埃尔说：

“不知道该不该问，老兄，你为什么给船起了个这么怪里怪气的名字？”

沙韦埃尔是个身体粗壮的黑白混血儿，头发挺直。他把脸一沉说：

“人嘛……都干蠢事，对吧？”

暴风雨笼罩了城市，封锁了大海。市场附近不见人影，只有

他们一伙没有离去。雨水沿着油布雨衣往下流。风声震耳欲聋，他们不得不提高嗓门。曼努埃尔大声喊：

“你刚才说什么?”

“想知道吗？为了女人……好久好久以前啦，在南方，在别的海岸。胡闹，不值得，懂吗？女人的事谁也猜不透。她为什么叫我‘甘蔗渣’呢，只有她知道，可是她从来不说，光是笑呀，笑呀……笑得叫人发疯，是啊。”

风吹走了他的话，人们为了听清，不得不弯下身子。沙韦埃尔压低了声音：

“她叫我‘甘蔗渣’……为什么，我不知道。每次问她，她总是笑……于是，我的船就起名叫‘甘蔗渣’。”

别人没有理由大惊小怪。他显出很恼火的样子喊：

“你们从来没有爱上过女人，那就不知道什么叫倒霉……我宁愿经受一千次象今天这样的风暴——请上帝饶恕我——也不想有个薄情的女人，整天价笑的女人……她叫我‘甘蔗渣’，鬼才知道为什么。她为什么走呢？我没有做对不起她的事。有一天我回来，发现她不见了，东西都留下了……我还到海里找过，可能淹死了……怎么样，去喝几杯?”

“星星灯塔”酒馆传出罗莎·巴尔梅兰的歌声，风翻搅着海滩。沙韦埃尔一边走一边说：

“不值得……可我总是忘不掉她……就给船起名叫‘甘蔗渣’。她叫我‘甘蔗渣’，临走前不久还说过要给我生个儿子……竟然肚里怀着孩子走了。”

“有一天她会回来。”库玛安慰说。

“孩子，你往后也会碰上……要是回来，我就把她打个稀巴烂。”

“你为船起的名字……我想……”

“要是不把她打烂，我就没有脸面在这里呆下去。”

沙韦埃尔还说了一些话，都被风吹走了。罗莎·巴尔梅兰的歌声也消失了，四处一片黑暗。走到“星星灯塔”酒馆大厅才又听到有人说话。

一个身穿大衣的男人对巴宝先生高声喊叫：

“我原以为还有男子汉……谁知道都是些胆小鬼。”

大厅空空的，只有罗莎·巴尔梅兰在听他喊叫。巴宝先生摊开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抱歉的话才好：

“可……这风暴可不是好玩的，戈多弗雷多先生。”

“都是些怕死鬼。码头上有勇气的男子汉死绝了。象小若奥一样有种的哪儿还有？”

他们走近一看，大发雷霆的原来是巴伊亚轮船公司的戈多弗雷多先生。

“出了什么事呀，戈多弗雷多先生？”曼努埃尔问了一声。

“出了什么事？难道你还不知道？‘卡纳威耶拉斯号’在外面，进不了港。”

“船长呢，不识航道？”

“识他娘的脸！……是个英国人，头一次来。我在找人领航……”说着愤怒地吐口唾沫，“谁想得到，有胆量的船老大都死光了。”

沙韦埃尔朝前迈了一步，弗朗西斯科以为他要自报奋勇，拉了拉他的雨衣：

“先生刚才说到小若奥？他挣到了什么呢？在地狱里也放不下心，经常来吓唬我们。他挣到了什么？给了一个月的钱，无非是装装样子，马上就停了……难道要当有种的男子汉就非去送死不可。”

“轮船上有整家整家的人。”

“我们也都有家嘛……挣多少……”

戈多弗雷多先生转过脸：

“谁想去，公司给二百米尔瑞斯①。”

“人命挺便宜，嗯？”沙韦埃说着坐下来，要了一杯酒。

罗莎·巴尔梅兰放声大笑：

“你老婆在船上吗，戈多？要么是情妇？”

“住嘴，女人！你不知道轮船坐得满满的？”

码头上的人们不喜欢戈多弗雷多先生。他本来是巴伊亚公司一艘船上的见习水手，不知怎么就当上了船长。当船长他很不在行，迫害海员倒是有一套。自从有一次他几乎让“玛腊乌号”沉在伊列乌斯海面，公司便给了他个办公室的好差事。在迫害船老大和搬运工上，他总是不遗余力。

“轮船上坐得满满的。码头的人们都到哪儿去了？从前，绝不会有这类让轮船迷路的事。”

“‘卡纳威耶拉斯号’上有先生的什么人吗？”

他看了弗朗西斯科一眼：

“我知道你们恨我，”说到这里，微微一笑，“难道只有为了我家的什么人才肯求你们吗？我不是在求你们，不是！我付钱，谁愿意去，二百米尔瑞斯。”

又有一些人走进酒馆，戈多弗雷多把条件重复了一遍。他们狐疑地看了看他。沙韦埃尔正在一张桌子上喝酒，说：

“这儿谁也不想自杀，戈多弗雷多先生。还是让英国人自己想办法吧。”

库玛问道：

“为什么你们不派条拖船呢？”

---

①即一千个瑞斯

戈多弗雷多先生打个冷战：

“是啊，他们本该派一条……可是公司说花费太大……我现在要找个真正勇敢的男子汉，公司出二百米尔瑞斯。”

风摇撼着“星星灯塔”酒馆的门窗，人们头一次听见了轮船求救的汽笛声。戈多弗雷多（穿着那件肥大的外衣，显得个子非常矮小）举起双臂，以近乎亲切的语调对人们说：

“再加上一百米尔瑞斯，我掏腰包……我发誓，谁要去，一定保证……”

人们都很吃惊，然而谁也没有动一动身子。戈多弗雷多先生转向罗莎·巴尔梅兰：

“罗莎，你是个女人，可是比许多男人还有胆量……喂，罗莎，我的两个儿子在船上，到伊列乌斯去度假……你从来没有生过儿子吗？罗莎？”

弗朗西斯科在库玛耳边小声说：

“说对了，船上有他家的人。”

戈多弗雷多把手伸向罗莎。现在他那副模样显得格外滑稽可笑，短墩墩的个子，穿一件豪华的外衣，表情痛苦，声音沉重：

“替我求求他们吧，罗莎……我出二百米尔瑞斯……我保证他一辈子……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我……可是，我的儿子……”

“你的儿子。”罗莎·巴尔梅兰望了望黑沉沉的天空。

戈多弗雷多坐到一张桌子旁边，用细嫩的双手支着头，肩膀上下颤抖，象海上的平底单桅船。

“他哭了，”曼努埃尔说。

不等罗莎·巴尔梅兰站起身，库玛已经走到戈多弗雷多旁边：

“好吧，我去。”

弗朗西斯科老人笑了。他看了看手臂上纹着的弟弟和平底单桅船的名字后说：“还有地方，容得下库玛的名字。”沙韦埃尔放下

酒杯：

"他疯了……没有用……"

库玛消失在黑暗中。罗莎·巴尔梅兰眼里闪出爱的火花。戈多弗雷多举起手：

"带回我的儿子来……

他消失在已经降临的夜色里。帆升起来，平底单桅船逆风行驶。还能看得见把他送到码头的幢幢人影。罗莎·巴尔梅兰和弗朗西斯科老人频频招手。沙韦埃尔大声喊：

"替我问候雅纳依娜。"

曼努埃尔转过脸，狠狠地说：

"绝不该说一个人要去死。"

他抬起头，望着在铅灰色的海上越来越远的平底单桅船：

"还是个孩子。"

天上没有星星，也不见月亮；海上听不到歌声，当然也不会有爱情。波涛汹涌，一浪压过一浪。在海湾以内，防波堤里头尚且如此，而外面呢？港湾进口以外，大海无拘无束，会是什么样子呢？

"勇士号"艰难地离开码头。库玛睁大眼睛朝前望去，大海漆黑一片。这块海面是逆风，行船格外吃力，然后会顺着狂风，象脱缰的野马没命地奔驰。今夜的大海不是平底单桅船和独木舟的大海，它属于巨型轮船。

库玛还看得见码头上的人影。那个挥动手臂的是罗莎·巴尔梅兰，是他见过的最勇敢、最甜蜜的女人。库玛只有二十岁，可是已经尝过好几个女人的滋味。在他的怀里，没有一个能比得上罗莎·巴尔梅兰情意缠绵。大海呈铅灰色，一条鱼跃出浪尖。对他来说，暴风雨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能妨碍渔民撒网。平底单

桅船渐渐穿出码头区，防波堤就在附近。风围着古城堡狂奔，钻进年久失修的窗户，戏弄着废弃的古炮。库玛已经看不到码头上的人影。也许罗莎·巴尔梅兰在哭泣。她不是爱哭的女人，只不过想生个儿子，却没有想到为时已晚。她把库玛当成情夫，又看成儿子。在这死亡的时刻为什么又偏偏想起了离去的母亲？库玛不愿意想到她。在交媾中，罗莎·巴尔梅兰有点象母亲。她年纪不小了，抚摩库玛象是在抚摩儿子。好几次，她忘却了疯狂的欲望，用母爱的嘴唇轻轻地吻他。平底单桅船在浪尖上跳跃，艰难地前进，似乎与防波堤一直保持着原有的距离——近在眼前，又远不可及。库玛扯下湿淋淋的汗衫。一个巨浪越船而过。防波堤外又怎么样呢？罗莎·巴尔梅兰想生个儿子。她厌倦了，厌倦了打士兵、蹲监狱、裙子上带短刀、胸前带匕首的生活。她想生个儿子，抚摩他，为他唱摇篮曲。有一次，库玛在她怀里睡着了，她唱起来：

"睡吧，小宝贝，
鬼来了……"

罗莎·巴尔梅兰忘记了他是情夫，把他当成儿子搂在怀里抚爱。也许正是这种举动惹恼了叶芒娅。只有雅纳依娜才能既是母亲又是妻子。她是码头上所有男人的妻子，所有女人的保护神。现在，罗莎·巴尔梅兰要向她许愿，乞求她让库玛活着回来。或许她会以裙子上的短刀、胸前的匕首许愿（为了爱情，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呢？）。又一个巨浪打过平底单桅船。"看起来，"库玛心里想，"看起来真的难以生还了。"他的日子来到了，不过，他并不害怕。这个日子比预想的来得早了一点，但迟早总会到来，无法逃脱。唯一的遗憾是还没有享用过一个他那天晚上向雅纳依娜乞求

的女人，这女人该给他生个儿子，让儿子继承他的平底单桅船，听弗朗西斯科讲故事。还有，跑遍其他港口的愿望没有实现，未能象奇科·特里斯特萨那样穿过别的海洋，见识无边的土地。现在他要走了，跟叶芒娅——独木舟的船老大的雅纳依娜太太，黑人的埃奥卡公主——一起在水下走了。她也许把库玛带到埃奥卡的土地，那里也是库玛的土地，所有水手的土地，是雅纳依娜公主的王国。啊，埃奥卡的土地，在月光明亮的夜晚，叶芒娅就来自那天水相连的远方。

防波堤在哪儿？为什么船总是开不到呢？库玛紧握船舵，也难以保持船头顶风。船在古城堡石矶边通过。港湾口之外，轮船正鸣笛呼救。疾风送来满满一船人的叫喊声。库玛并非为了钱才驾"勇士号"出海，连他本人也不甚明白来与暴风雨为伍究竟为了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不是为了钱。二百米尔瑞斯，如果戈多弗雷多肯付答应下的那笔钱，还不止二百。这些钱用来干什么呢？给罗莎·巴尔梅兰买几件礼品，为弗朗西斯科添件衣服，也许能给"勇士号"换个船帆。可是，没有这些照样过得去，无须为二百米尔瑞斯送死。更不是因为"卡纳威耶拉斯号"上有戈多弗雷多的两个儿子，他象个被遗弃的孩子一样哭哭啼啼。不是因为这些，绝对不是。真正的原因是轮船发出凄惨的汽笛声请求救援，而按照码头上的规矩，海上有人求救，必须舍命前往。这样，叶芒娅会对他满意。若能生还，叶芒娅将送他一个所要的女人。库玛无法回答轮船的汽笛声。它就在港湾进口灯塔的光亮附近等待营救，船上的男人们在千方百计安慰儿童和女人。轮船迷失了方向，就在港口附近。正是为了它库玛才去的，因为每艘轮船，每条独木舟，每只平底单桅船，每块木板，总之，海上的一切都是码头的人们、叶芒娅臣民的祖国。他们并不知道，轮船的甲板、平底单桅船破烂的船帆都属于埃奥卡的国土，属于雅纳依娜公主的领地。

过了防波堤。一盏摇摇曳曳的桅灯出现在古城堡。一个幽灵似的东西在走动。库玛大声呼喊：

“热列米亚斯！喂，热列米亚斯！”

热列米亚斯出现了。灯光照着海水，在波浪上跳跃不止。热列米亚斯问：

“谁呀？”

“库玛。”

“你中邪了，孩子？”

“去接‘卡纳威耶拉斯号’，在港湾口外边。”

“不能让它明天进。”

“汽笛在求救。”

库玛过了防波堤，热列米亚斯提着灯，还在喊：

“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库玛紧握舵柄。热列米亚斯并不指望再见到他，不指望“勇士号”再次穿过防波堤。他永远不能为库玛歌唱了。夜里，是他唱着告诉人们：“死在海里，心里也甜蜜。”现在是顺风，船马上就要疯狂地奔驰。掉转船头的时候，差一点翻个底朝天。风拉着库玛飞跑，在他耳边嘶鸣，把海水泼到平底单桅船上，打湿了他的头发，扑灭了船上的桅灯。城里的灯火向后急驰。库玛紧紧抓住舵，整个身子向一方倾斜。好一场没有尽头的狂奔！风要把他拉向何方？雨，淋湿了全身，抽打着面颊。周围一片混沌，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卡纳威耶拉斯号”的汽笛声指示着方向。也许会在远离它的地方通过，也许会冲到伊塔巴利卡的石滩上，撞在礁石上。没有人敢来冒险。在他经过古城堡的时候，热列米亚斯也大为惊骇。热列米亚斯是个老兵，退役以后就象只老鼠独自住在废弃的城堡里，远离大炮，远离能唤起他对军营和武器的回忆的一切，按照命运的安排了此残生。同样，库玛也在遵照命运的安排

行事，他的命运就是平底单桅船。库玛在飞速奔跑，也许永远不能到达，明天人们要来寻找他的尸体。弗朗西斯科老人将把他的名字纹在手臂上，把他今夜的疯狂举动讲给码头上的人听。罗莎·巴尔梅兰会忘记他，去爱别的男人，还想生个儿子。尽管如此，他毕竟严守了码头上的规矩，他的故事将成为后世的楷模。

听不见轮船的笛声，城里的灯火几乎完全消失。虽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平底单桅船还是大大偏离了预定的航道，开进了外海，闯到伊塔巴利卡一带。他拚命扳着船舵，竭力确定方位。还要持续多久？还要飞奔几个小时？快快结束吧，不然就太晚了。既然注定找不到"卡纳威耶拉斯号"，为什么和叶芒娅相见的时刻又不马上到来呢？

死，他还太年轻，还想要个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年轻女人（就象他上学的时候杜尔赛小姐那样）。没有留下儿子。平底单桅船要粉身碎骨。他并不惧怕死亡，只是现在死还为时过早，想留下一个可供码头上传颂的故事以后再去死。现在死还为时过早，现在就跟雅纳依娜太太走还为时过早。他还没有成为坎东伯莱教的战神，还没有受到颂歌的赞扬，颈上还没有挂上绿色护身石坠。①

脖子上挂的是杜尔赛小姐送的奖章。听到他的死讯，杜尔赛小姐会难过的。她不理解他们的生活，不理解他们艰苦的、死神终日伴随左右的生活，而一心希望出现奇迹。有谁能知道奇迹是否到来。所以库玛才不想死去。奇迹降临的那一天，一切都会更美好，码头上不会再如此贫穷，没有人再为二百米尔瑞斯甘冒生命危险。

又回到正确的航道上，听得见轮船鸣笛呼救。一个巨浪把库玛打离了船舵，船随风猛烈地旋转。或许一切都已经完结，在这样的时刻没有亲人的名字可呼唤。不，死亡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

① 护身石坠：据坎东伯莱教教规，有战功者可成为战神，佩带绿色石坠。

因为“他的女人”还不曾露面。库玛没有惊慌失措。他先抓到船帮，进而重新握住舵柄。轮船已经隐约可见，只是平底单桅船的船头朝着相反的方向。这是一场与风力的较量，与海水的抗衡，与冻得颤栗不止的身体的搏斗。

船又开始狂奔。他咬紧牙关，毫不惧怕，只希望这一切快快结束。近了，更近了，轮船上灯光闪烁。大雨倾盆而下，风撕裂了船帆。已经靠近了“卡纳威耶拉斯号”的船身，他高声喊：

“梯子！”

海员们涌上甲板，扔下缆绳。库玛把缆绳捆在“勇士号”上。现在，另一场冒险开始了：从平底单桅船爬到轮船放下的摇摇晃晃的软梯上。库玛两次几乎失手——一旦掉下来就要被两条船挤成肉饼。

他笑了，成了落汤鸡。他幸福地笑了。码头上，此时此刻人们以为他已经死去，尸体在跟叶芒娅游荡。

他登上指挥台，英国人把轮船交到他手里，轮机手开动机器，司炉烧旺炉火，水手们各就其位。现在是库玛在指挥，是库玛在下达命令。只有这种时候，码头上的人才能当船长，而且要靠叶芒娅的神力。仅此一夜。明天，他驾“勇士号”经过的时候，英国人和戈多弗雷多先生不会再认识他库玛了。没有人称他为英雄。这些库玛都知道。他同样知道，事情一向如此，若非象杜尔赛小姐期望的那样真的出现奇迹，这条规矩永远不会改变。

两小时以后——暴风雨仍然覆盖着城市和大海——“卡纳威耶拉斯号”徐徐在码头靠岸。“勇士号”的船帆撕成碎片，船体被轮船撞穿，船舵折成几段。

码头上的人们都说，小若奥再没有显像，因为轮船已经进港了。从这一天起，库玛的故事在巴伊亚一带码头上传颂。

五个名字的叶芒娅

码头上，谁也不会仅有一个名字。每个人都有绰号，都有缩短或拉长了的名字。也许在名字上增加点能联想起一段经历、一场搏斗或一件风流韵事的东西。

叶芒娅——码头与平底单桅船的女主人、所有人生命的主宰——有五个名字。这五个甜蜜的名字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她叫叶芒娅，人们自古以来就这样称呼她。这是她真正的名字，意思是大海大洋的女主人。独木舟的船老大们称她为雅纳依娜太太。黑人是她最得意的宠儿，为她跳舞，最惧怕她，虔诚地称她为伊纳埃，在向她祈求的时候也尊称她埃奥卡公主，即天水相连的蓝线外面那些神秘土地的女王。然而，女人们，那些纯朴而勇敢的女人们——罗莎·巴尔梅兰、妓女们、已婚的妇女、待嫁的姑娘——叫她玛丽亚太太，因为这个名字好听，是一切称呼当中最悦耳、最尊敬的称呼，是她们送给海神的礼品，就如同把一箱香皂送到防波堤外的神石上一样。叶芒娅、雅纳依娜太太、玛丽亚太太、伊纳埃、埃奥卡公主——她是美人鱼，是水的母亲，是大海的女主人。她管辖大海，喜欢月亮，爱听黑人歌唱。晴朗的夜晚，她来赏月，听歌。叶芒娅节——海神节——年年都在防波堤上和蒙特·塞拉蒂教堂庆祝。节日里，人们呼叫她的五个名字，送给她种种头衔，赠她件件礼物，为她尽情歌唱。

大洋非常大，大海是无尽头的路，水面大大超过世界的一半，占世界的四分之三。这一切都属于叶芒娅。可是，她住在巴伊亚码头防波堤外的神石上或者蒙特·塞拉蒂教堂的神位上。当

然，她也可以住在地中海、中国海、加利福尼亚海、爱琴海和墨西哥湾。古时候她住在非洲沿岸，据说那里离埃奥卡的土地很近。后来她来到巴伊亚察看巴拉瓜苏河水面，到了这个码头，在防波堤附近的神石上住下了。在这一带，她梳理头发（美丽的使女们给她送来象牙或者银制的梳子），听海上的女人们祈祷，呼风唤雨，挑选男人陪她在海底游荡，永无休止。在这一带，人们为她庆祝节日，其规模之壮观远在巴伊亚一切圣像游行之上，比马贡巴教任何仪式都更加精采，因为她是主神奥里撒的始祖，是法力最大的主神。若不怕过分冒昧，甘愿冒亵渎神灵的风险，人们甚至可以说她的节日比奥索卢凡——最古老、法力最大的主神——的节日还要雄壮几分，因为在叶芒娅节的夜里，海水介乎于蓝绿两色之间，明月高照，星星伴着平底单桅船上的灯火，叶芒娅懒懒地把长发撒在海面。走遍各地的大轮船的水手们都说，世间万物之中，最美丽的莫过于叶芒娅的头发与海水混合出的颜色。

圣父安塞尔摩是马贡巴教的主持——水手们在叶芒娅面前的代言人。他曾当过海员，到过非洲，学会了海神真正的语言，懂得了各种节日和神灵的含义，回来之后便永远离开轮船，留在码头，接替死去的阿戈斯提纽。现在，由他举行叶芒娅节，主持蒙特·塞拉蒂教堂的马贡巴教仪式，按照雅纳依娜的神谕治疗疾病，赐给平底单桅船顺风，把降临的风暴打发到远方。在码头一带，在广阔无垠的水面，没有人不对安塞尔摩毕恭毕敬。他到过非洲，用苏丹纳哥语祈祷。看到他卷曲的白发，码头上的人们无不脱帽问候。

皈依安塞尔摩圣父的马贡巴教并非易事。对黑人来说，若想在叶芒娅的战神之中有一席之地，让女神师们在四周跳舞，首先必须成为出色的水手。用不了多久，深咖啡色长发、浅褐色皮肤的黑白混血儿库玛就要坐到圣父旁边的椅子上，参加坎东伯莱教的

仪式。自从在暴风雨的夜里把“卡纳威耶拉斯号”引进港口，库玛一时间名声大震，被公认受到叶芒娅的宠爱。下一次海神节上，他将带上护身石坠（石坠为绿色，要到海底去捞），和战神们一起观看教会的执事——女神师们的就职典礼。

黑人卢菲诺也将和库玛一样挂上叶芒娅的石坠，永远为大海之主、五个名字的女人、众人的母亲效力。有一天，每个人一生中只有一天，她也成为他们的妻子。黑人卢菲诺真心盼望着这一天。每当用粗壮的手臂驾着装满货物的独木舟逆流而上，他总是放声歌唱：

“我是坎东伯莱的战神，
不否认我的命运。
我是清清的水面之子，
我是海神叶芒娅之孙……”

卢菲诺皮肤漆黑，却来自清清的水面。叶芒娅是他的祖母，他父亲的母亲，而他父亲象他的祖父和远不可考的前辈们一样，也是水手。海神节日益临近。那一天，库玛要乞求叶芒娅赐给他一个女人，一个象叶芒娅同样美丽的处女，一个让诸神的巴伊亚码头眼花缭乱的姑娘，因为罗莎·巴尔梅兰说她要起锚扬帆离开这里。她本指望这位勇敢的年轻水手让她生下一个孩子，用她使惯短刀、匕首的手臂抱抱婴儿，用她长于污言秽语的嘴唱唱摇篮曲。罗莎·巴尔梅兰没有想到，年岁不饶人，争斗耗尽了青春，她身上仅留下从未用过的温柔，仅留下爱抚的希冀。既然生儿子无望，她要到别的大海奔波，到别的地方惹是生非，到别的酒馆狂饮取乐。不过，她绝不肯在叶芒娅的节日以前离开，否则不会一帆风顺，路上要遇到风暴。

罗莎·巴尔梅兰即将起程。库玛要提醒叶芒娅，赐予他女人的时候到了。他要献给海神一把梳子，让她梳理头发，还要献上“勇士号”船帆的一块布片——在营救“卡纳威耶拉斯号”的时候，船帆撕得粉碎。

叶芒娅的节日就要到了。节日里，码头空无一人，海上不见一条独木舟，不见一艘平底单桅船，没有一个海员不想方设法离开轮船。人们统统涌向五个名字的雅纳依娜居住的地方。

“来吧，叶芒娅，
从海上来……”

叶芒娅节的夜里，人们这样唱着。这里是巴伊亚最大的市场——童水市场。前方，在伊塔巴日贝，有莱尼亚港。两地之间的海面有块巨石突兀而出，那便是叶芒娅的住所。沙滩埋藏着平底单桅船的残骸；月光下，五颜六色的贝壳闪闪烁烁。身后，城里的灯光隐约可见。远处传来歌声：

“喂，美人鱼，
美人鱼来沙滩消遣……”

这就是叶芒娅节之夜。人们呼唤她，呼唤她到沙滩上来玩耍。月亮下边，看得见她的神位，由披散在海里的头发点缀得扑朔迷离。假若她不来，人们就要去请她——今天是她的节日的夜晚，是雅纳依娜玩耍的夜晚。

“大海的美人鱼站起来了，

大海的美人鱼来消遣。"

叶芒娅在海里消遣。很久以前，最年长的老人们还记得，叶芒娅发起怒来惊天动地。那时候，她并不玩耍，独木舟与平底单桅船灾难重重，永无宁日。暴风雨接连不断，港湾口波涛汹涌，河水溢出堤岸。人们甚至把儿童、姑娘当作祭品送给叶芒娅。她把祭品引进海底，尸体再也漂不出水面。那些年头，叶芒娅狰狞可怕，既不听颂歌与音乐，也不要梳子和香皂，而只要人，活生生的人。提起叶芒娅发怒，人人心惊胆战。人们给她送去孩子，送去姑娘。其中一个姑娘双目失明，自愿充当祭品，面带笑容地去了（她坚信不疑，一定能看到美好的东西！）；一个孩子在被带走的那天晚上号啕大哭，喊母亲，唤父亲，说他不想去死。这件事发生在很多年前一个叶芒娅节的晚上。那个可怕的冬天，狂暴的南风摧毁了一半平底单桅船，剩下的独木舟屈指可数，而叶芒娅的怒气有增无减。操办海神节的马贡巴教教主阿戈斯提纽说叶芒娅要的是人肉。人们送去了那个孩子，因为整个码头上他最漂亮，有一双蓝眼睛，长得象雅纳依娜。暴风雨在码头上发狂，海浪冲刷着叶芒娅和她的神石。平底单桅船倾斜着前进，人们听得见被蒙上眼睛的孩子在呼叫。那是个罪恶的夜晚。每逢讲起这个故事，弗朗西斯科老人颤栗不止。后来，事情被警察发现，几个人锒铛入狱，阿戈斯提纽逃往他乡，孩子的母亲神经失常。这时候，叶芒娅才息怒更容。从此，她的节日遭到禁止，被耶稣圣像游行取代。不过，这一带水域属于叶芒娅，她的愤怒早已平息，不再要孩子和处女作祭品，她的节日也逐渐恢复。只是偶尔有个女人，比如有一个盲人的妻子，自愿前去当她的使女。这件事弗朗西斯科老人记得一清二楚。

叶芒娅之所以如此厉害，因为她既是母亲又是妻子。这一带

水域是她被亲生儿子占有的那一天出现的。对于叶芒娅与她的儿子奥伦肯的故事，码头上极少人了解。安塞尔摩知道，弗朗西斯科老人知道，不过他们并不经常讲这个故事，恐怕惹恼了雅纳依娜。当初，叶芒娅和大地之神阿甘儒交媾生下了儿子奥伦肯。奥伦肯成了大气之神，掌管苍天与大地之间的一切。他在这一带土地上行走，在这一带空中遨游，但难以忘怀母亲——美丽的水中女王的面容。叶芒娅确实容貌超群，儿子的欲念全部集中到她身上。有一天，奥伦肯性欲勃发，无法控制，强行奸淫了母亲。事过之后，叶芒娅逃走了，在出逃的路上奶头崩裂，滴出的乳汁形了这片大海和诸神的巴伊亚；她被儿子奸淫后，生出了一群掌管雷电风雨的可怕的主神奥里撒。

所以，叶芒娅既是母亲又是妻子。当海上的男人们活着、遭受苦难的时候，她象母亲一样疼爱他们；他们死去的那一天，一个个都象她的儿子奥伦肯，充满情欲，一心想占有她。

有一天，库玛从弗朗西斯科老人嘴里听到了这个故事。于是他想起来，一天夜里，母亲也曾来到他身边，他也曾想占有母亲。库玛酷似奥伦肯，他的经历是古代苦难的再现。出于这个原因，叶芒娅也许会喜爱他，保佑他在平底单桅船上航行平安。出于这个原因，为了不让他重蹈奥伦肯的覆辙，叶芒娅应当赐给他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象雅纳依娜本人同样漂亮的女人。

今天是叶芒娅的节日。在迪吉——叶芒娅每年都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她的节日是二月二日。同样，在桥头镇、马尔格朗德、加麦莱拉、彭德斯巴朔以及阿莫雷拉，这一节日也在二月二日庆祝。可是，在蒙特·塞拉蒂——那里的节日规模更为宏大，因为就在水的母亲的神位上，在她的永久居住地举行——却在十月二十日庆祝，前来参加的有迪吉、阿莫雷拉、彭德斯巴朔、加麦莱拉以及整个伊塔巴利卡岛上的圣人们，甚至桥头镇的圣父德乌斯德迪

特也来出席叶芒娅的女神师们的就职典礼。

白白的海滩踩成了黑色，海上的人们呼唤着女王的名字。他们统统都是埃奥卡公主的臣民，现在旅居他乡，在海上生活为的是返回女王的领地。歌声穿过沙滩，穿过大海，飞过独木舟和平底单桅船，飞过远处喧闹的城市，一定能到达她藏身的陌生的土地：

“来吧，叶芒娅，
从海上来……”

巨大的人群在海滩上移动。蒙特·塞拉蒂教堂在远处的山顶，但纹满各种图案和名字的手臂并不朝它摇动，而是向着大海。叶芒娅——所有这些人的女主人——要从海上来。今天是她到海滩上消遣的日子，是她来庆祝和水手们结婚的日子，是来接受粗俗的未婚夫们送来的礼品的日子，是来接受即将成为她的女神师的人们欢呼的日子。今天是她站起身来把头发撒在海滩上的日子，是来和他们玩耍、向他们许诺风顺货满、答应赐给他们漂亮女人的日子。人们在呼喊：

“来吧，叶芒娅，
从海上来……”

她将从海上来，长发的颜色玄妙莫测；她将从海上来，脸上堆着笑容，手里攥满贝壳。她要和海上的人们一起玩耍，在黑人妇女身上附体，变成和黑人、独木舟水手、平底单桅船船老大一样的人，变成和码头上的女人们一样的女人，成为男人们的妻子。于是，电灯光微弱、乐曲声缠绵的巴伊亚码头消失了，人们进入埃奥卡的领土，大家都说苏丹纳哥语，所有在海难中死去的水手

们混杂其间。

然而，单单唱歌唤不来叶芒娅，必须去请，必须带礼品去请。人们登上船。一条条独木舟已经满载，库玛的平底单桅船再也装不下更多的人。曼努埃尔和几天以前刚刚相爱的玛丽娅·克腊拉互相拥抱着前行，女人们高声唱歌，月光照亮万物，成千上万的互桅灯映在海里，鳞光片片。库玛和黑人卢菲诺驾着“勇士号”。弗朗西斯科也唱起来。罗莎·巴尔梅兰带来一块软垫，为的是让叶芒娅枕在上边。

游行的船队划破大海，嘈杂声越来越大，显得神奇奥妙。这声音来自大小船只，消失在叶芒娅所在的茫茫大海上。女人们在抽噎，她们带来了信件和礼品。对水的母亲，人人都有请求。一条条平底单桅船上，粗犷的乐曲穿过海面，女人们扭动身子跳起舞来，男人们节奏分明地划着船桨，活象一群幽灵。

人们围住女神的神位。月光下，叶芒娅的头发在蓝色的海上延伸。女人们把礼品抛进大海，高声地念着她们的请求(……神圣的雅纳依娜，别让我的男人在风暴里丧生……有两个孩子等我们哺养……)，眼睛望着漂走的礼品，看是否沉入水中。假若浮在水面，说明叶芒娅没有接受，那么灾难即将降临她的家庭。

现在水之母该跟他们来了。她收到了礼品、听到了请求，听到了黑人的赞歌。正当一艘艘平底单桅船准备返航的时候，黑黝黝的海滩上传来一阵萧萧的马嘶。凭借月光，平底单桅船和独木舟上的人们看到影影绰绰有一匹马站在沙滩。那是许下的愿，向叶芒娅许下的愿。马的双眼已经挖去，看不到前面的大海，人们在推着它朝前走。只见这匹马浑身漆黑，尾巴铮亮，鬃毛竖起，慢慢进入海水。它是献给叶芒娅的礼品。骑着它，叶芒娅在这一带水域行走；骑着它，叶芒娅穿洋过海，来这里赏月。马眼睛是用烧红的铁棍挖出的，人们还在马身上打上了雅纳依娜的印记。瞎

马被推进水里，由两条独木舟引到神位附近放开。这时候，女人们又重新开始诵念各自的请求（……让我的男人抛开里卡迪娜那个骚货，回到我身边吧……），请神船队开始返航。瞎马在水里拼命挣扎，东奔西突，最后找叶芒娅去了。叶芒娅骑上黑马，能在暴风雨的夜里穿过雷孔卡沃一带的港口，把风雷闪电带往远方。

人们走下平底单桅船。叶芒娅跟来了。这是她的节日的夜晚，她到伊塔巴日贝的坎东伯莱教仪式上来跳舞。连桥头镇的圣父德乌斯德迪特也特地赶来参加伊纳埃的节日庆祝。叶芒娅来了，骑在今天人们奉献的马上飞奔而来了，从月亮旁边的空中来了。骑着黑马，她不怕遇见曾强奸过她的亲生儿子奥伦肯。

迎神队伍缓缓前进，象波浪上的平底单桅船一样有节奏地摇晃。风徐徐吹过，把海腥味和粗犷的歌声带到沉睡的城市。

乐曲声响彻伊塔巴日贝半岛。乐师们，还有观看安塞尔摩圣父为叶芒娅举行的马贡巴教仪式的人们，个个精神抖擞。早在几个月以前，充当女神师的黑人妇女便已就职：先用圣叶洗澡，剃光头上、腋窝和阴部的毛发，以便灵气能自由地渗入，然后在头上、脸上涂满鲜艳的油彩。这样，叶芒娅就从头上、腋窝或阴户钻进她们体内。

如果黑人是年轻的处女，叶芒娅才肯从阴户钻进。这似乎意味着姑娘被选为使女，为海神梳头搔痒。

几个月来，她们躲避起来，不见男人，听不到街上和海上的喧闹，一心为叶芒娅而生活。今天，伟大的节日到了，她们将成为真正的神女，成为叶芒娅的随从。她们疯狂地跳舞、旋转，几乎跳得四肢离身，跳得比二十年前就成了神女的罗莎·巴尔梅兰还好得多。

仪式的女主持人为叶芒娅唱起颂歌：

“阿奥德，雷塞，
奥凯，是叶芒娅，
阿可达，克莱克，噢，噢，
埃罗，菲，里拉。”

神女们突然疯狂地跳起来。战神们——现在库玛和卢菲诺都成了战神——按音乐的节奏舞动四肢，象是在独木舟上荡桨。人们兴趣正浓的时候（叶芒娅早已附到里卡迪娜身上，来到他们中间），卢菲诺用胳膊肘捅了捅库玛：

“你看，谁在偷偷瞧你。”

库玛看了看，弄不清卢菲诺指的是谁。

“那个棕黑色皮肤的女人。”

“是那个挺漂亮的？”

“不转眼地盯着你。”

“她没有看我。”

四肢仍然按照同样的节拍舞动。叶芒娅在向她的宠儿库玛问候。仪式女主持人又唱起来：

“奥依娜，阿列威，
奥依娜，马拉伯，
马伯，沙列哝，
马伯，沙列瓦。”

人人都跳疯了，但是库玛不时用眼睛瞟瞟观众。毫无疑问，她就是叶芒娅送给库玛的女人；濡湿了的头发，水灵灵的眼睛，

红红的嘴唇，几乎和雅纳依娜同样美丽，并且非常年轻，乳房刚从红色麻纱衣裙下微微显现。整个大厅沉浸在疯狂的舞蹈之中，叶芒娅跳得最欢。只有她没有跳舞，不时用水灵灵的眼睛望着库玛。叶芒娅把女人送来了，把小时候妈妈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天所请求的女人送来了。库玛一刻也没有怀疑，这姑娘要到他的平底单桅船上睡觉，被他占有，成为他航程上的伴侣。库玛为有五个名字的叶芒娅歌唱。叶芒娅——码头上男人们的母亲和妻子，附在突然出现于马贡巴教仪式上的女人身上，来到他们当中。

她从哪里来？庆祝仪式结束以后，库玛到处寻找，她却踪影不见。卢菲诺带着六弦琴朝“星星灯塔”酒馆走去，库玛跟在后头。

“那个姑娘是谁？”

“什么姑娘？”

“就是你说的瞧我的那个。”

“难道没有瞧你？每次瞧你眼睛都象灯塔上的聚光灯。”

“你在哪儿认识的？”

“我今天头一次看见她。看样子那小婊子还蛮俏呢。你没看见她的屁股？”

库玛有几分恼火：

“别这样议论一位陌生姑娘。”

卢菲诺笑了：

“我在夸她呢……臀部多大……”

“去打听打听她是谁，然后告诉我。”

“你爱上她了，对吗？”

“难道我不能喜欢吗？”

“要是巴尔梅兰知道，非打你个帆破船沉。”

库玛笑了。两人走进“星星灯塔”酒馆，罗莎·巴尔梅兰正一

杯接一杯地喝着：

“我要走了，伙计们，这个世界没法呆下去。”

曼努埃尔正和玛丽娅·克腊拉一块儿喝酒，看样子得意洋洋。看见库玛进来，他冲罗莎高声说：

“会有人想你的，黑女人。”

“谁喜欢我就跟我走，”说着，朝库玛莞尔一笑。

库玛坐到罗莎跟前。现在，他心里想着另外一个女人，仿佛罗莎·巴尔梅兰早已经到别处游荡去了。罗莎往他身边凑了凑：

“今天不高兴？”

“你不是要走吗？”

“要是你愿意，我就留下来。”

他没有回答，只是呆呆地望着笼罩码头的夜色。这意味着什么，罗莎心里明白。同样的事，她遇到的太多了，甚至还为此揍过几个男人。她老了，不再是这种小伙子心上的女人了。优美的身段尚存，但毕竟失去了豆蔻年华的肉体，成了个失意的母亲。现在，他们已经回味过来了。

妓女母亲的形象最后一次搅乱了库玛的心思。看到罗莎·巴尔梅兰藏着匕首的鼓鼓的胸脯，他想起了被男人们抚摩够了的母亲的乳房。从此以后，另一个女人的身影出现在眼前——观看坎东伯莱教仪式的姑娘的乳房似显非显，两只水灵灵的眼睛清澈、明亮，与罗莎·巴尔梅兰天悬地隔。那姑娘没有六行颂诗，没有风流韵事，望着他的时候并不掩饰心头的情感。

“你成了码头上了不起的人物，”罗莎·巴尔梅兰说，“自从救了‘卡纳威耶拉斯号’……”

姑娘大概知道他就是库玛，就是在暴风雨的夜里单身一人救了一艘坐满乘客的海轮的英雄。他笑了。

罗莎·巴尔梅兰也笑了。她要走了，再也不能交欢了，只想

在争斗中度过余生。胸前的匕首和裙子上的短刀会寒光闪闪，标致的身段却一去无回。假若厌倦了打斗的生活返回自己的港口，她也许会收留一个孩子，一个被随便什么女人遗弃的儿子，对他讲述男人们的故事，教他成为象水手一样勇敢的男子汉。罗莎·巴尔梅兰把他当作亲生儿子养育，当作夭折的儿子一样养育。那儿子是和她的头一个男人、黑白混血儿洛萨沃生的。那是在很早以前，爱情不论年龄嘛。这桩风流事惹得人人唾骂。他是个流浪汉，弹六弦琴的好手，每逢雷孔卡沃一带城镇上庆祝什么节日，他便分文不付地乘平底单桅船前去弹奏。认识他的那年，罗莎·巴尔梅兰只有十五岁。他没有钱，巴尔梅兰忍饥挨饿；他喝醉了酒，对巴尔梅兰拳打脚踢；他和别的女人鬼混，巴尔梅兰心如刀绞。但是，一直到明白他不想让孩子活，让她喝下那杯苦水，因而生下死婴的时候，她才变成了带匕首短刀的罗莎·巴尔梅兰，才把他杀死在六弦琴边。他的一切都是虚伪的：情歌是虚伪的，眼神是虚伪的，甜言蜜语同样是虚伪的。直到匕首刺进胸膛，他才大吃一惊。他杀死了孩子，应当以命抵命。接着是几个月的牢狱、审判。多亏法官说是酒醉后所为，她才获释放。从此以后，她天不怕地不怕，举手投足无不咄咄逼人，凶悍的名声抠也抠不掉。很多年过去了，尝过了数不清的男人，但只有这一次和库玛相遇才重又萌生养儿子的愿望——孩子能舞动小手叫她一声妈妈。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才这样爱库玛。可惜她老了，库玛已经不想要她，库玛也没给她一个儿子。不过这是她本人的过错，老了，不中用了。她就要离开这里，库玛不再要她了。

他们走出“星星灯塔”酒馆。外边细雨濛濛。库玛搂着她的腰，暗自寻思：为了报答她一片痴心，应该再和她交欢一夜。这是告别的夜晚，在浓云细雨、波涛汹涌的海上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两人来到“勇士号”旁边，库玛搀她上了船，躺在她身边。库玛刚要

翻鸾倒凤，罗莎·巴尔梅兰拦住他说（莫非从裙子上抽出短刀？莫非从胸前亮出匕首？）：

“我要走了，库玛。”

细雨默默湿润万物，海上没有传来歌声。

“你就要结婚了，未婚妻来了……很漂亮，你配得上……我想请你送我一件东西。”

“什么？”

“我想要个儿子，可是我老了。”

“哪里话。”

雨越来越大。

“我老了，你没有在我身上留下个儿子……你要结婚了。等你结了婚，生了儿子，我再回来。我老了，头发白了，真的老了，库玛。我向你发誓，再也不和别人殴斗，再也不使用凶器，再也不惹是生非。”

库玛看了看罗莎·巴尔梅兰。她象是另外一个人，用那双大海一样深邃的眼睛，用那双母亲般慈爱的眼睛望着他乞求：

“我永远不再打斗……希望你的妻子在家里给这个老太婆留一个位置……她不会知道我们之间的事，一点也不会知道，我不会和她争吵。我只想帮助养育你的儿子，就象我生下了你……论年岁，我足以当你的母亲……你允许吗？”

星星在天空闪烁，月亮也出来了，海上传来悠扬的乐曲。罗莎·巴尔梅兰抚摩着库玛的脸。这是叶芒娅的节日之夜，有五个名字的叶芒娅的节日之夜。

一艘轮船在码头抛锚

一艘轮船在码头停泊，罗莎·巴尔梅兰乘船起程。库玛望着女人在三等舱挥动头巾。她去进行一生最后的冒险。有朝一日返回码头，将有个孩子由她照看，叫她祖母。船已经开出很远，她还不停地挥动头巾，码头上的人们频频挥手告别。有人在库玛身后说：

"好一个疯女人……总是四处游荡……"

库玛沿码头走着，暮色徐徐降临。一船布匹需要运往卡乔埃拉，但是他不愿意离开码头，横穿海湾。几天以来，他一心只想找到在海神节上看他的姑娘，却一无所获。因为那天晚上参加安塞尔摩圣父主持的仪式的人太多了，有的来自很远的地方，甚至来自孔塞森达费拉一带庄园。他走遍码头附近的大街小巷，挨家挨户察访，仍然没有找到。没有人知道她来自哪里，姓甚名谁，身世如何。可以肯定，她不住在码头，因为这里人们都互相熟识。黑人卢菲诺也没有打听到任何消息。库玛并不灰心，相信迟早能找到她。

一船布匹等待他运走。货物码放整齐以后，平底单桅船就拔锚起航，再次沿河逆流而上，开往卡乔埃拉。船老大的生活千难万险，沿河上下往来是家常便饭，算不得入什么龙潭虎穴。库玛对一路的安危并不考虑，只想应当做点什么才能重新见到叶芒娅节上的姑娘。罗莎走了，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爱别的女人。他在码头岸边走着，轻轻吹着口哨。商场那边有人在唱歌。原来是一伙水手和搬运工。一个黑白混血儿边唱边舞：

“我是混血儿，并不否认，
啊，上帝，对我慈悲，怜悯！
尽管我想否认，
鬈曲的头发标明我的身分。”

伙伴们拍着手，咧着嘴笑着，身体随节拍扭动。黑白混血儿接着唱：

“尽管我想成为白人，
头发却标明我的身分。”

库玛走近人群，头一眼看到的是几个月没有露面的鲁道夫。只见他穿一身讲究的海蓝色麻纱衣服，坐在木箱上朝歌手微笑。人群里还有沙韦埃尔、“小手”马内科、雅克斯和塞维利亚诺。弗朗西斯科老人叼着烟斗坐在后边。

刚看见库玛，鲁道夫就挥手招呼：

“我有两句话要对你说。”

“好。”

黑白混血儿唱完，朝人群笑着。虽然跳得气喘吁吁，脸上却是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气。小伙子叫热苏依诺，他的独木舟“海上美人鱼号”来往于巴伊亚和桑托阿玛洛之间。他冲库玛一笑：

“喂，老兄。”

“小手”马内科嘻皮笑脸地说：

“别和库玛说话，热苏……那小子船舵倒了个儿。”

“什么？”

“掌握不住航向啦。他看见鬼了。”

别人都笑起来。马内科接着说：

“听说男人要是被女人迷住就算淹死了。你们知道吗？他的‘勇士号’要撞翻在险滩上啦！”

库玛心里很气恼。他从不曾把开玩笑当成一回事，可是这一次，连他本人也不明白为什么，真的怒火满腔。假如“小手”马内科不是个残废人的话……偏偏塞维利亚诺和雅克斯也跟着起哄。

“又搞到个老太婆吗？”雅克斯问。

“丑八怪似的娘儿们，没人要的婊子，老得都快断气了……”塞维利亚诺高声大笑。

卢菲诺发现库玛要动手，赶紧说：

“别说了，伙计们，个人的事个人操心嘛。”

“你和那女人是一伙，卢菲诺。”塞维利亚诺笑得更起劲。人们都笑了，但没有笑多久，因为库玛已经扑到塞维利亚诺身上。雅克斯要过去劝解，卢菲诺一把拉住：

“男子汉打架一对一……”

“别胡扯，黑人，你算什么男子汉……是独木舟上的娘儿们……”

雅克斯说着向黑人冲过去，卢菲诺往后一跳，唱道：

“胆小鬼，要是有勇气，
就不要学母鸡，寻寻觅觅……”

卢菲诺避开雅克斯的进攻，顺势转身用腿一扫，小伙子立刻栽倒在地。那边，库玛正在挥拳狠揍塞维利亚诺。众人在一旁瞪大眼睛，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塞维利亚诺挣脱出来，抽出短刀。弗朗西斯科老人大声喊：

“他要杀库玛……”

塞维利亚诺靠到商场墙上，手持短刀冲库玛吼叫：

“叫罗莎来跟我打吧，你不是男子汉。”

库玛跳过去，被塞维利亚诺一脚踢中胸口，滚到地上。塞维利亚诺持刀朝他扑过去。这时候，正模仿着黑人的曲调吹口哨的鲁道夫参战了。他一把抓住独木舟船老大的手腕，短刀掉在地上。库玛站起身，挥动拳头，把塞维利亚诺打得直挺挺地躺到地上：

“用铁器还叫男子汉……”

卢菲诺得意洋洋地接着唱：

“棕黄色的皮肤，
喝木薯粥的模样。
脸儿羞得通红，
把我的名字扔到地上。”

人群渐渐散去。几个人把塞维利亚诺搀回独木舟上，雅克斯一边往家走一边发誓要报仇雪恨。库玛和卢菲诺朝平底单桅船走去。库玛刚跳到船上，就听见鲁道夫喊：

“到哪儿去？”

库玛转过身：

“多亏了你，不然我就完了。”

“这算不了什么。”

鲁道夫回忆说：

“简直和小时候那次一模一样，只不过这回我在你们这边。”

说着，鲁道夫脱下锃亮的皮鞋，走进平底单桅船码头的泥淖里：

“我想跟你说两句话。”

“什么事？”

"你现在忙吗?"

"不忙,"库玛敢肯定,他想要钱。

"那么,咱们坐下谈。"

"好，再见。"卢菲诺走了。

鲁道夫理了理直直的头发，散发出一股廉价头油的香气。库玛想，这几个月他跑到哪儿去了?在别的城市?因为偷窃蹲了监狱?他不是个好东西，人们都这么说。偷钱包，招摇撞骗，无所不为。有一回在毕坦格拉斯用匕首顶住一个人的胸脯抢钱。那是他头一次坐牢。不过这一回鲁道夫并没有穷困潦倒，不是来借钱。

"你今天出去吗?"

"要去卡乔埃拉一趟。"

"急事?"

"是啊，急事。给兰热尔先生的商店运一船布匹。他要求马上运走，以便赶上狂欢节。"

"狂欢节热闹极了。"

库玛在船舱里码放一包包布匹:

"你说吧，我听着呢。"

鲁道夫觉得这样说更好,更方便,看不见库玛，能开门见山:

"说起来话长，最好从头开始。"

"说吧。"

"你记得我父亲吗?"

"孔克迪亚老人?记得,当然记得……他在市场开了个酒馆。"

"完全正确。可是你不会记得我的母亲。我出生的时候她死了。"

他望着水面,看得见库玛在船舱里忙碌的身影。

"我听着呢。"

"我告诉你，孔克迪亚从来没有和她结婚。"

库玛惊愕地朝上一看，发现鲁道夫正呆呆地盯着海水，若有所思。他究竟为什么来讲这件事呢？

“他真正的妻子住在城里，上城① 的一条街上。临死以前，他告诉了我……你知道，我什么事也没有做，没有去看他的妻子——和她毫无关系嘛——在这里靠老人留给我的平底单桅船维持生活。后来我走了，我不喜欢码头生活。”

库玛码放好货物，爬出船舱，坐到鲁道夫跟前：

“生活确实艰难……可有什么办法呢？”

“是啊……我离开了码头，到处流浪。”

鲁道夫低下头，接着说：

“你知道，我蹲过监狱……可是，也曾攒了些钱，从波芬一带的一个上校那里谋了个不错的差事，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就在那时候碰到了我的妹妹。”

“你有妹妹？”

“当初我也不知道，老人没有想到要提起女儿的事，只是嘱咐我去找他的妻子，说她会象对亲生儿子一样抚养我。”

“她有个女儿……”

“那一天，她遇见了我。她知道我还活着，自从一年以前母亲死了以后一直在寻找我。”

“这么长时间她住在哪里？”

“在亲戚家。”

“孔克迪亚老人的亲戚？”

“不，住在舅舅家，她母亲的亲戚，我也不认识。”

库玛百思不得其解。他与这一切有何相干，为什么鲁道夫要向他讲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呢？

---

①巴伊亚州州府由上城、下城两部分组成。

“所以，老兄，我也说不清楚。姑娘管教起我来了，说是让我走上正路，当然这有点异想天开。不过我向上帝发誓，她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姑娘……比我年轻，现在十八岁。要说让我改邪归正，她做不到，我已经完全不知羞耻了。人一旦进入这种生活，便永远难以脱身。”

他停顿片刻，点上一支烟：

“已经不习惯于干活了。”

库玛轻轻吹起口哨，有点可怜鲁道夫。是啊，码头上人人恶言相加，都说他不是好东西，一文不值，偷窃成性。他陷进去了，现在，即便有个好妹妹帮助也难以自拔。

“她很喜欢我，我敢保证。我也可怜她。她说我不会有好下场，说得对。”

鲁道夫把手高高地一扬，仿佛把刚才那番谈话驱除干净：

“我妹妹想让我把你带到她那里。”

“想让我去？”库玛大吃一惊。

“千真万确……她的那些什么亲戚就是你营救‘卡纳威耶拉斯号’那天回来的，乘的恰巧就是那条船。真是男子汉大丈夫的壮举！他们从伊列乌斯来，到那里去弄一笔钱，结果什么也没有弄到，只好回来。路易·巴尔波萨大街有他们一爿店铺。当时，他们都坐在三等舱，以为非死不可了。她想感谢你。”

“算不了什么，谁都能干，只是我运气不错，海上风浪不太凶。”

“她见过你，是专程来看你的。海神节那天，她在安塞尔摩老人的坎东伯莱教仪式上。”

“一个棕色皮肤，平直头发的姑娘？”

“一点儿不错。”

库玛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惊愕地望望鲁道夫，望望平底

单桅船，望望大海，想唱歌，想大声呼喊，想高兴地跳起来。鲁道夫问：

“你怎么啦？”

“没什么。我知道她是谁。”

“好，你回来以后就去吧。我转告她，说你答应去。”

库玛有些气忿地望着平底单桅船，望着一船待运的布匹。他恨不得当晚就去：

“好吧，一言为定。”

“我等你回来的信儿。”

鲁道夫手里提着鞋跳下船。库玛喊：

“她叫什么名字？”

“莉薇娅！”

库玛起锚扬帆，顺风行驶。曼努埃尔的“无港旅行者号”正穿过防波堤。论驾船，没有比曼努埃尔更快的了。库玛望了望“无港旅行者号”，只见它张满风帆，全速前进。天完全黑下来。库玛点上烟斗，燃起桅灯。“勇士号”在水面滑行。

在伊塔巴利卡附近，库玛赶上了曼努埃尔：

“赛一赛吧，曼努埃尔？”

“你去哪儿？”

“先到马腊古日贝，然后去卡乔埃拉。”

“好吧，赛到马腊古日贝。”

“赌五个米尔瑞斯。”

“要是你敢比赛，再加上十个米尔瑞斯，”曼努埃尔船上的黑人安东尼奥·巴尔杜依诺大声喊。

“一言为定。”

两艘平底单桅船劈开平静的水面，并驾齐驱。“无港旅行者

号"里，玛丽娅·克腊拉唱起歌来。这时候库玛才发现，这场赌博他输定了。多好的风也抵不过一支美丽的歌，而玛丽娅·克腊拉是最优秀的歌手之一。曼努埃尔赶上来，而"勇士号"却无精打采，因为库玛完全陶醉在歌声里。远方的河岸边，马腊古日贝的灯光隐约可见。"无港旅行者号"超越"勇士号"的时候，库玛扔过去十五个米尔瑞斯。曼努埃尔喊：

"一路平安！"

曼努埃尔走了，满心欢喜地走了，因为在船老大的生涯中取得了又一个胜利，声望会更加巩固。当然，库玛是个出色的船老大，掌舵好手，胆量过人，在码头上也颇有名气。在救"卡纳威耶拉斯号"的夜里，谁也不想出海，唯有他见义勇为。连曼努埃尔也不愿意前往，甚至活得厌倦了的沙韦埃尔也拒绝铤而走险。只有他去了。从此以后，库玛的名字在码头上不胫而走，跻身于留下故事广为传颂，留下壮举供他人思考的英雄们行列。

平底单桅船在温柔的夜里轻快地沿河滑行，开进了马腊古日贝弯道。库玛心花怒放了，她叫莉薇娅，这个女人的名字他头一次听到。有她在库玛身边，每次比赛曼努埃尔注定要失败，因为她将和玛丽娅·克腊拉一样唱起码头上古老的歌曲。叶芒娅终于听到了库玛的请求，给他送来了称心的妻子。

码头上有一首民歌，唱的是水手的妻子命途多舛，说水手的心象风一样行踪不定，象船一样没有固定的港口。可是每条船的船尾上都漆着自己港口的名字。它可以年复一年地浪迹天涯，却永远忘不了自己的港口，总有一天要回来。水手的心也是这样。他们绝不会忘记属于自己、并且只属于自己的女人。沙韦埃尔在街上相好的女人不计其数，但他从未忘记称他为"甘蔗渣"、一天夜里为他怀孕的那个女人。库玛也不会忘记莉薇娅，不会忘记几乎是没有见过面的莉薇娅。

马腊古日贝到了。

有人已经在桥上等他，商定了返航时要装载一批雪茄烟。库玛到附近酒馆喝了一杯，重新驾“勇士号”逆流而上。

这一带经常有“白马”出没，必须加快船速。很久很久以来——年代已远不可考——“白马”就在河边丛林里不停地奔跑。至于其原因，却无人知晓。封建时代古老城堡的残垣断壁和被遗弃的榨糖厂的破砖碎瓦成了“白马”的天下。谁要看见“白马”的魔影就休想离开此地。当然，它往往在五月里显形。库玛神不守舍地驾平底单桅船前进，不停地朝“白马”魔影出没的丛林张望。

人们说，“白马”是个罪孽深重的幽灵，是个心地歹毒的榨糖厂厂主，生前杀人如麻，连牲畜也不堪忍受。现在，恶有恶报，他变成一匹“白马”，整日里在河岸边丛林里奔跑，驮载负重，磨得皮肉咯咯作响。它所到之处，大地颤抖。来往过客只要看见它，就无法逃脱。据说，只有什么人顿起恻隐之心，替它从背上卸下盛满建造城堡的石头的驮筐，它才能停止在糖厂旧址上狂奔。多少年来，它从未停歇。

库玛听到的正是“白马”的响声。今天，库玛倒想钻进丛林，解救“白马”。他满心欢喜，平底单桅船飞快地前进，船后是魔鬼“白马”急促的蹄声。船儿飞快，他想明天早早返回港口，见到莉薇娅。

他从来没有觉得路途遥远。而今天觉得要做的事情太多：在卡乔埃拉卸下布匹，来马腊古日贝装载雪茄，然后顺流回到巴伊亚。心急方嫌路长，用不了多久，莉薇娅就要来到平底单桅船上，为他唱歌，让“勇士号”在今后的打赌中次次胜券在手。必须再快一些，这趟航程太长，往返需要两天。

酒馆里人声鼎沸，七嘴八舌的问候声从各个角落传来，库玛

应接不暇。卡乔埃拉码头为各种船舶集散之地，总是熙熙攘攘。今天，一艘巴伊亚公司的轮船停泊在这里，凌晨三点拔锚起航，水手们不再睡觉，统统汇聚到酒馆来喝几杯，吻吻女人。库玛坐到一伙人中间，让侍者拿烧酒来。一个盲人在门口弹着六弦琴。女人们无止无休、莫名其妙地笑着，或许只是为了献媚。其中一个在向水手慨叹日子艰难：

“一切都糟透了……一贫如洗。挣的钱还不够糊口……”

有人告诉库玛，头一天，独木舟的船老大和城里的小伙子们进行了一场殴斗。事情是由一个女人引起的。小伙子们喝得醉如烂泥，有一个想闯进某个女人家里，而特拉伊拉已经在里面——特拉伊拉就是“欢乐的玛丽娅号”独木舟的船老大。小伙子刚抬脚踢门，特拉依拉猛地把门拉开。那家伙一头栽进屋里，但立刻爬起来，骂骂咧咧地喊叫说，女人是他的，“肮脏黑人”要是不想头破血流就立刻滚蛋。小伙子们一共六个人，冲着特拉依拉又笑又嚷，叫他赶紧走开，否则就得挨一顿狠揍。特拉依拉气得血往头顶上涌，转身扑过去。

“他一个人打六个……当然打不赢，除非上天降下奇迹，”胖乎乎的黑人若苏埃说。“特拉依拉是条好汉，吃了亏，但没有丢脸。这时候，我们聚集了一伙人赶到……一场混战……打得那群孩子抱头鼠窜，简直让人可怜。有个家伙钻到女人的床底下……”

大家都开心地笑起来。库玛也笑了：

“干得好……叫他们别再干蠢事。”

“最精采的事你还不知道呢。他们都是商店里的职工，今天一整天都象一帮娘们似的聚集在角落里嘀嘀咕咕。他们又都是这里一个什么预备役士兵训练中心的学员，说今天训练完了以后到那个女人家里等我们。”

“他们想要……”

“以为穿上军装就成男子汉了，”一个鬈曲头发的混血儿大声笑着说。

“过一会儿我们就到女人家去。你和我们一起去。”

库玛摆了摆手。在任何别的场合，他都会欣然从命，不能拒绝参加殴斗。可是现在他想回到平底单桅船上，听着海上传来的随便什么歌声。他思念莉薇娅。

“什么？你不去？”若苏埃大吃一惊，“没有想到一个勇敢的伙伴会这样。”

“我和这事毫无关系，”库玛想解释。

“这算什么话？难道你不是水手？”

库玛看得出来，没有别的出路。假如真的不去，码头上不会有人再理他：

“刚才的话算我没有说。去！”

“我早就看出来……”

过一会儿，特拉依拉来了，看样子有点醉了。人们对他大声欢呼：

“喂，特拉依拉！真正的男子汉！”

特拉依拉问候说：

“大家晚上好。水手万岁……”

库玛和他并不熟悉。他几乎不去巴伊亚，主要在雷孔卡沃一带运送烟草。这个混血儿红红的脸蛋，象蚂蚁的颜色，蓄短发，唇髭修剪得整整齐齐。若苏埃介绍说：

“这就是库玛，一条名副其实的好汉。”

“我们早就认识，”特拉依拉说。他咧开大嘴笑着，嘴角叼着根牙签，穿件条汗衫，喜剧式地把身子一躬：

“早听说过你……是你吧？”

“不错，正是他。在一次世界末日似的风暴里，他驾小船出

海，救回了‘卡纳威耶拉斯号’。”

“好啊，今天恰巧有件勇士喜欢的玩艺儿。”

“若苏埃刚才告诉我了……”

“开头就我一个，几乎让他们弄个船翻人亡。后来的事你知道了。”

“把他们弄成那个样子……”若苏埃神秘地比划着，把手合上，张开，往桌面上一按，意思是说把小伙子们压成了齑粉。

“他们还想闹事，说都去那儿。”

街上传来整齐的脚步声，是预备役士兵在门前经过：

“向后——转！”

接着是脚在土地上拖动的声音。若苏埃又要来几杯烧酒。

特拉依拉提议：

“走吧，伙计们！不然就晚了，他们会说我们跑了。”

他们把钱扔到桌子上，走出酒馆。只有十二个人，因为巴伊亚轮船凌晨起航，海员们必须返回船上，不能前来。有个海员不住嘴地叹息：

“唉呀，多好的事儿给错过了。我本想能干一场……倒霉……”

水手们一边朝女人们的街上走一边闲谈，话题五花八门，仿佛把即将来到的殴斗忘到了脑后。有人聊起出海打鱼的见闻，一个瘦骨伶仃的水手没完没了地描述在圣·菲利克斯一位朋友家吃过的熏鱼。特拉依拉听着，不住地点头，在一盏路灯下走过时，他那光头特别显眼。一走进女人们的街道，他们便齐声喊起来：

“我们来了。”

街上的行人惊奇地望着他们。从远处就看得出来，这奇特的一伙从海上来，只有在船上生活的人们走路才迈着大步，象遇上了狂风似的摇摇晃晃，东倒西歪。一个约模十六岁的小伙子对年纪稍大的伙伴说：

“水手们来了，快走！”

伙伴停住脚，抽了口烟：

“怎么啦，水手不是人？我才不怕呢。”说着，两人都停下来瞧着他们。

一位老人一面走一面嘟嘟囔囔：

“没有警察……一伙流氓……正经人安全得不到保障。”说完，恋恋不舍地看了看从窗户里探出头来的女人们。

水手们从两个小伙子身旁走过，年岁稍大的水手吸了一口烟，正好吐在若苏埃脸上。

“存心找事吗，小东西？”

小伙子赶紧解释说，绝不是故意的，声音有些颤抖。年纪稍大的也忙不迭地道歉。若苏埃恶狠狠地瞪着眼。同伙们已经走到前面去了。

“你是别人的暗探吗？”

“我们刚才都想走呢，长官，我们和那事没关系。”

“我不是什么长官，笑话！”

特拉依拉朝若苏埃喊：

“马上就要开心啦，伙计，快点来吧。你看，已经晚了。”

年轻的小伙子还在哀求：

“别打我，看在上帝面上，千万别打我，我没有惹你。”

若苏埃放下手：

“快从我面前滚开！”

两个人连滚带爬地逃走了。库玛问若苏埃：

“怎么回事？”

“没什么，两个小东西吓了个半死……”

一伙人走进一家妓院。一个胖乎乎的混血女人扭着屁股走过来：

“你们想干点什么？”

若苏埃伸手托住她的下巴：

“你好啊，我的小妈妈？”

“我是魔鬼的妈妈，不是你的。你们想在这儿干什么？象昨天一样胡闹？事后还得我向警察说好话。你们走吧。”

“别这样，提帕丽娅，我们只不过跟姑娘们玩玩。难道说我们不能到娘儿们这儿来？”

鸨母满腹狐疑地看着他：

“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你们这帮人只会惹是生非，打架斗殴，以为我们日子过得不错，还添点痒痒让我们挠……”

“我们只不过想喝杯啤酒，提帕丽娅。”

一伙人鱼贯走进客厅。围在桌子旁边的女人们战战兢兢地看着他们。一个伙伴转过脸对库玛说：

“她们以为我们是野兽，还是另一个世界的幽灵？”

一个未老先衰的金发女人对特拉依拉说：

“你又来惹事，坏东西？”

“我是来把昨天咱俩那件美事干完，我的露露。”

他们围着桌子坐下。啤酒拿来了。只有五个女人。提帕丽娅提醒说：

“没那么多女人侍候你们，只够五个……”

“余下的到别的妓院……”特拉依拉提议。

“先一起喝杯啤酒，”若苏埃敲着桌子，催着快喝。喝完，几个人到别的妓院去了，约好只要听到预备役士兵们的动静，立刻来提帕丽娅妓院附近汇合，准备开打。十二个人当中，留在桌边的只有特拉依拉、若苏埃、瘦瘦的混血儿、一个嘴唇上有道伤痕的家伙，还有库玛。若苏埃喝得有点醉意，显得和库玛非常亲近：

“你不知道我跟你多么好……码头上，谁也不敢当着我的面说

你坏话。"

嘴唇上有伤痕的人说：

"我认识你爸爸，听说他把一个人打发到……"

库玛没有在意。一个女人拿出来一架留声机，吱吱呀呀地响起来。若苏埃把一个混血姑娘拉进卧室。特拉依拉跟金发女人走了。提帕丽娅数了数喝干了的啤酒瓶。嘴唇有伤痕的人把头伏在桌子上。一个女人走到他身边：

"我呢？难道没有男人了？"

说着，把他拖走了。

混血瘦子说：

"我是来打架的。可是，既然来了……"说完，拉着另一个女人走了。

留给库玛的是个年纪轻轻的棕色皮肤姑娘，看样子下水时间还不很长。刚一进屋，她就开始脱衣服：

"你给我买杯白兰地行吗，好心人儿？"

"好吧。"

"提帕丽娅！拿杯白兰地来！"

她只穿着衬衫从半开的门口接过酒杯，喝了一口，问：

"你喝吗？"

姑娘喝完把嘴一噘，发出清脆的声音："谢谢！"接着仰面朝天，躺在床上：

"你还等什么？（库玛坐在床边），不想吗？"

库玛脱下鞋子和外衣。她说：

"我总觉得你们来这里是为别的事。"

"不，就是为这个来的。"

一支蜡烛照亮卧室。她解释说："灯丝烧断了，卡乔埃拉的供电糟糕透顶……"库玛躺在床上望着说话的女人。她还很年轻，但

不久就会衰老。这就是他的母亲当年过的生活。可悲的命运。他问：

"你叫什么名字？"

"丽达，"姑娘把脸转向库玛，"丽达·玛丽娅·达·恩卡纳松。"

"好漂亮的名字。你不是本地人，对吧？"

丽达嘴里啧了一声：

"你看……我来这里是因为……"她以空泛的手势和哀伤的目光说完了这句话，"我是从州府来的。"

"巴伊亚人？"

"怎么，不能吗？莫非你看我象个乡下女人？"

"我是想，你还太年轻，不该陷进这种生活。"

"倒霉的事不论年龄大小。"

"你多大岁数？"

烛光在土墙上画出一个个魔影。女人伸直一条腿，望着库玛说：

"十六岁。"

"你还很年轻，已经干起这种事来了。你看，我认识一个女人（他想起了母亲），她衰老得很快。"

"来劝我吗？你到底是水手还是神父？"

库玛笑了：

"随便说说……我可怜你，没有别的意思。"

女人坐起来，两只手在颤抖：

"用不着你发慈悲。你究竟来干什么？"

随后（谁知道因为什么），她突然羞怯地用被单裹住身体。库玛很难过。姑娘出言不逊，他并不在意，只觉得她漂亮、年轻，才十六岁。他想起母亲，母亲当年就是这个模样。他可怜眼前的

姑娘，她刚才那席话更令人悲伤。库玛把手放到她肩头，动作是那么轻柔。姑娘重又抬起眼睛望着他：

“请原谅……”

“知道我认识的那个女人是谁吗？她是我的母亲。我看到她的时候她还年轻，可是后来成了遇难的平底单桅船的破船壳……你很漂亮，还是个孩子，为什么到这里来？”他竟然呼喊起来，自己也不明白为了什么，“你不该干这种事。我看得出来，你不是这类地方的人。”

姑娘将被单裹得更紧了，象是冻得瑟瑟发抖，又象有人在鞭挞她的躯体。库玛后悔刚才对她大声吼叫：

“你不该干这种事。为什么不走呢？”（他口气亲切，象儿子对母亲说话，倾吐了当年想对母亲说的一切。）

“到哪儿去呢？落到这步田地就如同掉进泥潭，没有树木可攀，有的只是钓竿。”

看样子她要哭出声了：

“为什么你要来和我说这一切呢？我日子过得挺好，你是来折磨我。你得不到任何东西。”

烛光摇摇曳曳，明灭不定：

“我不是巴伊亚人，不是，从来没有到过巴伊亚。是阿拉瓜斯州人，因为羞辱才离开家乡，到这里来的。他是个推销员……我生的孩子死了。”

库玛伸手抚摩着丽达的头。姑娘低声抽泣，把头倚在他的胸脯上：

“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有人敲门。库玛听见若苏埃的声音：

“库玛！”

“什么事？”

"他们来了……马上出来!"

街上传来叫喊声和脚步声。女人拉住库玛的胳膊：

"怎么啦?"

"预备役士兵们来了，要出乱子……"说着就要从床上跳下来。

丽达满脸惊恐，眼含泪水，紧紧抓住他的两只胳膊，仿佛抓住的是最后一线希望，是万丈深渊边上的一棵大树：

"你不能走，不能……"

库玛温柔地抚摩着姑娘：

"不会出什么事。放开我吧。"

姑娘迷惑不解地看着他：

"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你不能走，我不让你……你是我的，现在不能去死……要是你死了，我就自杀……"

库玛跑出卧室，来到楼道。虽然脚步声杂乱，小伙子们一边往里冲一边高声吼叫，他还能听见丽达在哭喊：

"我怎么办？我也自杀……"

除去已婚的预备役士兵之外，训练中心近七十个小伙子倾巢出动，赶到妓院，闯进卧室，不分男女，逢人便打。水手们起而反抗。谁也不知道是特拉依拉首先拔刀猛刺，还是一个小伙子抢先开枪射击。等警察闻讯赶来，水手们已逃到后院，越墙而出，消失在码头一带。若在码头上搜寻水手，困难重重。头一个被刺中的小伙子已经一命呜呼；第二个臂上挨了一刀，伤势较轻。斑斑血迹证明特拉依拉中弹负伤，据目睹这场厮杀的训练中心军曹说，击中了特拉依拉胸部：

"尽管负了伤，混血儿还用匕首猛刺，然后象个老头儿似的躬着身子跑了。子弹打中了胸膛，我敢肯定，他支持不到码头。"

有个女人也丧了命。在士兵开枪的那一霎那，她冲过去挡住了射向库玛的子弹。对丽达之死，并没有人理会，妓女的生命轻如鸿毛。小伙子则不同，是律师的儿子，地位显赫。警察署长挠挠头（他是被人从床上叫起来的），踢了踢丽达的尸体：

"这个女人怎么回事？"

金发女人惊魂未定：

"她中了邪，疯子似地从屋里跑出来，拉住和她睡觉的男人，非要拽回去不可。这时候响起了枪声，她站到男人前面，吃了枪子。"

"是他的情妇吗？"

"哪里话！今天晚上才认识的，"女人摇摇头，"一定是中了邪……"

妓女们面面相觑，男人们大惑不解。谁都没有想到，为了爱情，丽达抛弃了卑贱的生活，去追求圣洁的超脱。鸨母瞪着惶惑的眼睛，不停嘴地说：

"中了邪……"

库玛在离"勇士号"很远的地方跳下水，游到船边。刚爬到船上，眼前一个人影低声说：

"库玛？"

原来是若苏埃。他光着身子。河水猛涨，平底单桅船离开码头很远。

"真糟糕……特拉依拉在这儿。我游泳把他拖到船上来了，差一点送了命。"

"他怎么在这儿？"

"库玛，他伤势不轻，必须赶紧送巴伊亚。要是被人捉住，可怜的家伙就完蛋了。肚子上挨了一枪。"

码头上空无一人，只有巴伊亚公司的轮船在迎接稀稀落落的几个乘客，所有独木舟都跑得无影无踪。若苏埃说：

“我把他背到这儿，伙计们都走了，只剩下‘勇士号’。假如有条平底单桅船，我也会把他带走，可惜我的独木舟送不到。”

“他在哪儿？”

“躺在船舱里，伤口我已经包扎好，现在好象睡着了。”

“我怎么办？”

“把他交给罗德里格医生，你就不用管了。那是个好心人，会照顾他。”

“好吧。”

库玛提着桅灯看了看特拉依拉。他躺在船舱里，脸色苍白，象具死尸，伤口不再流血，只有艰难的呼吸表明他还活着。桅灯照着他亮亮的头。若苏埃说：

“伙计，小心点，警察随时可能来。”

若苏埃帮助库玛掉过船头，然后跳进水里，招招手：

“下次见……随时愿为你效劳！”

要离开港口的时候，库玛发现轮船上动静异常：几个人大声吆喝着上了船，是警察，肯定无疑。库玛握着舵把，平底单桅船以最快的速度飞驰。桅灯已经熄灭，夜色浓重，河道险滩重重，必须格外小心。轮船响起头一遍汽笛。“还有一小时，”他想。还有一小时，赶到前面，逃避警察的搜查，躲到河汊里，让轮船开过去。如果警察发现垂危的特拉依拉在船舱，库玛就算完了。也许不会被捕，因为这一带不习惯于逮捕逃犯。为了杀一儆百，也许在他背上插上一把短刀，扔进河里，任尸体随水漂流。特拉依拉奄奄一息，在他身上不足以发泄仇恨，会另找人报复。被刺死的小伙子出身富裕人家，有威望……库玛向四周张望，水面平静，风儿推着平底单桅船前进。大海是甜蜜的朋友，总是助人们一臂之力。

船在蓝蓝的水面上驶行，绕过了一处险滩，进入狭窄的航道。库玛紧握船舵，两眼圆睁。船舱里传来特拉依拉的呻吟声。库玛说：

“特拉依拉……听见了吗，特拉依拉？”

没有回答，呻吟声更大了。现在，库玛不能离开船舵。在狭窄的河道上，任平底单桅船自由漂流太危险了。

“我马上就去……再等一分钟。”

呻吟一声连着一声，声声凄楚。库玛暗自寻思，特拉依拉就要死了。死在他的平底单桅船上，警察发现尸体，要向库玛报复。库玛不是胆小怕事之辈，只是不愿陪伴因为轻举妄动而丧命的特拉依拉，他不该首先动刀。既然对方人多势众，逃离现场并非怯懦。库玛转念一想，在那种场合，谁能不象他一样抽出匕首呢？特拉依拉就要死了，无法和他争论，必须设法避开警察的搜查，把尸体送到港口，交给为之痛哭的亲人。

平底单桅船穿过了狭窄的航道，库玛点上桅灯，走近船舱。特拉依拉艰难地侧过身子，伤口渗出一缕细细的血水。库玛说：

“想吃点什么吗，老兄？我们正朝巴伊亚方向开。”

特拉依拉呆滞的眼睛转向他：

“水……”

库玛拿来葫芦，把葫芦口对准伤员的嘴。特拉依拉吃力地喝了几口，然后又仰面躺下，死死盯着库玛：

“是库玛？”

“对，是我。”

“那个人死了，对吧？”

“死了。”

“我从来没有杀过人，自己造孽自己受。”

“是啊。”

“我的妻子怎么办？”

“你结婚了？”

“在桑托阿玛洛结婚的，有三个女孩。她们可怎么过呀？”

“放心吧，你会好的，回去就能和她们见面。”

“警察在追吗？”

“能骗过他们。”

“那么，你去掌舵吧。”

库玛回到船头，思绪万千。特拉依拉有妻子，还有三个女儿。往后，谁来养活这四口人呢？弗朗西斯科老人说得对，水手不该结婚。不知哪一天灾祸降临，孩子们就要挨饿。不过，他想结婚，想把莉薇娅带到平底单桅船上，想要个儿子。又传来特拉依拉沉闷的声音：

“库玛！”

库玛走下船舱，特拉依拉挣扎着抬起头来：

“听见轮船的汽笛声了吗？”

“没有听到。”

“我听到了。轮船正在起航，没有指望了。他们在轮船上，对吧？”

库玛知道他指的是警察，没有否认。特拉依拉接着说：

“他们能追上，会杀死我们的。”

两人沉默下来。桅灯照着特拉依拉的脸，他愁眉紧锁，带着伤心的苦笑。

“只有一条路可走——我自己死，你帮我上去，我跳进水里。他们来了也找不到我。”

“净是傻话，伙计。平底单桅船我还是会驾驶的。”

“再给我点水。”

特拉依拉喝完水，库玛来到船头。现在汽笛声响了，轮船正起

锚出港，随后而来。一旦发现“勇士号”，一切全都完了。轮船追上来，全付武装的警察就会结果他们的性命，然后宣称两人因拒捕被击毙。库玛无法拒捕，短刀只用于肉搏，而警察们会手持左轮手枪和步枪跳到平底单桅船上来。今天晚上两个人要去见雅纳依娜了。库玛再也看不到莉薇娅，再也看不到弗朗西斯科老人。平底单桅船凭借风力，顺流飞驰。“勇士号”正在尽最大努力，这是它最后一次狂奔。用不了多久，它就遍体弹痕，或许和主人一起葬身水底。它的桅灯不能在海湾上闪烁，库玛不能在河上来往，不能和曼努埃尔赌输赢。小伙子倒在客厅里，那姑娘也死了。这时候库玛才想起她。姑娘死了，为救他而死了，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如果活在人世，她不会离开烧酒的，只能未老先衰。她象个水手的妻子一样地死了，妓女是不会饮弹身亡的，她是库玛的妻子，叶芒娅知道，肯定要带她到埃奥卡的土地上漫游，让她在防波堤外的神石上当海神的使女。姑娘那么年轻，那么漂亮，为一个海上的男人献出了生命。她的尸体葬进坟墓，但叶芒娅一定会去叫她当使女。库玛将把她的故事讲给莉薇娅听。如果生个女儿，就起名叫丽达。巴伊亚公司的轮船又鸣起汽笛，正在通过狭窄的航道。过不了多久，轮船就开到旁边，放下舢板，消失在黑暗中。那时候一切全都完了。“勇士号”的日子到了，全速前进，奔向死亡。他们即将到埃奥卡的王国航行，丽达正在那里等待着他。

库玛听到一声响动，似乎船上有人拉了他一下。有人，一定有什么人蹑手蹑脚来到船舷。库玛放开舵，用目光搜寻，原来是特拉依拉正要往水里跳。库玛猛地扑到他身上。特拉依拉拼命挣扎，不想连累库玛，指望一死了事。光头在桅灯下闪闪发光。库玛把他拖回船舱，感激而又自豪地望着他。特拉依拉也知道，这是码头上的规矩，库玛决不含糊。要死，两人一起去死。他请求

说：

“库玛，你有多余的刀吗？”

“有。干什么？”

“给我，我要象个男子汉一样去死，还能带走一个，”他艰难地笑了。

库玛把刀交给他，回到船头。他也要自卫，决不象条活鱼一样任人宰割，只有倒下以后才肯放下手中的短刀。再也见不到莉薇娅，她会跟别的男人结婚，为别人生儿育女。不过，临死之前，要呼唤的是莉薇娅的名字。可惜卢菲诺不在身边，否则该求他帮忙，把莉薇娅的名字纹在胳膊上。

远远望见一盏平底单桅船的灯光迎面而来。是谁来了？很快就能知道。如果是个朋友，也许这一切还有救。船越来越近，原来是雅克斯。今天上午，两人刚刚在码头上打过一架。但库玛知道，可以向他求助，这是码头上的规矩。

随着库玛的桅灯信号，雅克斯停住船，大吃一惊——他正等机会向库玛报仇呢。库玛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事，说正遭追捕，特拉依拉躺在船舱。雅克斯二话没说，和库玛一起把喘着粗气、濒临死亡的特拉依拉抬到他的船上。库玛说：

“我在马腊古日贝等你。”

“好。”

“一路平安。”

两条平底单桅船同时开了。绝不会再出什么事。雅克斯前往卡乔埃拉方向，引不起怀疑，而在“勇士号”上找不到任何证据。除了妓女们之外，谁也不能肯定库玛曾参加打斗，因为那种时候男人是记不住面孔的。他自由了。

警察搜查以后（他已经冲净了船舱的血迹），没有找麻烦。库

玛装好一批雪茄烟。雅克斯没有耽搁，放弃了运送一趟货物，很快赶回来，和库玛一起出发。特拉依拉没有死，躺在雅克斯的船舱不停地呻吟。天亮时分，两条船一起到了巴伊亚。巴伊亚公司的轮船早已靠岸，发生殴斗的消息在码头上传开了。雅克斯留在船上，库玛去叫罗德里格医生。特拉依拉还在船上呻吟，念叨他的妻子、家庭和三个女儿。在梦幻里，他看见一艘远洋巨轮停在码头，要把他带到海底，忽而风雨欲来．变成一片乌云。一艘巨轮停泊在码头，一片乌云停泊在码头，带走杀人凶手特拉依拉。妻子在哪里？女儿们在哪里？为什么不来向他告别？他要乘轮船走了，要乘乌云走了。不，不能走，妻子还没有来，女儿们还没有来，没有来同他诀别。特拉依拉上了轮船，上了乌云，到了风暴中心，絮絮叨叨地说着妻子，说着家庭，说着三个女儿：玛尔塔、玛尔加丽达、拉盖尔。

玛尔塔、玛尔加丽达、拉盖尔

如果有人问起，码头上对什么坚信不疑，有绝对的把握，人们会众口一词：罗德里格医生出身水手世家，其父母、祖父母或更早的先辈曾以驾船出海为生。否则便无法解释为什么文凭在手、功成名就的博士竟然离开城市漂亮的街道，来到码头，住进简陋的房屋，与书籍、猫和酒瓶为伴。看来并非情场受挫，因为博士年纪尚轻，不会在心上留下无法医治的创伤。可以肯定——独木舟船老大们一再说——他是水手的后代，又回到了大海。由于身体瘦弱，难以驾平底单桅船在水上奔波，又无力扛起沉重的货包，只得为水手们治病除灾，救死扶伤。他经常出钱为最穷的人办丧

葬，帮助他们的未亡人，设法营救因酗酒肇事而被捕的人出狱。他为码头上做的事多得不计其数，受到普遍的尊敬，其声望和最勇敢的水手一样传遍四方。博士的其他业绩为水手们所熟知。也许杜尔赛了解他写诗赞颂大海，因为博士曾说过杜尔赛的诗远不能表现大海的气魄。不过连杜尔赛小姐也不完全明白，他既然有钱，在城里倍受尊重，为什么来这里蛰居。他衣衫破旧，不打领带，如果不去看望病人（出诊往往分文不取），便叼着烟斗，欣赏海上千变万化的景色。

他有一台收音机。晚上，很多人来听别的国家的音乐。现在他们毫无顾忌地走进这简陋的小屋，象对待熟人似地看装潢精美的一本本厚书（当初可不一样，他们对书望而生畏，书把他们和罗德里格远远隔开），最后，几乎总是来访者关掉收音机，为博士唱起码头上的民歌。

博士留在码头，在他们中间生活，完全为他们生活，这个秘密只有弗朗西斯科一个人明白。有一次，老人对他说：

“你父亲是水手，对吧，罗德里格博士？”

“不，弗朗西斯科。据我所知，他不是水手。”

“可是你祖父……”

“祖父我没有见过，父亲生前也没有对我谈到过他……”罗德里格笑了。

“对，他是水手，”弗朗西斯科说。“我认识他，在一艘轮船上当船长，心眼好，这一带人们都喜欢他。”

虽说这一套是弗朗西斯科临时信口编造的，但说得凿凿有据，连编造者本人也近乎相信了，所以码头上也无人怀疑。人们都指望有一天罗德里格博士和杜尔赛小姐结婚。他们常常一起散步、谈天，但从来没有提到过结婚的事。很久以来，人们就谈论着举行婚礼的日子。最亲密的朋友偶尔转弯抹角说起来，罗德里

格医生总是微微一笑，仿佛更深地藏进破旧衣衫，然后顾左右而言他，接着又回到书籍中间，或者看望病人（一个患肺结核的男孩几乎占了他的全部时间），要么便去眺望大海。

一开始，罗德里格医生经常到城里去，建议采取措施，改善码头住户的卫生状况，但从未被采纳。杜尔赛小姐说在等待奇迹降临，那时候码头一带一切都会变好，或许罗德里格博士能写出壮丽的诗篇，象大海一样壮丽的诗篇。

库玛走进用作诊室的客厅。一个母亲抱着患肺病的孩子对一个胖女人絮絮叨叨。病儿骨瘦如柴，不时吃力地咳嗽得哭起来。一个小姑娘躲在屋子一角，用手绢捂住嘴，惊恐地望着他们。

"有时候我甚至想——上帝饶恕我——"母亲赶忙把手举到嘴边，"还不如让上帝马上叫他走……活受罪，别人都跟着受罪。咳嗽起来没完没了，整夜不停……可怜的孩子，不能玩耍，活着有什么欢乐？有时候我想，要是上帝把他叫走，算是帮了我的大忙。"说着，用袖口擦了擦眼睛。孩子又咳嗽起来，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母亲把孩子抱得更紧了。

胖女人点点头。屋子一角的小姑娘问：

"怎么得了这种病？"

"伤风感冒，越来越重，就得了……"

胖女人说：

"让圣父安塞尔摩看过了吗？听说……"

"没有用……罗德里格博士不也和我们的圣父一样吗……"

"叶芒娅在呼唤他呢，"胖女人说。

库玛问：

"罗德里格博士还要耽搁很久吗，弗朗西斯卡太太？"

"不知道，库玛先生。他在里边给蒂布西奥看腿上的伤……您

病了？”

“不，有别的事。”

孩子又咳嗽起来。胖女人说：

“你认识玛丽安娜吧？就是泽·彼得里纽的女人……”

“啊，认识！”

“她也得了这种病，瘦得成了鳕鱼干，不停地咯血，恨不得把心也咯出来。后来圣父安塞尔摩给她一剂药，好了，壮得象棵大树。”

“蒙蒂纽可没治好，被打发到罗德里格博士这里来了。博士也没能救活，各种办法都用尽了。”

门开了，蒂布西奥一瘸一拐地走出来。罗德里格医生穿着白大褂，出现在门口，他面容清癯，瘦骨嶙嶙：

“病了吗，库玛？”

“我想和先生谈谈，事情紧急。”

“请进，”医生转向女人们，“请等一分钟。”

不一会儿，两个人一起出来了。罗德里格已经穿上外衣，手提着手术箱。他通知女人们说：

“请你们下午两点再来吧，现在有急诊。”

走到门口，遂又回过头来说：

“不要忘了给孩子吃药，弗朗西斯卡太太，午饭以前……”

走到码头，罗德里格说：

“说吧，出了什么事？”

库玛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知道，对罗德里格完全可以信赖，博士是他们的人，就如同是个水手。库玛还说到丽达之死，特拉依拉受伤。

“小伙子死了，特拉依拉情况不妙……”

两人穿过码头边的泥淖，跳到雅克斯的平底单桅船上。罗德

里格一头钻进船舱。特拉依拉仍然昏迷不醒，梦呓中不停地说着女儿们，呼唤玛尔塔、玛尔加丽达、拉盖尔。很快人们都知道了，玛尔塔已经是十八岁的妙龄少女，玛尔加丽达十四岁，长长的头发，爱在河里游泳，在石头上蹦来跳去。特拉依拉最想念的莫过于拉盖尔，她就要过四岁生日了，吐字还不清楚，话还说不连贯。雅克斯说：

"他在说梦话……"

"玛尔塔、玛尔加丽达、拉盖尔！"特拉依拉不停地呼唤着。"玛尔塔，你要什么？该准备嫁妆了，未婚夫随时可能来。玛尔加丽达在石头上蹦蹦跳跳，在河边玩耍，象条鱼一样在水里游来游去。拉盖尔说话卷着舌头，只有破旧的布娃娃能听懂。拉盖尔，拉盖尔。"特拉依拉叫得最恳切，心里最想念。拉盖尔对旧布娃娃说，以后要把你丢在墙角了，这次爸爸要给我带个金黄头发的新布娃娃。垂危的父亲在呼唤拉盖尔，也在呼唤玛尔塔和玛尔加丽达，甚至还呼唤上了年纪的妻子，说她烧好了鱼，等他去吃。

罗德里格查看伤口。病人已经听不到声音，没有发现他们在跟前，只看见三个女儿在周围笑着、跳着，一个个乐不可支。玛尔塔、玛尔加丽达、拉盖尔。拉盖尔怀里抱着的是个新布娃娃，新布娃娃在和她说话，新布娃娃是爸爸这次买回来的。爸爸要乘一艘轮船走了，爸爸要乘乌云走了。玛尔塔、玛尔加丽达和拉盖尔手挽手在码头上跳舞，那兴高采烈的样子，就象特拉依拉每次远航归来，把带回的礼品放在桌子上的时候一样。玛尔塔穿上了新嫁衣，玛尔加丽达在河边捡来的石子上跳舞，拉盖尔把布娃娃紧紧搂在胸前。

"只能开刀。"

"什么，博士？"

"只有开刀取出弹头……对，就这样……必须把他抬到我家

里。他有家庭，对吗？”

特拉依拉说：

“玛尔塔、玛尔加丽达、拉盖尔。”

“怎么把他抬走呢？”雅克斯问。

办法总算想出来了，用吊床。平底单桅船开到几乎空无一人的码头深处，把特拉依拉放上吊床，用根木棍抬走。罗德里格家里，器械已准备停当，手术马上开始。库玛和雅克斯在一旁帮助，看着医生切开皮肉，从体内取出子弹，然后重新缝合，仿佛在看收拾一条鱼。现在，特拉依拉睡着了，不再唠叨他的女儿们，也不再呼唤三个名字了。

手术完毕，库玛问：

“他能好吗，博士？”

“我看不行，库玛，太晚了，”罗德里格在洗手。

库玛和雅克斯望着受伤的伙伴。他脸色苍白，光头锃亮，躯体硕大，肚子剖开，仿佛已经离去，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库玛说：

“他有家眷，妻子和三个女儿。唉，水手不该成家。”

雅克斯低下头。一个月之内他就要结婚。

罗德里格博士问：

“他的家在哪里？”

“在桑托阿玛洛一带。”

“应当通知……”

“大概早知道了……坏消息传千里嘛。”

“肯定警察已经搜查过了。

罗德里格说：

“你们去忙吧，我来照看他。”

临走，库玛又看了一眼打鼾的病人。

现在，只剩下罗德里格医生。他望望窗外的大海。水手们的

生活确实艰难。库玛说他们不该结婚，家庭迟早要陷入悲惨的境地，总是有玛尔塔们、玛尔加丽达们、拉盖尔们挨饿。杜尔赛小姐在期待奇迹出现。罗德里格想重温往日的诗作，而眼前奄奄一息的病人破坏了描写大海的雅兴。现在，罗德里格头一次想到写一首诗来叙说码头的痛苦、码头上的悲惨生活。

死神无声无息地来到了。现在，特拉依拉已经不在轮船上。罗德里格叫来了库玛和雅克斯。特拉依拉看见三个人站在床边，不再呻吟。他伸出手，但既不是伸向医生也不是伸向两个朋友。他看见站在床边的是三个女儿，三个女儿在叫他起床，因为已近晌午（太阳照进屋里），该驾独木舟出发了。他伸出手，慈祥地笑着（罗德里格把他的手放回去），嘟囔着玛尔塔、玛尔加丽达、拉盖尔的名字。最后又叫了一声拉盖尔，便登上了"独木舟"。

特拉依拉乘"独木舟"走了。

子爵、伯爵、侯爵和贝索罗

现在，库玛和他的平底单桅船停泊在桑托阿玛洛。帝国时期，这座城市曾是许多男爵、子爵、伯爵和侯爵的故土，也是码头上人们的故土，贝索罗的故土。它受到码头上人们的喜爱，仅仅是由于最后这一条原因，而不是因为出产蔗糖、伯爵、子爵、男爵、侯爵和烧酒。贝索罗在本城出生，走过它的大街小巷，在这里流过血，挥舞过刀剑，射击过对手，练过卡波埃拉①，唱过桑巴。在离城不远的马拉坎卡里亚，他被人乱刀砍死。这里，流过他的

① 卡波埃拉：巴西黑人的一种防身术，也用于进攻对方，类似中国的武术，但节奏较慢，且多用腿脚。现已成为巴西的健身体育项目。

鲜血；这里，他那颗星和卢卡斯·达·费拉的星一样又大又亮。勇敢的黑人变成一颗星，光芒四射。

桑托阿玛洛是贝索罗的故土。躺在平底单桅船上的库玛想的是这件事，而三天以前心思却大不相同。特拉依拉死去的当天，他本打算去看莉薇娅，了却一桩日思夜想的心事。但是，弗朗西斯科老人的话、海上的民歌、日复一日的例证（和海员结婚的女人命运多舛，水手不应该成家），以及特拉依拉一命呜呼丢下妻子和三个女儿的事件，搅得他心神不安。水手应当自由自在，弗朗西斯科老人这样说，码头上的民歌这样唱，耳闻目睹的事实也这样告诫。自由自在就不能爱女人，就要今朝有酒今朝醉；自由自在为的是等待死亡，为的是和大海之主叶芒娅举行婚礼；自由自在为的是死亡，因为他们活着的目的是死亡。死神近在眼前，无须担惊受怕。水手无权牺牲一个女人。所谓牺牲，并非指生活贫困，身居陋室，手头拮据，终日以鱼为食。这种生活任何人都能忍受，因为一般说来她们若非码头上的姑娘，便是穷苦工人的女儿，对贫穷以及比贫穷更糟糕的生活都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她们所不能习惯的是面对意外的死亡，突然失去男人，失去庇护，失去家庭，缺衣少食。如果年纪尚轻，立刻就被工厂或妓院吞噬。在码头上，手屈一指的漂亮女人莉薇娅有朝一日要奉献给别的男人，站在窗口招徕嫖客以供养儿子，而儿子迟早要成为水手，祸害另一个女人。想到这些，库玛毛骨悚然。她站在装有铁栅的窗户后面（就象服刑的罪犯一样），露出既无秘密又无忧愁的脸，呼唤过往的男人。儿子——库玛的儿子，大海的儿子——或许不得不躲藏起来，以免为母亲而哭泣。为了儿子的午饭，她只得出卖肉体；明天，儿子也要随叶芒娅到埃奥卡的无边的土地，丢下妻子……。埃奥卡的土地，水手们的故乡，那里才有他们真正应当占有的女人：有五个名字的神秘的雅纳依娜。雅纳依

娜既是母亲又是妻子，令人谈虎色变。从来没有听说过码头上哪个有妇之夫能寿终正寝老死在独木舟或者平底单桅船上。叶芒娅心怀忌妒，不断掀起风暴。奉献礼品无济于事，送去女儿为她充当侍女也是徒劳。她要的是丈夫、儿子。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想让莉薇娅命乖运蹇，库玛才在那天晚上载着不多的货物逃出码头，来到桑托阿玛洛，准备装烧酒返航。逃离码头是为了避免同鲁道夫去见莉薇娅，避免看到那双明亮的眼睛，避免胸中的欲火越烧越旺，不可收拾。所以，库玛躺在平底单桅船上，逗留在桑托阿玛洛码头——桑托阿玛洛，伯爵、子爵、男爵和侯爵们的城市，贝索罗的故乡。

贝索罗属于世界所有的码头，却出生在这里。库玛抬头仰望，他的星在天空中闪闪发光。如果说夜空里月亮是最大、最明、最吸引人们的目光，那么，水手们继而搜寻的便是码头上最勇敢的黑人贝索罗之星。空中，英雄豪杰星罗棋布：祖比、卢卡斯·达·费拉、泽·尼克、贝索罗。在月亮和卢卡斯之间将有一颗新星，它该是威尔古比诺·费雷拉·兰比奥，不过现在为时尚早，他不会匆匆死去。

他们都不是码头上的人，只有贝索罗是海员的儿子，曾驾平底单桅船在海上驰骋。他是海上人，懂得掌舵扬帆，熟练地驾独木舟，伴着歌声乘风破浪。所有这些人当中，只有他知道埃奥卡的土地在世界的尽头，所以最受码头上人们的爱戴。啊，全世界的海员、水手、码头工人、平底单桅船和独木舟船老大，还有罗德里格博士、杜尔赛小姐以及所有在海上工作的人们，请注意，贝索罗就出生在这里，出生在桑托阿玛洛！离这儿不远，在马拉坎卡里亚，他被人乱刀砍死，碎尸万段。但是，谨请四海之内的水手们听真，他是遭到暗算而死的。当时他正在吊床上睡觉。陆地上万物之中，与平底单桅船最为相似的莫

过于吊床，它摇摇晃晃，就象在波峰浪尖上颠簸。

雷孔卡沃一带是水上勇士的故乡，他就在这里出生。被称为蜜蜂之城的州首府巴伊亚则是码头上美女的摇篮，养育了莉薇娅。如果贝索罗看到她——库玛在"勇士号"上抽着烟斗想，——也会一见钟情，为了她再砍死三、四个对手。贝索罗是个勇敢的海员。码头上没有哪个女人比莉薇娅更漂亮。她参加叶芒娅节庆祝活动，单单是为了来看库玛。库玛也是个勇士，曾多次甘冒风险，还指望有一天乘大轮船走遍海角天涯。库玛爱她，她正是库玛望眼欲穿的女人。她也爱库玛，曾用毫不隐蔽的真诚目光传情。况且库玛答应过罗莎·巴尔梅兰。和莉薇娅生个儿子，罗莎帮助抚养，和孩子玩耍，忘却惹是生非、打架殴斗、与死神为伍的生活。固然贝索罗不曾结婚，可是也不曾认识莉薇娅。莉薇娅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死去了。为了莉薇娅这样的女人，水手会把一切置诸脑后，甚至忘记可能把她和儿子或者三个女儿抛弃在贫困的泥潭，就象特拉依拉丢下玛尔塔、玛尔加丽达和拉盖尔一样。

码头上传来歌声，是那首古老的民歌，唱的是夜晚人人交欢。库玛耳朵没有听见，而是感到心被它抓住了。贝索罗的夜晚并非都是交欢，往往是殴斗和犯罪，还有的时候不得不冒险潜逃。有一次撂倒了四名士兵，打伤另外几个，他本人下颌两处中弹，臂上也挂了花，钻进丛林。当时夜色漆黑，敌人穷追不舍，包围了丛林。贝索罗不愧是名海员，带伤跳进水里，游泳摆脱了对手，直到一艘独木舟把他救上船，交给一位圣父治疗。不过，肯定也有些交欢的时候。在明月高照的夜里，在歌声悠扬的夜里，蓝色的河水静静地流着，他怀里有个女人，有时是玛丽亚·若泽，有时是若泽发·达·丰特，有时是阿利比娅或者临时碰到的别的女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和他的命运紧紧相连，没有一个女人因为他的死而生活无着。不少女人曾为他哭泣，可是海上的

男男女女都为他哭泣，他的葬礼远比桑托阿玛洛任何男爵、子爵、伯爵或侯爵更为隆重。人们为之痛哭，因为他是个好人，对穷苦人解囊相助，随时为水手的权利亮出匕首。没有一个女人不是为他的胆量、为他的善良、为他的壮举而悼念；没有一个女人把他当作自己的男人、自己的依靠或者自己的幸福而悼念。年长的人们都说，码头上的男人不该结婚，民歌也是这样唱的。库玛烦躁地挪动挪动身子。夜晚，人人交欢，但应该是冒险式的交欢，萍水相逢的交欢，在码头的沙滩上、河流的岸边或者在麦卡尔多的妓院里随便搂住个混血女人聚散无定的交欢。

夜晚，人人交欢。桑托阿玛洛水上传来黑人的歌声。另一首民歌唱道（码头上的故事都合辙押韵：六行颂诗、桑巴、民歌、对唱）：水手的妻子命运不幸，平日里伫立码头上等待船帆，暴风雨夜里等待抬回尸体。贝索罗从来没有结过婚，他不仅是水手，还是豪杰；不仅有船桨，还有步枪；不仅有海员的短刀，还有匕首。抵得过两个男人的码头女人罗莎·巴尔梅兰也没能生下个儿子。雅克斯定于本月和失去父亲的混血姑娘茹迪丝结婚，但在特拉依拉死后他又犹豫不决，也逃出了码头，跑到卡乔埃拉，和库玛一样躺在平底单桅船上，叼着烟斗，听着歌声，心事重重。莉薇娅没有遮掩，那双眼睛没有预料到生活中的坎坷。正象歌曲里唱的，把她的生活同一个水手相连意味着命运不堪设想。库玛恼怒了，恨不得高声大叫，恨不得跳进水里（死在海里，心也甜蜜），恨不得象贝索罗一样和许多人厮杀一场。

贝索罗的星又大又亮，在天空闪烁。女人们都说那是他监视着桑托阿玛洛的人们——男爵们、伯爵们、子爵们和侯爵们——的恶行。海员们遭受的不公正，他看得清清楚楚，有一天要回来报仇雪恨。

会有人回来的，不知道是不是贝索罗。他的星从天空消失，

来到地上大放光彩。这，也许就是杜尔赛小姐盼望的奇迹；这，也许就是罗德里格博士诗篇里所说的那一天。也许在那一天水手们可以结婚，可以让妻子过上好一点的日子，保证她们在丈夫死后不至于挨饿，更不必沦为妓女。那一天何时来到呢——库玛仰望天空，向明月发问，向群星求答。

贝索罗是条好汉，是遭人暗算而死的。他们把他的躯体砍得七零八落。为了举行葬礼，人们不得不收集起散在地上的尸骨。他的对手是男爵、伯爵、子爵和侯爵们。这些人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榨糖厂老板和绿油油的甘蔗田的主人，规定平底单桅船和独木舟的运费牌价。他袭击糖厂，从他们手中夺取一点东西分给寡妇们，分给父亲在海上丧生的孩子们。男爵们、子爵们、侯爵们和伯爵们在议会发表演讲，和彼得二世交谈，喝昂贵的名酒，奸淫女奴，鞭挞黑人，视平底单桅船和独木舟的船老大们为奴仆。但他们却怕贝索罗，把他当成魔鬼，不愿意听他的名字。为了对付贝索罗，他们派来警察，动员一批又一批的士兵。他们斗不过贝索罗，因为雷孔卡沃一带的码头上、河流里和城市中，没有一个女人不乞求叶芒娅保佑他，没有一条平底单桅船、独木舟或者舢板不向他提供掩护。桑托阿玛洛的男爵们发抖了，子爵们发抖了，乞求上帝不要让贝索罗糟蹋他们的土地，于是一些黑人男女和水手们得以免遭荼毒，因为主人们惧怕贝索罗。

贝索罗总有一天要回来，库玛应当等到那一天再结婚。谁也不知道贝索罗怎样回来。也许他幻化成许多人，在码头上群起反抗，要求制定新的运费牌价，制定新的法律，保护寡妇和孤儿。

莉薇娅在等他，库玛知道。夜晚，人人交欢。莉薇娅在等他。鲁道夫找不到库玛，大概会气急败坏。他不知道库玛逃走了，不肯践踏莉薇娅的命运。现在，一阵诱惑涌上心头，想再次见到她，站在她跟前。莉薇娅一定要来到他身边，一定要在这条平底单桅

船上睡很多个夜晚。如果库玛不幸身亡，她有勇气不沦为妓女。夜晚，人人交欢。库玛的心上人是莉薇娅。他不要冒险的交欢，不要萍水相逢的交欢，不想随便搂着哪个混血女人。莉薇娅是叶芒娅送来的，而叶芒娅的命令不容违拗。渔民、平底单桅船和独木舟的船老大都惧怕爱情。躲到卡乔埃拉苦思冥想的雅克斯会下定什么决心呢？库玛不想让莉薇娅命运不幸，但难以做到。命运是注定的东西，谁也无力变更。莉薇娅命运不幸，注定是码头上的女人，她本人、库玛、甚至变成了星星的贝索罗都不能更改。库玛决定去接她。夜晚——月色美丽的夜晚，繁星满天的夜晚——为交欢而来，他不该逃走。这样的夜晚，谁也不想风暴，谁也不想殴斗，谁也不想死亡。库玛想的是莉薇娅长得漂亮，他爱莉薇娅。

桑托阿玛洛是贝索罗的故乡。确实，帝国贵族和掌管无数奴隶的主人曾在这里出生。谨请海员们注意，这无关紧要。贝索罗——海上最勇敢的男子汉——也在这里出生，曾在这一带水面游弋。男爵、伯爵、子爵和侯爵们已经躺进严严实实的坟墓任时间噬咬，厮守当年封建城堡的废墟，然而贝索罗却化成星星在天空闪烁，照耀着库玛的平底单桅船轻快地返航去接莉薇娅。贝索罗会回来的，天下的海员们，那时候每个夜晚都能交欢，码头上和女人们心里都会唱出新歌。

乐　曲

大海给库玛送来最快的东南风，"勇士号"如离弦之箭，射向巴伊亚码头。来来往往的独木舟和平底单桅船、打鱼的木筏以及载木材的小船，纷纷向库玛问候：

“一路平安，库玛。”

一路平安，他要去接莉薇娅。月光照亮了航路，大海是宽阔平坦的大道。东南风吹着。往日送来暴风骤雨的可怕的东南风今天成了至爱亲朋，帮助库玛飞快地通过这段水域。东南风送来河岸的洗衣妇的歌声和渔夫的小调。港湾进口处，鲨鱼在浪尖上跳跃。一艘客轮正在进港，船上灯火辉煌，舞会正在进行。一对夫妇倚在船舷细声交谈。“一路平安！”库玛朝他们招招手。两人赶紧招手回答，而后笑着谈论起这位素昧平生的水手唐突的问候。

他要去接莉薇娅，接一个漂亮的女人来奉献给大海。用不了多久，莉薇娅的肉体就会有海洋咸水的滋味，飞溅的浪花将打湿她的一头秀发。她将在“勇士号”上唱起码头的民歌，将知道贝索罗的经历，将听魔马的故事，将了解所有海难的始末。她也将变成一艘平底单桅船，一条独木舟，一片船帆，一支民歌，总之，变成海上的东西。

东南风在吹，吹得“勇士号”船帆鼓鼓。飞奔吧，平底单桅船，飞奔吧，巴伊亚的灯光遥遥在望，隐约传来坎东伯莱宗教仪式上的跺脚击掌声、六弦琴的乐曲声和手风琴的呻吟声。库玛似乎听到了莉薇娅清脆的笑声。飞奔吧，平底单桅船，飞奔吧。

偷走莉薇娅

六个月的时光，库玛只有一个强烈的欲望：占有她。六个月的时光，“勇士号”在河里、海上劈波斩浪，来回往返，库玛难以摆脱欲望的纠缠。从桑托阿玛洛归来的当天，他终于又见到她。鲁道夫陪库玛去了，她显得更加美丽、腼腆，那双眸子更加明亮。

莉薇娅的亲人们——舅舅、舅妈——有一爿小店铺，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外甥女的容貌上(可以找个富裕人家……)。他们对库玛绝不好眼相看，只说了几句感谢光临的话，希望他只是来看看而已，接受主人的感谢之后便一去不再回头。莉薇娅能指望从一个水手那里得到什么呢？舅舅、舅妈能指望从一个比他们更穷的人身上得到什么呢？

为了见她，为了交谈几句，等了整整六个月(只是她在说，库玛静静地听着)，并且谈话不得不在舅舅、舅妈的目光监视之下进行。库玛曾救过他们的命，现在却想夺走他们过上好日子的唯一希望。库玛不管他们的目光多么恼恨、厌恶和鄙夷，不顾他们嘟嘟囔囔存心让他听见，还是经常穿上仅有的一件麻纱衣衫登门拜访——这件衣裳在身，他浑身不自在，动作拘束。

头一个星期，库玛便给莉薇娅写了一封信。他本想先让杜尔赛小姐过目，请她改正信中的错误，但又不好意思开口，只好照原样发出：

“尊敬的莉……请接受我以灵魂的全部纯洁所致的问候。

我用笨拙的手和为你而疯狂的激动的心写下这封蹩脚的短信。

莉薇娅，我的心上人，请你仔细读读这封信，赶快回信。我希望得到你的心给我的心的真诚的答复。

莉薇娅，你知道吗？爱情从亲吻开始，以伤心的眼泪结束。可是，我想，亲爱的，如果你答应，我们的爱情会恰恰相反。它从一个眼神开始，必将在亲吻里成长，永远不会结束。不是这样吗，我亲爱的？我请求你回答我提出的全部问题。你听见了吗？亲爱的，我想，你的心是个金黄色的贝壳，里边藏着一个词：善良。

莉薇娅，我亲爱的，我从出生的那一天就爱上了你，再也不能隐瞒这个秘密，再也不能忍受心头感到的巨大痛苦。我说的全

是实话，我的金黄色的天使，你听见了吗？

你是我唯一的希望，我把心交给你，跟随你的命运。我想你不喜欢我，可是我的心一直在你手中，一直到最后一刻，永远在你手中。

我的天使，看到你，我更加疯狂，更加爱你，几乎当面向你说出心里的话。现在，终于到了向你诉说我的乞求的时刻。

给你写这封信，为的是倾吐心里的话。除了你，我谁都不爱。我爱你，喜欢你，你是我永恒的幸福。

请求你千万不要把这封信让别人看，免得他们挑剔一颗热恋的心。要是有人胆敢笑话我，我会把他打得桨断船翻。我希望你答应我，不给别人看，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

请求你赶快回信，让我知道你是不是答应这颗热恋的心。不过，我想得到你的心给我的心的真诚的回答。你听见了吗？

你的回答将是对我痛苦的心的安慰，你听见了吗？

信上有错，字写得不好，请你原谅。

你一定会发现字迹不同，这是因为我换了一支笔，你听见了吗？我是自己在家里写的，一边写一边想你，你听见了吗？请接受你的库……的拥抱，他喜欢你，爱你，你听见了吗？

库麦尔辛多　急草”

其实，这封信几乎酿成一场大吵大闹，因为开始是由费拉德尔菲奥“博士”写的。这里几乎没有人叫他费拉德尔菲奥，大家都尊称他为“博士”。“博士”会写合辙押韵的故事、码头上的六行诗和民歌。他总是似醉非醉，不停嘴地嘟囔胸中的学识（曾在神父学校学习过一年），替水手们给恋人、妻子或偶然相遇的情妇写信，挣上五个托斯坦①。每逢洗礼、结婚、酒店开张或者平底单桅船命

①托斯坦：巴西货币单位，等于一百个瑞斯，即十分之一个米尔瑞斯。

名，他少不了要发表一通演讲，成了码头上倍受敬佩的角色，人人都给他吃喝。"博士"耳后夹支蘸水笔，口袋里装瓶墨水，提一把黄色雨伞，拿一叠信纸，腋下夹一本艾伦·卡尔德克的著作。这本书他一直在读，可是永远读不完，更具体地说，从来没有超过第三十页。他自称是招魂巫师，而又从不敢做一次道场，因为他对另一个世界的灵魂怕得要死。每天下午，他都端坐在市场前面，以一个木箱为桌，充当码头上风流艳事的牵线人，把水手家庭里缺钱花、某人得病等等添油加醋，描绘得有声有色，并且还代他们撰写给叶芒娅的书信，对所有人的生活都了若指掌。卢菲诺过来了，"博士"肩头颤动，发出高雅的笑声，问道：

"这回是给哪个女人呀？"

卢菲诺说出名字，他立刻写一封和以往内容完全相同的信。见到熟人，赶忙通告：

"埃丽萨空闲啦，这女人卢菲诺不要了。"

接着又开始为这一位写信。"博士"就以此为生，挣得每日的酒钱。有一次，他以十个托斯坦的价钱替雅克斯写了一篇他非常自鸣得意的杰作。现在，茹迪丝正把这首离合诗①紧紧贴在胸前：

"我疯狂地爱你，
把整颗心交给你，
你是我热爱的唯一女人，
我属于你，直到死去。"

"博士"写上题目"再会"②，以百感交集的目光望着雅克斯：

"我本该从政，孩子，在码头干这种事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

①离合诗：几行诗第一个词的首字母能组成词的一种诗体。

②在葡萄牙文中，这四行诗每行第一个词的首字母组成"再会"一词。

施展才华。若在政界，我能和路易争个高低。"

说完，他高声朗诵一遍，用他秀丽的字体誊写清楚，接过十个托斯坦，又说：

"如果这首诗不能让她象翻了个儿的独木舟一样服服贴贴，我情愿奉还十个托斯坦。"

"你情愿干什么？"

"奉还……就是说再还给你……是这样……"

卡乔埃拉和圣·费利克斯庆祝节日的前夕，他便钻进随便哪位朋友的平底单桅船，到集市上写信、作诗。"博士"的名声早已在这两座城市里传扬开来。

他是码头上必不可少的角色，人人都向他披露隐私。他自己回复自己写信的事屡见不鲜。通过他，很多婴儿呱呱落地；通过他，无数姑娘得以出嫁；通过他，永不能返回港口的海员在远方的家庭得到了亲人的死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总能多喝几杯。

库玛等待着他空闲的机会。那天下午，"博士"顾客稀少，一面剔牙一面考虑今天的晚餐让谁付钱。库玛走过去：

"您好，博士。"

"愿你事事称心如意，小伙子。"他喜欢用词准确，语句通顺。

库玛沉默下来，不知道从何谈起。"博士"鼓励说：

"难道你不想找个人替代罗莎？我正准备替你写一首哪个女人也无法抗拒的诗。"

"就是为这事……"

"鱼儿是谁呀？"

"这……正是这事我不想说……"

"博士"顿觉蒙受了奇屈大辱：

"在这里十二年，谁也不曾怀疑过我。我总是守口如瓶，象上了七把锁的保险柜。"

“不是怀疑您，博士。先生以后就能知道。”

“想写一封情意绵绵的书信，对不对？”

“我想让博士替我写一封……有些事要说……”

“好吧，告诉我，收信的女人属于哪一类？”

“非常漂亮。”

“我问的是，”他很是沮丧，因为本打算说“询问”，在最后一刻却忘记了，“她是个姑娘、妓女还是航海小姐？”他所说的航海小姐指的是农村的混血姑娘，她们来找水手交欢，纯粹为了交欢，不求任何别的报偿。

“是个非常正经的姑娘，我想跟她结婚。”

“那么你必须采几朵橘树花贴在信封上，还要用带有两颗紧紧相连的心的信纸。”

库玛要去找所需的材料。“博士”告诉他：

“这种信要花两个克鲁萨德①，能让她高兴得用舌头舔呢。”

库玛回到“博士”身边，发现他已经开始高声念着写起来。按照库玛的要求，没有写上心上人的名字，而以“莉……”代之。

争吵是在他写到下面这一段的时候爆发的：“亲爱的，我想，你的心是个金黄色的贝壳，里边藏着一个词：善良。”“博士”本来写的是她的心是个金黄色的“保险柜”，库玛不同意，建议用“贝壳”。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贝壳更美丽，而保险柜是一种丑陋的物件。岂有此理！“博士”不能容忍任何争论。要么用保险柜，要么什么都不要，不写这封“书信”。库玛从他手里夺过信，又抢过笔和墨水，跑回平底单桅船上，涂去“保险柜”，填上“贝壳”，高高兴兴地写完后半部分。在信的末尾，又增加了那段对字体不同的解释，才回去找“博士”：

---

①克鲁萨德：巴西货币名，等于四百个瑞斯，即四个托斯坦。

“还给你。”

“不想让我接着写下去?”

“不用了。可是，钱我照付，”说着，交给他八百个瑞斯。

“博士”把钱装进口袋，盖上墨水瓶，严肃地看着库玛说：

“你见过保险柜吗?”

“有一回我还把一个绿色的大家伙运到了马腊古日贝呢。”

“金色的保险柜没有见过吧?”

“没有。”

“所以你才说贝壳更漂亮。要是见过金色保险柜，你就不会和我争论了。”

信上写的仍然是“贝壳”。晚上，库玛带着它去了。告别之前，他对莉薇娅说：

“我有件东西给你。你肯发誓回到屋里才看吗?”

“我发誓。”

库玛交出信，几乎跑着回到码头。整整一夜，他忐忑不安地揣测莉薇娅即将做出的回答。

库玛再去看望她的时候，得到了口头答复：

“我正准备嫁妆。”

舅舅、舅妈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她的婚事上，得知这件事，和库玛大吵一场，说不准再来她家。谁也不知道鲁道夫在何处游荡，库玛无人可求。在不出海的日子，他每天都在莉薇娅家门口等到深夜，希望突然看到她，交谈几句，约定一次幽会。心中的欲火越来越旺，最后向卢菲诺敞开了胸怀。黑人用根木棍戳着地面说：

“我看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把她偷出来。”

“可是……”

“没关系。你和她商量好，找一个晚上，把她带到平底单桅船上，送到卡乔埃拉，然后回来求婚，他们不得不答应这门亲事。”

“在卡乔埃拉，让她跟谁在一起？”

“跟雅克斯妻子的母亲，”卢菲诺思考了片刻说。

“去找雅克斯商量商量。”

雅克斯几个月前结了婚，岳母就住在卡乔埃拉。库玛回来和莉薇娅的亲属们商定婚事的时候，莉薇娅可以住在她家。雅克斯同意了，现在由库玛去想办法与姑娘联系。

总算找到了和莉薇娅交谈的机会。她喜欢库玛，同意他的计划。一切都安排在一周后的星期六的夜里。舅舅、舅妈要出门访友，她设法留下来与库玛双双出逃。那天晚上，库玛在“星星灯塔”酒馆为所有人付了酒钱，并且表示同意“博士”的意见，保险柜比贝壳更美丽，不过只能是金色保险柜。

六月，是刮南风的月份，暴风雨的月份。六月，叶芒娅放出令人胆寒的南风。在这种季节里，雨骤风狂，穿越海湾口极端危险。六月，是渔民和平底单桅船的船老大们最头疼的月份。六月，连巴伊亚公司的轮船和大型邮船出海也危险重重。

那天夜里，阴云遮天，叶芒娅也枉来一趟，看不见月亮。南风在又湿又冷的码头上奔跑，刮得人们蜷缩着身子，紧紧裹在油布雨衣里。库玛很早便来到路易·巴尔波萨大街的拐角处，和卢菲诺目不转睛地盯着莉薇娅家的门口。先是看到店铺的门关上了，又听到餐具的丁当声，过了很长时间她的舅舅、舅妈才走出门来。库玛放心了，她终于设法留了下来。库玛跟着两位老人走到有轨电车站，只见舅妈面带微笑，舅舅拿出一张报纸读起来。这时候，库

玛才回到拐角处。卢菲诺刚一敲门，听见邻居一个女人对莉薇娅喊：

“你不想去吗，莉薇娅？那么来和我谈天吧。”

莉薇娅看见了卢菲诺，低声说了句什么，转过脸对邻居说：

“舅妈忘了带手提包，打发人来叫我送去。”

说完回到屋里，拿起手提包和一把雨伞，又对邻居说：

“她在电车站等着呢。我把伞也带去，看样子要下雨了。”

邻居垂下眼睛：

“我敢肯定，她带上了雨伞……真的，要下雨了。”

莉薇娅终于走出来了，跟他们穿过大街，乘上缆车，来到码头和大海跟前，来到她新的家乡。库玛用件油布雨衣把她裹得严严实实，卢菲诺走在前头以便躲避熟人。下起濛濛细雨。在平底单桅船旁边，卢菲诺告辞回家了。

六月，正是刮南风的月份，莉薇娅迁移到了海上。平底单桅船逆风出发，船体倾斜，红色桅灯照耀着海上的大道。一条进港的独木舟祝库玛一路平安，莉薇娅头一次回答海上的祝愿：

“一路平安。”

南风吹动她的头发，库玛弓着身子紧握舵把，大海散发出无法比拟的气味。她内心迸发出难以抑制的喜悦，面对海洋放声高歌。莉薇娅用她最美的歌儿向大海致敬。在她的歌声里，平底单桅船穿过防波堤，进入港湾口，因为女人优美的歌声能感动狂风和大海。库玛太幸福了，竟然头一次没有察觉风暴正要到来。莉薇娅躺在他脚下，头发随风飘动。她不再唱歌，两人都默默不语，只有南风吹着死神的口哨。

六月的风暴，说到就到。南风吹得“勇士号”的船帆瑟瑟发抖，红色的桅灯照着港湾翻腾的浪涛。以往的海上岁月中，库玛遇到的风暴不少，有几次曾使许多平底单桅船和独木舟的船老大

葬身海底。一天晚上，暴风雨太猛，没有人敢铤而走险，他一人单独出海，救回了一艘轮船。他从来不曾胆怯过。对于死亡和留在海底的概念，已经习以为常。今天，风暴也会很猛。排排巨浪此起彼伏，相互比赛着耸立的高度，更为险恶的风暴他也见识过，从来不曾胆怯。为什么今天害怕了？为什么今天担心桅灯熄灭？在风暴里心跳加快，这在他还是破天荒头一遭。莉薇娅等了整整一天，唯恐舅舅、舅妈临时变卦，执意让她一起去，使一切都在最后一刻里灰飞烟灭。现在她疲倦了，躺在库玛脚下的船板上。库玛手握舵把，分明感到她的头发轻轻的抚摩。想得到她，也许永远不能占有她，也许在肉体紧紧相连之前两人就要双双到埃奥卡的土地上。死亡的时辰未到，因为两个人还不曾亲热过。尽管四周风急雨骤，波浪滔天，他们仍保留着在两个肉体接触前享受快感时的颤抖的欲望。库玛不愿意在占有她之前死去，因为那样的话，他的幽灵必将经常回来找寻这个肉体。

莉薇娅对海上生活一无所知，瞪大眼睛惊愕地问：

"总是这样吗，库玛？"

"要总是这样，下次咱们就会留在水底了。"

她站起来搂住库玛：

"我们今天会死吗？"

"也许不会……'勇士号'是条好船，这我还是知道的。"风雨中，他笑了。

她蜷缩着身子，紧紧伏在库玛肩头，小声说：

"要是你觉得我们就要死了，就马上来和我在一起，那样更好。"

这也是库玛的愿望。两人各自属于对方之后，两人的欲望平息之后再一起死去，才能死得泰然、安详。但是，他知道，只要穿过港湾口进入河道，把平底单桅船停靠在河边，就能安然无

恙。逆风行驶，南风把船拖向大海，无法继续航行。海水抽打莉薇娅的衣裙，打湿了库玛的衣衫，冲刷着平底单桅船的船篷。船帆鼓涨，“勇士号”船身倾斜，往回挣脱，偏离航向，朝远海挪动。远海不属于他们，那是远洋轮船和黑色货轮的天下。库玛使尽全力，紧紧握住舵，与愤怒的风浪抗争。莉薇娅抱住他的头恳求说：

“要是我们就要死了，就来和我……”

“也许能想法……”

天上不见一颗星星。这样的夜晚不能交欢。码头上没有歌声，只有风在呼啸。不过，他们还想交欢，即使是最后一次也罢。在海上生活，一切都瞬息万变，一切都无法预料，甚至连交欢也得迅速进行。浪涛冲刷着平底单桅船，冲刷着两人的身体。这段时间成效甚微，库玛所能做到的只是不滑到远海，不被拖到港湾口以外。一艘轮船开进来，千盏灯火。波浪威武地耸起，扑向它的钢铁躯壳，摔得粉碎。小小的平底单桅船却无力抵御，几度淹没在巨浪之下。只有莉薇娅给库玛以勇气，只有占有她，为她而活下去的希望支撑着库玛继续搏斗。库玛从未惧怕过风暴，今天是头一次，惧怕在占有她之前丧生。

终于进入了河道，不过这里的风暴并不逊色。一阵狂风吹灭了“勇士号”的桅灯，莉薇娅划完了整整一盒火柴也没有重新点着。库玛想找个小河湾停靠单桅船，可惜这一带河湾极少。白马显像的地段倒是有一个，不过，水手们宁肯与暴风雨为伍，也不愿在那里停船，以免听到当年榨糖厂厂主奔跑的声音。很近了，离奇的马蹄声声声入耳。白马飞驰往返，驮筐在马背上咯咯作响，天空划过一道闪电，照亮了它的身影。

莉薇娅低声唱起来，分明是在引逗库玛。白马在奔驰，最好还是死在风暴之中。可是，占有她，自己的身体紧紧贴着莉薇娅

处女的身体，该是多么惬意！又一道闪电划破夜空，她看见了河湾：

“你看，库玛……那儿可以停船。”

白马算得了什么！库玛不能让她在今夜死去——这是他们的新婚之夜。白马在飞奔，莉薇娅并不害怕，还在唱歌。她害怕的是风暴，是南风，是叶芒娅的怒吼——雷声，是叶芒娅眼睛的光芒——闪电。

很多年以后，一位老人（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多大岁数）说，不只是明月高挂的夜晚适合交欢，暴风雨的夜晚——叶芒娅勃然发怒的夜晚也适合交欢。交欢中快活的呻吟是最优美的音乐；闪电在天空停住脚步，化作星星；巨涛来到有人交欢的沙滩，立刻变成微波细浪。暴风雨的夜晚也适于交欢，因为交欢中有音乐，有星星，有情意缠绵。

莉薇娅疼痛的呻吟里含着优美的乐曲，她的眼睛里蕴藏着星星，闪电停在天空。库玛自豪的吼叫压住了隆隆的雷鸣，巨浪犹如驯顺的细波轻轻拍打着小小的河湾。库玛和莉薇娅太幸福了，这没有月亮，不见星星，但充满爱情的黑夜太美丽了，魔马摘下了嚼环鞍鞯，结束了受苦受难遭惩罚的日子，再也不用沿河岸奔跑，因为从现在开始，水手们也来这里交欢。

婚礼进行曲

舅舅、舅母扬言要杀人，决不善罢甘休。库玛把莉薇娅交给雅克斯的岳母照顾，返回巴伊亚。神出鬼没的鲁道夫突然回来

了。他稳住两位老人，劝他们不要到警方告发。后来在港口碰到库玛，本想装出要翻脸的样子，却拥抱着他说：

“真的，我是为了妹妹好。你知道，我是个一文不值的东西，可是希望她能得到幸福。这件事，你要小心。”

库玛说：

“我只是想跟她结婚。事情闹到这般地步，过错完全在两个老家伙，他们不想……”

鲁道夫笑了：

“我知道，知道，正和他们交涉呢。你有钱办证件吗？”

库玛把一切都委托鲁道夫办理。第二天他来通知说，婚礼十二天后在民政处和蒙特·塞拉蒂教堂举行。弗朗西斯科老人却很伤心，他一直认为，水手不应当成家，女人只能给生活增加辛酸。然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因为库玛已经长大成人，不该多加干涉。要说老人赞成这门亲事，倒也不是，尤其是现在，日子太艰难，平底单桅船和独木舟的运费太低……他对库玛说要搬走了：

“我去找个角落抛锚。”

“您说什么傻话……非留在这儿不可。”

“你妻子不会喜欢。”

“您把我当成只母鸡了。当初，在您家里谁作主？您还是伯母？”

老人嘟嘟囔囔说了句什么。库玛接着说：

“您会喜欢她的。她心眼可好呢，真的。”

弗朗西斯科仍然低头补网，谈起自己的婚礼：

“婚礼热闹极了。那天，四面八方的人们都来吃烧鱼。连你爸爸——他是个顶糟糕的东西，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游逛——也回来了。只有她的葬礼比得上。”

老人陷入沉思，手上补网的针停住了。

库玛知道，确实如此，老人说得对。一个暴风雨的夜里，弗

朗西斯科从海上回来，伯母一时兴奋，死了。几乎所有别的女人都是因为丈夫回不来悲伤而死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库玛去请罗德里格参加婚礼时，医生吃惊地望着他。库玛心里明白罗德里格在想什么。肯定是想起了特拉依拉死去的那一天。在昏迷中，他登上一艘轮船或者一片云彩，呼唤着三个女儿的名字离去了。确实，那天拉盖尔得到了一个布娃娃，可惜不是从爸爸手里，不是他返航回来带给小女儿的。库玛还记得别的人，他们有的永远留在海底，有的死于殴斗，统统到无边的土地去了。一旦失去丈夫，妻子如何在码头生活？有的替城里人洗衣服，另一些则沦为娼妓，在"星星灯塔"酒馆狂饮。两者同样悲伤。痛哭的洗衣妇们悲伤，在酒杯和歌声里欢笑的妓女们同样也悲伤。罗德里格医生伸出手微微一笑：

"我一定去祝贺……"可是，语气里既无热情也无欢乐。他想到特拉依拉，想到前来就诊的别的男人们。

唯有杜尔赛小姐笑得既快活又热情：

"我知道，你们的日子会更艰难。可是，你爱她，对吗？做得对，应当结婚，不能这样过一辈子。有时候我想，库玛……"她声音里包含着幼稚的希望。她指望会出现奇迹，库玛了解，码头上的人全都了解。他们喜欢她，喜欢她那张戴眼镜的干枯的脸，喜欢她那瘦弱、苍老的身躯。人人都把孩子交给她五、六个月，她则千方百计寻找一个词教给孩子们——一个能产生奇迹的词儿。

她握着库玛的手说：

"把她带到这里来，认识认识……"

费拉德尔菲奥"博士"把手指插进坎肩里，高雅地笑着说：

"去喝一杯，庆贺庆贺……"

突然，又想起一件事：

"假如当初用'保险柜'，绝不会耽误这么长时间。"

在"星星灯塔"酒馆，"博士"为库玛和他的"未来人"祝贺，整个酒馆都为他们举杯。他们当中有的已经成家，有的正准备结婚，也有不少人缺少让女人为之牺牲的勇气。

莉薇娅来到杜尔赛小姐的住处。舅父、舅母已经勉强同意这门亲事，并且送来了嫁妆。婚礼正在准备中。弗朗西斯科被莉薇娅迷住了。他乐不可支，似乎即将结婚的是他而不是库玛。这桩婚事成了码头上唯一的话题。星期六，婚礼先是在民政处举行，参加的人数不多(卢非诺是证婚人，签署名字竟然花了半个小时)，然后到堆满鲜花的蒙特·塞拉蒂教堂。码头上的人们都来了，异口同声地夸奖新娘长得漂亮。不少男人羡慕地望着库玛。一伙人正在七嘴八舌地评论：

"这女人可真标致，库玛有运气……要是我能……她就是我的了。"

一阵笑声。

"现在已经晚啦。"

另一伙里有人搭了腔：

"只要稍微等等就行，用不了多久她就成寡妇。"

谁也没有笑。一个老海员把手一挥，申斥说：

"这种话不该讲。"

刚才说话的小伙子羞愧地低下头，一个刚刚结婚的汉子感到象是寒风穿过脊背，冷彻骨髓。

莉薇娅显得更加漂亮，库玛朝人们笑着，连他本人也不明白为什么笑。六月寒冷的傍晚在城市降临，码头上已经亮起灯光。人们沿斜坡走下小山。

这是个潮湿的、雾气濛濛的下午。细雨霏霏，过往行人都身穿

斗篷遮挡刺骨的风寒。虽然天色尚早，轮船上已经亮起灯。平底单桅船都降下帆，只剩下桅杆指向铅灰色的天空……库玛举行婚礼的这个潮湿的下午，海水都凝滞了。弗朗西斯科老人一边走一边向卢菲诺讲述他自己结婚时的故事，黑人喝得醉如烂泥，一边听一边插话打浑。费拉德尔菲奥在考虑为新婚夫妇发表的演讲以及随之而来的欢呼。细雨在婚礼队伍头上飘洒，蒙特·塞拉蒂教堂响起报告夜晚到来的钟声。码头边，沙滩湿漉漉的，一艘轮船在这昏暗的下午起锚出海。一幅凄凉景象。

杜尔赛小姐和罗德里格医生手挽着手走在队伍的末尾，活象另一对新婚夫妇。女教师背已经有些驼，戴眼镜看东西仍然吃力，医生抽着烟斗。

"蒙蒂纽死了，"他说。

"他母亲太可怜了。"

"我用尽了一切办法。但是，在这里不可能救活。没有卫生条件，缺少必要的设备。"

"他上过学，是个好学生，本来能很有前途。"

"无论如何，他不能离开这里。"

"这些人，没有办法，博士。他们需要孩子们帮助挣钱糊口。他们当中很多人聪明得可爱。就说库玛……"

"您在这里很多年了，对吧，杜尔赛小姐？"

她脸上微微泛起红晕，回答说：

"是啊，很长时间了。太悲惨了。"

罗德里格医生弄不清她指的是自己的身世还是码头上的生活。她弓着身子走着，头发被濛濛细雨打成了银白色。

"有时候我想……该离开这里，找个好一点的职业……可是我怜悯这些人，他们这么喜欢我，而我又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

“什么？”

“难道从来没有女人到你家里哭过吗？比如一个刚刚寡居的女人。我亲眼见过她们当中很多人象莉薇娅一样举行婚礼，过了不多久又哭着到我家去，因为丈夫留在海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不久以前，有个人死在诊所，如果那也可以称为诊所的话，是独木舟船老大，不停嘴地念叨三个女儿。”

“我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开始，我有信念，感到幸福，相信上帝总有一天会可怜这些人。现在，目睹过种种惨剧，甚至不再相信了。那时候，至少能安慰……”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杜尔赛（她听到对方直呼其名，看了他一眼，但马上明白了，医生只不过是她的弟弟而已！），我也有信念，相信科学，打算为他们谋求幸福。”

“今天……”

“我也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好。在悲惨世界里谈论卫生，在只有死亡危险的地方谈论舒适……我承认已经失败。”

“我仍然在期待奇迹降临。不知道是什么奇迹，但依然在期待。”

莉薇娅回过头来对杜尔赛嫣然一笑。罗德里格医生竖起雨衣领子，说：

“确实，只能指望奇迹。这表明您还对您的上帝怀有信念，而我对我的女神的信念已经丧失殆尽。”

前边传来嘈杂的交谈声，传来弗朗西斯科老人听卢菲诺说了句什么而发出的哈哈大笑，传来库玛惬意的笑声，传来莉薇娅要他们靠近一些的亲切的招呼声。杜尔赛小姐说：

“我所期待的不再是天上的奇迹。我向上天诸神祷告得已经够多了。尽管如此，男人和孩子们照旧接二连三地丧生。不过，我

依然怀有信念，罗德里格，真的，对这些人怀有信念。我有一种预感，奇迹将由他们创造。"

罗德里格望了望杜尔赛小姐。女教师善良的眼睛含着微笑。医生想起他失败的诗稿、失败的科学，又看了看周围微笑的人群。曼努埃尔和玛丽娅·克腊拉从"无港旅行者号"上跳下来，跑到新婚夫妇跟前。他们来迟了，不住地笑着请求原谅。罗德里格医生说：

"什么奇迹，杜尔赛？什么奇迹？"

她变成另外一副模样，象一尊女神，用慈祥的眼睛扫视着大海。一个小男孩走过来，女教师把干瘪的手放到孩子头上：

"奇迹，对，奇迹。"

他们，还有跑过来的孩子，走在徐徐降下的潮湿的夜色里。杜尔赛接着说：

"难道您没有想象过，海上满是干干净净的平底单桅船；水手们吃得饱，挣得应有的报酬，妻子们的前途得到保障；孩子们不是仅上六个月的学，而是能够毕业，有天资者去上大学。您想过在河上、港湾口建立救生站吗？有时候我想象码头该是这样。"

孩子默默地听着，一点儿也听不懂。潮湿的夜晚，死气沉沉的海面，一切都显得凄凉，毫无生气。还是杜尔赛的声音：

"这些人的奇迹，罗德里格……就象这冬夜的月亮，照耀一切，让万物生辉。"

罗德里格抬头望望天空，一轮团圞的明月冉冉上升，把清辉撒向万物，大海和夜色改变了模样。星星蹦出来了，古城堡传来歌声，人们不再弯腰弓背。婚礼队伍显得美好、壮观。夜里的潮气悄然消失，只余下干巴巴的寒冷。月光照亮了大海之夜。曼努埃尔和玛丽娅·克腊拉手挽着手，库玛朝莉薇娅微笑。罗德里格望望夜晚的奇迹。孩子朝月亮笑了。罗德里格明白了杜尔赛的话，把

孩子抱起来。真的，这些人迟早将创造奇迹。他低声对杜尔赛说：

"我相信。"

队伍走到库玛家门口。弗朗西斯科老人喊着：

"请进，请进！都不是外人！家虽然贫寒，可是从心底里欢迎各位！"

罗德里格医生和杜尔赛小姐走过来，老人问：

"在商量你们即将举行的婚礼吗？"

罗德里格医生回答：

"我们正谈论奇迹。"

"奇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弗朗西斯科笑着说。

"还没有过去，"杜尔赛打断他的话，"我指的是另外一种奇迹。"

月光透过窗户，映进屋里。

热列米亚斯带来了六弦琴，别人带来了手风琴，黑人卢菲诺也带来了六弦琴。玛丽娅·克腊拉也来了，带着她的歌喉。海上的民歌唱起来，从"夜晚人人交欢"（大家都冲着库玛和莉薇娅微笑），唱到"死在海里，心也甜蜜。"跳起舞来，男人们都想以新娘为舞伴。喝的是烧酒，吃的是杜尔赛小姐送来的甜点心和卢菲诺帮助弗朗西斯科老人做的豆食①。人人开怀大笑，忘记了潮湿的夜晚，忘记了南风，忘记了时值六月，不久便是圣约翰节，那时候码头上的篝火会噼里啪啦响个不停。

就象当初莉薇娅的舅舅、舅妈盼着他离开一样，现在库玛希望人们早点散去。偷走莉薇娅，并在暴风雨里占有她的那个夜晚之后，库玛还没有搂抱过她，心里的欲火与日俱增。人们谈着、笑

①豆食：巴西典型菜肴，由豆类（一般为黑豆）、牛肉干、猪肉做成，有的还放蔬菜。

着，喝着，看样子绝不会这么早就离去。曼努埃尔正讲一场欧斗："好一位黑人拳师！略施小术，那人便象浪花似的摇摇摆摆。"

人们请卢菲诺表演快板说唱①。莉薇娅把头伏在库玛肩上。弗朗西斯科请大家安静。卢菲诺弹起六弦琴：

"有钱能使世界转，
世间一切靠金钱。"

歌手的声音象风暴里的波浪，节奏飞快，一句接着一句：

"刨地成个坑，
木头鱼钩一场空。
玛丽娅梳头拆又梳，
梳梳拆拆忙不停。"

卢菲诺看看屋里的混血姑娘们，对着她们唱起来。他最喜欢经常挨挨女人，而女人们也最爱跟他搂抱着在海滩上翻滚。码头上人们都说，卢菲诺是最能干的独木舟船老大，能逆风掌舵靠岸，独木舟船头几乎钻进水里。这种壮举实属罕见，只有技艺娴熟的老手才敢问津。

"我不会谈情说爱，
是他来教我。
猎豹使绳索，

①快板说唱：巴西东北部一种民歌演唱形式，节拍很快，一人说唱，众人伴唱，歌词往往即兴编。

打蛇用刀戳。
唯有牧人好，
抽签选老婆。”

屋里一阵笑声，混血女人们淫荡的目光一齐投向卢菲诺，曼努埃尔随着快板说唱的节拍敲着膝盖。卢菲诺接着唱：

“受伤的人呻吟，
呻吟的人疼痛。
铁匠抡锤，
教堂执事敲钟。”

卢菲诺边弹边唱。莉薇娅爱听快板说唱，但更喜欢听码头上独有的古老民歌。快板说唱往往空洞无物，而民歌却总是内容丰富。卢菲诺唱最后一段：

“我弹起六弦琴，
象牙痛一阵阵。
没有辣椒能做酱，
缺少面粉可做汤。
我不是甘蔗，
死了又活，活了又长。”

卢菲诺卖弄一番之后，把琴放到地上，挤挤眼：

“跳舞吧，伙计们，今天是个快活的日子。”

手风琴疯狂地奏起乐曲，象海上的浪涛骤然涌起。曼努埃尔对罗德里格说：

“天气不好，我打算少运几趟。今年冬天一定又有不少人跟雅纳依娜去。”

乐曲飞到码头附近，巴宝先生提着几瓶烧酒来了，算是送给新郎新娘的礼物。这天夜里，没有人光顾“星星灯塔”酒馆，它只好关门停业。老板一进来便拉住一个女人跳起来。桑巴舞舞步粗犷，脚踩在地上咚咚作响。

接着，玛丽娅·克腊拉开始唱歌。她的声音象大海一样和谐、深沉，溶进夜空：

“今夜他未归，
我心多伤悲……”

她声音甜润，来自大海深处，象她的身体一样带着咸鱼的味道，带着码头的气息。全屋子的人都屏息静听。她唱的是他们自己的歌，大海的歌。

“他留在浪涛中，
淹死在大海里。”

这是一首古老的海上民歌。既然水面湛蓝，月亮金黄，大海美丽，却为何这些歌曲尽诉说死亡与悲伤？民歌，海上的民歌，就是这样，悲伤得催人泪下，让听众欢乐顿消。

“我将去异乡，
丈夫已远去。
踏着大海的绿浪，
丈夫已远去。”

他们所有人迟早都要踏绿浪离去。玛丽娅·克腊拉唱着，她也有个在水上生活的男人。不过她在大海出生，来自大海，靠大海过活，这首歌对她并不新奇，很难使她的心象莉薇娅一样颤栗。

“踏着大海的绿浪，
丈夫已远去。”

在她婚礼的夜晚，玛丽娅·克腊拉为什么偏偏唱这首歌呢？莉薇娅想。她仿佛有意作对，声音象一场风暴。一个失去丈夫多年的黑人老妇哭起来。大海的浪涛带走一切。大海赐予他们一切，然后又统统收回。玛丽娅·克腊拉又唱道：

“我将去异乡……”

她所听说的异乡是所有水手的归宿，指的是埃奥卡遥远的土地。库玛半张着嘴笑了，莉薇娅伏在他的肩头，头一次为男人的生命担心。假如有一天丈夫留在海里，她该怎么办？民歌唱道，他们总有一天要留在大海的绿色波浪里，而屋里没有人反对，没有人气恼，唯独莉薇娅抽噎起来，声音越来越高。她想逃走，带上库玛离开这里，逃到世界的尽头，逃到听不见“大海的绿波”召唤的地方。

莉薇娅几乎喘不过气来。民歌唱完了，可是她的抽泣通过六月的夜晚传到轮船上、码头上、平底单桅船上，敲击着每个人的心。为了忘掉这不愉快的插曲，人们有的站起来跳舞，有的又喝起酒来。

“小手”马内科举起大酒杯：

“讨厌的雨！天阴得象灌了铅！”

真的，外边又下起雨来，乌云遮住了月亮。

她的婚礼进行曲就是那首倒霉的民歌，它包含了码头上的全部生活。“他去淹死了”，丈夫出海，每个妻子都这样说。她的命运真不幸。哥哥出没无定，谁也不知道他的消息。几天以来一直没有露面，也没有来参加婚礼。办完手续、订下婚期之后，便不见了。没有人了解他的生活，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吃在哪里，那长着长长头发的漂亮脑袋枕在哪里。丈夫将天天到大海绿色的波浪里送死，迟早有一天回来的不是库玛，而是他的尸体。他将驾船去远方飘游，到埃奥卡无边的土地。

莉薇娅脱下衣裙，擦干泪水。她的肉体已经失去交欢的愿望。不过性欲尚未满足，自己的男人毕竟仅仅亲热过一次。新婚燕尔，是交欢的日子，她却满心凄楚。歌声扑灭了肉体的欲火。把库玛抱在怀里，就要联想到从浪涛里运回的丈夫的尸体。只有今夜和他远远逃离大海、才能尽情交欢、才能重生情欲。必须逃脱大海的诱惑，前往莽莽的腹地。腹地的男男女女整日里向往大海，殊不知大海是个暴君，动辄虐杀臣民。有一首民歌唱道，腹地之主朗毕翁的妻子哭了，因为她得不到雾气蒸腾的衣裙。蒸气出自大海，而无人能向大海发号施令，即便朗毕翁那样勇猛的绿林好汉也无能为力。大海是生命之主，大海阴森可怖，大海神秘莫测，生活在大海里的一切都玄而又玄。莉薇娅捂在被子里哭起来。从今以后，生活便是悲剧。她将日复一日地目送库玛出海，到绿色的波涛里丧生。

突然，她下定决心，永远和他在一起，也成为一名水手，唱海上的民歌，掌握风向，熟识河里的石滩、了解大海的奥秘。她要和玛丽娅·克腊拉一样，用歌声平息暴风骤雨，在男人的平底

单桅船上比赛输赢、用她的歌喉战胜对手。如果有一天丈夫要留在水底，她也陪同前往，两人一起去陌生的埃奥卡的土地。

库玛在卧室门外问能不能进去。她擦干眼泪，让丈夫进来。蜡烛灭了，凌晨交欢的"啊咿"声越来越大。丈夫将在海里淹死，尸体在绿色的波浪上漂浮。她抽泣着，爱着丈夫，两人疯狂地交媾，仿佛这是最后一次，死神就在床边徘徊。

天亮了。莉薇娅暗暗发誓，她的儿子不能是水手，不能驾平底单桅船航行，不能听海上的乐曲，不能爱阴险毒辣的大海。凌晨，一个黑人唱道，大海是甜蜜的朋友。莉薇娅的儿子将不是海上的人，而属于陆地，过上平静的生活，他的妻子也不会象莉薇娅这样遭受折磨。儿子不会到绿色的波涛里丧生。

天亮了。库玛暗暗寻思，他的儿子会是个水手，驾平底单桅船比曼努埃尔更胜一筹，驶独木舟技艺在卢菲诺之上。有一天还要乘轮船到遥远的地方遨游，比奇科·特里斯特萨所在的地方更远。大海是甜蜜的朋友、儿子属于大海。

天亮了。交欢的"啊咿"声又响起来。

“飞翔邮船号”



马尔格朗德的航路

一连几个月，码头上冷冷清清。平底单桅船很少出航。运费价格一再下跌，许多人转而靠打鱼糊口。库玛还在活动，不论价格高低，有货便运。莉薇娅总是陪他来来往往。她忠实于暗暗立下的誓言，永远在丈夫身边。但是，一个暴风雨的夜里，库玛说有她在身边，航行要困难得多。每逢夜色临近，他们尚在海上，从不胆小的库玛也毛骨悚然。莉薇娅的生命给他带来对狂风暴雨的担心和恐惧。于是，她出海次数越来越少，只是在丈夫兴致好的时候才陪他。也有的时候，库玛从妻子眼睛里看出她的愿望而主动邀请：

"不想跟我去一趟吗，黑女人？"

库玛亲昵地称她为"黑女人"，这时她就立刻笑容满面地去准备。假若问为什么喜欢陪伴丈夫，她从不回答说担心他的生命，而是说出于嫉妒，怕他在港口和别的女人厮混。库玛笑眯眯地抽一口烟斗说：

"你可真傻，黑女人，在船上我只想你。"

不和丈夫一起去的时候，莉薇娅便留在家里，听弗朗西斯科老人讲码头上以往发生的故事，无非是沉船、溺水、死亡。这一切，更使她胆战心惊。她知道，丈夫就在海上，驾一条单薄的小船随风漂荡，可能再也不能返回家里，或许回来的是一具尸体，身上粘满小海蟹，叮当作响。安德拉戴就是这样回来的，莉薇娅帮助弗朗西斯科补网的时候听老人讲过。

她一直没有忘记婚礼上玛丽娅·克腊拉唱的歌："他留在浪涛中，淹死在大海里。"现在，她无计可施，拦又拦不住，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上午或晚上出海与死神相会。码头上别的女人也同样看着各自的丈夫起程，但她们无动于衷。她们就在这里出生，目睹过父亲、兄弟或者叔伯的尸体抬进家门。她们知道，这是码头的规矩，历来如此。码头上有件事比工厂和农村的贫困更为不幸：坚信某一天夜里突然死在海上。她们知道，这是千百年来的天命，注定的归宿。没有人恼怒，没有人抗争。她们为父亲的死痛哭；丈夫留在海里，她们揪着头发，痛不欲生，然后疯狂地干活或出卖肉体，直到孩子们长大成人，重蹈覆辙。她们是码头上的女人，心上纹着码头的印记。

莉薇娅不是码头上的女人，为了心上人才来到这里。她为男人担惊受怕，想方设法挽救他，万不得已时，就和他死在一起，免得为他痛哭流涕。丈夫沉船溺水，她愿紧紧相随。弗朗西斯科老人了解海上的桩桩事件，每天讲的故事里都充满了海上遇难与暴风骤雨。每逢说到他认识的船老大们死得勇敢，口气里充满自豪；提起为自己活命让船上四个人丧生的伊托，他便嗤之以鼻，因为任何船老大都不应该干出这种事来。弗朗西斯科老人所讲的故事全然如此，无一例外。它们不能安慰莉薇娅，反而使她的心更加苦涩，让她眼中泪水汪汪。老人总是有新故事可讲，有新的不幸可供宣布。有好多次，莉薇娅哭出声来；有好多次，他躲进卧室，而已经开始老态龙钟的弗朗西斯科仍然自言自语地接着讲下去，只是手势比原来小一些，话也说得简练了。

正因为这样，当卢菲诺的妻子埃斯梅拉达来住在隔壁，莉薇娅满心欢喜。埃斯梅拉达是个蛮标致的混血女人，胸脯隆起，臀部滚圆，爱说爱笑，并且往往哈哈大笑。虽然卢菲诺爱她爱得发狂，她对丈夫命运却不大关心，张口闭口谈论在厨窗里看到了什么

新裙子、手饰、凉鞋。这倒也给莉薇娅开心，能驱除在头脑萦绕的死神。有时候，玛丽娅·克腊拉也来看看，可是这个玛丽娅·克腊拉在平底单桅船上出生并长大成人，对大海的热爱超过一切，对曼努埃尔的热爱又在大海之上。她所期望的是丈夫继续成为这一带最出色的船老大，让她怀个儿子，时候一到就勇敢地跟随雅纳依娜远行。

放学以后，杜尔赛小姐路过这里，常常进来交谈几句。最让莉薇娅开心的要数埃斯梅拉达那有趣的声音、扭扭摆摆的身驱和毫无意义的谈话。她不管什么东西都借，径自闯进屋里（弗朗西斯科老人舔舔嘴唇，挤挤眼睛，她会笑着说："瞧这条老虹鱼，真有趣……"），逢事便问。卢菲诺驾独木舟在海上来来去去，往往是家里宿上一夜，外边过上一周。对这一切，她都漠不关心。有一天，发现莉薇娅正在掉泪，她说：

"你真傻，把男人看得太重了……让他们在外边找别的女人吧。学我的样子……我就不理会。"

"倒不是因为这个，埃斯梅拉达。我怕的是他死在水上。"

"我们不也同样有一天要死吗？我不在乎。男人死了，另找一个。"

莉薇娅无法理解。假如库玛不幸身亡，她也跟着去死，因为她想念丈夫，她既不是干粗重活计的女人，也不是为挣得一日三餐而肯出卖肉体的女人。

埃斯梅拉达却意见相悖。如果卢菲诺死去，她就另寻新欢，生活照旧。卢菲诺也不是她的头一个男人。一个情夫留在波浪里，一个丈夫随一艘货轮流落到异国，第三个带着个未婚妻驾独木舟迁往他乡。她毫不在乎，照样生活。至于卢菲诺干些什么，落个什么结果，与她有何相干！她只想要首饰装点头发，要凉鞋在码头上行走，要漂亮的衣裙遮挡臀部。莉薇娅笑呀，笑呀，笑

得死去活来。埃斯梅拉达能让她开心，有她为邻总算幸运。否则，整天听弗朗西斯科老人悲惨的故事，思念去淹死的丈夫，日子如何打发呢？

可是，只要卢菲诺的独木舟一回来，埃斯梅拉达立刻变成另一个人。她坐到黑人腿上，高声朝莉薇娅喊：

"邻居！我棕色的男人回来了！今天吃好的……"

卢菲诺爱她爱得发狂，甚至有人说埃斯梅拉达施了强大的妖术，给海神雅纳依娜写过信。卢菲诺带她去电影院，有马戏团的时候带她去看马戏，偶尔还到大洋足球俱乐部跳舞——所谓足球俱乐部并无足球队，为了弥补这个不足，每星期六和星期日为码头上的人们举办舞会。两个人都心满意足。莉薇娅对埃斯梅拉达羡慕不已，即使在卢菲诺喝醉了在家里打她耳光的时候也是如此。埃斯梅拉达心地坦然，不为丈夫担忧。

有时候，她整整一天都站在码头上等待库玛，从进港的片片船帆中寻找"勇士号"。突然发现有一个象是它，莉薇娅高兴得跳了起来，看了看臂上请卢菲诺纹上的库玛和"勇士号"的名字，又望望海面，直到发现看错了，来的并不是他的平底单桅船，才又重新开始翘首眺望。现在露头的莫非是他吗？希望又立刻充满胸怀。依然不是。一次又一次，从下午等到晚上。一旦库玛因为什么事耽搁了时间，不按时归来，她返回家里，心中苦涩难忍。埃斯梅拉达的劝说也无济于事：

"有了灾祸，人们能立刻感觉到。要是出了什么事的话，我们早就知道了。"

弗朗西斯科老人从记忆搜寻出男人们耽搁的例证，说有时他们几个月不见踪影，突然有一天在家门口出现。老人的话也毫无

效果，她横竖睡不着，在屋里踱来踱去，常常听到埃斯梅拉达蜷缩在卢菲诺怀里交媾的欢快呻吟（两家的屋子只有半截墙相隔）。她睡不着，仿佛从风声里听见玛丽娅·克腊拉在歌唱：

“他留在浪涛中，
淹死在大海里。
我将去异乡，
心上人已远去。
踏着大海的绿浪，
心上人已远去。”

等到困倦战胜了她，等到疲劳把她扔到床上，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恶梦：风狂雨骤，一具具尸体上小海蟹叮铃当啷。

直到半夜里或者第二天上午听到库玛的声音，她心上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库玛高兴得象孩子似的一边走一边喊：

“莉薇娅！莉薇娅！快来看我给你带回什么……”

几乎每次头一个去看的都是埃斯梅拉达。她跑过去使劲拥抱库玛，两个乳房蹭着他的身体问：

“我呢，什么也没有给我带？”

“那是卢菲诺的事。”

“那东西？他连个干鱼尾巴都想不起给我带。”

莉薇娅走出屋来。她的两只眼睛已经哭干了。简直难以相信，站在跟前的就是昨夜梦中死过许多许多次的丈夫。

一个星期五，库玛对她说：

“明天不想跟我走一趟吗，黑女人？我运一船砖到马尔格朗德。曼努埃尔也去。这次要算一笔旧帐。”

"什么旧帐？"莉薇娅怕他又去殴斗。

"我和他打过一次赌，比谁的船开得快，他赢了。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要重新赛一赛，你来为'勇士号'唱歌。"

"唱歌有用吗？"她笑了。

"你不知道？风帮助唱得好的人。上一次他赢了只是因为一路上玛丽娅·克腊拉不停地唱一支好听的民歌，当时没有人为我唱。"

他搂住妻子的腰，仔细看看她的眼睛，

"我不在家的时候你为什么哭呢？"

"瞎说。谁告诉你的？"

"埃斯梅拉达。弗朗西斯科老人也对我说过。你怎么啦？"

她的眼睛真诚、清澈，清澈得同河水一般。莉薇娅用手梳理着库玛的长发：

"要是依我的话，我每次都跟着你一起去。"

"为我担心？船我还是会驾的。"

"可是，人们都永远留在……"

"上边也一样，"他指了指城里，"同样要死。"

莉薇娅抱住丈夫。库玛把她放到床上，象往常一样急不可耐地吻着她的嘴唇——不知道明天将在何方的男人们都这样急不可耐。偏偏埃斯梅拉达一边说着一边走进来，破坏了库玛的美意。

库玛出去卸船。下午，莉薇娅换上好衣服，乘缆车到城里去看舅舅和舅妈。她满心欢喜，因为第二天要跟库玛航行，和他在一起度过两天的时光，其中一天在平底单桅船上——从马尔格朗德去马腊古日贝。

直到傍晚，库玛才回来。他知道莉薇娅不在家，就到"星星灯塔"酒馆喝了几杯(巴宝先生一条腿瘸了，费拉德尔菲奥"博士"一面替"小手"马内科写信，一面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现在，库玛停住脚步和埃斯梅拉达说起话来。她穿得漂漂亮亮，从窗户探出

身子，喘着粗气：

“不想进来吗？”

“在这里就很好。”

她笑着邀请：

“进来吧，坐下说话更方便。”

库玛犹豫不决。确实该留在外边，马上就得回家，莉薇娅很快就要回来。埃斯梅拉达说：

“你是怕她还是怕卢菲诺？卢菲诺在航道上。”

库玛吃惊地看着她。虽说埃斯梅拉达拥抱过他，乳房在他身上蹭过，有意和他亲近，可是从来没有象这样挑逗过。埃斯梅拉达在勾引他，毫无疑问。这个混血女人长得蛮漂亮，可是她是卢菲诺的女人，而卢菲诺又是他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既不该欺骗卢菲诺，也不该欺骗莉薇娅。库玛决定佯装没有听懂，可是已经不必要了，莉薇娅正上台阶。埃斯梅拉达说：

“另外找一天。”

“好吧！”

现在，他急于交欢。上午想交欢被埃斯梅拉达的出现破坏，刚才又被友谊之情阻止。是被友谊之情阻止还是因为莉薇娅走上台阶？库玛暗自思忖。埃斯梅拉达是个令人垂涎的混血女人，并甘心情愿，主动送上门来。她是卢菲诺的女人，卢菲诺是库玛的朋友和证婚人，曾经帮助过他，况且库玛有码头上最漂亮的妻子，无需另寻女人。妻子很爱他。可是，为什么埃斯梅拉达摇摇摆摆呢？埃斯梅拉达的臀部扭来扭去，乳房在衣裙下跳动，眼睛碧绿。好一个绿眼睛的混血女人！要是卢菲诺知道她和库玛骗他，会怎么办呢？肯定要把两个人统统杀死，然后跳进大海，再也不出来。莉薇娅会服毒自尽。埃斯梅拉达的眼睛是绿色的。莉薇娅说：

“饭要凉了。”

"凉就让它凉吧。"他把莉薇娅拉进卧室。

"让我……"

她躺到床上，一阵颤抖。库玛有码头上最漂亮的妻子，绝不肯欺骗朋友。

阳光明媚。十月是这一带最美好的月份。太阳还不太热，上午明亮，清爽，坦坦荡荡。附近几只平底单桅船散发着运到市场的熟透了的水果香味。巴宝先生买来菠萝，为"星星灯塔"酒馆的顾客们酿造醇美的烧酒。一个黑人妇女提着几桶鸡蛋面茶走过去，另一个正向一伙人卖甜玉米豆。弗朗西斯科老人买了两个托斯坦的木薯甜面茶。一艘满载的平底单桅船拔锚了。一条条渔船相继出海，渔民都光着上身。人们乘连结上城、下城的缆车下来，市场上开始熙熙攘攘。

曼努埃尔已经来到码头，玛丽娅·克腊拉穿件红麻纱衣裙，一条布带绾住头发。总是早起的弗朗西斯科老人走到他们跟前：

"要出海吗，曼努埃尔？"

"正等着库玛。他好象又度新婚了，来迟了。"

"结婚已经五年。"

"看样子象是昨天，"玛丽娅·克腊拉说。

"他们处得不错，这就好。"

他们来了。莉薇娅通宵未眠，睡眼惺忪；库玛双臂无力，知道要输掉这场比赛：

"这回非输不可，我象是溺了水。"

莉薇娅满不在乎地笑笑，挽住丈夫的胳膊：

"没关系。"

曼努埃尔招呼说：

"你倒不着急。"

莉薇娅和玛丽娅·克腊拉谈起来。克腊拉说：

“你胖多了。是有了吧？”

“不，不是。”

“等着瞧吧，这儿要生出一个平底单桅船船老大。”

莉薇娅脸儿涨得通红：

“既不要平底单桅船船老大，也不要独木舟船老大。我们还顾不上这些……钱还不够两个人用。”

玛丽娅·克腊拉诚心实意地说：

“可不是嘛。不过，要是曼努埃尔想要的话，我也想要……只是怕出来个女的。”

曼努埃尔上了船。弗朗西斯科老人朝市场那边一伙人走过去。临走嘱咐库玛：

“绕过小岛的时候超过他。曼努埃尔驾船过岛的技术不强。”

“好吧。”不过，库玛相信肯定要输。

市场上，人们聚在一起打赌。很多人把赌注押在曼努埃尔身上。但是，自从救了“卡纳威耶拉斯号”，特别是特拉依拉事件以后（这件事很快便在码头上传扬开来），库玛也有了不少崇拜者。

“无港旅行者号”先走了。正好顺风，船朝防波堤开去。库玛提起“勇士号”的铁锚，莉薇娅拉着船帆。防波堤附近传来玛丽娅·克腊拉的声音：

“跑呀，跑呀，我的平底船，
跑呀，跑呀，随着风儿向前。”

“无港旅行者号”在防波堤停下来等着库玛，比赛将从这里开始。码头上一伙人看到，“勇士号”船帆鼓满，很快赶到“无港旅行者号”旁边，两条船同时出发。曼努埃尔稍微占先。玛丽娅·克

腊拉唱起歌来。库玛感觉两臂发软，全身无力。莉薇娅走过来，躺在他旁边。风送走了玛丽娅·克腊拉的歌声：

“跑呀，跑呀，我的平底船，
跑呀，跑呀，随着风儿向前。”

莉薇娅站起身，也唱起来。只有音乐能买通风和大海。两个女人的歌声相互比赛。这是码头的歌，献给码头的歌。莉薇娅唱道：

“跑呀，跑呀，我的平底船，
跑呀，跑呀，比风儿跑得更欢。”

她抚摸着“勇士号”。蓝色的水面映出晴朗的上午的倒影。库玛感到通夜交欢在双臂留下的疲乏渐渐消失。他借助风力，驾平底单桅船赶上去。现在，两条船几乎齐头并进。曼努埃尔说：

“困难的地方就在前头，小伙子。”

伊塔巴利卡岛是蓝蓝的海面上一个绿色的斑点，周围有几处很浅，海底的石头清晰可见。也许还有贝壳。有一次，因为贝壳和保险柜，他几乎和费拉德尔菲奥大吵一场。当时他正热恋着莉薇娅，一心想占有她。莫非今天会想别的事情？出海之前刚刚交欢过一夜，这一场比赛也不指望能赢，所想的只是再一次把她抱在怀里，紧紧搂在胸前。库玛叫了她一声。玛丽娅克腊拉的歌声穿过港湾口。

“躺在这儿，莉薇娅。”

“等你赢了以后。”

她知道，如果躺到丈夫旁边，他会不想船舵，不想比赛，不

想平底单桅船的名声，而只是想交欢。

两条船齐头并进。人助风力，风助船行。哪一条首先到达，谁也不知道。库玛使尽全身解数，玛丽娅·克腊拉唱着歌儿，莉薇娅也唱起来。"勇士号"超出一点，可是，曼努埃尔把身子一弓，"无港旅行者号"赶到前头。

现在该过湾道了。这里有块石礁。曼努埃尔把船头往右一拨，切过湾道，把库玛甩到后边。可是，库玛的招数人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勇士号"走了个封闭曲线，船壳擦着礁石飞越而过。等曼努埃尔转过船头，库玛已经抢先赶到前面。渔民们站在马尔格朗德简陋的码头上齐声欢呼胆量过人的英雄。这等事从未见过，从未见过在礁石上面驾船转弯。只有一个上年纪的渔民表示异议：

"他赢了，可是另一位水手更能干。真正的水手不该把船往石礁上扔。"

不过，年轻人听不进明智的话，齐声向库玛欢呼。老人愤愤不平地嘟囔着离开了。"勇士号"靠了岸，曼努埃尔随后赶到，笑着说：

"平了。那天我赢，现在你赢。过几天再来一次，决定胜负。"

他把手搭在库玛肩膀上：

"不过，我提醒你，永远记住，象你今天这样，一个人绝不能干第二次——第二次你就永远留下了。"

库玛听不进去：

"这种事容易得很。"

莉薇娅笑了。玛丽娅·克腊拉指指女友的肚子打趣说：

"那儿生出来的也这样干吗？"

莉薇娅沉下脸。她想，这种事她的儿子绝不能干，然而，却又心不由已地觉得丈夫干得漂亮，男子汉的命运本该如此。

库玛和曼努埃尔留在码头上卸船，然后重新装货物运往马腊古日贝，从那里运雪茄和烟草返回巴伊亚。两个人走同一条航线。在生意不佳、货运缺少的月份里，这算是很好的活计了。

玛丽娅·克腊拉和莉薇娅去逛大街。所谓大街，就是马尔格朗德的海滩。这里，只有一间间草房，来来往往的卖鱼人卷起裤腿，胳膊上刺有种种纹印。这里有几处颇有名声的坎东伯莱教堂，有几位非常受尊敬的圣父。避暑区有几所石头房子。马尔格朗德是渔民之乡，每天早晨一条条小船出海捕鱼，下午四点左右返回。当年，城里人前来避暑由他们接送，现在由一艘汽艇接替了这项工作。

已经是十月了，东南风还在刮。夏天一到，清凉的东北风便徐徐而来。前来憩夏的人们下船以后必须由渔民背着穿过礁石，因为汽艇不能象平底单桅船那样穿行其间。任何地方的风暴都不如马尔格朗德这里来得猛烈。莉薇娅想着这些，穿过这里唯一的街道——海滩。玛丽娅·克腊拉默默地走着，偶尔弯下腰捡个贝壳。

"为了做个相片框，"她解释说。

突然遇上几个茨冈女人。刚才敲着长柄锅走过去的男子也是个茨冈人，现在迎面走来的是四个女人。她们蓬头垢面，用一种陌生的语言似乎在争论什么。玛丽娅·克腊拉问：

"我们看看手相，好吗？"

"为什么？"莉薇娅心里害怕，惊奇地问。

女友没有听见莉薇娅的话，朝茨冈女人跑去。其中一个老年妇女拉过玛丽娅·克腊拉的手说：

"交四百个瑞斯，我能推测一切——现在、过去和将来。"

另一个女人对莉薇娅说：

“想让我为你看看命运吗？”

“不。”

玛丽娅·克腊拉鼓励说：

“才花一个克鲁萨德，傻瓜，能知道一切呢。”

莉薇娅递过钱，伸出手。只听见老妇人对玛丽娅·克腊拉说：

“我看到了航行，太太将多次航行，生许多孩子。”

“但愿雅纳依娜听到你的话，”玛丽娅·克腊拉笑了。

另一个茨冈女人，看样子已经怀孕，耳朵上带着很大的耳环，对莉薇娅说：

“现在你正度过一段缺钱花的困难时期，但更糟糕的日子还在后头。你丈夫的景况会大有好转，可是非常危险。”

莉薇娅吓呆了。茨冈女人接着说：

“如果再给十个托斯坦，我能替你化险为夷。”

莉薇娅钱花光了，向玛丽娅·克腊拉借来交给茨冈人。女人嘟囔了一通莫名其妙的咒语。看完手相，那伙人走了，重又以陌生的语言继续中断了的争论。玛丽娅·克腊拉笑着说：

“她说我将有十二个儿子，曼努埃尔该发愁了。我倒愿意要。把他们统统放到‘勇士号’上，一走了事。”

莉薇娅耳畔还响着茨冈女人的话：

“很危险……”

如此危险，库玛往哪里躲藏呢？可以肯定，她指的是码头生活。马尔格朗德海滩延伸开去，遥无尽头。她们回到港口，平底单桅船已经卸完货物。现在，她们开始做饭、煎鱼。闻到煎鱼的香味，库玛和曼努埃尔都笑了。吃过饭，又开始装船。

夜里，两条船出发了。马尔格朗德航路上险滩重重，幸亏风平浪静。远方传来茨冈人的音乐和陌生语言的歌声。乐曲声很美，但悲哀、凄凉。库玛对莉薇娅说：

"我总觉得这乐曲预示着什么不幸。"

莉薇娅低下头，没有回答。天上，星斗无数。

马尔格朗德航道上险滩重重，船老大们在礁石间穿行格外小心。很多人永远留在这里。几天以后的一个暴风雨的夜里，雅克斯和他的父亲拉依蒙多也留在这里，他们的尸体是库玛从卡乔埃拉返回时发现的。父亲紧紧拉住儿子的汗衫，肯定是想救他。那天晚上，茹迪丝成了寡妇。当时，莉薇娅正在码头上等待库玛归来，卢菲诺告诉她雅克斯死了。和库玛出逃以后，她曾在雅克斯岳母家里住过。现在，礁石吞噬了雅克斯和他的父亲。马尔格朗德航路上险滩重重，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船只通过。茨冈女人告诉莉薇娅，将有一趟凶险的任务。库玛有什么别的航路可到马尔格朗德吗？现在莉薇娅充满焦虑，几乎濒于绝望。每当库玛驾"勇士号"起程前往马尔格朗德，她的心就预感到灾祸。玛丽娅·克腊拉说，这样会给库玛招来不幸。

马尔格朗德航路险滩重重，吞噬过多少尸体！有一天要轮到库玛。不过，在此之前——茨冈女人说过——还有更危险的活计要做。难道他只在马尔格朗德一线来往吗？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呢？连茨冈女人也不清楚。茨冈女人，人们不了解她们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茨冈女人，会用贝壳倾听大海的声音。连她们也不清楚。

莉薇娅从马尔格朗德带回一捧贝壳，镶上一张库玛的相片。这一张是他在缆车下边的花园里背靠一棵树照的。莉薇娅把他和"勇士号"一起照的另一张装在信封里送给了雅纳依娜，请求海神不要带走她即将出生的儿子的父亲。玛丽娅·克腊拉说得对，有个生命在她肚子里活动，这个小生命有一天——这是命运——也要往返于马尔格朗德航线。

埃斯梅拉达. 淫荡的女人

莉薇娅先去找罗德里格医生。他曾谆谆劝告怀孕的女人们前去检查。检查无需用钱，对顺利分娩大有好处。码头上都说他并不拒绝打胎，曾帮助很多女人流产。有一次杜尔赛小姐问他这事是否属实。

"是真的。这些可怜的女人过着地狱般的生活，难以果腹，眼睁睁地看着丈夫死去。她们当中很多人不想再要子女，顺理成章。有的人生八个，十个，而又无力抚养，前来向我求助。我该怎么办呢？把她们丢给江湖医生去打胎？反而更糟。"

杜尔赛小姐想反驳几句，但没有开口。他说得确实有理。小姐低下头，她完全明白，码头上的女人们打胎并非出于恶意，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不想以后把孩子丢在码头酒馆，不愿意看着他们从八岁就开始干活。钱总是不够用。罗德里格医生说得有理。杜尔赛小姐的话纯粹出于她失败了的母爱的本能。她想的是孩子挥舞的小手，金黄的头发，咿呀学语的声音。罗德里格医生说：

"必须面对活生生的现实。我不指望奇迹。"

她微微一笑：

"你说得并非不对，可是，太可惜…"

莉薇娅去找医生并不是打算从肚子里取出儿子，而是想知道是否真的怀孕了。即使确实如此，也是最近的事，因为她的肚子还没有隆起。罗德里格几乎肯定她已经怀孕，并且说他愿意帮助治疗，保证顺利分娩。当然，莉薇娅不想流产，医生完全清楚，怀头一胎的女人们是不肯流产的。

半夜里，库玛回来了。他把行李扔在一边，拿出带来的礼物给莉薇娅看——一块布料。这是库玛和一个海员打赌赢来的。巴西洛尹德公司的一艘轮船机器出了故障，在港口抛锚修理，海员想利用这段时间去卡乔埃拉看望家人。他乘库玛的平底单桅船出发（这是三天前的事），赌的是赶在轮船前面到达卡乔埃拉。库玛赢了：

"是担点风险，可是我看那块布料很好看。他本来打算带给一个女人。"

莉薇娅说：

"这种事以后不要再干了。"

"没关系。"

"有关系！"

这时候库玛才发现她神态严肃：

"你怎么啦？"

"我也有件礼品给你。"

"什么礼品？"

"先交赏钱。"

他从口袋里掏出二百个瑞斯：

"付清了。"

莉薇娅凑到他身边说：

"我们要有儿子了。"

库玛刚要脱衣服，猛地从床上跳下来，窜出门外。莉薇娅问：

"到哪儿去？"

他使劲敲卢菲诺的门。听到屋里有人醒了，他反而有点难为情：深更半夜叫醒别人，仅仅为了报告莉薇娅要有儿子的消息。只听卢菲诺问：

"谁呀？"

"自己人——库玛。"

卢菲诺打开门，睡眼惺松。埃斯梅拉达裹着条床单来到门口：

"出了什么事？"

库玛有点举止失措，就为件小事把别人吵醒了。卢菲诺又问：

"怎么回事，老兄？"

"没什么事。我刚到家，来看看你们。"

"好吧，既然你不愿意说。"

"是件小事。"

埃斯梅拉达不肯善罢甘休：

"说嘛，伙计，说出来算了。"

"莉薇娅要生孩子……"

"现在？"卢菲诺问。库玛有些火了：

"不，过些时候。今天我才知道她怀了孕。"

"噢！"

卢菲诺望望外面的夜色。埃斯梅拉达向库玛招手再见：

"明天我去找那个骗人的女人算账。她没有告诉我。"

卢菲诺默默地在库玛身边走着。库玛说：

"到'星星灯塔'喝一杯，庆贺庆贺。"

没有喝一杯，而是喝了很多杯。酒馆里人不少：海员、独木舟船老大、妓女、码头工人。后半夜，卢菲诺喝得酩酊大醉。他举杯建议：

"伙计们，为我的好朋友库玛的喜事干一杯！"

人们都斟满酒，投过来探询的目光。一个瘦瘦的女人走过来问库玛：

“什么事？”

她没有喝醉。库玛说：

“我女人快生儿子了。”

“太好了……”她喝了口啤酒，回到她今晚的主顾身边。临走前笑着对库玛说：

“祝她幸福。”

回到家里，天已经亮了。

库玛把消息带给遍布雷孔卡沃一带的所有熟人。有的人给将要出生的孩子送了礼物，多数人则祝愿孩子幸福。埃斯梅拉达第二天一早就前去看望。她吵吵嚷嚷，出尽洋相，欢天喜地的样子仿佛是她自己怀了孕。可是，乘莉薇娅到厨房去给他们煮咖啡，她试探说：

“偏偏我没有遇上个能让我生儿子的男人。我为这事心里难过。我男人不能让我怀孩子。”她叉着腿，有意露出一块臀部。

库玛笑了：

“你只好求卢菲诺”。

“那个东西？我怎会愿意要个黑人的儿子？我想跟一个比我还白的男人生个儿子，好改善改善家族。”

她望着库玛，似乎在说，他能让她生个孩子。两只绿眼睛目光奇特，双唇半张，胸脯起伏，分明是在勾引对方。库玛愣了一会儿，随后对她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欲望。但是，他想起了卢菲诺，想起了莉薇娅：

“那么，卢菲诺呢？”

埃斯梅拉达猛地站起身，对莉薇娅喊：

“我走了，邻居。有很多事要做呢，以后再来。”

她满脸怒气，满脸羞辱，慌慌张张朝门口走去，在库玛身边经过时说了声：

“笨蛋。”

库玛坐下来，两手抱着头。那女人是个魔鬼，逼迫他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他该把一切如实地告诉卢菲诺。可是，卢菲诺被这黑白混血女人迷住了，也许根本不相信，也许和他打上一架。说也不顶事。不过，库玛不会和她胡来，去欺骗朋友。最糟糕的是当这女人挑逗的时候，当用那双绿眼睛望着他的时候，他什么也看不见，既看不见对他有恩的卢菲诺，也看不见怀孕的莉薇娅，眼前只有混血女人矫揉造作的躯体，隆起的胸脯，扭摆的屁股。她的肉体在呼唤，她的绿眼睛在呼唤。海上有一首歌说男人们要到大海绿色的浪涛里丧生，唱的就是埃斯梅拉达的眼睛，仿佛他要淹死在埃斯梅拉达的绿眼睛里。埃斯梅拉达喜欢他，挑逗他，她的躯体在他眼前舞动。埃斯梅拉达叫他“笨蛋”，一定以为库玛不能压倒她，不能让她也欢快地呻吟。啊，库玛要让她知道，她想错了！既然她愿意，卢菲诺有什么了不起！至于莉薇娅，她永远不会知道。莉薇娅进来了，手里端着一杯咖啡，发现库玛表情异常：

“你怎么啦？”

她怀孕了，肚子一天天圆起来，里边有他的儿子。不应该欺骗她。卢菲诺呢？可怜的卢菲诺，多么善良，从孩童时代一直和他在一起。他从咖啡杯里又看到了埃斯梅拉达那双眼睛。她两个乳房鼓起，和罗莎·巴尔梅兰的一模一样。他想，该给罗莎·巴尔梅兰写封信，告诉她孩子就要出生。但是，注意力不肯转移，埃斯梅拉达的身影在前面晃动。库玛逃到玛头，答应了一桩去马腊古日贝运回烟草的生意，虽说去的时候无货可载。

"勇士号"从马腊古日贝开往卡乔埃拉。莉薇娅站在码头旁边等了一天一夜，不见踪影。埃斯梅拉达也等待着，她执着地爱那个皮肤近乎白色的水手。她急于得到人们称之为最勇敢的水手，更主要是因为莉薇娅太幸福了，与她大不相同，那么惦记丈夫的冷暖。她想深深刺痛莉薇娅的心。她知道库玛会回来的。必须竭尽全力达到目的，千方百计勾引他。

库玛回来了，耽搁了两天。

埃斯梅拉达在窗口等着他：

"几天不露面。"

"驾船出去了，运回烟叶。"

"你妻子以为你断气了呢。"

库玛尴尬地笑了笑。

"我看你是怕我。"

"怕什么？"

"怕见我。"

"我不明白为什么。"

"不记得你顶撞我的那一次？"埃斯梅拉达的乳头在连衣裙下边有力地跳动。

"我们找一天……"

"什么？"

库玛又逃走了，否则，不等她出来就会立即进到屋里，和她在那里……。莉薇娅在等着他。

"太慢了，到马腊古日贝几乎用了一个星期。"

"你以为我回不来了？"

"说疯话。"

"我听说了。"

“谁编造的？”

“埃斯梅拉达告诉我的。”

“现在你也这样，进家以前先找女邻居谈天，对吧？”

最糟糕的是，从她的语气里听不出一点儿恼怒，只有忧伤。库玛突然莫名其妙地为埃斯梅拉达辩护起来：

“她是在开玩笑。我和她打了个招呼，她就夸起你来。看样子她真的对你不错。应该这样，因为我很喜欢黑人卢菲诺。”

“可埃斯梅拉达一点也不喜欢他。”

“我早就看出来了，”库玛显得有点不耐烦。现在，他忘记了埃斯梅拉达差不多已经是他的情妇，转而对她心怀恼恨，因为她辜负了卢菲诺的情谊。“我早就看出来了。卢菲诺一旦发现，她准会倒霉。”

“不许说别人坏话，”弗朗西斯科走进来。老人喝醉了——这类情况着实罕见——并且把费拉德尔菲奥带回家来吃晚饭。他在“星星灯塔”酒馆见“博士”身无分文，便倾囊沽酒，喝完又把他领到家里：

“多一个人够吃吗？来了一位吃惯了好饭食的客人。”

费拉德尔菲奥和库玛握握手：

“随便吃点什么都行。用不着往豆食里加水。”他自己先被这句笑话逗乐了，别人也跟着笑起来。

莉薇娅端上晚饭：每日必备的炸鱼和干肉豆食。饭吃到一半，“博士”给莉薇娅讲起那封信的故事，还把“贝壳”和“保险柜”之争说了一遍。他问莉薇娅：

“保险柜不更漂亮吗？”

她站在库玛一边：

“依我看贝壳漂亮。”

库玛很难为情。莉薇娅还不知道信出自两个人之手。费拉德

尔菲奥还不肯认输：

“要是金黄色的呢？你见过金黄色的保险柜吗？”

他们走了，库玛开始解释那封信的原委。莉薇娅跳到他怀里：

“住嘴，坏东西。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库玛把她抱进卧室。她说：

“刚吃过饭，不行。”

半夜里，莉薇娅开始难受。不知得的什么病，翻肠倒胃，想呕吐又吐不出来，呼吸困难，整个肚子疼痛难忍，在床上翻来滚去，象是要死了。

“莫非我要生孩子？”

库玛疯子似地跑出去，用力砸门叫醒了埃斯梅拉达（卢菲诺在外航行）。她问谁在敲门。

“库玛。”

埃斯梅拉达出来了，攥住他的手就往屋里拽。

“莉薇娅要死了，得了病，要死了。”

“什么？”埃斯梅拉达回到屋里，“我换换衣服就去。”

“你陪着她，我去叫罗德里格医生。”

“去吧，我陪她。”

在拐角处，他看见埃斯梅拉达正穿过两家之间那块空地。

罗德里格一面穿衣服，一面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听完，医生安慰说：

“不要紧……肯定是因为怀孕。”

库玛在“星星灯塔”酒馆找到了弗朗西斯科老人。他和费拉德尔菲奥坐在一张桌子上，一面喝酒一面给海员们讲故事。一个盲人在弹六弦琴。库玛的到来一下子驱走了老人的醉意：

“莉薇娅要死了！”

弗朗西斯科先是瞪大眼睛，紧接着就要往外跑。库玛拦住他：

“不，博士已经去了。您到上城去叫她的舅舅、舅妈。快点！”

“我想看她一眼，”弗朗西斯科老人声音哽咽。

“医生说也许不要紧。”

弗朗西斯科老人走了，库玛回到家里。一路上，他惴惴不安，有时几乎是在跑，有时又放慢脚步。唯恐看见她已经断了气，唯恐失去了妻子同时又失去了儿子。他象个小偷似的潜进小院。油灯亮着，卧室里传来说话声。埃斯梅拉达慌慌张张出来，拿上脸盆和毛巾又回去了。库玛没有勇气走近屋子．直到罗德里格医生来到外边，他才跑过去问：

“她怎么样，博士？”

“不要紧。如果不是你及时叫我来，恐怕要出事，也许会流产。现在病人需要休息。明天到我那里去一趟，我给她些药。”

库玛舒心地笑了，眼睛也笑了：

“这么说，她不要紧？”

“尽管放心，她只需要好好休息。”

库玛走进屋里，埃斯梅拉达把食指放到嘴边示意他保持安静。她坐在床边，给莉薇娅梳理头发。莉薇娅转过脸，看见库玛，笑了：

“我还以为要死呢。”

“医生说不要紧，让你卧床休息。”

埃斯梅拉达让他到外面去。他离开卧室，对埃斯梅拉达产生一种异样的温情，想抚摸她，而又无意占有她。她对莉薇娅太好了。

库玛走进黑古隆冬的客厅，躺到两头分别挂在客厅两端的吊床上抽起烟斗。不一会儿，听到埃斯梅拉达从卧室端着油灯走出

来的轻轻脚步声。他敢发誓，她是踮着脚尖走过来的，强壮的身躯象平底单桅船一样摇摇晃晃，屁股象海员似的扭来扭去。好一个黑白混血女人！她把油灯放到餐厅，朝库玛走过来。他感到了女人无声的脚步，一股性的冲动流遍全身。莉薇娅依然困难的呼吸声传到客厅，而埃斯梅拉达的脚步越来越近，渐渐掩盖了莉薇娅的呼吸声。

“睡着了，”她靠在吊床的绳子上，“你吓了一跳，嗯？”

“你累了吧？把你叫醒了。”

“我一心为你。”

说着，她坐到吊床上，腿挨在库玛的腿上。突然，女人猛地扑到他身上，紧紧咬住他的嘴。库玛没有来得及脱衣服，甚至连想也来不及想便……。吊床吱吱作响，莉薇娅醒了：

“库玛！”

他把埃斯梅拉达从身上推开，跑进卧室。莉薇娅问：

“你在外边？”

“对，我在。”

他伸手要抚摸莉薇娅的头发，但突然停下来：手上还带着埃斯梅拉达肉体的余温。莉薇娅说：

“来跟我一块儿睡吧。”

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另一间屋子里，埃斯梅拉达正等着他干完两人刚刚开始的那桩事。库玛想起了她的舅舅、舅妈：

“你睡吧。弗朗西斯科老人去叫你舅舅、舅妈了，我得等他们。”

“你要吓他们一跳的。”

“我当时也很害怕。”

库玛伸出手，但还是没有抚摩妻子。他又想起埃斯梅拉达，喉头一阵哽咽。卢菲诺该怎么办？莉薇娅在床上转过身，闭上眼睛。他走到客厅。埃斯梅拉达直挺挺地躺在吊床上，已经解开衣

裙，两个乳头在跳动。他站在跟前，象个精神病患者似的呆呆看着。她伸出手招呼他，把他拉到身上，紧紧往下搂，但两个身体还远没有挨在一起。她问：

“你嫌我味儿酸吗？……”

事情又重新开始。现在，库玛疯狂了，再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不再思考，也想不起任何人，只觉得正把一个肉体紧紧搂在怀里，进行一场殊死的搏斗。当一个人稳稳趴在另一个人身上面时，埃斯梅拉达低声说：

“要是让卢菲诺看见……”

库玛苏醒过来。身子下面分明是埃斯梅拉达，卢菲诺的女人，而他本人的妻子卧病在床，在另一间屋子里睡觉。

埃斯梅拉达又提起卢菲诺，库玛一点儿也没有听见。他眼睛血红，口中干涩，两只手摸到埃斯梅拉达的脖颈，用力扼紧。她说：

“别这样开玩笑……”

这绝非玩笑。他要掐死这个女人，然后到海底去寻找雅纳依娜。埃斯梅拉达正要叫喊，库玛听到莉薇娅的舅舅、舅妈和弗朗西斯科说话的声音，赶紧跳下吊床。女人慌慌张张整理衣衫。不过，已经晚了，莉薇娅的舅妈正睁大惊愕的眼睛朝屋里张望。库玛徒然地摆摆手：

“莉薇娅好些了。”

孩子，当初是五个

莉薇娅病情刚刚好转，库玛就驾船出航，为的是避免和埃斯梅拉达见面。现在，这个女人对他穷追不舍，千方百计约他在码头沙滩某个空旷的地点相会，并且威胁说，否则要让他出丑。库玛主要还是躲避卢菲诺，他去为下星期六的集市运货，几天之内就要回来。

库玛前往桑托阿玛洛，在那里耽搁了很久。他一反常态，在各个酒馆消磨时光，几乎不留在平底单桅船上眺望星星和月亮。马上就要见到卢菲诺，见到他那张了解真相后吃惊的脸。库玛看到了自己倒霉的一生。小时候厄运就压到头上。有一天，母亲来了，而他所期待的却是妓女。那天，他曾想过投水自尽，跟叶芒娅到埃奥卡无边的海洋遨游。那时节轻生反而更好，没有人会思念他。或许弗朗西斯科老人要悲伤一阵，但很快就能平复，让人把库玛的名字纹在胳膊上，紧挨着一生驾过的四条平底单桅船的名字，并且把库玛儿时的故事加进他知道的很多故事之中：

“我有个侄子被雅纳依娜看中了。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里，把他带走了。他还是个孩子，可是已经能驾驶平底单桅船，举起一袋面粉。雅纳依娜喜欢他……”

弗朗西斯科老人本来会这样讲述库玛的故事。现在情况变了，连自杀也不能自主，不能把莉薇娅丢下，让她肚子里怀着儿子过悲惨的日子。况且，身后给弗朗西斯科留下什么样的故事呢？老人必然会说，他欺骗了朋友，和恩人的女人鬼混，后来怕朋友报复而投水自尽，丢下怀孕的妻子忍饥挨饿。老人会补充说，

那东西的母亲是个妓女，母子二人一脉相承。老人为他羞耻，不肯把他的名字和四条平底单桅船的名字纹在一起。

库玛没有凝视天上的明月。他破坏了码头上的规矩。要说怕卢菲诺，倒也不是。假若和卢菲诺不是朋友，他本不会介意。现在，他只感到羞耻，羞于见朋友，羞于见莉薇娅，想先杀死埃斯梅拉达，然后死去，与“勇士号”一起撞到石礁上，船毁人亡。是埃斯梅拉达勾引他，当时他根本没有想到卢菲诺是他的朋友，没有想到在另一间屋子里卧床不起的莉薇娅。当时，舅妈用狐疑的眼光看着客厅里的场面，库玛再也不敢正视她。也许她并没有起疑心，甚至还一再感谢埃斯梅拉达对莉薇娅的照顾。最令人难堪的是莉薇娅对埃斯梅拉达感激不尽，还托人给她买来礼物，而黑白混血女人则利用这一点常常呆在库玛家里，伺机调情。库玛只得离开家，到“星星灯塔”酒馆，不停地喝酒。这种反常的举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埃斯梅拉达仍然穷追不舍，一有说话机会便问他可以在哪里见面，还说她知道海滩上哪些地方僻静无人。这些地方库玛也知道。在皓月当空的夜里，他曾多次把别的混血女人或者黑人姑娘带去。不过，埃斯梅拉达他不能带，不愿意再看见她，只想杀死她，而后自杀身亡。可是，不该丢下莉薇娅，她肚子里怀着儿子。当时，他确实没有考虑，性欲蒙住了眼睛，谁也没有看见——没有看见卢菲诺，没有看见莉薇娅，没有看见任何人，仅仅看见埃斯梅拉达棕色的肉体、跳动的乳房和那双闪闪发光的绿眼睛。这真是自作自受，迟早要遇到卢菲诺，和他说笑，象拥抱一个有恩于自己的朋友那样拥抱他，而埃斯梅拉达却背着卢菲诺朝他微笑，打暗号，约见面的地点。

莉薇娅呢？每当库玛在外航行，她总是提心吊胆。她不该受这份罪。莉薇娅是为他病倒的，肚子里怀着他的儿子。在客厅里，他听见了莉薇娅急促的呼吸声，却没有想到这些。埃斯梅拉达靠

在吊床上，他只看见了混血女人的身体和那双淫荡的眼睛。后来又想杀死她。若不是舅舅、舅妈来到，肯定会掐死她。

桑托阿玛洛的夜晚清澈、明亮。月光下，绿油油的甘蔗田沿河岸伸向远方。贝索罗在天空闪烁，人们从来没有说过贝索罗占有朋友的妻子。那是个勇敢的男子汉，恪守诺言，尊重友情。库玛抛弃了这一切，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到水底遨游。否则，怎样生活下去？每天都要看见埃斯梅拉达，偶尔还得和她会面，和她交欢，发出快感的呻吟。同时，每天还要看着怀孕的莉薇娅在家里操劳，看着她因为担心丈夫有朝一日丧生海底而哭泣。还要看见卢菲诺纵声大笑着搂住他的肩膀，嘴里不停地叫着"老兄、老兄"。还要看见所有被他欺骗的人，因为他同样也欺骗了埃斯梅拉达，不想再要她，不想再占有她水性杨花的肉体。他欺骗了所有的人，也欺骗了尚未出生的儿子，没有给孩子留下码头的传统。将来，人们不会指着孩子自豪地说：

"那就是库玛的儿子，库玛是这一带好样的……"

不，人们不会这样说。库玛是个叛徒，和偷偷用匕首杀死贝索罗的家伙是一丘之貉。叛徒自称是贝索罗的朋友，有一天却在豪杰背后捅了一匕首，还叫别人把尸体乱刀砍杀。这家伙后来当了警察中士。今天，人们提起他总是用嘴角吐口唾沫，免得这个名字弄脏了口腔。现在，库玛成了这种人。他直挺挺地趴在平底单桅船上，把手伸进凉凉的河水。玛头上，还没有人知道这桩事，只是对他变得如此贪杯感到惊异，以往他从来不这样。人们还不知道这桩事，还以为是要抱儿子了，心里高兴呢。

这时候，莉薇娅肯定在想念他，为他在水上奔波而难过。弗朗西斯科老人的妻子就是丈夫回来那天高兴而死的，莉薇娅也同样整日里盼望他返航归来。毫无疑问，莉薇娅愿意让他脱离平底单桅船，到城里从事另一种职业，可是从来没有说出口，因为她

清楚地知道，海上的人们绝不肯改换职业，去到陆地上谋生。甚至象杜尔赛小姐一样来到海上的人们，也不舍得返回陆地。叶芒娅的魔力无穷。不过他还是可以走，和莉薇娅远远离开这里，有人说伊列乌斯能挣很多钱。他决心去干别的活，逃离这个地方。

库玛看了看“勇士号”。多好的一艘平底单桅船！它本来属于弗朗西斯科老人，是他的第五条船，已经不太新，多少年来一直来往于这一带水域，无数次穿过海湾，沿河流上下。它曾伴库玛救回“卡纳威耶拉斯号”，曾几度濒于沉没，有一次船身上碰了个大洞。它不知用坏了多少船帆，是件名副其实的传家宝。而现在，库玛打算结束船老大生涯，把它卖给别人，一走了事——这是眼下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是罪有应得：丢下码头，离开大海，到异乡去谋生。有一天，他曾想和奇科·特里斯特萨一样乘轮船远航，跑遍四方。后来认识了莉薇娅，放弃了远游的主意，把她带进码头上的悲惨生活，带进日复一日等丈夫从必死无疑的航行中归来的痛苦之中。再后来，又欺骗了她，欺骗了朋友卢菲诺。库玛双手掩住脸。若不是一名堂堂的水手，他会象孩子或者女人一样大哭一场。

现在，只留下一条出路：等待一次冒险把他带走，同时也带走“勇士号”。他不想把这艘船让给别人。逃离码头，投奔他乡，他不可能办到。只有在海上生活的人们才懂得抛弃大海是不可能的。即使对不敢正视朋友的脸、不敢注视天上的明月的人们来说，也是如此。

倘若不是一名堂堂的水手，库玛会象个孩子，象个女人，象个阴暗牢房里的囚犯似的大哭一场。

在水上碰到了卢菲诺，这样还好一些。卢菲诺的独木舟漏了水，出港时没有发现。库玛帮助他把裂缝堵住。黑人载的是康

糖，底部的口袋浸湿，糖已经溶化，部分货物报废。库玛把湿口袋搬到"勇士号"上晾晒，尽量不去看因遭受损失而忧心忡忡的卢菲诺。

"要赔偿损失，至少运费完了。"

"也许不会。晾干以后再看看差多少。依我看不会。"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这方面我一向非常小心。蒂诺科上校打发他的人去码放糖袋，我无事可干，又正下着雨，就去喝了几杯。我回去一看，船已经装好，就开船了。走到半路，才发现出了毛病，独木舟沉得我无法忍受。我一看，才发现正进水。"

"说不定还应当让他赔偿，如果是他的人把船弄坏。"

"可是，我没有把握，去的路上经过河口时，船确实曾在礁石上划过，就是因为这个。"

他们又交谈了几句，平底单桅船跑到前头。卢菲诺用力划桨为独木舟助力。直到在视线中消失，库玛没有再回头看他一眼。库玛真的不明白，怎么竟然能和他交谈，能承受他的目光，能陪出笑脸。本该以实相告，任卢菲诺用船桨打在头上。风在吹，平底单桅船在水面飞跑。

莉薇娅在码头上等着。埃斯梅拉达和她在一起，若无其事地问：

"看见我的黑男人了吗？"

"他的独木舟还在后头呢，我替他捎回几袋蔗糖。船漏了。"

莉薇娅关心地问：

"没有出什么事吧？"

埃斯梅拉达盯着库玛：

"是不是被人弄坏的？"

库玛发现，她担心的是两个人之间发生了殴斗：

"好象是去的时候独木舟撞在礁石上……不会耽搁很久，马上

就到。他正为船漏水造成的损失着急呢。”

说着，库玛停好船，和莉薇娅朝家里走去。埃斯梅拉达说：

“我到莱尼亚港口去等他。”

“告诉他蔗糖在这里。”

“好吧。”

埃斯梅拉达望着夫妇二人走上码头。库玛千方百计躲着她。是怕卢菲诺，怕莉薇娅，还是不爱和她交欢呢？码头上很多男人都对她垂涎三尺。尽管他们都惧怕卢菲诺，但个个想方设法和她调笑，送礼物，幽会。只有库玛回避她，而她想要的正是库玛。库玛，浅色的皮肤、长长的黑发几乎垂到肩头，嘴唇象孩子一样红润。埃斯梅拉达挺起胸脯，以眷恋的目光送心上的男人走上码头。他为什么躲避呢？女人没有想到，竟然是因为悔恨。该给雅纳依娜写封信，等等看。她缓缓朝莱尼亚港方向走去。独木舟船老大们纷纷向她问好，一个正在货轮船身上刷油漆的水手停下手里的活儿，赞叹地唏嘘，吹了声口哨。只有库玛躲避她。为了和库玛交欢一次，不知道要费多少周折，象个妓女似的找上门去，甚至孤注一掷，扑到他身上。而库玛呢，竟然想杀死她。埃斯梅拉达的屁股比金子还珍贵，码头上的男人们都这样说。唯独库玛不注意她的屁股，躲避她，躲避她的身体、她的眼睛，只去看既瘦小又爱哭的莉薇娅。埃斯梅拉达听见水手尖利的口哨声，朝他嫣然一笑。水手用指头比划说，六点钟下工，又指了指海滩。埃斯梅拉达又是一笑。为什么库玛躲避她呢？肯定是怕卢菲诺，怕卢菲诺报复，怕卢菲诺肌肉隆起的胳膊，怕卢菲诺终日与独木舟和船桨为伍的强壮的身体。埃斯梅拉达没有想到是因为悔恨，也许她根本不懂这个词。一阵凉风掠过码头。远处，卢菲诺的独木舟露出头，劈水归来了。

夜幕降临，凉气袭人，风吹皱了海水和码头的沙滩。几只平

底单桅船出海了。这种风极少可能带来暴风雨。细沙在码头上飞舞，飘到城里的大街小巷。孔赛森·达·普拉雅教堂有什么聚会，一伙女人紧紧裹在披肩里从身旁走过，男人们正走下台阶。风在他们之间穿行。钟声欢乐地响起来。商店都关了门，城里空无一人。

吃过晚饭，弗朗西斯科老人出去了，到教堂的院子里讲故事，听故事去了。库玛点着烟斗，打算到码头上走走，看平底单桅船的货物是否卸完，看能否为第二天找到什么待运的货物。莉薇娅正在洗餐具。她的肚子越来越鼓，脸稍微失去血色，显得有点混浊、苍白。她肚子里怀着儿子，常常恶心，每天找罗德里格医生诊治。库玛看着她在屋子里来来去去，洗搪瓷盘子、粗糙的酒杯。一只黑狗——原本是只到处觅食的小狗——在厨房的泥地上吃鱼刺。空咖啡杯放在桌边。隔壁的客厅里有响动，大概吃完了晚饭。只听见卢菲诺对埃斯梅拉达说：

"我去找蒂诺科上校谈谈，看弄湿货物的事怎么办。非大吵一场不可。"

卢菲诺仿佛就在库玛的客厅说话，听得一清二楚。

埃斯梅拉达说：

"让我去孔塞森教堂去看一眼吗？好看极了。再说，孔塞森是我信仰的女神。"

"去吧。早点回来。我累了，想早点睡。"

埃斯梅拉达声音很高，分明为的是让他听见——库玛想。不过，他不会去孔塞森·达·普拉雅。从窗户里就能看到教堂灯火辉煌，象一艘客轮。即使去也要和莉薇娅一起去。她一定愿意去为儿子祈祷。钟声又响起来，召唤着人们。风吹进窗户，库玛望着灰色的天空，下午的天气还很好嘛！而夜晚却显出凶兆。天空，某种纤细的黄色的东西在一弯残月旁边浮游。隔壁传来卢菲诺的

声音：

“你在那儿吗，老兄？”

“在。”

“今天我非把蒂诺科的脑袋拧掉不可。”

“这事情不怨你。”

“那个固执的家伙的脑袋顽固得象水螅，即便头被揪下来，它也不肯认输，还要拚命挣扎。”

“好好向他解释解释。”

“我吼叫两声他就……”

隔壁，埃斯梅拉达在向男人告别：

“我很快就回来。”

接着传过卢菲诺沉闷的声音：

“身上洒点香水，混血女人！”

库玛心里觉得不是滋味。他并不愿意和埃斯梅拉达有什么瓜葛，甚至看也不想看她一眼。然而，这番对话却触动了他的心，仿佛是卢菲诺抢了他的什么东西。实际上，是他抢了卢菲诺的东西，是他欺骗了卢菲诺。埃斯梅拉达的脚步声越来越远。卢菲诺大声说：

“混血女人去教堂了。”

忽然又想起了什么，朝女人喊：

“鬼女人，不叫上莉薇娅？”

“她说跟库玛一起去。”脚步声在台阶上消失了。

卢菲诺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库玛又望望天空。风越来越大，云彩旁边只有寥寥几颗星星。“暴风雨就要来了。”他想。莉薇娅洗完餐具，问：

“你想去教堂看节日庆祝吗？”

她脸色苍白，非常苍白。肚子撑起了衣裙，样子也许很滑

稽，可是库玛毫无察觉，只知道妻子身上有他的儿子，并为此得了病。他欺骗了妻子。隔壁又传来卢菲诺告别的声音。莉薇娅站在跟前，等待他回答。

"去换衣服吧。"

她刚走进卧室，听到有人敲门，又马上出来了：

"谁？"

"自己人。"

但是，声音陌生，两个人谁也记不起听到过。莉薇娅看看库玛，眼睛充满惊恐。他站起身：

"害怕了？"

"会是谁呢？"

敲门声又响起来：

"没有人？这儿是墓地呢，还是沉了的轮船？"

不速之客肯定是个水手。库玛打开门。漆黑的街上，一个烟斗闪着红光，烟斗后面有个人影，穿件肥大的外衣：

"弗朗西斯科在哪儿？混账东西到哪儿去了？他还没有死，这我知道。老废物太糟糕，连魔鬼也不想要他。"

"出去了。"

莉薇娅在库玛身后注视着对方。人影挪动了一下，看样子要进来。果然，他探头朝里面望了望，似乎这时候才发现了库玛：

"你是谁？"

"库玛。"

"库玛是什么鬼东西？你以为我会知道？"

库玛火了：

"你是什么人？"

人影没有回答，迈步就要进门，库玛伸出胳膊挡住去路：

"你想干什么？"

人影拨开库玛的胳膊，顺势一推，把他紧紧按在墙上，动弹不得。来人力大无穷，能顶二十个男子汉。莉薇娅朝前跨一步：

“先生，您有什么事？”

来人放开库玛，径自走进客厅。借着油灯的光亮，库玛看到对方是个胡须雪白的老者，身材高大，象个巨人。莉薇娅从他微微敞开的外衣里看到了一把匕首。老人环顾四周，煤油灯的红色光亮照出巨大的阴影。

“这么说，弗朗西斯科那个傻瓜就住在这里，对吧？你是谁呢？”他指着莉薇娅说。

莉薇娅正要回答，库玛站到前头：

“你先说，你是什么人！”

“你是弗朗西斯科的儿子吗？我没有听说过他有儿子呀？”

“我是弗列德里科的儿子，他的侄子。”说完，又后悔回答了对方。

老人惊异地望着他：

“弗列德里科？”

他朝莉薇娅看了一眼，又看着库玛：

“她是你的女人？”

库玛点点头。老人看看莉薇娅的肚子，又盯着库玛说：

“你父亲从来没有结过婚……”

他满头白发，虽然穿着外衣，似乎还感到寒冷。对于老人刚才所说的一切，库玛并不觉得受了欺辱。

“他很久以前就死了，对吧？”

“对，很久以前就死了。”

“只有弗朗西斯科不肯死，对吧？”

说完，看了看油灯，又转过脸对库玛说：

“你不知道我是谁？弗朗西斯科没有说过？”

“没有。”

老人问莉薇娅：

“有酒吗？喝一杯，庆祝亲人归来。”

莉薇娅转身走出去。几乎就在同一霎那间，传来弗朗西斯科的吼叫——他回来了，正从窗户看来人是谁：

“莱昂西奥！”

他快步走进屋里。莉薇娅拿来酒瓶，望着他们。弗朗西斯科仍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早已经死了，早已经……”

库玛说：

“他到底是谁？”

弗朗西斯科象个长途跋涉、筋疲力尽的老人，用近乎报告秘密的口吻说：

“你的伯伯，我的哥哥。”

说完，他指着库玛，转过脸对不速之客说：

“他是弗列德里科的儿子。”

莉薇娅端上酒，老人一饮而尽，把酒杯放到地上。弗朗西斯科坐下来：

“你不会久留，对吗？”

“你想让我赶紧滚蛋，对吧？”老人咽下酒，一声大笑，白胡须在颤抖。

“这里没有你的什么事可干，人们全都以为你死了，谁也不认识你。”

“人们全都以为我死了，对吧？”

“是这样，全都以为你死了。你还回来干什么？这里你没有什么可看，一点儿也没有。”

库玛和手里拿着一瓶烧酒的莉薇娅惊呆了。弗朗西斯科老人

面对着一个他从未讲过的故事，垂头丧气，象个濒于死亡的人，显得越发苍老。莱昂西奥从窗户望望码头。一个女人在门前走过，身穿孝服，怀里抱个孩子，原来是茹迪丝。她家离这里很远，现在母亲来帮助她，和她在一起，两人靠洗衣服糊口。孩子骨瘦如柴，说话有气无力的。莱昂西奥问：

"是个寡妇？"

"是个寡妇。是寡妇又怎么样？我已经说过，你与这里毫无关系，毫无关系！为什么要回来呢？你已经死了，还回来干什么？"

"回来干什么……"莱昂西奥重复了一句，声音象是在哭。但是，他笑了，说："你见到我不高兴，甚至不肯拥抱你这个哥哥。"

"你走吧，这里没有你什么事可干。"

老人的眼睛重又转向码头，转向雾濛濛的天空，搜寻着什么。老水手回到自己的港口，仿佛在竭力辨认出当年的一切。

是啊，象是一个老水手在竭力辨认出当年的一切，久久地望着天空，久久地望着隐没在蒸腾的雾气中的码头。海上的夜晚越来越冷。老人转过脸对弗朗西斯科说：

"今天晚上有暴风雨……你看得出来吧？"

"你走吧。你的道路不在这里。"说完，又把心一横，加上一句："这里不是你的港口。"

莱昂西奥老人失去了咄咄逼人的气势，低下头，哀求的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

"让我留下，仅仅两个夜晚也行。这么多年了……"

莉薇娅不等弗朗西斯科老人回绝就插嘴说：

"留下吧，这就是你的家。"

弗朗西斯科伤心地看了她一眼。

"我累了，从很远的地方来。"

"住下吧，住多长时间都行，"莉薇娅又说了一遍。

“就住两个晚上，”他转向弗朗西斯科，“你用不着害怕。”

他望望天空，望望大海，望望码头。他的整个身心透出归来的欢乐。一个老水手回到了自己的码头。弗朗西斯科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脸上的皱纹紧紧堆在一起。过了很久，莱昂西奥才转过脸问：

“你没有保存一张父亲的照片吗？”

没有回答。一阵沉寂之后，他又对库玛说：

“你很早就睡觉吗？”

“为什么？”

“我到港口上走走。你把门虚掩上，我进来时再关。”

“好吧。”

他扣上外衣扣子，拉低头上的帽子，朝门口走去。还没有出门又返回屋里，来到莉薇娅跟前，把手伸到宽阔的胸前，取出一枚奖章递给她：

“这是送给你的。”

一直到莱昂西奥出了门，弗朗西斯科还在说：

“回来干什么？你不会让他留在这里，莉薇娅，对吧？”

“告诉我，伯伯，这是怎么回事？”库玛请求说。

“用不着去拨弄死人的尸骨了。人们都以为他死了。”

说完，老人又出去了。他们看见他朝“星星灯塔”酒馆方向走去。这一天，没有一艘轮船在码头靠岸，莱昂西奥是怎么来的呢？这一夜，也没有任何轮船起航，然而，老人却没有回来，永远再没有回来。他送给莉薇娅的奖章是金质的，仿佛来自遥远的国家，来自遥远的过去。同样，他也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来自另一个世界。

他们终于还是去了孔塞森·达·普拉雅教堂。莉薇娅问库玛，对这个故事的原委是否了解点什么。他也一无所知，弗朗西

斯科老人从来没提到过有个哥哥。在教堂里，没有看到埃斯梅拉达，自然是她等得不耐烦，先走了。莫非正是因为一个这样的故事莱昂西奥不能在码头出现，失去了他的港口？水手只有在干了一桩非常见不得人的事以后才失去他的港口，失去他的码头。埃斯梅拉达没有在香火缭绕的教堂。教堂外边的集市上，弗拉德尔菲奥博士坐在板凳上为别人写信作诗，挣几个镍币。一个黑人在唱歌，一伙人围在四周：

“起个大早，
昏头涨脑。
把甜糕当成香蕉，
把香蕉当成甜糕。”

他们回到家里，卢菲诺的问话声从墙那边传过来：
“是你吗，老兄？”
“是我，刚回来。”
“节日庆祝完了吗？”
“教堂里的活动完了，广场上集市还没有散。”
“看见埃斯梅拉达了吗，莉薇娅？”
“没看见她。可是，我们只在那儿呆了一小会儿。”
卢菲诺嘟囔了一句威胁的话。库玛问：
“和上校商量过了？”
“啊！损失由两人分担。”
过了几分钟，他又说：
“今天晚上天气不妙，恐怕要有什么凶险。”
库玛和莉薇娅走进卧室。她看了看莱昂西奥送的奖章。库玛也仔细打量了一番：“很漂亮。”隔壁房子里传来卢菲诺的脚步声。

埃斯梅拉达很可能和别的男人躲到海滩上的某个僻静角落去了。卢菲诺会起疑心，而她可能会招认，说库玛也是她的情夫。到那时候，事情就会不可收拾，比暴风雨更为糟糕。他不会抬手打卢菲诺，不会与他殴斗，而只能任他杀死，因为卢菲诺是他的朋友。那么，莉薇娅、他们的儿子和弗朗西斯科老人怎么办？他死后，真的要成为一个没有港口的水手。他心事重重，直到听见埃斯梅拉达进门的脚步声。听见她对卢菲诺的说话声才松了一口气。

"我多耽搁了一会儿，我的黑男人。我一直在那里看热闹，还以为你也会去呢。"

"母狗，你到哪儿鬼混去了？谁也没有看见你。"

"唉呀，人那么多。我还看见莉薇娅了。"

接着是一阵劈里啪啦打耳光的声音，肯定是卢菲诺在揍她。

"你要敢欺骗我，让我抓住，非把你扔到海里不可。"

"欺骗你？我发誓。别打我……"

后来，再没有听到打人的响动，再没有听到争吵声。混血女人有一双绿眼睛，有一对圆圆的屁股。隔壁又传来响动，但既不是打人，也不是争吵。她有一对尖尖的乳房，卢菲诺又被这女人迷住了。

半夜里，暴风雨真的来了。一般来说，这种风不会带来暴雨，而一旦带来，便极其猛烈。它半夜里呼啸而至，掀翻了很多在海上的船只。弗朗西斯科从"星星灯塔"匆匆赶回家里，叫醒了库玛，也叫醒了卢菲诺：

"好象已经翻了三条船，正在呼救。有几条船要去营救，马上出发，要你们也去。有的船上载着一家老小，都翻了。"

"在哪儿？"

"很近，就在港湾口。"

两个人飞跑出去。库玛解开平底单桅船，卢菲诺跟着跳上去。巨浪拍击着码头的边缘。“勇士号”很快赶上前边的几条平底单桅船。透过漆黑的夜色，他们看见一只沉船的船帆。“无港旅行者号”稍稍靠前一点儿，破浪挺进，一盏桅灯照出了曼努埃尔的身影。库玛喊：

“喂，曼努埃尔！”

“是你呀，库玛？”

卢菲诺坐在船上，突然问库玛：

“你听到过码头上人们议论埃斯梅拉达吗？”

“议论什么？”库玛鼓鼓勇气问道。

浪，一个接一个打在平底单桅船上。前方，“无港旅行者号”随浪涛的起伏时隐时现。

“说她不正经。当然，人们不会对我说……”

“从来没有听到过。”

“你知道，我总是在外边航行。有件事想求你帮帮忙：听见人们议论她什么，就告诉我……我可不愿意长犄角①。你是我的朋友，我才跟你说。我信不过那个混血女人。”

库玛竟然连平底单桅船朝哪里开都记不清了。卢菲诺接着说：

“糟糕的是，我喜欢她。”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港湾口到了。水上漂浮着三只平底单桅船的残骸。风暴依然在肆虐，企图掀翻前来营救的船只。落水者紧紧抓住一块木板或船体的碎片，哭着、喊着，只有保罗例外。他是其中一艘遇难船的船老大，手里举着一个孩子。两个人已经被鲨鱼吞噬，第三个被扯

---

①巴西及其他一些国家习惯称妻子与人私通的丈夫为“长犄角”。

下一条腿。到了出事地点，曼努埃尔和别的船老大立刻着手打捞。救人上船并非总是轻而易举。船来来往往，有几个落水者放开木板，来不及抓住平底单桅船便沉入海底。保罗把孩子递给曼努埃尔，爬到船上：

“五个孩子，只剩下这一个。”

孩子的母亲也得救了。她把孩子搂在怀里，疯子似地望着海面。被鲨鱼扯下一只腿的男人躺在库玛的船上，不停地嚎叫。一个老人也来到他的平底单桅船上。这时候，卢菲诺跃入水中去营救一个来不及抓住船的落水者，但人已经不见，只见一条跟踪而来的鲨鱼在游动。库玛见状丢开船舵，叼着短刀跃入水中，游到鲨鱼下面。卢菲诺安全回到船上。鲨鱼临死之前尾巴一甩，几乎把库玛打得失去知觉。

卢菲诺说：

“多亏你……”

“算不了什么。”

现在，开始打捞尸体。一截手臂在水中漂浮，死者是个年轻女人，身体其他部分被鲨鱼吞进肚里。海上疏疏落落漂着死尸和衣物的碎片。罹难者一共七人：四个孩子、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得救的母亲把儿子搂在怀里，呆呆地看着躺在身边的另一个儿子的尸体。孩子头发湿漉漉的，贴在头上。原本是五个儿子，从卡乔埃拉回来遇上了风暴。父亲还在港口等着迎接五个孩子呢。两个男人是两艘遇难的平底单桅船的船老大。只有保罗幸存。若非为了救孩子，他也会跟木船和乘客一起葬身海底。本来是五个孩子，现在，母亲紧紧搂住活着的唯一的儿子。一个孩子的尸体躺在同一艘船上。另外两个被鲨鱼吞食，母亲连尸体也没有见到。“勇士号”上的男孩有一头鬈曲的头发。母亲没有哭，只是把剩下的唯一的儿子抱在胸前。海上，波浪滔天，平底单桅船开始返航。遇

难的最后一条平底单桅船的船体也渐渐消失了。

孩子，当初是五个。

平静的水面

自从莱昂西奥返回又重新失踪以来，弗朗西斯科老人很少在家停留，不是在码头谈天，便是在"星星灯塔"酒馆喝酒，凌晨才醉醺醺地回到家里。他不想讲莱昂西奥的经历，并且要求库玛绝不要当着他的面提起那个人。库玛时时为弗朗西斯科老人酗酒而担心，因为罗德里格博士说过，这样下去老人活不了多久。他想提醒伯伯注意，但得到的回答让他心灰意冷：

"管管你自己的生活吧。"

卢菲诺的举止也与前大不相同。起初，库玛曾想过他会对那件事产生怀疑。但是，埃斯梅拉达早把他置诸脑后，似乎又找到了别的男人。这样，库玛才放下心来。现在，他只希望这个女人死去，早点死去。只要埃斯梅拉达一死，他便能摆脱心上的重负。他以为，如果混血女人离开人世，悲伤与懊悔的一切原由将随之消失净尽。这固执的希望甚至使他看到尸体直挺挺地躺在客厅，紧闭上两只绿色的眼睛和渴望亲吻的双唇。他看到，卢菲诺又找到了别的女人，莉薇娅在棺材旁边啼哭，码头上的男人们前来诀别——埃斯梅拉达是个挺漂亮的混血女人。

她偏偏不肯死，还活着，并且肯定在和别的男人欺骗卢菲诺。库玛不由自主地感到妒忌。码头上人们都说是个海员。八天以前，一艘货轮在港口停泊修理，一个海员看见了埃斯梅拉达圆圆的屁股，品尝了她的亲吻，占有了她的肉体。卢菲诺起了疑心，更对混血女人严加防范。

一天下午，库玛返航归来，卢菲诺找到他，一见面就说：
"她让我长了犄角！"
"什么？"
"犄角！我长了犄角！"
接着，又解释说：
"我一直对这个女人不放心，总是时时提防。这一回算是发现了她不要脸的勾当。今天，我找到他的一封信。"
"谁的？"
"'米兰达号'上的一个海员。轮船今天起航了，所以他没有挨上一刀。"
"你打算怎么办？"
"要教训教训她。她玩弄了我的情谊。老兄，我倒是挺爱这个混血女人的。"
"你打算怎么办？千万不要因为她遭到什么不幸！"
"她是个下贱东西，朝三暮四的婊子，这我早就知道，我找上她的时候，她早就跟别的男人们相好过。可是，人一旦被迷住，就什么也看不清了。"
他望望天水相连的远方，声音低沉、单调，与往日表演快板说唱的卢菲诺判若两人。
"当初我想，象对别的女人一样，用用就丢掉。没有想到被她迷住了，木已成舟。码头上人人都要耻笑我。"
然后，把声音压得更低：
"你原来就知道，可是不肯告诉我。"
"真的不知道，是刚才从你嘴里听到的。你打算怎么办？"
"恨不得把她打个粉碎，结果她的同伙！"
"千万不要因为她遭到什么不幸。"
"我告诉你一件事：我知道该怎样做。但是，如果发生什么不

幸，想请你帮个忙。"

"别胡思乱想了！把她赶走算了。"

"我每月给母亲寄二十个米尔瑞斯。她住在腊坝一带，年岁大了，已经不能干活。假如我遭到不幸，请你帮我卖掉独木舟，把钱寄给她。"

说完，他转身就走，快步朝码头走去。库玛来不及阻拦。隔壁，埃斯梅拉达在高声唱歌。库玛追出门去，但是，再也没有赶上他。

明月，照亮天空的团圞的明月，倾听着卢菲诺的歌声："我怀念她，虚情假意的女人，她欺骗了我的心。"在码头一带，这首歌人人会唱。埃斯梅拉达坐在独木舟上，没有起什么疑心。卢菲诺说去桑托阿玛洛参加什么节日，她穿上了绿色连衣裙。这件衣服卢菲诺最喜欢，她穿在身上为的是让男人高兴。埃斯梅拉达并不爱他，这倒也不假，但是黑人炽热的歌喉能让所有女人倾倒。她走到男人身边。船桨划破水面，风吹着船帆。宽宽的河上空无一人，象一面硕大无朋的镜子映照出天上的星星。卢菲诺还在唱着。现在，时候到了，他丢下船桨，停止歌唱。埃斯梅拉达倚在男人身上：

"真美。"

"喜欢吗？"

他看了看女人。绿色的眼睛在勾引他；嘴张开了，等待他亲吻。卢菲诺挪开目光，或许是难以抵御。这时候，"米兰达号"上有个海员在嘲笑他。

"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吗？"

"什么？"

"我要杀死你。"

"别开玩笑。"

独木舟缓缓前行，微风轻轻吹来。这是个交欢的夜晚。卢菲诺声音里没有仇恨，却充满悲伤：

“你和‘米兰达号’的一个海员相好，欺骗了我。”

“谁说的？”

“大家都知道，人人都在笑话我。既然你不爱我，为什么不一走了事呢？偏偏让人们嘲笑我。所以我要杀死你。”

“是库玛告诉你的，对吧？（她知道必死无疑，想在临死前尽量折磨卢菲诺一番。）你要杀我？杀人要蹲监狱的。最好别杀我，让我走，我再也不回码头。”

“你要去见雅纳依娜了，准备准备吧。”

“是库玛告诉你的，对吧？他嫉妒，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以为我是他一个人的？我只跟库玛干过很少几次，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海员。”

“别拿库玛来迷惑我，我不会上当。是他把我从鲨鱼嘴里救出来的，你还想拿他来迷惑我！”

“谁想迷惑你？”

埃斯梅拉达把莉薇娅生病那天晚上库玛怎样占有她，从头到尾详细讲了一遍，笑了：

“好了，你杀我吧。很多人还活着，当你从码头上走过，他们会嘲笑你。弗洛里亚诺活着，库玛也活着。”

卢菲诺知道，她说的是实话。黑人的心碎了，只想杀人。库玛救过他一命，不能杀，况且还有莉薇娅，她没有过错。可是，他想杀人。既然不能杀库玛，那么只能杀死自己。又大又圆的月亮照耀四方。埃斯梅拉达还在笑。船桨劈开头颅，她笑着死去了。卢菲诺看着尸体沉入水底，鲜血染红了水面，唤来条条鲨鱼。卢菲诺看着尸体沉入水底。这个躯体他曾疯狂地爱过，曾属于他所有，在冬天的夜晚曾温暖过他。多好的女人的躯体，充满性欲，乳

房隆起，眼睛碧绿。他一刻也没有想到库玛，仿佛这位朋友很久很久以前已经死去。他久久抚摸着独木舟的船壳，最后一次望望他的港口遥远的灯火，看了看为他敞开胸怀的水面。在最后一次站起来的时刻（独木舟失去舵手，自由漂游，黑人卢菲诺没有察觉），他喜欢的人们在眼前鱼贯而过。他看见了巨人般的父亲笑着；看见了母亲佝偻着身体，颤颤巍巍；看见了莉薇娅——他是莉薇娅的证婚人——婚礼后走在回家的行列里；看见了女教师杜尔赛；看见了弗朗西斯科老人、罗德里格医生、曼努埃尔以及别的平底单桅船和独木舟的船老大们。他也看见了库玛，可是库玛在嘲笑他，在背后嘲笑他。黑人几乎失去生命的眼睛看见库玛在嘲笑他。

他走了。临终的时刻没有任何欢乐。

“勇 士 号”

奇科·特里斯特萨回来了！象很多年前乘一艘轮船离去一样，有一天，乘一艘斯堪的纳维亚货轮回来了，在港口停留了两天，然后又驶向大海。他在码头上度过的夜晚成了欢乐的节日。熟人们赶来看他，不认识的前来结识。他会说种种奇特的语言，走过的地方几乎和埃奥卡的土地同样遥远。

库玛和他握握手，弗朗西斯科老人请他讲讲见闻。奇科·特里斯特萨笑着，他给卖可可甜糕的老母亲带来一条缎子披肩。晚上，他来到商场前头，向围拢来的人们讲述远方土地上的故事：码头上的故事，海员们的故事，轮船上的故事，有的欢快，有的忧伤，但几乎都同样悲惨。人们抽着长长的烟斗，望着一艘艘平底

单桅船，听着。商场巨大的黑影压在他们头上。奇科·特里斯特萨说：

“我到过非洲。伙计们，那里黑人的生活还不如条狗。我去过一个地方，是黑人的土地，现在成了法国人的天下。那儿，黑人一文不值，黑人是白人的奴隶，只有挨皮鞭的份儿。可是，那是他们的土地……”

“你想，要不是……”

奇科·特里斯特萨看了插嘴的人一眼：

“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一文不值。只有白人才是人，才是一切，为所欲为。黑人们在码头上干活，装船、卸货，并且必须扛着麻袋象船舱的老鼠似的飞跑。动作慢了就挨皮鞭，白人的皮鞭确实厉害。”

人们静静地听着，一声不吭。一个黑人气得浑身颤抖。奇科·特里斯特萨接着说：

“伙计们，我讲的故事就发生在那块地方。我所在的巴西洛伊德公司的一艘货船停靠在码头，黑人们正在卸货，白人挥着皮鞭在空中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单等哪个黑人动作不快就抽打他的脊背。这时候，轮船上的黑人司炉——他叫巴热——从一个混血姑娘那里回来。一个黑人扛着货包正要登上木板——那里，装卸工踩着木板上船——看见他，停了仅仅一分钟，白人的皮鞭就接二连三朝背上打下来。黑人倒在地上。巴热头一次去那里，从来没有见过白人的皮鞭怎样打人。看到黑人倒在地上，痛得身子蜷缩成一团，巴热从法国人手里夺过皮鞭，猛地抽过去。法国佬立刻头啃地。他正要挣扎着爬起来，巴热接着又是一鞭，抽得他脸上开了花。黑人们从船舱里钻出来，唱起桑巴曲，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

人们静静地听着，其中一个黑人忍不住低声说：

"我喜欢巴热……"

奇科·特里斯特萨走了。他的轮船只停留了两天，第二天下午便拔锚起航，驶往汪洋大海。那里是奇科·特里斯特萨的命运和归宿。

库玛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奇科·特里斯特萨。黑人巴热的故事留在他的心中。杜尔赛小姐的奇迹将这样逐步实现。

小时候，库玛也曾梦想过到远方的世界漫游，为遭受屈辱的人们报仇雪恨，学会奇科·特里斯特萨懂得的这一切。为了莉薇娅，他留下来。仅仅为了她才留下来，后来却欺骗了她，欺骗了卢菲诺，违反了码头上的规矩。现在，卢菲诺和埃斯梅拉达都已经不在人世，港湾口的鲨鱼吞噬了他们，只留下支离破碎的骨肉。隔壁房子里又搬来了新的邻居，库玛再也看不见埃斯梅拉达伏在窗前，用隆起的乳房挑逗过往的男人，再也看不见她那滚圆的屁股和淫荡的目光。她的风骚，她那双大海一样的绿眼睛，她的一切，统统留给了鲨鱼，留在河海相接的港湾口上。有时候，库玛还想听卢菲诺的声音："老兄，我的老兄！"还想听他怨叹："不过，我喜欢那个混血女人，被她迷得神魂颠倒。"码头上，一切都象风暴一样，来去匆匆，只有莉薇娅的担心日复一日，遥无终期。

莉薇娅越来越害怕。她不习惯于永远在码头过等待的生活，她的顾虑与日俱增，觉得库玛的生活凶险重重。她每天都等待库玛，碰上暴风雨的日子，她的心怦怦跳个不停。几个月来，她亲眼目睹很多人被渔民抱回码头。她亲眼目睹了卢菲诺和埃斯梅拉达支离破碎的尸体。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谁也说不清。人们发现独木舟在水上随风浪漂浮，才去寻找他们的尸体，而打捞到的只是残缺不全的四肢和埃斯梅拉达的头颅，只见她两只绿眼睛瞪得圆圆的，充满恐惧。莉薇娅还看到了人们运回来的雅克斯和拉依蒙

多的尸体，父子二人在一场风暴中双双丧生。雅克斯丢下了茹迪丝和刚刚出世的儿子。她生活艰难，几乎靠乞讨度日。莉薇娅还看到丽索莱达沦为娼妓。十年来，丽索莱达只属于丈夫所有，而现在随便什么男人都用她来发泄性欲。“海花号”触礁沉没，她的丈夫在海难中死去。诸如此类的事例，莉薇娅见过很多，很多。死在陆地、死在码头边屋子里的船老大屈指可数；死在床上，临终看不到蓝色的大海、看不到星空的水手实属罕见。假如和玛丽娅·克腊拉一样——她是大海的女儿——能随遇而安，倒也惬意。玛丽娅·克腊拉心中没有烦恼，因为她知道，古往今来，这是唯一的结局。她在大海出生，海洋里有她所有的亲人，有她的整个家族：父母、兄弟和亲戚。唯有丈夫仍然活着，还在劈波斩浪，不过他的那一天迟早也会到来。那时节，玛丽娅·克腊拉将找一家肯雇用她这双手的工厂，在织布机边或卷烟机旁低声唱大海的民歌。死亡临近的时候她会返回大海，因为她在这里出生，这里是她的港口，应该死在这里。玛丽娅·克腊拉是这样想的。但是，莉薇娅并不在大海降生，她来自陆地，家族中没有人留在海底，没有人随叶芒娅去无边的土地。库玛会去的，这是码头上人的命运，他无法逃脱。玛丽娅·克腊拉说莉薇娅是在诅咒库玛，这样他非死不可。然而，莉薇娅对此坚信不疑，及至每次看到丈夫返航归来，总以为是他死而复生。

莉薇娅的日子充满等待、恐惧与悲伤。码头上景色美丽，大海拍击着石岸，天空明净无比。条条平底单桅船上都有乐曲，人人嘴里都有笑声。可是，莉薇娅的日子却悲悲切切，苦难重重。

有一天，鲁道夫幡然悔悟，风风火火地来打听库玛的下落；莉薇娅没有问他从何处来，只说平底单桅船预定九点返回码头。吃过晚饭，他抽着烟，急不可耐地在屋里踱来踱去：

"结婚那天我没有来。不是不想来，是因为碰上了麻烦。不过，看来你们过得不错，我要有个小外甥了。"

"这种吊儿郎当的生活你想过到什么时候呢，鲁道夫？早该改一改，找个正经职业……这种生活没有出息，到头来你不会有好结果，别人会为你伤心。"

"没有人为我伤心，莉薇娅。我是个混帐东西，谁也不喜欢我。"

他发现这句话说得欠妥，莉薇娅表情悲伤，又补充道：

"我这么说当然不包括你。你可怜我，是我的妹妹，真心对我好。"

他停在客厅中间：

"找到你以后，我几次想摆脱这种生活，可是总是身不由己。活儿倒是找到过，但一遇见能捞大钱的勾当，就又干上了。打从认识了你，我改邪归正已经三次了。谋到个职业，干上十天半月，受不了，只好滚蛋。三个月以前，我在一家赌场干活，挣钱不少，还有节余。"

"你在那里干什么？"

"当灯塔。"

看到妹妹迷惑的神情，他解释说：

"就是骗傻瓜们上钩。我在那儿打牌，只让别人赢。那些家伙来了，一看我的运气，就上了当。就是说，下赌注，输钱。"

他笑了。

莉薇娅没有说话。鲁道夫又在屋里踱起步来：

"也没有干多久，觉得没有意思，又滚蛋了。到底怎么回事，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好象我身上有种什么邪气，只能干惹是生非的危险勾当。"

"你应该有个安定的生活，说不定有一天我会需要你帮忙。"

"你有个好丈夫，库玛是个正经男人。"

“他可能会死。”她捂住嘴，后悔说出这句话，“那时候，就只有你能帮助我……”她低下头，压低声音，“……和我的儿子了。”

鲁道夫正背向莉薇娅，转过脸说：

“我现在告诉你吧。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来参加婚礼吗？我很想来，但是想弄点钱给你买件礼物。偏偏当时身无分文，于是就看中了一个上校，想掏他的腰包。当时那家伙正在睡觉。”

鲁道夫沉默片刻，接着，仿佛请求妹妹原谅：

“想送你一块手表，是在商店橱窗里看见的，漂亮极了。当我明白过来，手已经被上校抓住，他的卫士站在我身边。于是，蹲了几个月监牢……就是因为这桩事……”

“我不想要什么礼物，只盼望你能来。”

“空手来？你是好人，简直象个圣女。当时我鬼迷心窍，没有办法。不过，要是有一天你用得着我……”

莉薇娅双手捧起哥哥的头。库玛还没有回来。鲁道夫筋疲力尽，焦躁不安。现在，莉薇娅既为哥哥担惊，又为丈夫受怕。鲁道夫突然到来的原由，她不知道，他本人也不愿意说。刚刚出狱，肯定是手无分文，想要点钱花。地上铺一张席子，他躺在上边，涂着廉价香水、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倚在妹妹的怀里。莉薇娅抚摩着他的脑袋——哥哥的脑袋里满是冒险与偷盗——唱起摇篮曲，就象唱给即将出生的儿子听。他是个贼，到处招摇撞骗，卖根本不存在的土地，在赌场鬼混，出没于狼窝虎穴，甚至用匕首顶住别人前胸抢劫钱包。他几度锒铛入狱，至今嘴唇下边留下一道口子，手上伤痕累累。现在，他睡着了，象个孩子似的睡着了，象莉薇娅腹中的儿子一样纯洁无辜。莉薇娅在为孩子唱摇篮曲，为一个熟睡的婴儿。

库玛回到家里已经十一点多了。莉薇娅把哥哥的头轻轻放到

席子上，跑到丈夫跟前。他说，在马尔格朗德装货耽误了时间，没有按时回来。鲁道夫听见妹夫的声音，醒了。

两人拥抱以后，库玛拿来烧酒，说是要喝一杯，一则庆祝鲁道夫露面，二则他自己从头到脚全湿透了：

“我真的成了落汤鸡。”

莉薇娅摆上饭菜。鲁道夫坐在酒杯前面。库玛狼吞虎咽地吃着炸鱼，朝莉薇娅的肚子努努嘴，冲妻子笑笑，又冲妹夫笑笑。鲁道夫久久望着妹妹的肚子，点点头，梳理一下头发，喝干杯子里剩下的烧酒：

“好了，我该走了。”

“这么早就走？”

“只想来看你们一眼。”

“你不是说有什么话要和库玛说吗？”莉薇娅问。

“只想来看看你们，好多日子不见了。”

“看你以后认不认得来这个家的路。”

鲁道夫笑了。他小心翼翼地戴上帽子，生怕弄乱了头发，又从口袋里掏出镜子照一照，说声再见，吹着口哨走了。

莉薇娅小声说：

“他肯定有什么事要和你商量，好象是想要钱。”

库玛丢下盘子，从窗口喊：

“鲁道夫！鲁道夫！”

鲁道夫已经走到街的尽头，又返回来，站在窗户下边。库玛压低声音问：

“缺钱花了吧，是想找我谈这事吗？我可以给你一些。”

鲁道夫把手搭在妹夫肩上，看看他胳膊上的纹图：

“哪里话。”

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钱给库玛看：

"钱多得很。"

"那么，要谈什么事？"

"没什么事，小伙子。只想来看看你们，真的。"

说完，又吹着口哨沿街走下去。吹的什么曲子，他并没有留意，只是想他到这里来本打算请库玛跟他干一桩事情，一桩可能让两个人轻而易举地发财又可能蹲监狱的事情。他咬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唇髭，口哨吹得更响了。莉薇娅等于一位圣女，而他，鲁道夫，将要有个小外甥。想象着孩子降生时啼哭的小脸是个什么样子，他笑了，一脚把路上一块石子踢开。今天，错过了一桩无本万利的买卖。但是，他很快忘记了这一切，忘记了没有做这桩买卖仅仅是为了不让库玛牵扯进一项危险的勾当中去，为了妹妹，为了小外甥。现在，他尾随一个混血女人，沿街走下去。

舅舅、舅妈来看望她。现在，他们比当初景气多了，杂货铺扩大了，舅舅穿着西服背心，舅妈给莉薇娅带来了蔬菜。他们一进门，弗朗西斯科就走了出去。老人不愿意看到他们扫视这个寒酸的家的眼神。舅舅皱皱鼻子，对莉薇娅说："平底单桅船这类买卖没有出息。"为什么她不想法让库玛搬进城里，彻底与大海绝缘？卖掉平底单桅船，可以用所得的钱在杂货铺入股，这样可以扩大铺子，开成一家百货商店，甚至能发财致富，保证即将出生的孩子的前程。离开码头上危险重重的生活，放弃沿河往返航行的日子，搬 城里和他们住在一起，是再好不过的出路。舅母还说，如果象库玛说的，他真爱莉薇娅，就只能这样做。莉薇娅默默地听着，内心里赞成舅舅舅妈的主意，希望事情照他们说的发展。

为了让库玛离开码头，她愿意竭尽全力。她知道，海员放弃平底单桅船绝非易事，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肯离开水面，改换门庭。谁生在海上，就该死在海上，所以莉薇娅没有和他谈过

这件事。然而，这毕竟是她的一条出路。对今后生活的担心，使她日夜不安。况且，她的儿子不应当在海上出生，不应当感到与大海紧紧相连。库玛已经开始筹划带着孩子航行，早早教会他驾船使帆。为丈夫受够煎熬之后，莉薇娅还要在以后的夜晚为等待儿子归来而提心吊胆。

舅舅舅妈走了。她打算和库玛谈谈，一定要说服他。他卖掉"勇士号"(毫无疑问，非常可惜，连她也感到可惜)，到舅舅舅妈那里建立家业，莉薇娅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和他谈谈，决心已定。但是，当库玛湿漉漉地从海上归来，带着旅途的气息，陶醉于穿越海湾的兴奋，她又动摇了，觉得不可能把丈夫从码头上拉走，她的结局将同别的女人一样，在某个暴风雨的夜里失去男人。那时候，儿子已经熟悉了船帆、龙骨，熟悉了大海的歌声和轮船的汽笛。任凭什么东西也无法改变水手星巴德① 的命运。

那天晚上没有下雨，天空也没有积聚乌云。十二月是城里和码头上庆祝节日的月份。但是，月亮没有露面，灰色的天空没有随着夜晚的到来而呈湛蓝色。风搅得天昏地暗。那天夜里，风、雨、雷搅在一起，恣意猖狂肆虐。谁也听不见热列米亚斯的歌声，风把它们吹得七零八落。老水手们望着进港的船帆，船速太快了。这样的夜晚，必须是出色的船老大才能把平底单桅船停靠到码头。有几个人尚在远海，另外几个从河上来，刚到港湾口。

风是码头上最可怕的主宰。它掀动狂涛巨浪，以戏耍平底单桅船为乐，吹得它们在海上团团打转，让舵手们的手腕骨折筋断。那个夜晚是风的天下。它先是吹灭桅灯，让大海漆黑一团，只剩下远方的灯塔眨着眼睛指引道路。风挟持船只偏离航向，把它们

---

① 星巴德：《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人物。巴格达人，曾七次冒险航行。

推向远海，而远海的浪涛太大，平底单桅船难以招架。

谁也听不到废弃的古城堡里老兵的歌声。

谁也看不见他放在港湾咽喉要道的胸墙上的桅灯。风熄灭一切、无物不摧——桅灯、歌声。

平底单桅船失去控制，象玩具一样随风旋转。鲨鱼贪婪地在港湾口等待着。平底单桅船打着转过来了。这样的夜晚，鲨鱼必定有所猎获。

莉薇娅披上一条披肩(肚子太大了,已经打发人去请舅母来)，走下斜坡。正在“星星灯塔”酒馆门口观察风向的弗朗西斯科老人陪她朝码头走去。酒馆里面,顾客们个个瞧着外边,瞧着阴森可怖的夜晚。

码头上，人们成群结伙，议论纷纷。在远洋轮码头，起重机摇动着巨大的身躯。

莉薇娅也在随风摇晃。弗朗西斯科凑近一伙人去探听消息，莉薇娅听见了只言片语：

“……必定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这阵小风比任何风暴都厉害……”

她等了很久很久。也许连半小时都不到，可是对她来说却很长，很长。远处显出一片船帆，不是“勇士号”，看样子象曼努埃尔的船。平底单桅船疯狂地飞奔而来，船老大弯腰用力压住舵柄，准备停船。玛丽娅·克腊拉弓着身体，似乎在照看平放在船上的什么东西，头发随风在空中飘动。看到男人们走进码头的泥淖里，莉薇娅抻了抻滑下肩头的披肩，朝停泊处走去。平底单桅船已经靠岸，玛丽娅·克腊拉伏身照看的是一个人的躯体。不等听到曼努埃尔说“‘勇士号’沉没”，她已经知道躺在“无港旅行者号”船板上的是她的丈夫库玛。玛丽娅·克腊拉弓着身子守护着他。莉薇娅象喝醉酒似地没有走出几步，就倒在她与平底单桅船之间的泥淖里。

儿　子

罗德里格医生请来了。库玛撞在石礁上，头部受伤。医生首先抢救因受惊吓而提前几天分娩的莉薇娅。初生婴儿哭出了声，库玛抬起包扎好的头和用绷带吊在脖颈上的胳膊，看了孩子一眼。玛丽娅·克腊拉觉得孩子的脸和他父亲长得一模一样：

"完全象库玛，分毫不差。"

莉薇娅疲倦的脸上露出笑容。罗德里格医生请人们出去，好让产妇休息一会儿。曼努埃尔回家了，玛丽娅·克腊拉留在屋里，等莉薇娅的舅妈来了再走。弗朗西斯科老人已经去请她，并顺便通知熟人。玛丽娅·克腊拉见屋里只剩下她和莉薇娅，便说：

"今天你得了个儿子，也拣了个丈夫。"

"告诉我，怎么回事？"

"现在不说，你需要休息。以后你会知道是怎么回事。风大得不得了……"

库玛在客厅踱来踱去。现在，儿子已经出生，他却失去了平底单桅船。为了糊口，不得不受雇到别人的船上当水手。去埃奥卡的土地的时候，不能留给儿子一艘平底单桅船。现在，没有一条自己的船，没有自己的船可开，只得靠出卖力气。这是惩罚，他想，因为他欺骗了卢菲诺，欺骗了莉薇娅而受到的惩罚。风从天而降，把他扔上礁石。若不是曼努埃尔发现他在水里，库玛就看不到自己的儿子了。

莉薇娅的舅舅、舅妈走进来，拥抱了库玛。路上，弗朗西斯科老人把一切都对他们说了。他们进屋去看莉薇娅。玛丽娅·克腊

拉告辞了，说过一会儿再来，还说莉薇娅睡着了，不要吵醒她。舅妈留在屋子里，杂货铺老板看了一眼便出来找库玛：

“这么说，平底单桅船真的完了？”

“沉了，挺好的一条船。”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天知道……在独木舟上或者码头上找点活干。”

库玛表情沮丧。失去了平底单桅船，他的儿子将没有船可驾。莉薇娅的舅舅建议库玛搬到那边去帮助他经营杂货铺。他们正打算扩大经营的规模：

“我早就跟莉薇娅说过，你把平底单桅船卖出去，到我那里入股。现在，你不用交什么股金了。”

库玛没有回答。自认失败，离开码头，他痛心疾首，也不想接受莉薇娅舅舅的恩赐。老人本来指望外甥女嫁个富贵人家帮助他扩大杂货铺，建立一个百货商店，所以一开始就不同意这门亲事。后来双方和好，又想让库玛入股。现在，一切梦想都付诸东流了，只能继续经营杂货铺，请库玛去赖以糊口。老人等待着回答。

弗朗西斯科进来了，胳膊上墨迹尚新。他刚刚请人在四个船名旁边纹上了“勇士号”。现在，“勇士号”和老人原来的四条船“霹雳号”、“晨星号”、“小湖号”和“旋风号”全都在弗朗西斯科老人的胳膊上。他自豪地让人们看看墨迹未干的船名，放下烟斗，问库玛：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去经营杂货铺。”

“杂货铺？”

“作我的股东。”莉薇娅的舅舅口气肯定。

“要离开这里了。”

弗朗西斯科老人又拿起烟斗，装上烟点着。莉薇娅的舅舅接

着说：

“要搬到上城去。您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去。”

“我还算条男子汉，不需要靠乞讨为生。”

舅妈出现在卧室门口，把手指放在唇边：

“小声说话，别吵醒她。”说完指了指卧室里面。

“我们并不想惹您不高兴，”莉薇娅的舅舅解释说。

库玛想到伯伯。他独身一人留在码头怎么办？过不了多久老人就连船帆也不能补了，没有办法挣钱糊口。弗朗西斯科老人抽口烟，咳嗽一阵：

“我去告诉罗德里格博士，说不用……”

“什么？”

“若奥·卡苏拉要卖‘白鲈号’。他买了三条小船，不想留那条平底单桅船了。很便宜，先交一半钱就行。罗德里格博士说愿意帮助……可是，你要去开杂货铺了。”

“罗德里格博士出一半？”

“暂借，能还的时候再还。另外一半赊欠，逐月付清。”

“是条好船。”

“港口上没有比它更好的了。”弗朗西斯科老人顿时精神振作，“依我看，只有‘无港旅行者号’能跟它相比。卖价便宜极了，这下子他可吃了大亏。”

老人说出价钱，库玛也认为不贵。他想到儿子。这样，儿子就可以有条平底单桅船了。

“若奥·卡苏拉在这里吗？”

“出海了。等他回来我们去说。”

“没有人想买？”

“谁不想要？前面早有人等着。不过，我和他去商量。我认识若奥·卡苏拉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还吃泥巴呢。”

莉薇娅的舅舅走进卧室。库玛望着弗朗西斯科，象是望着救星。老人抽着烟斗，把胳膊放到桌子上，瞧着刚刚纹上的船名，感叹说：

“还是我那条船用的时间长。”

“‘勇士号’？”

“记得我几乎把它开到礁石上那一次吗？”

老人笑了。库玛也笑了，拿来一瓶烧酒：

“咱们给‘白鲈号’改个名字。”

“叫什么？”

“我倒有个呱呱叫的名字：‘飞翔邮船号’。”

熟人们来看望了。一瓶酒很快喝光。屋里弥漫着熏衣草的气味。

等屋里只剩下两个人，能单独谈话时，库玛向莉薇娅讲了海难发生的经过。她半闭着眼睛听着，儿子躺在身边睡着了。等库玛讲完，她说：

“现在咱们没有平底单桅船了，想别的办法谋生吧。”

“可是，我正要再买一条。”

他向妻子说了打算进行的交易。有条象“白鲈号”这样的平底单桅船肯定能挣到钱。“白鲈号”又大又快。他说：

“你知道，我不能这样两手空空去你舅舅家。等用这条船挣了钱，把它卖掉，再去跟他们合股。那时候倒可以……”

“真的？”

“我发誓。”

“要多长时间？”

“六个月付清欠款……再有一年就能攒下一笔钱，那时候把船卖掉，用这两项收入和老人的资金合在一起，开个百货商店。”

“你发誓？”

“发誓。”

这时候，莉薇娅才让库玛看了看儿子，并用眼神告诉丈夫，一切都是为了他，仅仅为了他。

阿拉伯人图菲克

他来自世界另一端的土地，在一艘大船的三等舱里经过了二十个港口。爬上山坡离开故土的时候，紧紧捂在胸前的皮钱包里几乎一无所有。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就是雅克斯的平底单桅船在港湾口遇难的那个夜晚，他坐在三等舱里，望着前面陌生的城市，掉下了眼泪。他来自阿拉伯，来自沙漠中的一个山村，越过重重沙海，来到世界另一端谋生。在他之前，别的人也曾来过，其中有几个回去成了富翁，盖起了漂亮的房舍，买下了橄榄树林。他也是为同样的目的而来。越过荒山，在骆驼背上穿过无边的沙漠，钻进一艘轮船的三等舱里，在海上度过了漫长的时日。

不等学会当地的语言，他便开始向巴伊亚女佣们兜售阳伞、廉价丝绸和手提包了。后来，逐渐学会了当地的语言，熟悉了当地的风俗习惯，每天上午从位于贝洛里尼奥阿拉伯人居住区背着货箱到各条街上叫卖，生活一天天好起来。这时候，他认识了本市最富有的阿拉伯人弗·穆拉德。弗·穆拉德先生巨大的丝绸店几乎占了智利大街的四分之一。人们都说他是靠走私丝绸起家的，别的阿拉伯人对他恨之入骨，说他不肯帮助自己的同胞。其实，弗·穆拉德对住在巴伊亚的同胞们了如指掌。只要其中有人显示出有用的才能，他立即召来，因为他的各个企业中总有事可做。

很久以前，他便对图菲克产生了兴趣。他从一封信中得知了图菲克到这里来的真正原因：并非仅仅为了发财，而是因为在故土欠下了血债，想让那里的人们忘记他才背井离乡的。弗·穆拉德观察了他几个月，亲眼看到他从无到有，飞快地富裕起来。弗·穆拉德把他召去，安排在最赚钱的一个企业里。现在，图菲克成了与轮船上的会计、船长、舵手和一切能让丝绸货物无需纳税的有关人员打交道的行家里手。他精明干练，弗·穆拉德的买卖从来没有这样兴隆。

几年之内，图菲克也能返回家园，涂净在沙漠山村留下的血迹，在血迹上种植一片橄榄树林。

他对码头了如指掌，与平底单桅船船老大们胜似亲人。对于大小船只的名字，他如数家珍，虽说口音奇特，惹人发笑。“甘蔗渣号”的沙韦埃尔正为他效劳。沙韦埃尔没有积攒下钱财是因为生活中遇到了烦恼，挣来的钱还不够在“星星灯塔”酒馆和上城几条街上押宝赌博的花销。夜深人静，“甘蔗渣号”便开到轮船旁边，装上一匹匹丝绸，运到鲜为人知的地点。阿拉伯人图菲克频繁地来往于这条神秘而危险的航路，几乎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水手，至少深夜倾听古城堡上的老兵热列米亚斯唱起民歌的时候，他和平底单桅船船老大们一样振奋、动情。一个浓云密布的夜里，他也用自己的语言唱了一首从在本港停泊的轮船上的阿拉伯海员嘴里听来的民歌。那是一首怪里怪气的民歌。但是，水手的民歌尽管语言不同，曲调各异，所唱的都是海上的爱情与死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即使出自一个阿拉伯山里人之口——他也许是从亚洲某个肮脏的港口听来的——海员们也能心领神会。

走 私 犯

现在，儿子学会了走路，整天摆弄弗朗西斯科老人给他做的小船，而把鲁道夫带来的小火车、莉薇娅买的廉价小狗熊和莉薇娅的舅舅舅妈送的丑角木偶丢在屋子一角，看也不看一眼。老人用一截船桅做的小船成了孩子唯一的玩具。它在莉薇娅的洗衣盆里漂浮，吸引着一老一少陶醉的目光。小船既无船舵又无舵手，永远不能进港停泊，要么停在盆子中间，要么毫无目的地游荡。孩子咿咿呀呀的话和阿拉伯人图菲克差不多：

“爷爷，刮暴。”

弗朗西斯科老人明白，他想让风暴降临洗衣盆上。就象叶芒娅让风在海上刮起来一样，弗朗西斯科老人鼓起腮，朝洗衣盆里吹起风来。可怜的小船在水面飞快地团团打转，孩子使劲拍着肮脏的小手。弗朗西斯科老人再次鼓起腮，吹得更猛，并且模仿着死神般的东北风呼啸打起口哨。平静得象湖水一样的洗衣盆里，顿时波翻浪滚，最后小船里进水，缓缓沉没。这时候，孩子又拍起手来，而老人却表情忧伤。虽然明明知道不过是他亲手制作的模型，但毕竟又有一艘平底单桅船不幸遇难。洗衣盆里风停浪息，又成了一泓平静的湖水，小船斜倒在盆底，孩子把小手伸进水里捞出来，游戏又从头开始。就这样，孩子和老人伏身在小小的海上，伏身在小小的平底单桅船上，伏身在大海和船上的男人们真正的命运上，度过了一个个下午的时光。

莉薇娅望着被冷落的狗熊、木偶丑角和火车，心里惊恐不安。儿子从来没有让火车出轨，从来没有让狗熊吃掉木偶。陆地上的命

运与他无缘。两只机灵的眼睛总是紧紧盯着与弗朗西斯科嘴里吹出的风暴搏斗的小平底单桅船，而对狗熊、木偶和火车却不屑一顾。只有一次莉薇娅心里充满了希望。那一天，小弗列德里科（孩子也叫弗列德里科）丢开风狂雨骤的洗衣盆去找木偶丑角，找到以后小心翼翼地拿在手里。莉薇娅专心致志地看着儿子的一举一动。莫非他已经厌倦了风暴与沉船？莫非小船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孩子对它失去了兴趣？莫非现在他回过头来爱上了被遗忘的别的玩具？可是，她想错了。儿子把木偶放到小船上，让它充当平底单桅船船老大。当然，这位船老大穿件黄蓝条纹的肥大的裤子，未免显得不伦不类，不过穿奇装异服的海员多得很，不会有人为这条肥大的裤子大惊小怪。从那一天起，每次小小的平底单桅船遇难沉没，木偶小丑（他往往与风暴搏斗到最后一刻）总是象船老大一样丧生，尸体躺在盆底，泡得鼓鼓囊囊，象是爬满了小海蟹。男孩高兴地拍手，朝爷爷笑着，逗得弗朗西斯科也笑起来。这时候，游戏又重新开始。

由于小船屡次沉没，船老大屡次落水，木偶丑角开始腐烂，有一天一条腿掉下来，成了残废。但是，海上的男子汉不乞求施舍。这位穿肥大裤子、只有一条腿的奇怪的水手，靠在小船的桅杆上继续与风浪较量。孩子对弗朗西斯科老人说：

“鲨鲨吃了他。”

鲨鱼吃了他的腿，弗朗西斯科老人听得明白。后来，他的头在一场猛烈的风暴中离开了身体，被“鲨鲨”吃了。尽管连头都没有了（恐怕他是四海之内最奇怪的水手），仍然站在船头穿风过雨。孩子笑着，老人也笑着。在他们看来，大海是朋友，是甜蜜的朋友。

莉薇娅没有笑，望着丢在一边的狗熊和火车。在她眼里，大海是仇敌，是最可怕的仇敌。在海上生活的人们就象被命运变成水

手的穿黄蓝条纹肥大裤子的木偶一样，即便失去了腿，成了残废，依然会与大海的狂怒进行搏斗，并且毫无仇恨的表示。

孩子和老人还在笑。风在洗衣盆里狂暴地吹，船随风摇晃，缺头少腿的水手依然站在船上，千方百计掌握着船的航向。

“白鲈号”重新油漆一遍，换上新船帆，成了“飞翔邮船号”，成了巴伊亚码头最快的平底单桅船之一。罗德里格医生代付了一半船款，由库玛付另一半，在以后的十个月中还完。库玛家里的一点积蓄在整修“白鲈号”时花了个净光。船威风凛凛地下水了。库玛把答应在莉薇娅的舅舅那里入股的期限从一年延长到两年。但是，到了头一年年底，欠若奥·卡苏拉的船钱几乎原数未动，当然谈不上开始归还罗德里格医生的那一半。独木舟和平底单桅船的船老大们的生活每况愈下。不仅可运货物稀少，而且正值商业萧条，加上跑得更快、运费更便宜的汽船的来到，运费牌价大幅度下降。人们所挣无几，码头上骂声不绝。

莉薇娅已经灰心丧气，不再指望库玛在这一年脱离海上生活。现在，她只是拼命干活，以便让丈夫能还清债务，让船彻底归他所有。买下几条小船以后，若奥·卡苏拉的景况也不好，总是找上门来催交拖欠的每月应交的份额。虽然罗德里格医生并不抱怨，但是若奥·卡苏拉常常前来纠缠，不离库玛家门，等他航行归来。现在，人们很少出海，平底单桅船和独木舟的船老大们常常在商场前头消磨大部分时光，怨叹生活艰难，议论生意萧条，要么就到“星星灯塔”酒馆排遣愁闷，好在巴宝先生还肯赊欠酒钱，把账记在一个破旧的绿皮本上。库玛不放过任何生意，甚至连运单程货物或者往伊塔巴利卡运送小宗货物也不推辞。尽管如此，到月底手中还是没有钱去还若奥·卡苏拉。莉薇娅帮助弗朗西斯科老人修补船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弓着身子，用针缝补被风

暴撕裂的厚厚的棉布。由于码头边所有人的生计都很糟糕，几乎所有工钱都是赊账。日子太难过，搬运工人们已经在酝酿罢工。库玛千方百计寻找活计。为了争取主顾，他尽量快运。已经有几个船老大卖掉了平底单桅船另找活计，去货轮码头、远洋轮船，甚至为乘客搬运行李物品。

没有多少事可干，只好唱歌、喝酒。

"若奥·卡苏拉先生来过了……"

库玛把旅行袋扔到床上，看了看正和弗朗西斯科老人玩耍的儿子。已经到了月末，本来答应还若奥的钱还没有着落。这趟去伊塔巴利卡收入可怜。库玛不想吃饭，转身出去了。没有过五分钟，若奥·卡苏拉前来敲门：

"库玛回来了吗，莉薇娅太太？"

"回来了，可是又走了，若奥先生。"

若奥·卡苏拉半信半疑地往里边瞧了瞧：

"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吗？"

"不知道，若奥先生，刚才还在家。"

"好吧，晚安。"

"晚安，若奥先生。"

若奥·卡苏拉捻着唇髭，朝街上走去。一盏盏油灯在寒酸的房舍里闪烁。他看见一个男人醉醺醺地走进家门，接着听到女人的声音：

"你每次回来都这个样子，嗯？……这还不够……"

码头上，几伙人在谈天。若奥·卡苏拉向他们打听库玛在哪里，都说没见着。在商场前头，有人告诉他说库玛在"星星灯塔"酒馆：

"正想法忘掉伤心事呢。"

另一个人问：

"你那儿条小船怎么样，若奥？"

"还能怎么样？这年头，谁的日子好过！那儿条船只是花钱。"

若奥·卡苏拉接着朝前走。罗德里格医生抽着烟迎面而来：

"晚安。"

"晚安，博士。我有两句话想和您说。"

"什么事，若奥？"

"我妻子得病的时候，您去了好几次，给她治好了。上帝以下，您就是她的救命恩人。可是，我一点儿钱也没有付。"

"没有什么，若奥。我知道日子不好过。"

"太糟糕了，博士。可是，您也该收钱，您不能靠喝西北风过日子。等稍好一些我就……"

"用不着为这事操心，我自己会想办法。"

"谢谢，博士。"

罗德里格叼着香烟走了。若奥·卡苏拉想到了库玛，打算返回去（日子太艰难……），甚至已经转过身，可是最后还是下了决心，朝"星星灯塔"酒馆走去。

刚到门口就看见库玛坐在一张桌子旁边，眼前放只酒杯，旁边是曼努埃尔。巴宝先生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面带倦容，凄凉地望着顾客们。若奥·卡苏拉看见曼努埃尔摊开双手，显出一副灰心丧气、无可奈何的样子。他怜悯地望望库玛，几乎没有勇气跨进门槛。库玛棕色的长发耷拉到脸上，眼睛里似乎充满恐惧。"他害怕了。"若奥·卡苏拉又想退回去。但是，他不能不给几条小船上水手们付工钱，只得迈进酒馆。几个顾客向他问好，他招招手算是回答，然后坐到曼努埃尔旁边的一把椅子上。

"你好！"曼努埃尔这句问候的话象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嘴里硬拽出来的。

"若奥先生……"库玛说。

若奥·卡苏拉捻了捻唇髭，要了一杯酒。曼努埃尔灰溜溜的，望着空酒杯一句话也不说。好长一会儿，三个人默默无言。酒店一角有个顾客喊了一声：

"这酒到底还来不来……"

巴宝先生在帐本上记着欠账人的姓名。突然，库玛直起身子，举手把头发撩到脑后：

"仍然一点也不能还，若奥先生。情况太糟。"

曼努埃尔象回声似地重复说：

"太糟。"

接着又大声问：

"这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巴宝先生拿账本的手一动不动，铅笔停在空中。若奥·卡苏拉听见门口的盲人唱起小曲。曲调悲凄、缓慢，唱得他怅惘、忧伤。曼努埃尔本人回答了他本人刚才的问题：

"依我看，永远没有个头，非饿死不可。"

巴宝先生放下铅笔，挠挠头，轻轻一笑，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笑。他合上帐本，头枕在胳膊上，象是睡着了。

"落帆啦，"有人评论说。

"太糟，"若奥·卡苏拉指的是最近几个月的生计。

门口，盲人还在慢悠悠地唱着，听不见有人往空罐头盒里扔硬币的声响，但他还在唱着。若奥·卡苏拉虽然满腹烦恼，也不得不听这讨厌的小调。库玛又说：

"本来想这个月给您钱，可是手头一点儿也没有。什么活也没干成，真的，什么活也没干成，若奥先生。"

一个女人走进来。原来是玛达莱娜。她朝各张桌子扫视一遍，发现没有人邀请，也笑了，用她圆润的嗓子喊起来：

“这是怎么啦？这里在办丧事吗？”

几乎所有顾客都抬头看了看她。曼努埃尔招招手。他们当年曾是一对情人。不过，玛达莱娜是为若奥·卡苏拉才坐到这张桌子上来的。她说：

“给我买杯酒喝吧，若奥。”

侍者送来烧酒。

盲人还在门外无止无休地唱着小调（唱的是他贫穷的生活，请人们发发善心）。库玛接着说：

“若奥先生，别着急，等情况好转……”

曼努埃尔表示怀疑：

“难道还有好转的一天？”

玛达莱娜看了看他们，朝巴宝先生喊：

“巴宝，今天不放留声机啦？”

巴宝从胳膊上抬起头，望望四周，慢腾腾地去给老掉牙的唱机上弦。桑巴曲顿时充满整个大厅。即使这样，若奥·卡苏拉听到的依然是盲人的小调。

“库玛，偏偏我也很狼狈，狼狈得不得了，真是活见鬼！要给三个水手付工钱。小船赚不了什么，只是花钱。”

他看了看曼努埃尔，又看看玛达莱娜，摆摆手：

“只是花钱。”

“这我知道，若奥先生。我也想还，可是哪儿有钱呢？”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库玛。要么弄到钱，要么随便什么价钱处理一只小船还债。”

虽然桑巴曲还在响着，盲人的小调仍然潜进屋里。库玛低下头。巴宝先生又伏到账本上睡着了。玛达莱娜一直满怀兴趣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我本来想……”若奥·卡苏拉没有接着说下去。

“什么?”

“我们把平底单桅船卖出去。你那一部分钱归你,余下的解决我的难处。要是你愿意的话,咱们可以事先约好——你到我的小船上干活。”

“卖掉‘邮船号’?”

虽然桑巴曲声音更大、更强,但却完全被盲人的小调盖住了,人们听见盲人唱道:

“可怜可怜
失去目光的人吧。”

曼努埃尔也没有弄清怎么回事:

“卖掉‘飞翔邮船号’?”

玛达莱娜把手放到桌面上:

“多漂亮的一条船。”

“不然怎么办呢?”若奥·卡苏拉问。

接着,又重复一遍:

“怎么办呢?”

“若奥先生,再等一个月吧,我想法弄钱。即便这个月挨饿……”

“不是为了我自己,库玛。我不能不付工钱,”他唯恐别人以为他小气。盲人的歌声也让他心烦意乱。他接着说:“你很清楚,我干不出那种趁朋友之危逼账的事来。可是,景况实在不妙,没有办法。”

“等下月……”

“如果我明天不付工钱,他们就会扔下小船不管。”

曼努埃尔问:

“不能想个办法?”

“怎么办?”

“借钱?”

三个人开始考虑向谁借。曼努埃尔倒是想起了罗德里格医生，可是，库玛和若奥·卡苏拉欠他的债还没有还，只好放弃了。若奥·卡苏拉仍在表示歉疚：

“你问问弗朗西斯科老人我是不是干这种事的人。他早就了解我……(他简直想乞求盲人不要再唱下去)。”

玛达莱娜想到了巴宝先生：

“谁知道他能不能借给呢?”

“对了，”曼努埃尔说。

库玛怯生生地看着他们，仿佛是在乞求他们拯救。若奥·卡苏拉还在一个劲儿地表示歉意，恨不得把平底单桅船白白送给库玛，然后投水自尽，因为他没有脸面见领不到工钱的水手们。曼努埃尔站起身，走到柜台上，慢慢抓住巴宝先生的胳膊，把他拉到桌子旁边。巴宝先生坐下来：

“什么事?”

库玛搔搔头。若奥·卡苏拉聚精会神地听着盲人的小调。还是曼努埃尔开了口：

“你手头有钱吗?”

“要是把拖欠的酒钱全都收上来，我该成富翁了，”巴宝先生笑着说。

“我想知道，能借给点钱用吗?”

“你要多少?”

“不是我要借，是若奥先生和库玛。”他把脸转向若奥·卡苏拉，“最急用的，需要多少?”

若奥·卡苏拉仍在听着盲人的呻吟。他解释说：

“为了给船工付工钱。我有一笔钱在库玛那儿。你知道，情况太糟。”

库玛插嘴说：

“我先欠着，只要弄到钱立即就还。现在实在困难。”

巴宝先生问：

“到底需要多少？”

若奥·卡苏拉算了算：

“一百五十就能凑合。”

“我连这个数的一半都没有。可以打开保险柜让你们看看。”

说完，又想了想：

“要是五十个米尔瑞斯左右的话……”

“五十能不能对付过去？”曼努埃尔问若奥·卡苏拉。

“五十还不够给一个人呢。就是一百五十也只能每人付一部分。”

“你该还多少钱，库玛？”

“每月一百……可是已经拖欠了……”

巴宝站起来，消失在酒馆里边。玛达莱娜说：

“要是我有钱的话……”

留声机停了，人们静静地听着盲人的小调。巴宝先生拿来几张面值五米尔瑞斯和十米尔瑞斯的钞票，一共五十米尔瑞斯，交给库玛：

“下次运货回来就还，可以吧？”

库玛把钱交给若奥·卡苏拉。曼努埃尔把手搭在玛达莱娜的肩上：

“去找找上校吧，让他借给我们十万。”

她笑了：

“今天能找到个有五米尔瑞斯的，我就心满意足了。”

库玛对若奥·卡苏拉说：

“再等几天吧，我看能不能凑够。”

若奥·卡苏拉点头同意。玛达莱娜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打开了话匣子：

“你们认识若安娜·多卡吗？你认识她，对吧，曼努埃尔？今天，她站在窗口，看见一个家伙不转眼地打量她，就跟那人走了，后来……”

库玛打断了她的话：

“你们知道，我除了船，一无所有。其实那条船也不能算我的，几乎全欠着债呢。欠您的，还欠罗德里格博士的。要是船没有了，我拿什么留给儿子？我活不了多久，不知道哪一天来场风暴，就走了。最好是没有儿子、女人拖累。”

“倒霉的生活！”曼努埃尔说，“所以我不想要儿子。我那内当家的倒是很想生。”

“你妻子挺漂亮，”玛达莱娜对库玛说。

“你认识她？”

“见她和你在一起走过。”

盲人还在门口唱着小调。烧酒又端上来。若奥·卡苏拉说：

“要是再弄到十个米尔瑞斯，就能给每人二十……我心里也许踏实点。”

“明天上午给你十个，”曼努埃尔回答说，“我内当家的大概有。”

“她长得很象现在跟我住在一起的那个女人，”玛达莱娜说。

“你那里又来了年轻妓女？”

“她也算得上年轻？……愿上帝饶恕你。”

“谁？”

“一个老太婆，据说原来是沙韦埃尔的女人。”

“沙韦埃尔？‘甘蔗渣号’船老大？”

“正是他。”

“有一次，他提起过女人的事，”库玛说。

“当时我也在场，”曼努埃尔附和说。

“沙韦埃尔蛮喜欢她。她跑了，沙韦埃尔还把船改名叫‘甘蔗渣号’——她管沙韦埃尔叫‘甘蔗渣’。”

“嘿！好个奇怪的家伙！”玛达莱娜嘴里啧啧作响，“这样的人，没有见过第二个。我不知道怎么会……”

“你和卢菲诺是很要好的朋友，对吧？”若奥·卡苏拉转过脸问库玛。

“为什么问起他？”库玛正全神贯注地听盲人唱的小调。

“听说他把女人给杀了。那女人跟轮船上的一个海员乱搞，让卢菲诺长了犄角。”

“我也听说过，”玛达莱娜紧跟着说。

“这事我刚刚知道。如果真是这样，他做得对。他是个好人。”

“码头上没有哪个独木舟船老大比得上他，”曼努埃尔说。

库玛耳边听见卢菲诺的声音：“老兄，我的老兄。”

但是，库玛毕竟有理由聊以自慰：以为卢菲诺临死前并不知道库玛同样也欺骗了他。若奥·卡苏拉结束了这场谈话：

“要是我的话，非把那家伙一块结果了不可。”

这时候，“小手”马内科走进酒馆，来到他们桌前，冲着大家说：

“你们知道出了什么事吗？”

人们没有回答，等着下文。

“沙韦埃尔把船卖给了彼得罗卡，便宜得要命。他跟一艘希腊船走了，船上正缺个水手。”

“你说什么？”

“我刚才说过了。他谁也没有告诉一声就走了。半个来小时以

前。"

"都怪那女人，"玛达莱娜自言自语地说。

"听说希腊船上的伙食糟糕透了，"一个黑人说。

他们走出酒馆。在门口唱小调的盲人把半截罐头盒举过来，若奥·卡苏拉丢进一枚两托斯坦的硬币。今天晚上，他没有钱给烟斗买烟丝了。

沙韦埃尔出逃，阿拉伯人图菲克大为震惊。五天之内将有一艘轮船运来大批走私丝绸。倘若没有平底单桅船，没有一个可信赖的船老大，如何把货物取回来呢？他向弗·穆拉德先生解释说：

"那是个酒鬼，才干出这种事。嗜酒的人靠不住。现在我打算找个老实的。"

"快点找，那批货必须卸。"

图菲克来码头找巴宝先生打听船老大们的收入，知道了头一天发生的事：库玛借钱，差一点卖掉"飞翔邮船号"。他问：

"是个老实人吗？"

"库玛？"

"对。"

"码头上没有比他更正经的了。"

图菲克径直朝库玛家走去。出来迎接的是莉薇娅：

"库玛出去了，过一会儿就回来，图菲克先生。能等等他吗？"

他说可以等，坐到客厅里，一面卷着手里的礼帽，一面看着在后院水坑里弄得浑身是泥的孩子。图菲克记得有一次鲁道夫对他说过（鲁道夫借他的钱买了身衣服，他曾托鲁道夫问库玛肯不肯干走私的活计）："我妹夫可不是你所需要的那种人。"鲁道夫

说过，库玛不肯卷进走私的勾当。图菲克考虑着这样等下去值得不值得。急需有人代替沙韦埃尔，库玛正是合适的人选：债务缠身，又是码头上最出色的船老大，有条又快又好的平底单桅船。可是，他敢不敢卷入这种勾当呢？图菲克并没有考虑到什么品格之类的东西。他站起身，朝窗外望望，正好库玛在街上出现了。看到图菲克，他快走几步：

“带来什么好消息吗，图菲克先生？”

“想和先生谈谈。”

“听您吩咐。”

莉薇娅从里边走出来。库玛问：

“喝杯烧酒，图菲克先生？”

“来一点儿，一点儿就行。”

“莉薇娅，给图菲克先生拿杯酒来。”

图菲克指着后院的孩子问：

“您的儿子？”

“对。”

莉薇娅拿出酒，图菲克喝下去。等莉薇娅回到里边，他才把椅子挪到库玛坐的木头箱子旁边：

“请原谅，库玛先生。我想问一句，您近来钱够花吗？”

“手头很紧，图菲克先生。商业萧条，真让人头痛。您为什么问这个呢？”

“我知道，日子不好过，非常不好过……可是，即使这样，硬汉子也能挣到很多钱。”

“难呀。”

“先生买船的钱还没有付清？”

“一直拖欠着。怎样才能挣到钱呢？”

“您知道沙韦埃尔走了吗？”

"知道，因为他的女人回来了。"

"什么女人？"

"他的妻子。他结过婚。"

"噢，原来是这个原因。他一直为我干活，您知道吗？"

"听说过。"

"正象你们说的，他把我图菲克抓到手，赚了大钱。"

"接运走私货物。"

"是随船托运来的。"

"用不着跟我转弯抹角，图菲克先生。码头上人人都知道。这么说，现在先生想跟我做这种交易？"

"先生可以在两三个月之内还清船款。这才是来钱的活儿。一次您就能挣五百米尔瑞斯。"

"不过，要是让警察盯上，就非淹死不可。"

"象我们这样干，他们永远发现不了。被发现过吗？"

图菲克看库玛犹豫不决：

"星期三有艘德国船进港，运来大批货物。是个来钱的活计……"说到这里，把话头一转，"船款还欠多少？很多吗？"

"大概八百米尔瑞斯左右。"

"这活儿一次就挣五百米尔瑞斯。一大宗货物，平底单桅船要运三趟。不到一夜的工夫这笔钱就到手了。"

现在，他的脸紧紧挨着库玛的脸，压低声音，看样子象是阴谋家向同伙面授机宜。库玛想，这种活计干上一两次也未尝不可，等挣够了船钱就离开图菲克。阿拉伯人似乎揣测出他的心思：

"干上两三次你就能还清买船的欠款。那时候想走就走，随您的便。这样我们两相方便。我现在手下缺人，救了我的急，您又能还清债务。况且，每月只运一两次，其余的时间您还照样出海，谁也发现不了。"

图菲克等待对方回答。库玛思索着。去上一两次，还清船款，然后洗手不干，图菲克本人也这样说。库玛并不胆怯，甚至还乐于冒冒风险，只是怕一旦他被捕，莉薇娅会难过。她为哥哥受的悲苦已经太多了。这时，图菲克说：

“现在需要用钱吗？”

库玛想到了若奥，他正苦于付不出船工的工钱，想卖出平底单桅船：

“先生预支给我一百米尔瑞斯？好，说定了。”

阿拉伯人把手伸进裤子口袋，掏出一个纸包，里边有信件、收据和支票，钱就夹在这堆肮脏纸片当中，说：

“知道沙韦埃尔在哪儿卸丝绸吗？”

“哪儿？”

“桑托·安东尼奥港。”

“防波堤灯塔旁边？”

“对。”

“好吧。”

库玛接过一百米尔瑞斯。弗朗西斯科老人回来了。告别的时候，图菲克低声对库玛说：

“星期三，十点，把船准备好。”

碰到阿拉伯人，弗朗西斯科问候了一声：

“您好，图菲克先生。”

莉薇娅出来打听：

“他要干什么？”

“问问沙韦埃尔的事。沙韦埃尔走了，好象还欠着他的钱。”

弗朗西斯科老人不相信地看看库玛。莉薇娅说：

“我以为他再也不走了呢。”

儿子在后院哭起来，库玛进去照看。

夜晚，陆地上热气蒸腾，海面却凉风习习，吹得人身体里情欲勃发。天空，疏星点点，高挂着一轮黄色的明月。大海平和、安详，只有四面八方传来的歌声划破寂静。“飞翔邮船号”前头不远就是“无港旅行者号”，库玛听得见玛丽娅·克腊拉交媾中发出的欢快的呻吟。月明星稀的夜晚，曼努埃尔把平底单桅船停靠在码头，在船上交欢。银白色的大海在他们身下向远处伸展开去。库玛想到莉薇娅。这时候，她在家里心神不定。对库玛的生活，她一直不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尤其是“勇士号”遇难之后，她整日里忧心忡忡。库玛每次出航，她都以为回来的将是丈夫的尸体。要是得知他从今往后卷进丝绸走私的勾当，心中肯定不会有片刻安宁，因为在担心海底丧生之上又增添了对锒铛入狱的恐惧。库玛发誓在付清船款之后立刻脱身。今天是头一个夜晚，五百米尔瑞斯很快就能到手。他要还清若奥·卡苏拉的全部债务，对他说钱是借来的。以后就只剩下罗德里格了，医生从来不逼他还帐。再干两次这条船就完全归他所有了。那时节，再挣下一些钱，卖掉“飞翔邮船号”，就能在莉薇娅舅舅的杂货铺入股。真的卖出“飞翔邮船号”？这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买到手的，为了当个区区小店铺的股东又卖掉了，着实可惜。离开大海，离开平底单桅船，离开自己的港口，海员会依依难舍。尤其是在美好的夜晚，繁星满天或者明月高照的美好夜晚，海员更是痛心疾首。已经十点多钟了，图菲克还没有来。

德国货轮大概下午三点就来了，那时他已经在平底单桅船上。货轮太大，不能靠码头停泊，留在外头，喷出团团黑烟。

库玛站在“飞翔邮船号”上，望着轮船的灯光。莉薇娅还以为他正驾船划破河面，往马尔格朗德运送货物呢。明天凌晨，她要到码头等待。她会焦虑不安，胆战心惊，一见他便问什么时候离开大海。开个百货店……卖出平底单桅船，离开自己的港口。在欺

骗了卢菲诺的时候，在失去“勇士号”的时候，他曾这样想过，可是现在不情愿了。莉薇娅爱胡思乱想，其实人在什么地方都得死，不论在陆地还是在海上。现在，偏偏有人在唱那首古老的民歌，说是水手的女人命运不幸。库玛抚摩着“飞翔邮船号”的船身。它跑得快，码头上只有“无港旅行者号”能跟它争高低，还得仗着曼努埃尔这样的船老大。“勇士号”也是条好船，但是比不上“飞翔邮船号”。连多年摆弄大小船只、经验丰富的弗朗西斯科老人也说，象这样的船从来没有见过。而现在却要卖……

库玛听见图菲克跳上船。跟他一起来了另一个阿拉伯人。虽然天气热，这人脖子上还缠条围巾。图菲克介绍说：

“这位是哈达德先生。”

“这位是库玛师傅。”

新来的阿拉伯人举手往头上一拍，表示敬礼。库玛说：

“晚安。”

图菲克打量着平底单桅船：

“很大，嗯？”

“本港口没有更大的了。”

“我估计两趟就能运完。”

哈达德点点头。库玛问：

“现在开船?”

“等一等，时间还早。”

两个阿拉伯人坐到船板上，说起另一种语言。库玛默默抽烟，听着古城堡飞来的歌声：

“他留在浪涛中，
淹死在大海里。”

两个阿拉伯人还在谈话，库玛想起了莉薇娅。这时候，妻子还以为他正驾船通过港湾口呢。突然，图菲克转过脸说：

“音乐很好听，对吧？”

“是啊。”

“太美了。”

另一个阿拉伯人没有吭声，裹了一下外衣，用阿拉伯语说了句什么，把图菲克逗笑了。古城堡里的声音消失了，曼努埃尔的平底单桅船上的两个身体滚动的响动听得一清二楚

大概半夜时分，图菲克说：

“可以走了。”

库玛提起锚（哈达德饶有兴趣地看着他的纹身），升起帆，启动之后加速前进。轮船上的灯火出现了。古城堡上又响起歌声。显然是热列米亚斯在向高悬中天的月亮歌唱。平底单桅船在飞驰，谁也没有吱声，直到离轮船很近，图菲克才说：

“停！”

“飞翔邮船号”停止前进。根据图菲克的指令，库玛落下帆。平底单桅船船体晃晃悠悠。哈达德吹了一声奇特的口哨，没有得到回答。接着又吹了一声。直到第三声才听到对方的口哨。

“可以去了。”

库玛绰起船桨，但没有升帆。平底单桅船绕到大船朝着伊塔巴日贝的那一边靠近船体。大船上伸出一个脑袋，用一种库玛同样不懂的语言和哈达德交谈几句，又缩回去了。一会儿又出来一个，说了几句。哈达德让平底单桅船再往前靠靠，挨近船体中间一个宽宽的洞口上。那两个人从里边递下一匹匹丝绸，库玛和图菲克接下来，在舱里码放整齐。整个过程平安无事。

平底单桅船缓缓离开货轮。走了很远，穿过防波堤以后，才打开帆，闭上桅灯飞驰。正好顺风，很快到达桑托·安东尼奥港。

路上，大海失去刚才的平静，掀起巨浪，多亏"飞翔邮船号"是条大平底单桅船，才经受住了风浪的冲击。图菲克说：

"回来得很快。"

一伙人正等着平底单桅船。一个衣冠楚楚的人走出人群：

"一切顺利？还要运几次？"

"用这条船再运一次就行。"

衣着讲究的人盯着帮助卸货的库玛。丝绸搬进一个后门朝着码头的宅院。

"这就是那个小伙子？"

"是他，穆拉德先生。"

库玛看了看这位富翁。穆拉德穿一身黑衣服，很胖，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他把手搭到库玛肩上：

"年轻人，跟我干你可以赚很多钱。不过要规矩点。"

他又扫视了一眼干活的人们，对图菲克说：

"注意，一切都要安排妥当。安东尼奥病了，我现在就走。"

安东尼奥是他的儿子，法学院学生。穆拉德对舞文弄墨的公子钟爱备至，最乐于看到他的名字署在报纸上的什么文章前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哈达德问：

"安东尼奥病了？去看看他吧。"

弗·穆拉德临走以前，又拍了拍库玛的肩膀：

"好好跟我干吧，你不会后悔的。"

"请放心。"

汽车正在两个路口后面等着他。

卸完货，平底单桅船又返回去，船舱里重新装满一捆捆丝绸。从货轮上卸下了多少捆，库玛数不清。图菲克递给货轮上其中一个人一摞钞票，那人借一盏小桅灯数了一遍：

"正好，"站在后边的人操着刺耳的口音说。

平底单桅船又起航了。他们乘着风，扬起帆，平安地到了桑托·安东尼奥港。

这次，图菲克递给他一杯烧酒。货物已经卸完，哈达德走进宅院，库玛点着烟斗。图菲克过来说：

“再需要的时候，我会通知你。”

说完，掏出两张二百米尔瑞斯的钞票交到库玛手里：

“记住，你从来没有见过这座宅院。听见了吗？”

“听您说话的是个水手。”

图菲克笑了：

“那支歌很美，对吧？”

说着，扣上外衣扣子，钻进宅院。库玛把两张钞票紧攥在手里。东方露出鱼肚白，他掉转船头出发了。船行到河中心他才觉得四肢疲乏，躺到船上低声自言自语：

“好象我一直在提心吊胆。”

港湾口的灯塔在晨曦中眨着眼睛。

若奥·卡苏拉对他说：

“你真是说到做到。”

“我从我妻子的舅舅那里借到了钱，以后慢慢还他。他那爿杂货铺能赚钱，看样子他要开个百货店了，还打算叫我入股。”

“我在你家见过他一次。”

“是个好人。”

“看得出来。”

十来天以后，鲁道夫来了。库玛头一天刚从卡乔埃拉运货回来，正在睡觉。弗朗西斯科出去买东西了。鲁道夫一面哄着小外甥玩，一面和莉薇娅谈天：

"你还是很害怕吗？"

"总有一天会习惯……"

"那一天来得太慢了。"

外甥拉着他看水盆里的玩具平底单桅船。他看了看孩子，对妹妹说：

"你不是想让他到老人的杂货铺去吗？"

"对，是想让他去。"

"那么，是时候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她焦急地问。

他瞟了妹妹一眼。她若是知道了实情，会更难过的：

"没什么意思，只是为了孩子。他一天天长大，往后会喜欢这里。"

她还是疑窦重重，不过比刚才稍微镇静了一些：

"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呢。"

她突然问：

"你从哪儿弄到钱借给库玛的？"

"我？"但立刻明白过来，"捞到了一大笔钱，正要花掉。"

她转过来用手梳理着哥哥的头发：

"你太好了！"

库玛醒来了。趁莉薇娅去煮咖啡，鲁道夫对他说：

"你干起走私的活计来了，对吧？"

"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都知道。有一次图菲克还打发我来过，只是因为可怜莉薇娅才什么也没有对你说。"

"就是那次吗？"

"对。"

"可是，我不会干很久。还清船款就罢手，差不多了。"

"要小心。要是这勾当露了馅就要出大丑。穆拉德不会出什么事，他有一万个康托①，能想办法。棍子要落到象你这样的可怜虫的脊背上。一定要多加小心。"

"这活计我不会久干，不想让莉薇娅……"

"迟早她要知道的。你向我借什么钱啦？"

库玛笑了：

"你应付过去了？"

"几乎慌了神。多加小心，这是桩危险事。"

莉薇娅端着咖啡和玉米甜糕走进来，发现他们低声交谈，起了疑心：

"谈什么秘密呢？"

"没有什么秘密。我们正谈论这孩子呢。"

"鲁道夫也觉得该搬去和舅舅住在一起。"

"为了孩子。"鲁道夫说。

"让我付清'邮船号'的欠款再说吧，黑女人。挣下点钱我们就去。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他搂住妻子的腰。她坐在丈夫怀里：

"我害怕……"

鲁道夫低下头。

第二次货物不多，是些法国产的女人袜子和化妆品。这一次，库玛得到了一百米尔瑞斯。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弗·穆拉德也乘平底单桅船一起去，和货轮上一位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送上了一大笔钱。回来的路上，弗·穆拉德把脸一沉，对库玛说：

①康托：货币名，一康托为一万个米尔瑞斯。

"记住，小伙子，你从来没有看见过我到轮船上去。"

"用不着嘱咐。"

"你的情况我了解一些。都说你是个有胆量的小伙子。你的船款还欠多少？"

"付了这一百，还只欠三百五十。"

"再干几次就能还清。以后就离开我们？"

"指不再为先生干了？我想是这样的。"

"真的？"

"我当初就跟图菲克先生说好了。进来，可是只要愿意，能随时出去。我来干这差事就为了把船钱还清。"

"谁也不会不让你出去。"

"用不着担心，我的嘴什么也不会对别人讲。"

"倒不是担心这个。我知道你是个正正经经的小伙子，要是跟我们干下去，能挣到很多钱。"

他把手搭在库玛肩上：

"你以为这差事非常危险吗？"

"我有妻子，还有儿子。明天，警察来了……（他想起了鲁道夫的话），先生不会出什么事，您富得流油。倒霉的事要落到我头上。"

弗·穆拉德压低了声音：

"你以为没有人知道我走私？警方有我们买通了的人。找到象你这样的小伙子确实不容易。"

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快到岸的时候，弗·穆拉德又劝他：

"要是愿意继续干下去，能挣很多钱。"

"我再想想，要是决定了……"

图菲克通知他，一个月以后要到一大批货物。他也许能挣二

百米尔瑞斯，甚至还要多。

第二天，库玛给罗德里格医生送去一百米尔瑞斯，说是到卡乔埃拉运货，进了一家不大的轮盘赌场①，押上五个米尔瑞斯，赢了一百二十。若奥那一部分已经还清，现在开始还博士这一半了。起初，罗德里格执意不收，说库玛也要用钱。库玛非给不可，说越早还清船款越好。

从医生家出来以后，库玛到码头去揽到桑托阿玛洛运烧酒的生意。他仍然靠运货过活，走私所得的钱只用于还船款。付清以后也许再干一小段时间，挣上五百米尔瑞斯。那时候，就可以满足莉薇娅的愿望，到城里和她的舅舅、舅妈开个百货店。或许用不着卖出"飞翔邮船号"，把它交给曼努埃尔或者"小手"马内科，和他合股营运。他们当中任何一个都巴不得有两条平底单桅船，况且"小手"马内科只有一条独木舟。要是经管"飞翔邮船号"，挣的钱要多得多，他肯定会乐不可支。这样，库玛也不必完全脱离码头，偶尔也来运它几趟，依然是个水手，享受大海和航行的乐趣。这样，既满足了莉薇娅的愿望，他也用不着彻底搬家。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方案。要实现它，必须在走私买卖里多呆些时间，以便攒下足够的钱和莉薇娅的舅舅合股。只要再干几个月，再跑几趟就能凑足。这是个来钱的行当，只是不得不冒点风险，弄不好还会被捕入狱。一旦被发现，必将引起麻烦。弗·穆拉德有一万康托，财大气粗，不会出事。而库玛呢，连条平底单桅船也没有……

他并不害怕。考虑走私的危险是因为想到了莉薇娅和儿子。他看着儿子在水盆旁边玩平底单桅船。孩子喜欢大海，完全是码头的儿子。长大成人以后，也得驾驶"飞翔邮船号"在这一带水

①轮盘赌：一种赌博方法。赌客先掷一小球选定自己的号码，然后转动一个标有三十七个数码的轮子决定输赢。

上奔波。儿子将来会说，他的父亲是码头上迄今最好的船老大，即便搬到城里以后也不肯卖掉平底单桅船，偶尔还回来航行。库玛满怀深情地抚摩着"飞翔邮船号"的船体。

到船舱里，发现了那块缎子。库玛把它忘得净光：是弗·穆拉德头一天送给他的。富翁当时说：

"你送给妻子吧。"

当时他急着回家，竟然把缎子忘在船上。莉薇娅一定很高兴。她的衣服少得寥寥可数，而且都很寒酸。这回她要穿身好衣服，穿身高贵的太太的衣服。

库玛收拾好平底单桅船，朝家里走去。要等午饭以后才出海。莉薇娅带着儿子正在窗口等他回来。他马上拿出缎子：

"我忘在船上了。"

"什么？"

"你看嘛。"

他走进屋里，妻子离开窗户，把儿子放在地上，仔细端详丈夫拿来的缎子：

"这可是昂贵的缎子。"她眼里含着疑问。

"在卡乔埃拉集市上赢来的。"

"你说谎！为什么早不告诉我呢？"

"告诉你什么？是我从集市上赢来的嘛！"

她收起缎子，沉默了一分钟，突然问：

"为什么非让我从别人嘴里知道不可呢？"

"你说什么？"

"这反而更糟。"

"你疯了。"

"你以为我还不知道！坏事传千里。你干起走私的勾当来了，不是吗？"

“是鲁道夫给你说的？”

“我好长时间没见过他了。全码头的人们都知道你代替了沙韦埃尔。”

“胡说。”

否认也是徒劳，最好和盘托出：

“你没有看见我没有别的办法吗？若奥·卡苏拉要卖‘飞翔邮船号’，我们差一点完蛋。要是真的卖了，我只能到别人的独木舟上当船工，永远不能象你希望的那样离开码头。”

莉薇娅静静地听着。男孩跑出来拉住她的裙子。库玛接着说：

“你看……只为他们干了三次，几乎还清了全部船款。再有三个月，挣的钱足够到你舅舅那里入股。”

他狠了狠心，又说：

“我干上这种事也完全是为了你和孩子。”

“我心里害怕，库玛。这钱不是正道挣来的。要是有一天出了事，我们可就没有活路了。我担过多少心，现在更……”

“时间不长了。谁也不会发现。谁发现得了呢？你以为警察不知道？他们是一清二楚的，都吃够了穆拉德先生的钱。”

“也许只有一两个人知道。一旦情况变了，一切就全完了。”

“到那时候我已经不干了。最多不过三、四个月，或许用不了。现在该挣下点钱。”

“已经没有别的法子可想了，”她没精打采地说，“你发誓只要可能就立即离开吗？发誓和我搬到上城去住吗？”

“我发誓！”

这时候，她才打开缎子：太漂亮了。她在身上试了试，笑着说：

“等你不干这种事了我才做。”

“用不了多久。”

库玛开始向妻子讲述起伏跌宕的冒险经历。

另一次运送走私品只挣了一百五十米尔瑞斯，不象图菲克所说的那么多。来的货比预计的少，轮船上的人用那种陌生的语言一个劲地向库玛解释。图菲克告诉他，本星期还要到一批货。搬运工开始罢工，平底单桅船的船老大和大部分独木舟船工起而声援。罢工取得胜利，货运牌价也提高了。当局进行了镇压，一个叫阿尔芒多的搬运工人就是在库玛按新牌价运货的那天晚上乘他的船逃走的。在那个繁星满天的夜晚，搬运工人向他讲了许多事情。库玛觉得，这不是夜晚，而是即将出现的黎明。

罗德里格医生向码头工人提供了极大帮助。罢工结束之后他写了一首诗，诗的结尾说杜尔赛小姐日想夜盼的奇迹开始变为现实。小姐微微一笑，表示同意。她的背越来越驼了，但是听医生朗读诗作的时候却挺直了胸膛，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她已经学会了一个新词，在访问码头上一个个贫寒的家庭的时候，把这个词儿讲给他们听。现在，他们可以称她是善良的朋友，她也知道该怎样感谢他们。她又重新萌生了信念，只是现在的信念与从前大不相同。

贝索罗之星在桑托阿玛洛的天空消失，来到了码头工人中间。

库玛又为图菲克运了几次货，终于还清了船款，并且与这位彬彬有礼的阿拉伯人结下了友情。哈达德仍然寡言少语，脖子上的围巾已经旧得开了线。穆拉德很少露面，除非有什么重要事情和轮船上的人商量的时候。现在库玛不光还清了债务，家里还有

二百五十米尔瑞斯。莉薇娅早就在念叨往上城搬家的日期，仿佛事情近在眼前。等他挣够一个康托就能去和莉薇娅的舅舅合股经营杂货铺。平底单桅船归"小手"马内科使用，他每月向老人付一笔租金。弗朗西斯科已经干不了什么活，可以靠这笔钱颐养天年。莉薇娅等待着，几乎不再害怕，烦恼大大减轻，心境更为平静。最近以来，事事如意，货运牌价回升，码头的生活趋于正常，危机已经过去。

每当儿子到她舅舅家去玩几天，莉薇娅总爱到平底单桅船上过夜。躺在库玛身边，听着码头上的民歌，望着黄色的月亮和星星，她感到叶芒娅就在眼前，头发披散在水面。大海是朋友，是甜蜜的朋友。让库玛离开码头，与命运分手，她也于心不忍。平底单桅船不该卖掉。这样风平浪静的夜晚，他们还要来水上徜徉，眺望海空的月亮和星星，倾听码头上凄凉的歌声。他们将再次在船上交媾，在波浪中交媾别有一番欢情。两人的肉体都有海水的咸味，两人的耳边都响着微风的窸窣，响着黑人伴着六弦琴和手风琴的呻吟，响着古城堡热列米亚斯的歌声。可惜再也听不到卢菲诺的声音了，他为一个水性扬花的女人断送了性命。他们还要看看在水中穿行的鲨鱼，欣赏水面上叶芒娅的秀发。叶芒娅——大海和平底单桅船的女主人。他们会眷恋大海，眷恋这里的一切。库玛将伸手轻轻抚摩"飞翔邮船号"的船身，他们将回忆起"勇士号"。但是，儿子在城里长大成人，有个较好的前程，足以报偿两颗心承受的牺牲。即使这样，他们仍将眷恋大海，象怀念亲人一样对它充满不渝的情愫，因为没有一个在海上出生或生活过的人不象爱亲朋一样爱它。这爱可能带着痛苦，这爱可能是恐惧或者仇恨，但它是一种永远忘不掉、离不开的爱，因为大海是朋友，是甜蜜的朋友。或许大海本身就是埃奥卡的土地、水手们的祖国。

埃奥卡的土地

罗莎·巴尔梅兰回来了，裙子上没有短刀，胸前没有匕首。库玛的口信捎到了，她正在北方，住在一座下等公寓里。房钱倒是用不着付，因为房主怕她逞凶。她听到海员们说"库玛让我告诉你，你已经有了孙子"，于是扔掉了裙子上的短刀，扔掉了胸前的匕首。不过，在这以前又用过它们一次，为的是弄到回乡的路费。

莉薇娅象迎接一个久别的女友：

"这就是你的家。"

罗莎低下头，把一开始还躲避她的孩子紧紧搂在怀里，继而勉强一笑：

"库玛这东西命运不错。"

孩子问，她既然是他的奶奶，那么是不是弗朗西斯科的女人。罗莎几乎掉下眼泪。她裙子上没有短刀，胸前没有匕首，现在，她换下奇特可笑的衣服，把孩子搂在胸前，坐在门口。夜里，有时候听见人们唱她的六行诗，她入神地听着，象是听另一个人的故事。只有大海能把这样的礼品送给它的儿女。

库玛自运送走私品以来头一次遇上风暴。他看到莉薇娅并不担心（最近她心境平静，因为这一切马上即告结束），便高高兴兴出了门。图菲克已经在平底单桅船上等着。这一回除了哈达德以外还有另一个年轻的阿拉伯人。他就是安东尼奥，弗·穆拉德先生的儿子。出于好奇，这位文科学生想亲眼看看走私究竟如何进

行。

浓云密布，狂风呼啸。远处，停在海上的货轮隐约可见。图菲克说：

“你看会有风暴吗？”

“恐怕是最凶的。”

阿拉伯人转向弗·穆拉德的儿子：

“您最好还是回家，安东尼奥先生。”

“哪里话！这样更有趣味。”说完，把脸转向库玛：

“会有危险吗，师傅？”

“危险嘛，总是有的。”

“很好。”

平底单桅船出发了。还没有开到防波堤，大雨便倾泻下来。库玛顶着瓢泼大雨降下船帆，等待轮船的信号。只好划桨，终于艰难地靠近了轮船。图菲克吓得六神无主，哈达德打紧脖子上的围巾，安东尼奥吹着口哨，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平底单桅船靠到货轮上，里面递出一捆捆丝绸。这活计着实不好干，因为浪头一个接一个，大雨哗哗地浇下来，平底单桅船不停地上下颠簸，挣扎着脱离货轮。货总算装完了，库玛掉转船头，穿过防波堤，朝桑托·安东尼奥港开去。

风还在狂暴地吹着。海上一艘船也没有，只有一条独木舟不敢继续前进，停靠在古城堡旁边。“飞翔邮船号”被吹离了航道。它装的货物太多，非常难以驾驶。库玛紧紧抓住舵柄。巨浪耸起，扑到船上。哈达德嘟囔着说：

“这些绸缎要糟蹋了。”

说完，找来几块木板，盖到船舱上。他看不见风暴，看不见死神，只看得见海水打湿了丝绸。库玛惊奇地瞟了他一眼。图菲克惊慌失措，生怕老板的儿子出什么事。安东尼奥脸色煞白，站

到船桅旁边，问库玛：

“你看我们会死吗？”

“有的时候还是能逃脱的。一切全凭运气。”

人人缄口不语。船又回到了航道，只是过分深入了远海，而远海不是平底单桅船的天下。库玛把船开到了巨轮的领地，仿佛正在实现象奇科·特里斯特萨一样到远方遨游的梦想。他们看见港湾口的灯塔犹如救星似地闪闪发光。但是，平底单桅船过分深入远海了，而远海是个陌生的水域，码头上传说的神奇的冒险都发生在这里。

正前方，桑托·安东尼奥港遥遥在望。然而，过分深入远海了。库玛使尽力气，朝港口方向开去。前面不远是暗礁密布的区域。他顺利地绕过危险。但是，巨浪耸起，把平底单桅船扔上礁石。船载太重，象个玩具似的翻在大海的手心里。一条条鲨鱼立刻从什么地方钻出来——鲨鱼群总是潜伏在落水的人附近。

库玛发现图菲克在水里挣扎，他马上窜过去抓住他的胳膊，甩到背上便朝码头游过去。桑托·安东尼奥港有一盏微弱的桅灯，港湾口灯塔一束灯光为库玛照亮道路。他回头一看，平底单桅船四周鲨鱼成群，几只胳膊在摇晃。

库玛把图菲克放在海滩上，还没有站起来，就听见弗·穆拉德的声音：

“我的儿子呢？我的安东尼奥呢？他和你们一起去了，对吧？去救救他，去救救他吧！你要什么我都给！”

库玛简直已经站立不稳了。穆拉德双手合十，苦苦哀求：

“你也有儿子。看在你儿子的份上，去吧！”

库玛想起了救“卡纳威耶拉斯号”那天戈多弗雷多的样子。一切有儿子的人都这样哀求。他也有个儿子呀。

库玛重又跃进水里。

他吃力地朝前游着。在暴风雨里驾船回来，已经筋疲力尽，后来又背着图菲克与水和风搏斗，游回岸边。现在，每时每刻都感到气力不支，但仍然朝前游着。总算没有耽误时机，看见安东尼奥还抓着翻了的平底单桅船，象条鲸鱼似的露出脊背。库玛揪住小伙子的头发返身往回游。大海竭力阻止他前进。已经吞噬了哈达德的鲨鱼群跟踪而来。库玛嘴里叼着短刀，紧紧揪住安东尼奥的头发。眼前出现了莉薇娅。莉薇娅平静、安详。莉薇娅指望着过上好日子。莉薇娅带着他的儿子。莉薇娅是码头上最漂亮的女人。鲨鱼跟上来，越来越近。他的力气已经耗尽，连莉薇娅也看不见了，只知道必须往前游，因为手里揪着弗·穆拉德儿子的头发，也许是自己儿子的头发，已经难以分辨了。莉薇娅，莉薇娅走在前头。大海波急浪猛，狂风呼啸，但他仍然劈波斩浪，朝前游去。他带着一个儿子。莫非这是他自己的儿子？

到桑托·安东尼奥港肮脏的沙滩附近，他再也支持不住，松开了手。幸好离岸很近，一个巨浪把年轻人推到弗·穆拉德怀里。阿拉伯人大喊一声："我的儿子！"接着又说：

"快，叫医生来！"

库玛想上岸，但鲨鱼群已经逼近，只好口叼短刀转过身去。他仍在搏斗，刺伤了一条，鲜血染红了翻腾的海水。

鲨鱼把他拖到翻了的"飞翔邮船号"的船身旁边。

过了一会儿，风停雨歇。月亮出来了，叶芒娅的头发在库玛失踪的水面披散开来。她把库玛带往埃奥卡神秘的土地，带往码头上最勇敢的水手们汇集的所在。

"飞翔邮船号"被狂风抛到港口的沙滩上。

死　海



大海，甜蜜的朋友

库玛的尸体就是在这里消失的。曼努埃尔停住平底单桅船，落下船帆。“无港旅行者号”上有罗德里格医生、曼努埃尔、弗朗西斯科老人、“小手”马内科、玛丽娅·克腊拉和没有眼泪的莉薇娅。

上午他们来到这里，看到了“飞翔邮船号”。船体撞了一个洞，并不大，木匠用几个小时就修补好了。曼努埃尔把它驾回码头，午饭后去接莉薇娅。罗莎·巴尔梅兰和莉薇娅的舅妈留在家里照看孩子。“小手”马内科和他们一起来了。

库玛的尸体就是在那里消失的。昨天，风暴雨狂，海水变成了绿色，而今天，风平浪静，一片湛蓝。但是，在莉薇娅眼里，大海停滞不动，仍然是铅灰色，仿佛已经和库玛一起死去。

人们都屏声息气。弗朗西斯科老人点上蜡烛，在小碟上滴上几滴蜡油，把蜡烛立在小碟上，小心翼翼地放在水面上。双双眼睛盯着蜡烛。罗德里格医生不相信蜡烛能找到溺水者的尸体，但一句话也没有说。

蜡烛缓缓离开平底单桅船，随波浪上下漂荡，象一条中了邪的小小的船只。几双眼睛死死盯着它，没有一个人张口说话。罗德里格医生又看见库玛驾平底单桅船带来了受伤的特拉依拉，又看见他正在营救“卡纳威耶拉斯号”，正在营救风暴中遇难的人，又看见他正在为付船钱而运送走私货物。弗朗西斯科老人看见侄子正驾船劈波斩浪。曼努埃尔看见库玛坐在“星星灯塔”酒馆谈天，

语气平和，把一头棕色的长发甩到脑后。玛丽娅·克腊拉看见库玛在她的歌声伴奏下赛船赌输赢。“小手”马内科想起了……

人人都瞪大了眼睛。曼努埃尔扯下汗衫，跳进水里，但没有找到库玛。只有莉薇娅既看不见他，也想不起他。只有莉薇娅还一心指望找到他。

蜡烛还在水上漂游。在莉薇娅眼里，这是铅灰色的水，死海的水，没有波浪的水，没有生命的水。

蜡烛停住了。弗朗西斯科老人低声说：

“就在那儿！”

一双双眼睛盯着同一个地方。曼努埃尔又扯下汗衫，跳进水里，“小手”马内科也跟着跳下去，两人潜到水下，继而回到水面，接着又潜下水去。可是，蜡烛又离开了。继续寻找。两个人回到平底单桅船上。

明天，弗朗西斯科要请人在胳膊上纹上库玛的名字。他的胳膊上已经有五条平底单桅船的名字，还有他的弟弟——库玛的父亲，现在又要添上侄子的名字。唯有一个人永远不能在胳膊上出现，那就是莱昂西奥——他失去了自己的港口。也许还要请人把库玛的儿子小弗列德里科纹在左臂上，那么在同一条胳膊上就出现两个相同的名字：祖父和孙子。但是，莉薇娅肯定会带他离开码头，到上城和舅舅、舅妈一起生活。要是果真如此，库玛的儿子的名字就不会和那么多别的名字一起在他的胳膊上出现。

蜡烛缓缓朝前漂浮。

“这个女人还不算最悲惨的，”罗德里格医生想。她还有舅舅、舅妈，能和他们一起去住，帮助他们经营杂货铺。别的女人更为不幸，只能沦为娼妓。莉薇娅应当与她们命运不同。她非常爱自己的丈夫，为了丈夫拒绝了更好的婚事，跟他出逃。现在，她有个儿子，有条毫无用处的平底单桅船，正跟在一支蜡烛后面寻找

丈夫的尸体。

阳光照在海上，一片银白。

蜡烛似乎永远不想停止。曼努埃尔望着它。库玛是个好样的船老大，码头上只有库玛能跟曼努埃尔比赛。他悄悄地对玛丽娅·克腊拉说：

“他是个好小伙子，确实有胆量。”

人人都听见了曼努埃尔说的话。他是个好小伙子，可惜死得太早。只有他能跟曼努埃尔比输赢。玛丽娅·克腊拉说：

“有一次，他赢了你。”

“可是头一回他输了。我们两个人是平手。”

莉薇娅望着水面，眼里没有泪水。刚刚知道的时候哭得很厉害，现在眼泪已经哭干，什么也不想，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仿佛别人在很远的地方谈论一件与她无关的事情。她看着在波浪上漂浮的蜡烛，神情恍惚，几乎记不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只想最后再看一眼库玛，看看他的躯体，看看他的眼睛，吻吻他的嘴唇，不管他的尸体是不是已经肿胀，是不是残缺不全，是不是有小海蟹钻进去吞噬他的血肉。这一切都无关紧要——那是她的丈夫，她的男人。突然，她清醒过来，意识到眼前发生的事情。再也不能在“飞翔邮船号”的船板上相会，再也看不到他叼着烟斗，再也听不见他慢条斯理的声音。唯有他的事迹留在弗朗西斯科老人知道的许许多多故事当中。他身后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没有留下儿子，因为儿子要走另一条路，要到上城去生活，要忘却码头，忘却平底单桅船，忘却父亲生前如此热爱的海洋。库玛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有他的故事将由弗朗西斯科老人在随雅纳依娜而去的时候留给码头上的人们。

蜡烛停住了。“小手”马内科跃进水里，游过去，潜入水底。什么也没有找到。然而，蜡烛依然停在原处。马内科的头露出水面：

“什么也没有找到。”

曼努埃尔也潜入水中，还是什么也没有找到。马内科回到平底单桅船上。蜡烛仍然停在原地不动。曼努埃尔游过去，潜入水底搜寻，还是不见库玛的尸体，看来是完全消失了。弗朗西斯科满怀信心地说：

“肯定在那儿！”

现在，马内卡和曼努埃尔同时潜入水中，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只好往回游。弗朗西斯科老人脱下汗衫，跳进水里，他深信可以找到尸体。

可是，依然没有找到。他们在水上激起的浪花却使蜡烛离开原地，朝前漂去。爬到船上以后，弗朗西斯科老人仍不泄气：

“原来在这儿，后来走了。”

莉薇娅垂下双臂。她知道，必须找到库玛的尸体，她只知道这一点。一定要再看他一眼，向他告别，然后转身离开码头，永远离开大海。

蜡烛朝远处漂浮，平底单桅船紧紧跟在后头。罗德里格医生对蜡烛无止无休的漂游烦躁不安，暗暗嘲笑这种作法。但是，水手们对这一切太相信了，最后连他也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水面的蜡烛。突然，他几乎大喊起来：

“停住了！”

“就在那儿！”弗朗西斯科指着蜡烛说。

又是一阵毫无结果的潜水搜寻。但是蜡烛没有久留，又朝前走去，平底单桅船徐徐前进。

再也不能躺在“飞翔邮船号”的船板上相会，再也不能一起倾听大海的民歌了。必须找到库玛的尸体，最后一次乘同一艘平底单桅船在海上行驶。他死了，救活了两个人，死得最勇敢，死得象叶芒娅最宠爱的儿子。他留下了美好的名声，平底单桅船船老

大当中极少有人能跟他相比。但是，莉薇娅不愿意回忆任何东西，两只眼睛盯着缓缓移动的蜡烛。也许儿子正在家里喊她，喊爸爸。罗莎眼里泪水汪汪。她象爱亲生儿子一样爱库玛。莉薇娅把头伏在胳膊上。罗德里格医生伸手扶住她。又是一阵寂静。

曼努埃尔点上烟斗。玛丽娅·克腊拉抱住莉薇娅，安慰说："我们的命运就是这样。"

玛丽娅·克腊拉在海上出生，一直在海上生活。对她来说，这是必然的规律：有一天男人留在海里，船翻人亡，女人寻找尸体，然后等待儿子长大，再看着他也死在海里。但是，莉薇娅并不在海上出生。她来自城市，来自另一种命运。大海宽阔的道路不属于她，她为爱情才走上这条路。所以，她不肯逆来顺受，不能象玛丽娅·克腊拉一样承认这条命运注定的规律。她斗争过，并且即将获胜……这一切都即将结束。抽泣声冲破羁绊，从莉薇娅胸中倾泻而出。

弗朗西斯科老人低下头。玛丽娅·克腊拉把一只手伸向曼努埃尔，仿佛死神在丈夫身旁游荡，必须保护他。海水平静，在莉薇娅眼里是一潭死水。

蜡烛又一次停下来。太阳消失在天边，夜色降临。曼努埃尔潜入水中，"小手"马内科和弗朗西斯科老人也潜入水中。回到船上，衣服湿淋淋地贴在身上。马内科说：

"也许他晚上回来。他们总是晚上回来。"

"肯定会回来！"弗朗西斯科老人坚信不疑。

罗德里格医生给莉薇娅注射了一针。她象个死人似的回来了。码头上，人们在唱那首古老的民歌：

"他淹死在大海里。"'

莉薇娅睁开眼睛。从刚刚降临的神秘的傍晚传来了凄凉的歌声：

"我的男人已经离去，
淹死在大海绿色的波涛里。"

莉薇娅倾听着。丈夫到大海绿色的波涛里去了。"飞翔邮船号"停靠在码头，轻轻摇晃，可是它的向导、驾驭它的人却到大海绿色的波浪里去了。歌声覆盖了整个码头，唱得跳下平底单桅船的人个个心碎。

黑夜来了。

夜晚，交欢的夜晚

库玛的母亲突然来了，正在家里等着莉薇娅，一见面就告诉儿媳妇说很多年前见过儿子一面。她老了，走路颤颤巍巍，眼睛已近失明。

"在那里，我几乎乞讨度日，靠几个熟人接济。"

她不愿意如实说在一家妓院当女佣。弗朗西斯科看得出，她苍老得非常快。二十年前她来找过儿子，想带走库玛，弗朗西斯科老人没有答应。当初让她带走也许更好，起码莉薇娅不会象现在这样哭泣，孩子也不会过早地失去父亲。可是，命运就是命运，无法抗拒。

罗莎·巴尔梅兰从卧室里出来，说莉薇娅该吃点东西。库玛的母亲问：

"没有找到他，对吧？"

“没有。”

“那么我明天上午就回去。不能耽误。”

她走了。眼睛几乎完全瞎了，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了。月亮为她照着道路。莉薇娅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久久沉默着。舅舅和舅妈望着她，舅妈低声哭泣。罗莎·巴尔梅兰摆上晚饭，没有人吃一口。

阿拉伯人图菲克第四次来到莉薇娅家里，罗莎·巴尔梅兰到门口迎接：

“她回来了，图菲克先生。”

阿拉伯人走进客厅。就在这里，他请库玛去参加走私；就在这里，他请库玛去和死神相会。莉薇娅出来了，图菲克站起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等着阿拉伯人开口。

“他是个好人。”

说完，图菲克沉默下来。莉薇娅目光暗淡，好象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见。

他接着说：

“他救了我的命，也救了安东尼奥的命，我不知道……”

他说的不是自己的语言，感到更加尴尬：

“太太需要什么吗？”

“我什么也不需要。”

“这是穆拉德先生让我送来的。他说，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太太用得着他，作为朋友，他愿意效劳。”

图菲克把钱放到桌上，抓起帽子。他没有勇气劝莉薇娅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走私的事，慢慢退到门口：

“晚安。”

说完，跑到街上，和迎面走来的一个人撞个满怀。他喉头哽咽，恨不得大哭一场。

吃晚饭的时候，打开收音机的家庭听到巴伊亚某个电台播音员的声音：

“昨天晚上，一位水手溺水身亡，敬请诸位太太为找到他的尸体而祈祷。”

晚餐桌上一位姑娘（是个舵手的未婚妻）打个寒战，站起身，回到卧室念了一段主祷文。

人们正要出门，鲁道夫赶来了。他睡了整整一天，几分钟以前才听说出了事。这一回两艘平底单桅船一起前往桑托·安东尼奥港：“小手”马内科驾“飞翔邮船号”，船上有鲁道夫和弗朗西斯科老人，其余的人乘“无港旅行者号”。

蜡烛仍留在原处。两条平底单桅船一字儿排开。繁星满天的夜里，双双眼睛紧紧盯着蜡烛在海上漂浮，寻找一具尸体。蜡烛缓缓移动，不肯停歇。人们降下船帆。月亮升起来了，把柔和的清辉洒在船上。码头上，这么美丽的夜晚用于交欢，饱受惊吓的女人们尽情享受性爱的欢快。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莉薇娅低头沉思——她没有在库玛身边度过？她的头偎依在丈夫的怀里，丈夫烟斗里的火星和天上的星星难分难辨。在暴风雨的夜里，他倍受熬煎之后回到家里，两个人到平底单桅船上交欢，不顾大雨如注，不顾雷鸣电闪。情欲里掺杂着恐惧，掺杂着难言的心酸。她深信有一天要在风暴里失去丈夫，这信念又每每破坏他们的交欢。她知道，丈夫要在海上淹死，所以每次交欢都仿佛是最后一次。暴风骤雨的夜晚，死神的夜晚，他们却尽情交欢。快意的呻吟声穿过海洋，是挑战的呼喊，告诉人们他们正在暴风雨中交欢。乌云满天的夜里，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一片漆黑，交欢里有一种永别的味道，末日的味道。在狂风肆虐的夜里，东北风或者南风震撼着码头上女人们的心，他们交欢着告别，好象永远不能再次相见。

头一次就是这样。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结婚，但是也象是最后一次交欢，而后她马上要成为寡妇。那是在巴拉瓜苏河畔，靠近魔马经常出没的地方。

曼努埃尔潜入水里，“小手”马内科从“飞翔邮船号”上跳下去。蜡烛停下来。鲁道夫正在脱外衣，也跳下去。三个人的身体划破夜间已经变成绿色的水面。曼努埃尔头一个上来：

“他还没有回来。”

如果他今天夜里回来——莉薇娅想——他们将温情脉脉地交欢，因为夜晚这么美好，天上镶嵌着点点星星，月亮把它黄色的光辉撒向人间。这样的夜晚，丈夫在船上抽着烟斗，她躺在船板上，两个人静听着谁也不知道哪里传来的歌声。也许来自另一艘平底单桅船，也许来自古城堡，也许来自独木舟。然后，她靠在丈夫身上，把头偎依在他宽阔的胸前。听他说最近一次航行的故事，听他讲他的计划、安排。这时候，情欲悄悄地充满了他们的全身。他们望着大海，大海是甜蜜的朋友，海上这样的夜晚是为人们交欢而来。两个肉体连在一起，既没有鲁莽的动作，也没有粗野的呼喊，只有大海的歌声在头上弥散。应当这样度过如此美好的夜晚。可是，他没有回来，他在进行英勇的水手们寻找埃奥卡的土地的最后一次航行，象民歌唱的那样，“淹死在大海里”。海上人家的命运全都写在民歌里边。

罗德里格医生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弗朗西斯科老人的烟斗熄灭了：

“借个火，行吗，博士？”

浑身湿透的曼努埃尔和“小手”马内科在“飞翔邮船号”舱底和鲁道夫说着什么，鲁道夫却丢下他们，跳到“无港旅行者号”上，来到莉薇娅身边，用满是海水的手摸摸她的脸：

“现在怎么办，莉薇娅？”

莉薇娅没有听懂，盯着鲁道夫。她还不肯完全相信一切已经改变。

“你要和舅舅、舅妈一起去住，对吧？喂，曼努埃尔和马内科都愿意租你那条船，买也行，只要你同意分期付款。这是最好的出路。”

莉薇娅回过头，看看“飞翔邮船号”。码头上最好最快的平底单桅船之一，能与它相比的屈指可数。库玛说这句话的时候多么自豪！他爱自己的平底单桅船，他为儿子买下了它，最后又为保住它而死去。现在，莉薇娅要卖掉它，把库玛在海上留下的一切给另一个人。这无异于交出她自己的肉体，让另一个男人享用。

“先让我想一想。”

她想起今天下午罗莎·巴尔梅兰说的，任何人的命运都不能改变。她问哥哥：

“曼努埃尔有很多货物要运吗？”

“运不完。”

“一会儿你问问他，能不能让我运点。”

“谁来驾船？”

“我。”

“你？”

鲁道夫听不明白。谁能真正明白她的心思呢？只有弗朗西斯科老人能理解。他恼恨自己已经年迈，再不能掌舵驾船。莉薇娅望望“飞翔邮船号”，一阵巨大的爱怜涌上心头。卖掉它就象卖掉自己的肉体。它们都属于库玛，她不能出卖。

蜡烛在前面停住了。鲁道夫潜入水中，弗朗西斯科跟在后面，他也想干点什么。罗德里格看见莉薇娅目不转睛地盯着在水里游泳的人们。有很多事情罗德里格医生不能理解，但他看到了莉薇

娅不肯沦为娼妓的决心，看到了她献身大海的决心。这也是杜尔赛小姐所期望的奇迹的一部分。这一奇迹正在实现。

这时候，远处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曼努埃尔说：

“正在求救。”

夜，平静而美丽。然而，他们听见了汽笛声，听见了迷失航向的轮船的呼救信号。轮船象库玛一样，迷失了航向，人们正在靠一支蜡烛的光亮寻找他的尸体。轮船找不到自己的港口，偏离了航线。一双双眼睛一齐转向传来汽笛声的地方。月色溶溶的夜里，汽笛声焦急、凄凉。

寻找尸体的人上了船。罗德里格医生咬碎了嘴里的香烟。一条拖船在远处驶过，去救援迷失航向的轮船。鲁道夫和曼努埃尔谈着什么，后者露出一阵阵诧异的神色。

玛丽娅·克腊拉蜷缩在角落里。这一切对她来说同样心痛如裂。她想起雅克斯死去的那天晚上，曾和莉薇娅象亲姐妹一样抱头痛哭。她男人的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什么时候人们要在死海的水域里寻找他的尸体？

拖船的灯光消失了。

鲁道夫转过身对莉薇娅说：

“他问你明天能不能跑一趟伊塔巴利卡，有好多货物要运。”

“好吧。”

平底单桅船在几乎没有波浪的水上漂浮。

半夜里，蜡烛往远处漂去，两条平底单桅船紧紧跟随。曼努埃尔、弗朗西斯科老人和鲁道夫又跳进水里。“小手”马内科准备停当，一旦发现尸体也下水打捞。他仿佛看到库玛的身体浸泡得臃肿硕大，挂满了小海蟹，于是抹一把脸，驱走眼前的幻影。这里风浪稍大一些。轮船又发出汽笛声，这是最后一次，并且声音大不相

同，肯定已经发现了拖船。人们又爬上平底单桅船，什么也没有找到。蜡烛在浮游。莉薇娅两只手托住后脑勺，一种对库玛的欲望，一种得到他的肉体、听见他的声音、闻到他身上的大海的气息的欲望流遍了全身。她完全沉浸在这种思念之中。现在，只是现在，她才感到永远失去了丈夫，永远再没有交欢的夜晚。哭声从胸中喷涌而出。走过去安慰她的玛丽娅·克腊拉也跟着大哭起来，因为她知道，有一天她也会这样悲惨。

蜡烛打了个转。一个急浪扑来，小碟翻了，沉入水里。弗朗西斯科说：

“不用白费气力了，他再也不会出来。只要蜡烛沉下去……”

平底单桅船扬起帆。莉薇娅探身船外，面对大海。风撩起她的秀发，眼泪滴滴掉进海水。她属于大海，义无反顾，因为库玛就在海里。为了重新感受到是与库玛在一起，她必须来到大海。在这里，能永远和他一起度过一个个交欢的夜晚。她透过眼泪望着油乎乎的海水。鲁道夫竭力安慰妹妹，热切之情可掬。罗德里格医生搓着手，恨不得这一切立刻完结，让人们全都免遭苦难，但却认为莉薇娅的苦难永无尽头。

医生咬碎了嘴里的香烟。

海里，能找到库玛，和他度过一个个交欢的夜晚。平底单桅船上，能回忆起他们以往的夜晚，眼泪中不会含着绝望。

夜晚的时刻

莉薇娅，双臂捂在胸前。莉薇娅，一言不发。寒冷浸透她的全身。只有飞来的歌声能带来一缕热流，一丝欢乐。

她的男人在遥远的地方，死在海里。莉薇娅如冰雕玉琢，莉薇娅完美、秀丽，湿漉漉的头发顺着脖颈滑向肩头。她再也见不到库玛的尸体。人们曾靠一支蜡烛在油乎乎的大海里寻找，但是，最后失望了，泄气了。油乎乎的大海，停滞的大海，象莉薇娅的身体一样紧紧关闭着。

男人们在她门前游荡，觊觎她完美的躯体——失去男主人的躯体。人人垂涎的莉薇娅双臂捂住前胸，没有一声抽咽能使她棕色的前胸颤动。远处传来黑人温暖的歌声：

“死在海里，
心也甜蜜……”

没有一声抽泣，只有寒冷浸透全身，只有眼前油乎乎的死海。死海下面，库玛的躯体在航行，象一艘没有舵的轮船。鱼群在四周翔游。叶芒娅和他在一起，用长发遮住他的身体。库玛象巨轮上的水手，前往陌生的土地；在叶芒娅陪伴下，在大海最神秘的角落巡游。库玛是个水手，他将沿着航道前进，寻找自己的港口。

莉薇娅望望死海，望望铅灰色的海水。没有波浪的大海，油乎乎的大海，沉重的大海，轮船、水手、溺水者都在哪里？抽泣的死海，前来痛哭死去的丈夫的女人们在哪里？在暴风雨的夜里死去的孩子们在哪里？被大海吞噬的平底单桅船的船帆在哪里？原来在湛蓝的海水上漂浮的库玛留着棕色长发的尸体又在哪里？在油乎乎的死海底下，在铅色的沉重的海水里，一支蜡烛象鬼火一样飞跑着寻找溺水者的尸体。大海死了，成了死海，变成了油，没有波浪，纹丝不动。死海沉重的水里映照不出星星的亮光。

如果月亮到来，如果月亮带着黄色的光辉到来，它将象那支蜡烛一样在死海的水里寻找库玛的躯体，寻找一头棕色长发的躯体，寻找沿着海上大道朝无边的土地、朝埃奥卡的海岸走去的躯体。

莉薇娅从窗口眺望没有月亮的死海。天已破晓，在她门前游荡、觊觎她失去主人的肉体的男人们回家了。现在，一切都变得神秘不可测。歌声结束了。万物渐渐恢复生机，人们重新显示欢乐，死海上绽露出黎明。

唯有莉薇娅满心寒冷，浑身冰凉。对于莉薇娅来说，夜，没有星辰的死海之夜，仍然在继续。

星　　星

杜尔赛小姐从学校朝外张望。黑夜还在与黎明较量。平底单桅船出海了。莉薇娅的儿子在舅舅家里。罗莎·巴尔梅兰又把短刀挂在裙边，把匕首插在胸前，站在“飞翔邮船号”上，俨然是个男子汉。可是，莉薇娅完全是个女子，是个纤弱的女子。

“无港旅行者号”首先划破水面，玛丽娅·克腊拉唱起码头上的民歌，唱的是爱情与怀念。前头开路的曼努埃尔，回头看看莉薇娅怎样驾船。罗莎·巴尔梅兰紧握舵把，莉薇娅用她女子的手升起船帆。她站在船上，头发在空中飞舞，很快赶上了“无港旅行者号”。曼努埃尔把她让到前头，自己尾随在后，和“飞翔邮船号”组成一支船队。

海鸟绕平底单桅船盘旋，在离莉薇娅的头很近的地方飞过。她挺起胸膛，想下次航行把儿子带上，他的命运是大海。玛丽

娅·克腊拉的歌声突然停止，因为在刚刚绽露的黎明里，一个黑人的歌声使神秘的大海屏声静气，侧耳细听：

“欢呼你，晨星！”

晨星。码头上，弗朗西斯科老人点点头。有一次，他干了一桩任何别的水手都望而生畏的壮举，见到了大海的女主人叶芒娅。站在“飞翔邮船号”上的莫不就是她吗？不就是她吗？不错，正是她！正是海神叶芒娅！弗朗西斯科老人朝码头上的人们大声喊：

“看呀！看呀！是雅纳依娜！”

人们都看到了。杜尔赛小姐也从窗口朝外张望，看见一个强壮的女人在搏斗。这搏斗就是她心目中的奇迹，她的奇迹正在实现。码头上的水手们看见了叶芒娅，看见了有五个名字的叶芒娅。弗朗西斯科老人喊着，这是他第二次看见叶芒娅。

码头边的人们都这样传诵。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死海
作者＝（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范维信译
页数＝２５８
ＳＳ号＝１０９９９８６８
出版日期＝１９８７年０２月第１版

目　　录